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60.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六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諸子彙函二十六卷附諸子評林姓氏一卷諸子彙函談藪一卷

〔明〕歸有光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子彙函二十六卷》提要

諸子彙函　序

諸子彙函序

自漢史遷爲六家指要之說而劉歆則有七略班孟堅作藝文志又有名十家者後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於子部隋唐以降凡儒道法家名墨縱横之類與六經竝陳蓋其精

神意識上下千百禩翊文運而行雖升沈代謝而單詞隻字能收豪杰之魄破英雄之膽六經諸子寔相

表裏若模稜而求輒目子爲異端則孤村酸腐誠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而何足與之論六經哉震川歸先

生慨慕荆州志起八代之衰自許一生得力盡在諸子其讀子故有心法氣聽神視意色俱忘居平披覽

子集亡慮百家朱綠玄黃終始互易見者莫測其津涯有淵博家競覓刻本對簡摹臨而書種不啻徒與

浩歎昨歲賈人先行老莊合刻舉世爭嗜如飲醍醐則諸子之散見者何可弗合喜先生於老莊全帙煇

煌而諸子尚以篇法賞其奇就先生所玩味者彙錄成函奚囊簇錦不亦快乎此余夙願而賈人領之遍

購先生所評閱諸子託諸副墨俾余得縱觀焉因想先生讀子心法匪特以古人用我而直以我用古人

也諸子言人人殊我挹取其靈襟出玄心以剖合焉斯諸子之奇皆我之奇胸中闔闢自成今古宜嘉隆

以來大地文章先生獨刱其局彼戔戔者流侈口矜得眞傳究皆浮浪倘亦未悉先生之讀子乎則此彙函之刻誠不容稍後夫老莊矣雖然淺深同異惟上士嘿察其精不者胡足語此即余揮麈空譚亦癡人說夢耳奚贅爲

天啓乙丑冬日葯園逸史文震孟題

諸子彙函凡例

一書契興，即有經史子辭命詩賦諸家，故十三經二十一史外，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梁仲容取諸家書術數雜記凡一百七十五，抄其要語為子畧三十卷，馬總以其繁畧失中，增損成三軸，今茲合古今共為二十六卷。

一戴叔倫謂上以防守敎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可廣開見，則采諸子菁英，豈猶鼎臠雞蹠乎。

一諸子各集浩繁，窮年難竟，選句摘段，則氣脉全斬古人之意，亦失茲彙成篇，以標奇勝。

一自周初洎春秋戰國，以逮兩漢，固稱子若晉唐我明，自為一家言者，獨非子乎，可置諸。

一先哲評論子集者，具有卓識，悉摻載首末，其圈點抹畫，則太僕先生玄心獨造，未嘗有成跡也。

一世評子家，謂明白正大，開人心胸，洞玄測微，益人名理，機鋒俊拔，長人識力，以雅御俗，助人文心，慧心巧吻，祛人滯澀，事實典故，啓人博洽，此皆淺窺子者也，惟獨泄露機言，言針芥。

一子家若拘拘吾道，則僅此儒家五十種入帙，意言皆障矣，凡所為兵家、道家、墨家、隱逸家、名法家、縱橫家、仙家、雜家，亦殆相半。合讀乃知義理之玄同，而文章始臻其妙。

一圈點八則

入神處　◎◎◎◎◎◎◎◎

精妙處　○○○○○○○○

主張處　◎◎

會理處　○○○○○○○○

妙合處　○○○○○○○○

雄放處　◎◎

文采處　●●○○●●●○

通達處

一抹畫八則

提綱處

緊要處

界域處

結案處

眼目處

逗句處

敘事處

用字處

諸子總目

周

鬻子　子牙子　關尹子

子華子　老子

春秋

莊子　列子　墨子

管子　亢倉子　晏子

鄧析子　鬼谷子　文子

戰國

公孫龍　商子　鶡冠子

司馬子　吳子　尹文子

孫武子　尉繚子　玉虛子

鹿谿子　愼子　汗子

尸子　嚚嚚子　荀子

韓非子　波弄子　惠子

胡非子　子家子　希子

蒻子　胡風子　三柱子

歲寒子

諸子總目終

諸子評林姓氏

宋

邵雍 字堯夫范陽人衍先天之古尤精數學舉進士補潁州推官不就謚康節

胡寅 號致堂崇安人安國長子登進士累遷起居郎後爲秦檜所惡謫新州

胡宏 號五峯崇安人安國幼子以蔭補承務郎不調秦檜死乃被召以疾辭

劉辰翁 字會孟廬陵人登進士輯諸子鈔評行于世

呂祖謙 號東萊居金華早擢第歷官著作郎直秘閣倡道于婺爲一代宗師

羅大經 字景綸廬陵人登進士第著鶴林玉露行于世

朱熹 字元晦號晦菴天資粹美舉進士累遷待制侍講註四書及編通鑑綱目

黃震 字東發慈谿人登進士有選輯古文行于世

李塗 字性學人登進士仕有政績選評子史行于世

洪邁 字景盧鄱陽人登進士有批點入大家行于世

真德秀 號西山浦城人登進士參知政事謚文忠選輯文章正宗大學衍義行世

樓昉 號迂齋鄞縣人登進士有古文宗範行于世

元

吳澄 號艸廬崇仁人幼用力聖賢之學著述萬卷仕至翰林學士謚文正從祀

楊維楨 字廉夫號鐵崖登元進士不就職有詩文行于世別號鐵笛道人

虞集 字伯生臨川人三歲知讀書官國子祭酒侍經筵修經世大典謚文靖

國朝

陶安 字主敬當塗人 太祖渡江公率父老出迎洪武初置翰林以公爲學士

宋濂 字景濂浦江人六歲善詩隱龍門著書洪武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憲

王褘 字子充義烏人元時起居注洪武爲翰林編修著書明經達理謚忠文

方孝孺 字希古寧海人善屬文宋濂大加賞異建文朝爲翰林博士不附靖難誅

解縉 字大紳吉水人進士入翰林文皇召入內閣備顧問兼左春坊大學士

林誌 字尚默長樂人永樂中鄉會皆第一、殿試馬鐸第一誌以探花及第

洪英 字實夫懷遠人永樂中會試第一廷試授庶吉士爲誣謗被斥

楊士奇 號東里泰和人建文初薦入翰林勤上奏蹟歷位少師卒年八十謚文貞

劉定之 字主靜永新人以會元第探花歷官禮部尚書經筵暨纂修實錄謚文安

薛瑄 字德溫河津人登進士專心性理之學歷官內閣致仕從學日衆謚文清

施槃 字宗銘吳縣人年二十殿試第一入翰林讀中秘書期遠大惜年不永

姚夔 字大章桐廬人舉鄉會兩元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著蘙苴堆集謚恭簡

岳正 字季方漷縣人以會元及第探花由右春坊召入內閣被讒歷典化知府

商輅 字弘載號素菴淳安人連第三試皆元三入內閣以少保致仕謚文毅

彭時 號可齋安福人會魁廷試第一纂修寰宇志知經筵歷官少師謚文憲

曹端 字正夫澠池人爲霍州學正著書千卷座下足着兩磚皆穿號月川先生

廖莊 字安止吉水人以庶吉士改給事中歷禮部侍郎上嘉其有大節謚恭敏

柯潛 字孟時莆田人狀元授修撰以學士侍經筵修寰宇王牒夔起祭酒盜卒

吳與弼 號康齋崇仁人司業吳溥之子省襄不凡李賢薦之辭與璽書表謝而歸

陳選 號克菴臨海人天順中會試第一爲御史救正劾邪歷布政被誣逮道卒

羅璟 字明仲泰和人天順間探花歷學士篤于自修善于論事選輯經史甚富

丘濬 號瓊山以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諡文莊理學之傳著述之富獨推焉

羅倫 號一峰吉水人成化間狀元翰林修撰因言事謫副提舉召復官以疾辭

章懋 號楓山蘭谿人會元入翰林歷禮部尚書諡文懿著楓山語錄闇然子集

程敏政 號篁墩休寧人以奇童早登進士由榜眼進翰林主會試外議逮治奪職

陸簡 字廉伯武進人解元連第探花歷詹事侍讀學士充經筵玉牒著書百卷

吳寬 號匏菴長洲人會狀兩元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方正力學著書諡文定

王鏊 號守溪吳縣人以解會兩元探花及第歷吏部尚書武英殿少傅諡文恪

謝遷 字于喬餘姚人廷試第一歷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大學士致仕卒諡文正

魏驥 字仲芳蕭山人以訓導薦太常博士轉卿陞吏部尚書年九十八諡文靖

王翺 字九臯鹽山人考選庶吉士歷左都御史還爲吏部尚書蔭子錦衣衛尉

葉盛 字與中崑山人以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僉都御史轉吏部尚書諡文莊

張寧 號方洲海鹽人以進士授禮科給事中爲劾南陽獲罪陞知府致仕歸卒

耿裕 字好問盧氏人父九疇太子太保諡清惠裕以進上歷吏部尚書諡文恪

馬文升 字負圖鈞州人以進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以平虜有功入相諡端肅

賀欽 字克恭定海人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遷叅議好學手不釋卷鄉人祀之

張敷華 字公實安福人以進士授庶吉士歷刑部尚書公好學問嚴義利諡簡肅

許進 字季升靈寶人以進士歷吏部尚書被誣除籍後事白復官生八子俱貴

王守仁 號陽明餘姚人以進士歷都御史誅宸濠功封新建伯諡文成理學從祀

洪鐘 字宣之錢塘人以進士歷太保誅寇剿有功尤精理學被誣歸復諡襄惠

林俊 號見素莆田人以進士至刑部尚書加宮保歷四朝守正不阿理學名世

崔銑 字仲鳧安陽人以進士授庶吉士歷禮部侍郎贈尚書宏才博學諡文敏

吳廷舉 字獻臣嘉魚人以進士授知縣歷工部尚書憲副巡撫時賑飢討寇有功

陳獻章 字公甫新會人舉于鄉務伊洛之學薦授翰林檢討謝歸稱爲白沙先生

陳真晟 字剩夫漳州人不事科舉專心理學請闕上程朱正學專一靜坐號布衣

張元禎 字廷祥南昌人以進士授編修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學者稱東白先生

莊昶 號定山江浦人以進士授翰林檢討上疏被謫起爲郎中理學名家焉

楊守阯 號碧川鄞縣人鄉薦第一以榜眼授翰林編修歷吏部左侍郎進尚書

楊一清 號邃菴丹徒人以進士授庶吉士歷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平虜功諡文襄

李東陽 號西涯武陵人以庶吉士授翰林檢討歷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少師

趙寛 字栗夫吳江人會元授主事歷浙江提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感瘴疾卒

費宏 字子充鉛山人年二十廷試第一授修撰歷少師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憲

涂瑞 字邦祥番禺人以探花及第歷侍讀學士纂修憲廟實錄充經筵講官

錢　福　號鶴灘華亭人廷試第一授修撰主會試尋以疾歸放志山林肆力為文

羅欽順　字整菴泰和人以探花歷吏部尚書致仕杜門研道理性為事謚文莊

康　海　號對山武功人廷試第一與李夢陽同有才名李罹禍海屈己以救之

董　玘　號中峰會稽人以會元榜眼歷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不出

鄒守益　號東郭安福人年二十以會元探花歷祭酒學士講者傳之卒謚文莊

楊　慎　號升菴成都人父廷和少師慎廷試第一議禮獲罪戍滇南著書萬卷

霍　韜　字渭先海南人以會元歷官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贈太子太保謚文敏

倫以訓　號白山海南人以會元榜眼歷祭酒禮部左侍郎兄弟俱貴號曰二倫

徐　階　字子升華亭人以榜眼歷少師前陳撤孔子像被謫天下榮之謚文貞

趙時春　號浚谷平凉人會元授庶吉士歷編修公少讀書日記萬言誦之無爽

舒　芬　字國裳進賢人廷試第一居翰林議大禮兩受廷杖世稱為忠孝狀元

張時徹　號東沙　縣人以進士歷大司馬兵部尚書

韓　文　字貫道洪洞人以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歷太子太保上嘉其忠亮謚忠定

李　材　字見羅豐城人以進士授主事歷僉都御史被逮

何喬新　號椒丘廣昌人以進士歷刑部尚書謚文肅編文苑羣玉行于世

胡居仁　字叔心餘干人受學于吳康齋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

蔡　清　號虛齋晉江人以進士歷國子祭酒著易學四蒙引四方學者咸宗之

邵　寶　字國賢無錫人以進士歷禮部尚書質性純懿文辭典重謚文莊

黄　諫　字廷臣蘭州人以探花授編修歷學士被謫廣州判官及召還遂卒

唐順之　號荊川武進人會元授主事累拜翰林編修歷通政轉僉都著書萬卷

羅洪先　號念菴吉水人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以忤旨罷歸贈光祿卿謚文恭

李夢陽　字獻吉號空同開封人解元登進士授庶吉士遷御史督學詩文行世

程文德　字舜敷永康人以榜眼授翰林編修被謫典史復歷吏部尚書忤旨歸

李攀龍　字于鱗號滄溟歷城人以進士歷官

孫　陞　字季泉餘姚人以榜眼授翰林編修

吳　山　號筠泉高安人以探花歷禮部尚書少保御稱大宗伯重臣山謚文端

胡執禮　號雅齋臨洮人登進士歷戶部左侍郎贈尚書

袁　煒　號元峰慈谿人會元探花歷吏部尚書晉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謚文榮

殷士儋　號棠川歷城人登進士

陸樹聲　號平原華亭人會元歷禮部尚書加宮保年九十九朝廷五存問謚文

王廷臣　字雅欽號夢澤黃岡人以進士考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

瞿景淳　號昆湖常熟人會元榜眼歷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贈尚書謚文懿

秦鳴雷　號華峰臨海人廷試第一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

李　順　號及泉餘干人登進士授工部主事

陶允宜　號蘭亭會稽人登進士授刑部主事

李春芳　字子實興化人廷試第一歷禮部尚書掌詹事武英殿大學士謚文

高拱　號中玄新鄭人以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歷華蓋殿大學士加少師諡文

丁士美　號後溪清河人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歷學士稹客端重道義自持

胡繼宗　號可泉泰安人以三甲傳臚授庶吉士選蘇州府太守歷浙江布政

余有丁　號同麓鄞縣人以探花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諡文敏

范應期　號屏麓烏程人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歷司經局太子洗馬以疾歸

王九思　號渼陂鄠縣人登進士

鄧以讚　號定宇新建人以會元探花歷禮部左侍郎侍經筵修玉牒諡文潔

張元忭　號陽和山陰人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以父有斬冠功寃抑不白致疾

孫鑛　號月峰餘姚人會元歷兵部侍郎居家著述評選數千卷傳于世

歸有光　號震川嘉定人以進士授知縣歷官太僕寺丞著輯甚富有文集行世

楊循吉　號南豐吳縣人以進士授禮部主事高才博學淪落不羈有詩文十卷

董份　號潯陽烏程人以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歷禮部尚書

茅坤　號鹿門歸安人以進士歷憲副

諸燮　號理齋餘姚人以解元登進士

趙用賢　號定宇常熟人庶吉士授檢討言事廷杖除籍起贈禮部尚書諡文毅

陳與郊　字廣野號隅陽海寧人會魁仕至太常卿予告林下二十年著書千卷

孫繼皐　號柏潭無錫人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歷禮部左侍郎

王應選　號午山慈谿人以探花歷禮部右侍郎

帥蘭　號楚澤江夏人登進士

劉鳳　字子威號羅陽長洲人以進士歷御史大參所著詩文郁悅集行于世

王問　號仲山無錫人登進士纂古文選著四書講義

姜寶　號鳳阿丹陽人登進士由翰林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

王世貞　號鳳洲太倉人登進士歷刑部尚書纂輯萬卷所著弇州集別集千卷

汪道昆　號南溟歙縣人登進士歷兵部侍郎有左國鈔所著太函集百卷

魏校　號莊渠崑山人登進士歷　部侍郎

王畿　號龍溪泉州人登進士從陽明先生授理學

黎民表　字維敬從化人

羅潛　號近溪　人登進士從陽明先生授理學

方揚　號初菴歙縣人登進士

汪道貫　字仲淹歙縣人登進士

王叔杲　號暘谷永嘉人登進士

詹景鳳　號中岳休寧人

殷都　號海岱嘉定人登進士

顧清　號東江華亭人登進士

李維楨　字本寧號翼軒京山人登進士授翰林編修外調復歷祭酒禮部尚書

祝世祿　號石林德興人登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遷尚寶司丞

諸子彙函　姓氏　九

陳璉 號琴軒　人登進士

王維楨 字允寧號槐野華州人

胡松 號柏泉來安人

王廷相 號浚川儀封人

熊浹 字悅之　人登進士

宗臣 字子相號方城興化人登進士

陳文燭 字玉叔號五岳沔陽人登進士歷太理寺少卿工部侍郎

王慎中 號遵巖晉江人

鄒元標 號南皐吉水人登進士以劾江陵受廷杖謫官召爲給事中歷都御史

何孟春 號燕泉彬州人以進士歷禮部尚書

許應元 字子春錢塘人

林希元 字茂貞同安人登進士歷翰林

馮觀 字晉叔海寧人登進士

朱長春 字大復烏程人登進士

蘇濬 號紫溪晉江人登進士歷學憲

康泰和 號礪峰莆田人

屠隆 字長卿號赤水鄞縣人登進士歷禮部主事所著由拳集詩文行于世

孫樓 號百川常熟人

諸子彙函　姓氏　十

何景明 字仲默信陽人登進士歷提學[illegible]

蔡汝南 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

沈懋學 字君典號少林宣城人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

穆文熙 號少春東明人以進士授行人歷觀察使

李廷機 號九我晉江人鄉會俱第一以榜眼歷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何洛文 字啓圖號震川信陽人以進士選庶吉士歷禮部左侍郎

袁宗道 號玉蟠公安人會元選庶吉士歷翰林左中允兼司經局洗馬

胡友信 號思泉德清人會魁

陶望齡 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會元探花歷國子祭酒侍讀學士

焦竑 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廷試第一歷翰林修撰病免杜門著書

黃道月 字旨玄合肥人登進士官中書舍人

湯賓尹 字嘉賓號霍林宣城人會元探花授翰林編修歷春坊諭德有睡菴集

顧起元 字鄰初江寧人會元探花授翰林編修歷禮部尚書

何良俊 號柘湖華亭人登進士

陳深 字子淵長興人登進士

徐常吉 字儆弦武進人登進士授行人歷兵科給事中

林爍 號對山東莞人

鄧宗齡 字修吾東莞人會魁

王　竑字公度　人會魁

閔如霖號午塘烏程人登進士歷刑部尚書

凌約言字季默烏程人

劉庭蘭號劒華漳浦人解元登進士

徐中行字子輿長興人登進士歷郡守

黄汝亨字貞父仁和人登進士歷學憲觀察使

徐卽登號匡岳豐城人

馮叔吉字汝吏慈谿人登進士

廖文光號明河衡山人

杜　偉號靜臺吳江人

張之象字玄超華亭人

王納諫號觀濤江都人解元登進士授儀部主事

張　榜字賓王句容人

沈自邠號几軒嘉善人登進士

評林姓氏終

諸子彙函談藪

鬻子

劉彥和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于此

逄行珪曰鬻子敷衍大道銓撰明吏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字重千金詞高千載垂道見志懸諸日月云

關尹子

羅洪先曰關尹子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于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

子華子

朱元晦曰子華子其辭故爲艱澀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巧于模擬變撰者由家語有孔子與程本傾蓋而語一事故取以成書歟

老子

王鳳洲曰誦之可也采而益我可也

程明道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

河上公曰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楊升菴曰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慎按

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莊子

呂東萊曰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

楊東里曰南華經皆自廣大胷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踰偏而論正而若反讀者先須大其胷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參之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也

王懋曰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粟同味者然使並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

王鳳洲曰莊子爲文其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托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而難解其下字奧僻而不可識措句琢字出鬼入神

列子

黃東發曰列子才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慢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

王鳳洲曰列子與莊子同敘事而獨簡勁有力談理引喻明淺與佛書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

墨子

劉子政曰墨子戰國一賢士大夫也其書大抵皆平治之道不甚悖于理如摒務尚賢節用非樂尊天兼愛蓋言之以救世主藥石耳非執以爲世主之準也

管子

朱元晦曰管子以功業著恐未必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

趙定宇曰古今變遷道隨時降王伯迭典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世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

亢倉子

王鳳洲曰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

晏子

劉子政曰晏子春秋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重複文辭頗異

鄧析子

王鳳洲曰鄧析子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

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於天于人父于子兄于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亦刻矣

鬼谷子

葉水心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于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其術往往有得于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于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一代之雄乎

王鳳洲曰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于老氏而充其說詐而爲儀秦慘而爲申韓誕而爲市大悖而爲梁角鳴呼可勝亂哉

文子

黃東發曰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其書稱平王問道篇云玉在山而艸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

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耳[illegible]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全篇俱爲諸家採拾盡亦由其有益帝業故耳

公孫龍

眞西山曰公孫龍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循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爲之然後有敵頗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謂訐者哉

王鳳洲曰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强辨儼然戰國之眘也

商子

司馬子長曰商君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收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夫

鶡冠子

王鳳洲曰鶡冠子之奇言奧旨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于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

尹文子

仲長統曰尹文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而劉向亦以其學本于黄老余見而展轉玩之有由也

孫武子

蘇伯衡曰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由文章妙處

鄭厚曰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用心其辭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

玉虛子

沈約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蓋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者也

馮覲曰離騷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緜邈由[illegible]
又未嘗斷未嘗亂也諸篇皆然

鹿谿子

黃貞父曰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其情賈誼有
其情而非其才

愼子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愼到最爲屏去繆
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非
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
正統本貫末流子言王政不合愼子述名法不
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荀子

王鳳洲曰荀子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
之言則豈惟此小疵已哉至云心莫善乎誠有
味乎其言之也夫誠者眞實不妄也對誠之者
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徹下語也

呂子

王鳳洲曰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

有類齊諧稗官而厠之經甚矣不韋之巧也始
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既而以財役
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既盜人國又盜後
世名豈獨不韋罪哉

韓非子

方孟旋曰韓非以大用而奇以心露而僇以有
源而富搜一美公子耳身有奇器而不知藏口
有玄徵而不能祕其著爲深言刻論者半由聰
明之氣所發爲文章非眞有心計也

波弄子

楊升菴曰淳于髡齊辯士也以詼諧得幸而文
亦以詼諧出之可謂辯說之雄

惠子

王鳳洲曰惠施文顧盼可以驅詞力咳唾可以
窮文致

三柱子

黃東發曰仲連抗義干帝秦之時正氣凛凛出
不以富貴累心而輕世肆志故得以優游于天

下如飛鳥翔空彼以縱橫長短而黜之謬矣

歲寒子

楊升菴曰孟同雄辯變幻自是宇宙間好文字

潼山子

楊升菴曰今人動輙以功利唇舌誚戰國之士大不知量也人莫不以震世豪傑自命求其一言而取相位者誰歟人或終身乞憐而不遇求其童年而取相位者誰歟人或辭章論策累千萬言求其足以排難解紛却敵存國于呼吸間者誰歟

孔叢子

朱元晦曰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然何故不略見于賈誼仲舒所述却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王鳳洲曰孔叢子吾夫子世家乘也徵獻而文亦寓焉自子思以後世世爲諸侯師然而不能爲國救敗辱無他諸侯能以夫子之禮禮其後而不能以夫子之道用之于時也

黃石子

張商英曰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其書簡甚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子老聃亦無以出此矣

王鳳洲曰素書至爲顯淺豈別有不傳之祕以授子房歟不然當報仇大索之後晚而進履與夜不失約子房已思過半矣何用素書爲

雲陽子

楊升菴曰陸賈侍漢高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

曰迺公居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帝有慙色謂賈曰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亾之徵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號曰新語

金門子

司馬子長曰賈誼晁錯明申商讀誼此書藹然有洙泗典刑

呂東萊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爲

先後緩急之次至于引君當道

淮南子

高似孫曰淮南尚志謀募奇士虛館一開天下雋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

王鳳洲曰淮南材甚高筆甚勁多錯綜重複不受整束至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

桂巖子

朱元晦曰漢儒惟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董思白曰仲舒言天人相與之際欲人君承天治民在于敬教緩刑厲賢崇化而不與民爭利因春秋災異之變推說陰陽五行以儆戒人主與春秋一書寧異指哉

封龍子

楊汝承曰韓嬰推古而揚今闡微而彰顯馳騁貫穿成一家言藉夫子復起必將有序于之歎矣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于道宛然聖門家法

王鳳洲曰韓詩外傳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絶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吉雲子

夏侯湛曰東方朔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艸芥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李卓吾曰班固問朔時長老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第圓其用以消搖乎神龍項下薄雨露而攝雷霆優游四十年今卑卑弄其唇舌欲以博萬世之名視朔奚啻霄壤

青藜子

楊龜山曰漢宣詔置名儒劉向以通達善屬文與選讀其傳見其惓惓于君未嘗不爲之歎息

揚子

桓君山曰揚子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時遇君更閱賢哲則必度越諸子矣

史略曰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

王鳳洲曰聖人之于文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揚子法言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

君山子

真西山曰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然則桓君

山素丞相之跡存于新論者也

委宛子

漢傳曰仲宣作論衡北方未有得者蔡邕到江東得之歎其文高越諸子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必得異書搜帳中至隱處果得捉取數卷將去蔡祝之曰我與尒共之勿廣也

高似孫曰仲宣敘天誕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叢而精藹而括辨訛正謬大有裨後學者

白虎通

王鳳洲曰班固取經傳不背理學大抵出于不董仲舒之緒論而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

愼陽子

楊龜山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田弘曰黃憲天祿閣外史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

回中子

王鳳洲曰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乃隱居著書以記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號曰潛夫論足以覩當時風政

天隱子

吳萊曰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閒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也司馬子微曰予誦天隱子書三年恍然有所悟又三年覺身心之間而名利之淡也

徐子

魏文帝曰徐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王鳳洲曰偉長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其所著亦成一家言者東漢文氣最緩弱不流暢然頗朴而近于事理如偉長中論是也

抱朴子

葛稚川自題曰余家遭難典籍蕩盡力不能更得故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工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枝則悴

恐玉屑盈車不如尺璧余答曰泳源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嶺者拾玉而弃石余之抄略譬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也

劉子

北朝史曰劉勰七歲夢彩雲若錦攀而採之及年踰立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又夢入水索源於是有悟居雲門山著文心雕龍及新語

顧鄒初曰彦和疏瀹詞源博裁意匠甄敘風雅揚搉古今允矣逝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也至其辭條佚麗蔚乎鸞龍辨騷者矣

劉子

王應麟曰北史云劉晝著金箱璧言高才不遇傳其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引物連類有可思繹者

王鳳洲曰孔昭作有布帛菽粟之致精神韜光諸篇若李蒙莊之藩隱然若窺見者當六季之末而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矣

無能子

程明道曰無能子其旨歸于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崇禮教而外世務者也

譚子

北史曰譚峭隱終南山作化書出授齊丘嵩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行于世齊丘將酒灌之沉湎以牛皮裹縫拋于江中後爲漁人所獲剖視見峭睡齁齁不止奐之久方覺乃曰齊丘奪我化書墜我于江遂作詩曰線作長江

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
在譚生拄杖前，遂化風而去，故書稱齊丘子。

文中子

程伊川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其書極有格
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半截好，半截不好。
如曰樂天知命窮理盡性，此言極好，下半截却
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
矣，便亂道。

王鳳洲曰，文中子析理性，辨邪偽，精微入玄，洸
快破的，衡事騭古，簡要精當，河汾之間裕如也。

天隨子

羅一峰曰，皮襲美自襄陽來爲州，暮松江，與天
隨子陸龜蒙相唱和，名傾一時，著甫里集，高峻
不羣，稱雲間鳳毛云。

鹿門子

楊升菴曰，陸魯望在唐，雖爲晚格，其學識淵茂
結搆縝密，凡楚騷漢賦魏詩唐律，咸卓然可觀
自出機軸，不隨人脚跟，至鹿門隱書，則與闗尹
亢倉晏嬰劉向相上下，由其隱書乃寓意深遠
之書耳。

靈璧子

吳康齋曰，羅昭諫生于唐，詩文比于李杜，志述
比于王楊，而抑欝不遇，乃寓意貴賤損益諸篇
終于靈璧山焉。

文泉子

方希古曰，予讀劉蛻書，大抵淪落不偶之意，所
發其自志云，予於山中著山書，以自解，不自知

辭之謬也。

李子

朱元晦曰，或問韓昌黎學者莫是李翺最識道
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其有去佛齋文闢
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佛。

次山子

魏鶴山曰，陶淵明文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
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以次山詞賦詩
文八十餘篇，言其富也。

東萊子

眞西山曰呂公著作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閘繹伊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然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

堯夫子

程伊川曰嘗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周曰所言如何曰內聖外王之道也襟懷放曠如空中樓

閣四通八達也

横渠子

朱元晦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巳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造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艸廬子

揭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條百氏綱明目張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豈一材一藝所能並哉至

得斷簡于衆遺發新知于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盖不可禦也

郁離子

解大紳曰郁離子闡天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

吳獻臣曰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

謂也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嘗自任以天下之重于經綸之道開物成務之學素所蓄有曾以其槩翊當今之運輔

大明之業昭昭也歟

馬負圖曰青田先生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于天地之間其著書詳于正己愼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

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飢而不可無者也

諸子彙函談藪終

諸子彙函目次

卷之一

鬻子 名熊楚人周文王師

子牙子 姜尚周文王遇于渭水之陽立爲師尚父

關尹子 名喜函谷關尹老子過之留著道德五千言者

○○○九辯三　○○○九辯四
○○○九辯五　○○○九辯六
○○○九辯七　○○○九辯八
○○○九辯九　○○○對楚王問

愼子 名到趙人其書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蓋法家者流也
○○○威德　○○○因情
○○○德立

汗子 名明戰國時楚人春申君門下客也游說辨士然有審時見幾之哲云
○○○候春申君

尸子 名佼魯人商君師之鞅死逃蜀避難全身
○○○止楚師　○○○君治

囂囂子 江乙戰國時魏人後仕楚辨士之流
○○○反間　○○○泄交
○○○幸臣

卷之十

荀子 名況又名卿李斯之師也著書以性爲惡倡焚書坑儒由荀子
○○○勸學篇　○○○不苟篇
○○○非相篇　○○○正名篇

○○○堯問篇

呂子 名不韋陽翟大賈也以納妾異人生始皇爲相乃徠英茂聚俊豪著書
○○○本生　○○○重巳
○○○功名　○○○適音
○○○精通　○○○士節
○○○孝行　○○○下賢
○○○勿躬　○○○精諭

卷之十一

韓非子 名非韓諸公子也著書引繩切墨極慘覈少恩皆原道德之意者

○○○初見秦王　○○○存韓
○○○難言　○○○愛臣
○○○主道　○○○有度
○○○二柄　○○○揚搉
○○○八姦　○○○孤憤
○○○說難　○○○亾徵
○○○三守　○○○備內
○○○飾邪

卷之十二

韓非子

○○○觀行　○○○大體

○○○內儲七術　○○○外儲左上

○○○外儲右下　○○○難一

○○○難勢　○○○八說

○○○八經　○○○因情

○○○主道　○○○起亂

○○○立道　○○○參言

○○○聽法　○○○類柄

○○○主威　○○○五蠹

○○○顯學

卷之十三

波弄子 淳于髡齊辯士也事見孟子

○○○諷諫

惠子 名施戰國時人與公孫龍逞辯說者

○○○楊喻　○○○彈喻

○○○半可

胡非子 戰國時人與公孫龍惠施逞辯說者

○○○論勢

子家子 孔求孔子玄孫爲晉侯國師孔鮒又子家子之玄孫也

○○○反身

希子 名寫趙人戰國辯士

○○○黜倖

薛子 名燭戰國時隱士善相劍

○○○純鉤

胡風子 戰國劍俠也吳王聘之鑄劍

○○○主神

三柱子 魯仲連齊人戰國諸侯謀欲帝秦仲連曰連欲東海死耳

○○○逐客　○○○射書

○○○下秋　○○○好士

○○○田巴

歲寒子 張孟同趙人戰國時高士史改孟談

○○○禦寇　○○○固趙

首山子 頓弱戰國時秦人後拜相

○○○說主

潼山子 甘羅秦人年十二爲秦少庶子因之趙說攻燕得割地遂拜相

○○○說道

雲晃子　齊魏辨戰國時齊人拜相七日即謝病歸

○○○辭相

隨巢子　戰國人隱名姓學墨氏者著書數千言遭秦火所存甚少罕得其全

○○○鬼神

孔叢子　名鮒孔子裔孫秦拜少傅因李斯議焚書歸藏書壁中隱嵩山著書

○○○嘉言　○○○記義

○○○記問　○○○雜訓

○○○居衛　○○○抗志

○○○儒服　○○○陳士義

○○○執節

卷之十四

黃石子　漢高初公出授書子房於圯橋名素書三略子房以書輔漢得天下

○○○原始　○○○正道

○○○求人之志　○○○本德宗道

○○○遵義　○○○安禮

○○○上略　○○○中略

○○○下略

雲陽子　陸賈以客從漢高定天下時於上前稱詩書乃命著古今興亾書云

○○○無爲　○○○辨惑

○○○愼微　○○○資質

○○○至德　○○○懷慮

○○○術事　○○○輔政

○○○明誠

金門子　賈誼洛陽人漢文時爲大中大夫因毀斥又召拜梁太傅通達國體

○○○服疑　○○○審微

○○○瑰瑋　○○○三表五餌

○○○連語　○○○鑄錢

○○○修政上　○○○修政下

○○○勸學　○○○大政

卷之十五

淮南子　淮南王劉安學黃老作招隱辭致門下成書名淮南子

○○○原道　○○○覽冥

○○○精神　○○○本經

卷之十六

淮南子

吉雲子 東方朔、字曼倩、武帝時上書、文辭高自稱譽、上偉之、仕至持戟郎、

○○○化民有道對○○○非有先生論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青藜子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蕭望之薦、歷光祿大夫

○○○漁對　○○○彈諫

○○○冊對　○○○徵色

○○○王師　○○○禋祀

○○○二丘　○○○箕季

○○○行廉　○○○姝禮

○○○論賓　○○○三懼

○○○漁獻　○○○早治

○○○釋疑　○○○士智

○○○寄客

卷之二十

揚子 揚雄、字子雲、成帝時給事黃門、後仕王莽、著太玄法言等書。

○○○學行　○○○吾子

○○○修身　○○○問道

○○○問神　○○○五百

○○○問明　○○○先知

○○○重黎　○○○淵騫

○○○君子　○○○致孝

○○○太玄攡　○○○太玄瑩

○○○太玄告

符子 漢末避董卓之威、隱山中著書不出。

○○○穎足　○○○鶱形

金樓子 漢末因曹操嫉其賢、避姓名、遂隱居著書。

○○○逢廁　○○○貧富

○○○防患

嵯峨子 崔寔、桓帝時爲御上論、以諷時政云。

○○○客譏

卷之二十一

荊山子 桓譚、漢哀帝時爲御史、著新論、未竟而卒。

○○○琴說

委宛子 王充字仲宣著論衡八十五篇葛稚川謂仲宣一代英偉云

白虎通 班固字孟堅會白虎觀共議五經同異上命著是書

風俗通 應劭漢太山太守著書寓同風易俗之意

慎陽子 黃憲郭泰曰叔度汪汪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卷之二十二

贅山子 仲長統東漢人著昌言

回中子 王符漢和安時耿介自持自號潛夫

貞山子 桓寬漢元始元年爲衛史著鹽鐵論遂隱貞山

天隱子 司馬子微曰予讀天隱子三年忽然有悟後三年遂得其精云

徐子 名幹字偉長鄴中七子之一著徐幹中論四十篇行于世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諸子彙函目次終

諸子彙函卷之一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鬻子

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焉。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遭秦火，故多殘缺。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傳求于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博行者

政曰
此明帝王之政事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

余紫芝曰有道之言上下數要忠說遺明旨術無隱伏古校大何神偉哉

矣。
君子修于內理于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務之要守神妙之後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于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備非不以苟合求正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于政事而成由于道故同于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庸君惑于衆豈能受道教

能必忠。而不能必入。
言忠盡道聖君必納庸主所疑庸主君臣疏忌小人倮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權目而視豈不惑歟

能必信。而不能必
即言不

見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必存以信用之乎美而合于道庸主惑于衆邪豈信君子為

君子非人者必出之於詞而施之於行。
善將以

[illegible]言下是非是人所同尊是在人所共

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嗤之于行不顯之于言也

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
故非人之非者自行其是惡人之惡者自行其善君子將非于人將不以非非人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于人所以彰惡所以行善道也

而道諭矣。
謀事必忠出口必信行善以攻惡斷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楊升菴曰。此言帝王之政可以行之永久而連用能必不能必文勢古質生動貞商彝周鼎之文其大道篇云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在下[illegible]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大忘。終所答之事此段終政教之端言道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有道之主。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

陸貞山曰往昔貴道德之帝王以遠喻近為之勸也

王鳳洲曰力生于神而成湯際神堯文武大命王業所興大哉般也

趙渠大曰言君猶言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　鬻子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言帝王有聖明者皆委賢吏使在斷獄故道化與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人皆勠力以成其功）力生於神，（王者有國會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于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而功最於吏，（王者慶致施令而不自為必屬賢能以使下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福歸於君。（後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教其道而為君之福俗順其教上下相親國家平康）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月運明始終不息故昭昭然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若道大不淪可以崇遠）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世不能加也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楊升菴曰：為政以德，必貴于道，為化國之福。

周者合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見知帝王之所以明，知君子之所以功，是

乃為君之福。下守道一段云：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此段正應上篇以其吏也，亦見道不可暫離也。

楊升菴曰此論用舍關民心簡健有法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又○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平言必博廣以取也

鬻子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與不肖見于行此二者同出于性而異名皆杖于最靈各有定分矣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爲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懷盡忠之節必修于道修身責眞履行務實由于正路禮義仁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愚民冥然無知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言明主推心于人以取良而不獨任

余同麓曰聖主不進人以獲用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于衆心善于政事上所以舉用之士民若之明上舉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玫既不與所以斥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人主摠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採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已取賢惟聖者能之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後隨程法式也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上之此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故萬人之

陳白沙曰政之與亡在于卿相

吏撰卿相矣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主之所拔不可失賢卿相者諸侯之丞也卿相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丞故封侯之上秩出焉賢者得之列士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楊升菴曰此篇首見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皆自具焉中見人之德有大小故愛有多寡之殊末見卿相而賢則封秩因之按賈誼新書引鬻子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敬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此論隱然責重卿相以享國長久之道然使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云

陸貫山曰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

陸天池曰此言禹功錫玄圭猶由玄佑任賢之政以致太平可為治法

吳潤齋曰以五聲聽政克勤一邦矣

○○○數始五帝治天下言帝皆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　鬻子

昔者帝顓頊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十五而佐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與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升為天子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因修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今不改革也學黃帝之道而常之故其通道而常見之

昔者帝嚳黃帝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為帝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言德猶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政教所為教顓項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

禹之治天下也黃帝玄孫祖顓項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舜禪以臨天下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寗得然子堪得輕子玉以上士大夫之姓名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言帝王得治天下雖則聖德皆候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安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九重尚深下言難進欲百姓救正人上之過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四海之士有進言者必造五聲以揮繫傳所為銘于簨簴懸五聲之具刻銘于其上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此以上並刻銘于簨簴之文是以禹嘗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急于政事無暇安下一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聽政不廢朝廷閒靜而無事也

陸天池曰此所以示勤士之意

王鳳洲曰篇無道之討以理天下得賢人贊助而致太平至紂更以暴戾失國

湯之治天下也湯姓子名履字太乙除虐去殘以順取天下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蹞西門疵北門側並姓名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下治七大夫皆賢人以為弼諧故得天下成乂二十七世相承二十七代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楊升菴曰篇中凡三段昔者帝顓頊一段禹之治天下兩段而實一段湯之治天下一段言顓頊帝嚳少年佐君少年治天下以政教行也至禹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卮言乎且七大夫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湯七大夫如東門虛南門蹞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然博懷道德善政事故使周文屈節

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收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云。

諸子彙函　卷一　鬻子　敘治　九

宗方城曰此實德之必見用

楊升菴曰見治在保民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鬻子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王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有國無國智者治之（夫國豈自寧自亂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智者非一日之志（積功累業行道以不倦以成其志）治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修政作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治志治謀在于帝王然後民知所保（君上有道化行于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故人知所安也）而知所避（無違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于人利故得禍亂不作為福之道此之謂歟）

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民之上下同心是謂和矣）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安其居甘其食樂其業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如征葛放紂免于暴亂百姓安其所處謂之仁所以樂推也）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所用利之是以為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為必以其器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其器于利遠矣豈有成哉）諸侯之欲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未可以宰割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海苟非其人也豈妄成之也哉）

李庭門曰不求而得所欲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也

王鳳洲曰結上四者

林見素曰西伯以徵讓與邦甸陽以仁道得政是也

諸子彙函　卷一　鬻子　道符　十

王鳳洲曰鬻子爲諸子之首文王爲聖德之宗能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紀綱猶備按新書引鬻子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此語意絕勝韜略素書故附于道符之篇雖非全段文聊記以識不朽

王鳳洲曰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爲政之方極于始終可爲法則

〇〇〇治理　　　　鬻子

天地闢而萬物生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斂其動也開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制須人以爲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無不能生而無殺也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天之能生雖天殺之可也夫雖天殺之人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人化而爲善萬物之中人爲貴化而爲善理常也獸化而爲惡稟氣以生不有知餙非人之類豈不惡哉人而不善者謂之獸人化而爲善是爲大常今爲不善者與彼飛虛驄實亦何以異矣有天然後有地先天後地理之自然

楊升菴曰鬻組仁義經緯邦家雷動誠之風際弘治之術可見矣

陸貴山曰自有天至以數紀如[illegible]三貫珠末一[illegible]

有地然後有別三才既定萬物區別有別然後有義夫婦之義君臣之義有義然後有教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於上也有教然後有道教跡既彰約之以消有道然後有理事名各立而理自存有理然後有數名理既彰以統之矣夫數以一終十乃至于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或合于次或離于次終于一歲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至迴于天數將九終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布于故處紀猶會者也四者皆陳以爲數治

春夏秋冬各統于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為政之道當法則也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為之天周衛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楊升菴曰新書引鬻子云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夭閼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癘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讀是書者尋其立跡之端揣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哉看上篇論數不減腐史天官書矣

劉伯溫曰頭立則斂人心之法

方[illegible]古曰利字所[illegible]書廣凡人

楊用修曰[illegible]起利如下文所云者也

王鳳洲曰結出一道字便盡立斂之旨

子牙子

姓姜名尚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封于呂西伯出獵卜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姜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〇〇〇文師

文王曰立歛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

陸貞山曰時商紂無道天下土崩而文王已三分有二矣然天王聖明之志正合夫子至德之稱及武王孟津之會正見免人之死解

人之難赦人之患濟人之急處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簞厥玄黃以迎正見天下之歸處乃知商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文王未敢遽受天命而俟之後人耳子牙見之深哉

徐東彡曰熙熙廣大也

林見素曰首至上世所謂賢君作冒以下問治道何如

解太初曰堊白土甍屋棟也

董中峰曰歷叙聖王之治

○○○盈虛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道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餙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音惡)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翦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

林見素曰以下問主聽

林見素曰以下問主明

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又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妄許妄以爲可而許之逆拒逆其不可而拒之妄許則失吾執守逆拒則塞吾聽明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人主之視聽無有窮盡事變之來不可測度而神明之內唯以

正靜立其極則自無非僻之干矣

鄒東廓曰此篇自首至上世所謂賢君也止是論國之治亂係君之賢否自其治何如至大哉賢德之君也是答國之所以治自主聽如何至正靜其極止是答主聽貴聰自主明如何至末是答主視貴明觀尚父告君其所以爲治之道盡矣其文之古勁眞商彝周鼎之姿文之朴素眞太羹玄酒之味也子書中之未彫未琢者歟

于槐野曰文王傳位必欲至道之言而道又先聖之道其嚴乎

○明傳守土　　子牙子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見善而怠是棄其善時至而疑是失其時知非而處是遂其非如此則於先聖之治道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柔而靜則有所守恭而敬則有所主強而弱則不過強忍而剛則不過忍如此

則於先聖之道自起而不止矣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二句謂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是壑已深而又掘丘已高而又附之也國本在權柄若借人是舍本而徒治其末矣日中必彗彗暴乾也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

汪循王曰義勝二句就行事言敬勝二句就存心言

敖寔州曰日中以下皆借人國柄其事機之會

鄭少谷曰涓涓至斧柯皆借人國柄貽患之大也

宋方域曰順者二句又嚴于秦之秦以爲仁義之輔

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合親是仁之紀敬衆是義之紀明者心之明常者道之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劉劍華曰周書泰誓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武成云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卽明傳之旨也泰誓又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卽守土之旨也文王作法于前武王繼述于後尚父輔弼于中篇中盡之

沈君典曰此時正天怒商紂之時天命文王藏將天威之際雖有勇尚之志而大勲未集何

發啓

子牙子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天殃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夏霜冬雷春秋榮之類）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人災如饑饉疾疫盜賊滋生姦宄竊發之類）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明顯處）又見其陰（幽暗處）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衝衝車從旁擊者機機弩牙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

蔡虚石曰卽尚書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沈君典曰又悉數紂惡見恩民之念

閉之也（言我以利天下爲心則天下皆有以開助之而無有以閉塞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亾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亾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曹含齋曰篇首敘商紂之虐西伯之憂民尚父告君修德惠民隱隱數紂心之昏亂過之不悛情之乖異見不可不興師問罪順天應人也

[illegible]曰前發啓篇云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一意

○

○○○論將　　子牙子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貳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緩慢也）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誑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侮慢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襲掩取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事使之多事煩擾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欺以計罔之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亾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亾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高中玄曰暴者激而怒之久者守而死之賂者貨而誘之勞者擾而亂之窘者蹙而辱之

高中玄曰結出置將不可不察法勁

沈君典曰此篇本前篇又爲後篇伏脈

○○○選將　子牙子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似賢而實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精精外之詳細也）有湛湛而無誠者（湛湛外之沉靖也）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嗃嗃嚴厲貌）有勢虎形劣而出入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際涯際言未易測也）此士之外貌衆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

方獻成曰外貌勢孤形弱而用之出外充稱任使

劉伯溫曰莊列有九徵意亦本此

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魏莊渠曰論將篇論置將係天下安危家國存亡故次第五材十過詞嚴義正

方初菴曰選將篇揭出十五種關切將略軍情子牙可謂戰勝廟堂折衝樽俎者

○○○立將 子牙子

○穆少春曰按此篇制不言推轂捧轂恐亦脫簡耳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

徐子與曰君手持斧之首以柄授將復手操鉞之柄授將當處持其刃

殷海做曰吳起與士卒同甘苦是此法

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廖明河曰子牙以高年隱于渭濱西伯載與俱歸尊之曰師尚父建鷹揚之烈定周家八百年天下則立將其可忽乎

子牙子終

發啓云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即此功

關尹子

名喜，號關尹子，著書九篇，詞與老莊列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非冥契玄解者不能作也。

鄒氏曰：人之所言與思者道，然道至精至粹，無有無爭，却以言與思求之者，粗為道，即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而萬事萬物錯綜變化渾也

○一宇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戞戞乎（似擊玉聲）鬬也，勿勿乎（猶切切）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覗之（覗音硯，壯也），而嘖之（嘖音責），（分身）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吹影鏤塵二語皆入

渾渾無所不在，無所不有，此非僅聖智造鬼神其能知之乎

劉辰翁曰：以觀水喻觀道，亦道不遠人之旨

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

崔後渠曰：見道渾人我忘得失也

崔後渠曰：見道深不可測，逆不可窮矣

王陽谷曰：見人能弘道

王陽谷曰：見萬物皆備

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尾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儻儻，往來）而無羈乎，物迭迭（應感紛紜）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俱自然而為）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

蘇紫金曰：見道渾中而應，不可名言，不可致思

王陽谷曰：見五行為道之所

崔後渠曰：見求道未可求以人欲

王暘谷曰見不著形象

王仲山曰人則野狐禪天則登覺路

就之。魚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于朝。可死于夕。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息。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什夢。一息不存。道將來

相承前段

杜靜臺曰聖人雖勤勵不息實不息不能與道相依若以勤成固執誠之謬矣

唐中岳曰見物欲之病道

王暘谷曰朝聞夕死

杜靜臺曰見道之有本

契。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于一息。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

癸巖三曰申喻朝聞道段

王仲山曰喻道之莫載

鄒東廓曰發三立喻意精

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曰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曰箋不問豆豆不答箋无不問石石不答无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曰仰道者跂知道者駭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豈不借道于聖不買道于愚

孫鑛峯曰見道難明易弄

王鳴谷曰正結上道不可名言不可致思

顧東江曰此篇分二十八段首二段論道卽天命神玄不可名言不可致思第三段以水立喻第四段又正說自第五段至第十段皆設喻以發明之自十一段至十五段說道在不思不勉自十六段至二十段正說中挿喻語自二十一段至末皆以譬喻跌醒道率于性本萬物皆備人欲不得而汨之故首曰天命神玄次曰無人無我又曰道無不在又曰道如海道如處暗道如劒又以末四句收束前意無一字疎散無一意放空精于論道矣

○○○二柱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曰天下之人盖不可以億兆計人

[illegible]曰此言理之先見隨物而呈其兆

孫鑛峯曰天地一五行而人身小天地也亦具有五行在

王伯山曰五行本相生相剋因矣而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爲精爲神爲魂爲魄運而不已者人之五行也或觀或愛不可不解也

王公度曰夢喩乃是[illegible]語

丁暘谷曰此見感應之理

章楓山曰此所謂天壽不二脩身以俟之

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曰心應棗肝應榆人之心與肝其性相感應在棗榆二物之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

徐徹玆曰此見人不能外于天地

蔡虛齋曰此與天地參工夫也

唐中岳曰風火兩段合形氣二件俱應

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

王鳳洲曰見水火無變有使之者則變

郭東郭曰心能生氣氣能拂掠萬物如此

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曰寒者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

崔後渠曰此應百段是天地告吉凶之定理

王仲山曰末結一寓字奇

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顧東江曰此篇分十二段凡吉凶之理五行之數感應之機死生之關形氣之用段段精與割破無遺末出一寓見天地萬物以寓而成苟無寓則飄蓬也虛舟也何以名道

林對山曰此是絕因光景皆同毋我因物自然而順應之也

汪有泉曰謙虛易權四字非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行

曾鳳山曰制禮作樂等事只是謙虛易權推而行之無施不可

蔡虛齋曰見天日之大公無私

○○○○○三極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無古今內外只是因時制宜）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天下不外一道順道之自然是因天下以治天下無絲毫智力雜于其間堯舜等聖人之治亦不過此）日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

王仲山曰見聖不自聖所以為聖人

杜質夫曰仁義禮智信總一無我盡之矣

王鳳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物生天何言哉

王仲山曰見理一而分殊異者未始不同

何仲默曰此在三之師師與君親並尊也

馮開之曰是聖人有教無類之旨

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曰聖人之道（胡承諾曰）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曰行雖至卓（胡承諾曰）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

蔡虛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也

徐徵卿曰此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言

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曰魚欲（指承）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指承前說）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

王仲山曰應前第六段右言意

蔡虛齋曰此見聖賢之別

杜靜臺曰應前段物來順應

王仲山曰時而治世時而亂世時而天飛時而泥蟠不一也

崔後渠曰此經傳所謂誠中形外也

陸貞山曰此聖人同異之真

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旋轉貌）有慕心則聲裴裴然（如有求而弗得）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迹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

徐徵卿曰聖人之心渾然物我計較盡泯如此

唐中岳曰聖人不凝滯于物未易擬也

何仲默曰應前第八段師聖師賢以起下段意

王鳳洲曰先聖首以驚虎爲難欸切

王仲山曰凡聖人之道出類拔萃處

崔後渠曰孔子稱老子曰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其猶龍乎

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曰聖人道雖虎變。（承前段）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獨立貌 胡然徹徹爾。瑩澈貌 胡然堂堂爾。正大貌 胡然臧臧爾。善也 惟其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顧東江曰。此篇分二十七段。大意治天下者。謙虛易權。而以大公行之。道德與事。而以無我御之。仁義禮智信。而以師萬物宏之。倡和始終。而以衆人同之。自第十一段至第十八段。多以喻語發揮。第十九段至末二十七段。一步進一步。一步深一步。句句着意。無一字艱澀。懸河之筆。滑稽之卩也。

楊升菴曰言吉凶鑑戒讀之令人合掌懺悔

休對山曰攝心之鬼不一攝心鬼之身又不一要以何人之識

○○○五鑑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曰無一心。五識並馳。（相承前段）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于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于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

靈之鑑而靈之病以至于死聖人無蔽日應物而寂然見安而得之

劉東廓曰心之不一不虛不靜聖人斂萬有無一物自然不二不實不搖矣

章楓山曰昔子絕四毋意晦翁註曰起乎意極得此解

章楓山曰晦翁云起乎意遂乎必流乎固而成乎我殊是此解

俄可去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曰知心無（相承來）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曰物我交（亦相承）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

王鳳洲曰二語人人當知人人未發

王仲山曰師心得心為嚴師之旨

則愚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

陸貞山曰禪宗曰智融道家曰識想大約禪空而道玄儒門曰道德則識禪之空道之玄較有實用

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于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曰

王鳳谷曰此段發明第四段是意非心句

王鳳谷曰此段發明第九段外不見物內不見情一句

物生于土終變于土事生于意終變為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曰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曰心感物不生心生

孫虚齋曰此段又申言前二段想識情意上翻出形氣二件見轉轉相生之根耳

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于識識尚非真何況于情而彼妄人于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虚于

林對山曰人心不勇則怯怯則多疑疑則多怖畏苟能持之以信則自然氣壯而神旺矣

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虚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歘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黄帝曰道無鬼

陳貞山曰命字是又生一枝節

王鳳洲曰此又開說

崔後渠曰末二段正繳首段鑑戒意首段意言之此更言之

神獨往獨來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内不見心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説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章楓山曰篇凡十七段大意首二段以鑑戒立説次以一心虚心静心爲鑑戒之本次段又言人不可執意只一味師心則想識不紛自外不見物内不見情而不失其大常故曰情生于心心生于性又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必我之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而獨往獨來於千古不至傷其聰明與心耳末二段又應首段鑑戒之意而申以勉勵之詞

楊升庵曰揲蓍評于周易灼龜評于洪範其合天地五行之數能洞知幾先直一渾淪之道也

〇〇〇八籌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

楊升庵曰此段敘五行之理人又不可執泥一執泥便不能先知

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曰卽吾心中可作萬物（又句摘承前段）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

王陽谷曰心精所敘又見于五行

王陽谷曰此段是即物見道處

王鳳洲曰不二段是總結前五段見惟聖人合天不執泥不執

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道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

滯于物而亦不滯矣

不執之卽道執之則物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崔後渠曰八籌凡六段皆相承說去亦一步深一步大意言揲灼二事能前知吉凶乃至誠之道也一執之則局于氣數之迹而滯于物矣不知蓍龜亦物也卽以見道惟聖人幷物與道而忘之所以能合天劉向云集中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詞與老列莊異其

歸同渾質崖岸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者眞至言也

關尹子終

康對山曰鑄神鼎之誑誕諭正大

子晨瀾曰以上皆怪誕之詞下用四句人之好譎怪也乃章法呼應之體

今九我曰人之異于龍一段乃千古名言名理只此數句足以

子華子

姓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賢十也

公仲承問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胡（龍顩下咽也）力顚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世傳烏號之弓始此）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之有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異于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

附神鼎之已破千古不决之疑下文許多議論皆由此發揮去而此數句一篇總綱樞紐

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殽亂。則知者止之。夫黄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鑪。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

注兩漢曰以神鼎爲假托之言故逐句詮解歸之于正

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耳。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决其慕。藏以

陳白沙曰逐句分解明析可化譎怪爲庸常

高聞之曰此段是關係文字使後世主知此可無封禪之行矣世傳不傳

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美慕者。其左右發許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卉心於黄帝之所造者矣。怪譎之說本易入人彼發許希寵之臣逢人主好高慕大之志卉心于黄帝所造者代不乏也而秦皇漢武其特其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夫有生必有死少而壯既而衰老而死乘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彼白雲至于帝鄉其有是理耶抑無是理耶

而若亾。大庭中黄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㠑嘣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何所臣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頗異。是可以决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

李崆峒曰此舉禹鼎以証神鼎之妄皆是以理爲主若公仲承黄帝之問是譎怪之極理之所不可曉者

凌稚隆曰此舉宋氏以証辨公仲承之誣喻極對切見得以訛傳訛言皆君子所不道推制理者辨之

茅鹿門曰反覆駁處甚有法程

王鳳洲曰收結更完密

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井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楊升菴曰。此篇前後分六段。首段公仲承至信有之乎。程子曰否是一問一答作冒。下每段起以甚矣世人之好譎怪也。四段四起。至末段特將第三段申結之。篇中只是反覆折辨神鼎之誣。亦猶解補天之説者。子華子能使好怪者鉗口不敢言。眞大有關於世教者。

丘瓊山曰此段大意謂爲治必須精誠而又以詐僞諭令昔尤懇至

茅鹿門曰引譬懇切

必先正其本以下亦調有歸結

○○○精誠　孔子贈篇一　　子華子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絶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轂。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謫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于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李九我曰。此篇精思切喻。句琢字雕。一毫增減不得。而文勢又縱橫嚴密。如大將專兵。劒戟森列。隊伍不紊。然其雅暢聯絡。讀之令人胷次玲瓏。

唐荊川曰辭簡子召見節中閒苓述語氣宛然左氏風度

吳臨菴曰善於辭命者

鄒東廓曰使乎使乎

○○○辭召　孔子贈篇二　　子華子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丟之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纆紛(音纆紛也)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覣以

李九我曰非宮子所見亦圓通

汪南溟曰其志可[illegible]二然矣

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與聞再拜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吊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非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萱(音即)苃也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

[illegible]曰辭有態趣

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有鄭閭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輙環於河滸弗濟援琴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非宮子遂强以見簡子簡子聞子華至再拜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

王鳳洲曰傳子之待子華子可謂盡心矣而不能回子華子之實意何

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覣賓客而交際之紀盧人實典治之吾子辱在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懼不任君之事以為司敗憂也君有四圉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行食於艾亭之口非宮子曰晉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晉

凌稚隆曰子華子其以伊尹太公自期者有味耽耶

孫九我曰最妙如聯圖

君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也。能有所不爲矣。

王鳳洲曰一篇左國文字。與他篇從老莊來者不侔。

孫月峰曰小人說以龍易移主心士心移而正人難動者多矣豈獨燭過一人

王鳳洲曰末段奕奕也條治也

李峻嶸曰辭如紀似左國口吻婉而嚴和而毅

孫月峰曰子君之七三見而落筆各異尺幅中有幻曲折

○○違趙　孔子贈篇三　子華子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宥也。且無以爲鬨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岑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於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亾臣。其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扃（音）於所其。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亾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亾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于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重繭謂遠行者足有厚皮如繭也）夫豈惟亾臣。亾臣雖伏野死。以實溝洫。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材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無恤簡子

之子而戒之曰蠋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
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王鳳洲曰詞甚卑婉交頗有情不露痕不傷
氣宜簡子得書而自訟追悔也

李九我曰此言管府其純非知道者孰能與之
茅鹿門曰大意欲比于無意爲善違惡皆有意也
李楂桐曰意若幻其而實不幻其句似險怪而實不險怪
王守溪曰心不有一事此處說得分明
孫月峰曰所謂神弗留則蠹二句極是正理幻處又是韓撼

○○北宮子仕　子華子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意北宮子名）來子之所以自
事其心者亦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
卒業也以是憔蘇之弗繼糊其願頰於人雖然
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
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
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
趍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喪已欲以達之于人
而卒于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典將以濯滌今

世之惛惓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
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
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
滑如理亂棼（音分絲也）如涉驚浸（波濤也）一則以之怵
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
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
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
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
之未調（言沖淡）譃譃兮如將孩也（言朴）隨推而遷因

某與門曰又是一段議論見當處心處

朱元晦曰某賢蔑藹勝為利刃一斷

蕩而遝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弗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言天人交戰）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詈凌訴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非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

唐荊川曰子華子欲人出於無意則老莊無為自然之說畢乃有心則不能自然近而家遠而國與天下一以有心馭之將日營營于智術中也如之何不亂

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扃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壞敗人紀消亾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叚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尺糾于朝（或作莊）

朱溪曰援引諸人作証語其妙

叔仲子欲託其帑于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或作忍）于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亾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皆得所欲而違所惡者然且不可况不能得所欲乎）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于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于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

徐月峰曰休可以蘇脈氣夫然知之物猶可以復蘇況於人乎

試觀骨肉相殘朋友相妬上下不相信起于一念之疑故耳疑釋則無意無疑則皆其誠相接而若弟忠貞之效自見矣

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于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于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

王鳳洲曰五百字反

以召禍故吾不恍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予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于衛君國人害其發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與

李九我曰北宮子聞子華之言悟亦未悟也哉

吳匏菴曰篇中起伏正反照應無懈可擊而章法句法字法可爲諸子之赤幟

王鳳洲曰神氣一莊生也步趨一莊生也誰爲甲而誰爲乙

晏子治阿　子華子

錢鶴灘曰人君蔽于左右而毀譽自至今受毀者無以自全知之何不事左右以求譽哉阿封即墨烹阿能之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顧鄒初曰左右之情同則與之助之愛之反則毀之擠之憎之至于毀賞公行朋比互市上不之悟國之蠹也必矣

李九我曰爲臣者出治一方曲意以行賄賂則以譽蒙賞如不事左右以求譽則以毀得罪晏子之對景公可爲萬世爲君之法

王鳳洲曰前路鋪叙妥治有象

○○○晏子問黨　　子華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感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蠶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此塞齊之不治與至治之世相反其禍至于無等級以寄言而正言不聞也本聞之下無言謂之瘖上無聞謂之聾聾瘖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庾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壘以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

李崆峒曰正人進者治之表正人退者亂之機君子不幸處暗之朝雖欲切諫以寄言其道無由也

唐荆川曰忠臣愛君其切于衆賢者之賢者不[illegible]

有如吳伏此一段激晏子振起其君立一篇案

汪南溟曰以尊賢論士則士去

孤嬪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飽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于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大聶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李九我曰治象字照應首有關鍵

董中峰曰親晏子號稱石齊佩夫若敬習者乎若能用者因之亦安天下亦無如之何其與叔向亦可見矣

董中峰曰此篇與上篇蔽賢之論相表裏蓋至治之世君臣同德朝無倖位則蔽賢之禍息矣所以極治之象四通八達無有壅格不行之處也發揮精到立格奇詧尤爲獨步

唐荊川曰論儉不備不激令人心服

王鳳洲曰晏子儉子對晏子華子以發精神爲儉以土階爲虧言也

張中溪曰娟然討利之戒

茅鹿門曰土階之說腐儒可以緘口矣

○○○問儉　子華子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塗髹若今西壁漆柱）之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𤅢皆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庚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闕徹文法）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庚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

李九我曰此說極有理可信且叙列富貴之狀若畫

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游于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于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王鳳洲曰引桀紂一證妙ㄥ

李崆峒曰此論痛快人心談者未有此論

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畡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僂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隷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

孫月峰曰子華此論雖是箴奢子然實是至理非矯激之談

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夾㢮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儉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謝于喬曰按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甚儉於財甚矣子華子以養精神爲儉亦正理也至指大官大器不必于尚儉恐後世之諂臣媚子啓肆志廣心之主以厭縱耳目之欲亦或由之觀者會意可也

張浚溪曰論儉得儉之大體而文氣發揚

郭開賢曰此篇辨祥瑞不可信而斷之曰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鉠于治意甚雄偉曲折

趙秉夫曰治世日月淑清五星順次麟遊鳳儀河洛出圖書皆已然瑞應也觀後世人主睢睢盱盱一段便見之

錢鶴灘曰上世視祥瑞如此之輕誠有之足以備其數也

王鳳洲曰三句應前凡在法

○○○北宮意問　子華子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叔清而揚光五星循各而不失其次鳳皇至蓍龜兆茸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牢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把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皇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茸露也甽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

茅鹿門曰四語陳論

王鳳洲曰三句又應前

李崆峒曰後世好祥瑞之情洞如觀火漢時君臣正坐此弊

張復漢曰神雀黃龍芝房寶鼎互相矜詡之態一一被此君道破

王鳳洲曰無慮有法世主不修德政而好符瑞觀此可以惕然

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鉠于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知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甽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王鳳洲曰。此文照應有法。立論高勁。古文之傑然者。後世人主好言祥瑞。而治理無聞。乃指山雞爲鳳。蝗不害稼。猫鼠同穴。率以爲瑞。以矯誣其君。惑亦甚矣。

諸子彙函卷之一

諸子彙函卷之二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苦縣人事周爲藏室史孔子嘗問禮焉周衰西游將出散關關令尹喜强爲著書乃著道德五千言

體道

歸震川曰清淨經云大道無形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即此道也

黃錫侯曰晏子徼也者德之歸列子死也者德之徼皆指盡處而言

蘇穎濱曰聖人了衆有而常無體其至無而常有於玄者皆同然有無對待而不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愛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于虛無。爲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徼即邊徼之徼。究竟之謂。言物之盡處也。觀世俗之歸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常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污辱則

[illegible]

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禀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林鬳齋曰：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illegible]

○○○養身　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己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爲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爲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爲長也。高下相傾，見高而爲下也。音聲相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必隨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之也。萬物作焉而不辭，各自動也，不辭謝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即上六句有無、下長短，若開一原，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林鬳齋曰：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美善不同，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成功而不居，如天地之生萬物，何嘗恃之以爲能，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古聖人皆然，何特

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于異端末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

羅近溪曰此章言存神守氣之妙

王陽明曰抱一句意亦甚明正要人自參自悟下數句皆設問之語若曰抱一能無離乎數句皆然

林鬳齋曰天門即天地門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

林鬳齋曰造化生養萬物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知此爲玄妙之德

○○○能爲

老子

載營魄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正平入爲心出爲行布施爲德總名爲一一之爲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能無雌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于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于十方煥煌也能無知無有能知道滿于天下者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所生無所取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是謂玄德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

林鬳齋曰此章之意大抵主于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

而不以鬼裁神此聖人之事以鬼裁神則着迹矣老子只是能實而虛能有無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王龍谿曰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其功謂之不睹不聞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雖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

蘇東坡曰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宗方城曰此即知止不殆也

楊碧川曰善貴愛其身者雖以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吾之身

○○○寵辱

老子

寵辱若驚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何謂寵辱問何爲寵何爲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號人皆驚也辱爲下辱爲下賤得之若驚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深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是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復還自問何故畏人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使吾有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身愛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久也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己也乃欲爲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爲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于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羅近溪曰此篇首先提兩句下而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以得失爲驚動即是患得患失也末寄托二字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陳子淵曰豫兮爲之難也猶兮謹慎也儼兮矜莊也渙兮通解也敦兮內美也曠兮寬深也渾兮和光也

○○○爲士　老子

古之善爲士者。謂得道之君也微妙玄通。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觀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此一轉下句也謂豫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豫豫兮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儼兮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曠兮其若谷。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者守本眞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專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爲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陸子淵曰濁而能清安而能生清其體濁其用也若此者中常虛而不溢不変不易百年一日矣

陶主敬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于微可謂深于道矣豫兮以下乃是形容自是精到孰能二句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保此道其中常虛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章旨爲道之大成

王敬所曰莊子稱聃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得此解矣

○○○絶學　老子

絶學無憂。絶學不眞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和衆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荒兮其未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爲文未央止也衆人熙熙。熙熙淫放多情欲也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登春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怕音拍如嬰兒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乘乘兮若無所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慶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沌沌兮。無所分別也沌一作純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俗人察察。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漂兮若無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有以。以有爲也而我獨頑我獨無爲似鄙。似鄙若不逮也我獨異於人。我獨與人異也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敬所曰以上言我之所以異于衆人也

敬清江曰此言此其所以異于人也

敬清江曰此即知我者希也

曹含齋曰此篇只是求歸于大道之本然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

○○○象玄　老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可以為天下母。（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強為之名曰大。（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大曰逝。（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反。（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在人身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有大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中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入極之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居一作處）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柔和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地法天。（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道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楊升菴曰此章形容一道字。人知王之爲大。

萬物而王者故累之坎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終載之承天施也道者萬物而天然生之助道化成大道虛無清靜而常萬萬固自然也

林希逸曰反者復歸乎根也

王鳳洲曰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

而不知王之上有地。地之上有天。天之上有道。道之妙曰自然。道之名曰大曰逝曰遠曰反。總謂之道。王之大亦大于道而已。用字用句。自是異端脇別鼓舞成文耳。

趙玄長曰司馬子微曰慧而不用實智若愚人之性擬大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返朴還淳也為術愈深愈巧機械愈深是非愈明挑傷愈而去道愈遠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顏之愚曾之魯乃孔門家法

○○○巧用　老子

善行無轍跡。(善行道者求之于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言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謫過於天下)善計不用籌策。(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可知也)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揵可得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是謂襲明。(謂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此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楊升菴曰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皆譬喻無心自然之意賢愚不棄善不善兼收乃是道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兩句又發明上句無棄人無棄物之意

徐巨源曰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無使能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

○○○反朴　老子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知自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常德在不復離于己)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于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常德在)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常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則德乃止于己)復歸於朴。(復當歸身于質朴不復為文飾也)朴散則為器。(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嚴川曰復歸于朴樸之又樸以至于無無名天地之始也朴散為器者自無為有有名萬物之母也

陶蘭亭曰三段首三知字有可為而不敢為之意太朴散而後有器器形而下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職覆職載亦聽命于

我是謂官於物者之長也末句亦無為而為自然而然意

王公度曰大意言人之處世有心于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鄧展翁曰此章喻物尤為懇切是聖賢之盛德湯武之用心取天下第一義

○○○佳兵　　老子

夫佳兵不祥之器　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

佳猶弄也　物或惡之　兵動則有所害故物無有不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君子居則貴左　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　兵者不祥之器　兵革者不善人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謂遭衰逆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守　恬澹為上　不貪土地利人財寶　勝而不美　雖得勝而不以為利己也　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　美得勝者是喜樂殺人者也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為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　為人主必專制人命妄行刑誅　吉事尚左　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陰道殺人　偏將軍居左　偏將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居右　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上將軍于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　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　戰勝以喪禮處之　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于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林鬳齋曰此篇全是以兵為喻當時戰爭習勝故以此戒之

蘇老泉曰此皆言上古之材朴末世之虛僞愈趨愈下非爲仁義禮之本如是也皆憤世之詞

○○○論德　老子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諡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言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上德無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而無以爲。言無以名號爲也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言以爲己取名號也上仁爲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爲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而無以爲。功成事立無以執爲上義爲之。爲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爲。動作以爲己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上禮爲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語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也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前識者。不知而言知爲前識道之華。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于敦朴不居其薄。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

歸震川曰以義世論之則斯言未過

李西溟曰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讀其書而求其意可也

華。不尚言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也

王鳳洲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篇太上其大之論老子之學以禮爲强世先以仁義抑揚之而後及于禮則禮愈下矣爲之而莫之應只是形容强民之意耳老子生於周末見子產之博物季札之多聞孔子之多能孟僖子之學禮皆當世之所尚故憤疾而爲此言云

王鳳洲曰老子之道柔弱謙退昧昧然退退然如不容深旨下士之所笑也

○○○聞道　　老子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聞道自勤若竭力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士聞道治身以常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欲而復亡之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爲道故建言有之。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纇。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上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白若辱。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真若渝。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茂不明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道隱無名。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楊用脩曰千霄蔽日巨木龍泉尺寸之材必後于椽杙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向類古之厭必下于蛙黽故曰大音希聲

何椒丘曰上士言聞而必信中士且信且疑以爲有又以爲無及最下者之笑方見吾道之高乃援立言數語或是指實或是譬喻其意皆主于能虛能無而已

崔何先曰奇正二句是客以無事取天下句是主

胡雅奎曰此机心既勝机事愈生

申不害曰常言聽自二豎不生

○○○正治　　老子

以正治國。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以奇用兵。奇詐也天使詐爲之人使用兵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于目聽者惑于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彫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作爲而民自化成也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征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常無欲去華飾民則隨我爲多質朴也

蘇潁心字省闕清淨無事不生蘇潁政平

羅一峰曰四句胡文定公服其爲至論

歐崙山曰治國必有政事用兵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下言有心之害皆喻語也聖人云即下章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是矣

史緣曰吾聞君子如好而恐失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守微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正也 其脆易破。禍亂未動于朝情欲未見于色如脆弱易破除 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 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于未亂之時當預閉其門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 爲者敗之。有爲于事廢于自然有爲于義反于仁有爲于色廢于精神也 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遠 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不爲色利不爲殘賊故無壞敗 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于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務當如始不當懈怠 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色聖人欲于德也 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爲服不賤石而貴玉 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 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 而不敢爲。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也

滿義仍曰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而必知其此幾字有始有相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于爲至于執則皆有道矣

陸貞山仁補于下行欵

洪實夫曰欲不欲以不欲爲欲也學不學以不學爲學也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復之此所謂學不學也此章周愼警覺使躁人視之惕然

老子終

陸德明曰：逍遙遊者，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也。

鍾賓川曰：標其大也。

楊用修曰：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

王鳳洲曰：鳥飛下一怒字，便是奇特。

莊子

名周，蒙人也。字子休。嘗為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皆寓言也。大意本歸於老子。

〇〇〇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李卓吾曰：又形狀其高飛九萬字，說下蒼二然，是高知以視上，蒼二比之，又實入野馬等句，此插入法無端無端。

劉須溪曰：生物以息相吹，語最精，體狀物之于扶搖者，感也。不隨人說物，故自有見。

鍾賓川曰：野馬至已矣，言積氣之厚。

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

李卓吾曰：風在下是高，知又先以水立喻，無端無端。

而後乃今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之二蟲又何知！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

鍾賓川曰：蜩鷽至惠子，言小不知大。

焦漪園曰：前寫笑于與後二笑字，雖不同，並極傲睨萬物之態。

劉須溪曰：筆畫自態。

李卓吾曰：忽又抖入大小年，無端。
楊須溪曰：國人千五百歲及彭祖，獨於偶然。

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以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

李卓吾曰：此是所託本文，詞簡而意甚曲，更驗齊成前一段文字奇幻變化。
王鳳洲曰：一事兩敘奇。

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歸震川曰：以上明大小之分，以小形大，非小大各適逍遙也。
王鳳洲曰：筆奇。
郭明龍曰：此正小大之辯，榮子未大，列子大而不大。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榮己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復

李卓吾曰：所錄此章言大鵬比列子，乃莊文本言。大鵬培風而徙，列子御風而行；搏扶搖者六月而息，泠然者旬有五日而反。影切放文，乘天地以下乃自道。

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間於世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

歸震川曰以上推到大人身上

歸震川曰日月大而爝火小時

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故曰至人無己。無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

雨大而浸灌小

李卓吾曰不讓不見堯不辭不見許此言堯許而後及神人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于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

許大而未大也

鄧原鉉曰正是君子思不出其位

歸震川曰以上大人所樹

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巢於深林。不足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

李卓吾曰未說何言先形容起有態

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爲神人明神人者非

李卓吾曰此神人何其乎堯舜何用紛紛

五穀所爲而料稟自然之妙氣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
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
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
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
不信此知之聾盲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言謂此言自接與之所者自然爲物

陸象山曰此義句敘是知今一般如聾如盲不信接輿之言也

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
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夫聖人之心極
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
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
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之乎之人
也。物莫之傷。夫安于所傷則傷不能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
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
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
自然與吉會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陸方川曰以上言大德之人

肯以物爲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
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
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
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
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也

楊升庵曰上文皆說大此兩段說用大

李卓吾曰恐世人疑此等俗蘄世者徒弄蘄無用故使說得二喻

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
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
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中吳晉曰洴澼絖實小而隱處甚宜若大瓠則誠陋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大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羅震川曰以上言大以無用爲用）

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鵾鵬大者，鷽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楊用脩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趣，直發端耳。得其所以遊者，則此書無往非逍遙篇也。

歸震川曰欲齊天下之物論必觀其未始有物之先

李卓吾曰篇內云彼是莫得其偶今曰似喪其耦便有忘物忘我之意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家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歸震川曰風一也發聲則萬竅異言出心竅亦然道一而已

劉須溪曰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從天地間得其至無狀者曰風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劉須溪曰風所發起與其所受則不齊

音齊矣

韓非曰竽為五聲之長故曰唱

于喁者衆竅和應之聲

馬之陰唱也

劉須溪曰于喁一種聲前後皆节

劉須溪曰調調刀刀又風中之草木形容之所不盡也

歸震川曰吹萬是萬小竽

面側說了妙妙

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此略舉衆竅之所似。]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此略舉衆竅之聲殊。]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厲風濟則衆竅為虛。[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調調刀刀，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刀刀獨非乎！]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巨源曰妙妙

歸震川曰情知有大小故言有大小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所知大小之異。]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知言之異。]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蓋寤寐之異。] 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此蓋

唐荊川曰入是非字

[illegible]勉道曰荀子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句法與此同

交。接。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止之異者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消有如此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其厭沒于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此蓋性情之異者樂。出。虛。蒸。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自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之形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吾。誰。與。為。親。真自存耳汝。皆。悅。

楊升菴曰此節從性情上認取真宰猶衆竅之從天籟來也

歸震川曰皆說真宰之意

王鳳洲曰齊形骸

劉須溪曰此數語甚明本不須解為他說此做造物無實口頰

楊升菴曰此節從形骸上認取真君真宰真君即衆竅之天籟後章之天倪也

之。乎。其。有。私。焉。皆悅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夫臣妾但各安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于當而必自當也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皁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逐于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苶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歸震川曰警[illegible]局于漫[illegible]

王鳳洲曰齊知道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于凡人所哀則凡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劉須溪曰以知代為賢者猶以羨死為匠石

王鳳洲曰齊諧言

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故異于吹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以為無言邪則據已有言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道惡乎

陶石簣曰立論之真偽是儒墨

焦弱侯曰此方生出是非未齊物論者齊其儒墨之是非也

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言惡乎存而不可。皆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于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于榮華而止于實當見于小成而滅于大全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王鳳洲曰齊物我

楊升菴曰康節先生謂二程曰作說生姜樹上結底也只得依作此便是因是之義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于各冥

李卓吾曰即彼兩行其是非雖然故亦可是非兩行

王鳳洲曰齊是非

李卓吾曰[illegible]前後綱

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夫慎路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自明其天然而無所牽故也

是亦彼也

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

彼亦自以為是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非於體中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偶對也彼有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

王鳳洲曰齊名實

歸震川曰指喻物理須在物外乃明若見親乎物近物亦洞然矣

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游也

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于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于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

陶石簣曰是因是因非

歸震川曰巨細好醜

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可乎可

可于己者即謂之可

不可乎不可

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

道行之而成

無不成也

物謂之而然

無不然也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

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

林鬳齋曰以下句句已字粘上句已字遂筆端游戲

唐荊川曰分成成毀何可勝紀

道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

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

其成也毀也

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夫成毀者生于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唯達者知通為一是為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夫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係情而自得也

適得而幾矣

幾盡也至理盡于自得也

因是已

達者因而不作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

北白未世

王鳳洲曰贅多歎

李卓吾曰兩行即通一通一即論矣

楊升菴曰即無朕之宰無形之君乃無物之物

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于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于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成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

歸震川曰有作爲便有成敗無作爲便無成敗

王鳳洲曰齊庄虧

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乃全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

楊升菴曰公孫龍言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本此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用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于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于昧然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于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舍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

楊升菴曰是字疑字二字血脈

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于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

王鳳洲曰：齊有無。

王鳳洲曰：推之又推，明之又明，直追到渾沌真竅到底。

（道之又道之，以至于無道，然後無道無不道，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于胸中也。）

陸長川曰：天地數毛有無毫毛也，無象無數者有無，秋毫象微，殤子數短殆無，彭祖故稱久大。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于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于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也。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于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于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各止于其所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此彼言之，故是非無定主。）

李卓吾曰：言言以至一，乃以齊義數矣，而不知萬數之所起乎一也，損思未聞儒家有此。

林鬳齋曰：莊子道未始有封為……

是而有畛也，郭注言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

王鳳洲曰：齊物論。

為是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各異便也。）有倫，有義，（物物有理，事事有宜。）有分，有辯，（羣分而類別也。）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于自得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眾人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

李卓吾曰言道之至極在不知不言不辯乃爲至道故先言五大以明至道無形

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無愛而自存也大廉不嗛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大勇不忮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言辯而不及不能及其自分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勇忮而不成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

李卓吾曰知句此篇第一要語天府萬理之所會不加不損者也

歸震川曰蓬艾喻蔽未深但當

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于所知之內而至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而不知其所由來至理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

以明從當照不必分別而伐之也十日者喻自日出天照自遍言久照非日體者乎也

歸震川曰此所答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說曰吾惡乎知之

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雖然嘗試言

又將說然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

王鳳洲曰奇趣味

王鳳洲曰奇色相

之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魚游于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蛣蜣之知在于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且吾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略擧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略擧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

李九我曰麗喩一時話頭後日人情大抵如此

邪（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于所在而不知歸于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蘄求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

唐荊川曰愈幻如此以後章法俱奇

李卓吾曰死生為一條

何係哉）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于寤者也）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是以為甚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

王鳳洲曰奇奇非

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袁羽侯曰逆下再作一層議論

楊升菴曰天倪本上彼字來上文彼字即天倪也

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王鳳洲曰奇絕辭

王鳳洲曰奇形景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巳不待彼以正之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潛白山曰一篇議論巳盡乃以二喻作結點示然理前篇待彼之喻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蛇蚹蜩翼邪。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

王鳳洲曰奇夢覺

歸震川曰夢幻泡影

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于外喪主于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巳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不知周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

李卓吾曰末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欲人于此參究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于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于此而勞心于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

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者以其

齊也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措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從競辯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與廢出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齊爲上

楊用脩曰內篇之文綮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

劉須溪曰二句起語比自養道無近刑

李卓吾曰下已字猶上已字已其爲殆而又用其心思不已終于殆而已

○○○養生主第三　人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莊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于失當而滅于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已困于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緣督以爲經　順中以爲常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劉須溪曰督下也養生之道只是處下不爭下乃養親事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篇法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未能見其理間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李卓吾曰分明畫出一個半生的

焦竑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于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于一木便謂終期都盡耳此其說蓋可參[illegible]

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陸龜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楊用修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于音者樂何曾亡哉

劉須溪曰看他寫出顏子口語不過二三十字便是顏子全[illegible]

楊升菴曰以我之善攻人之不善則有好名之累故不行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莊子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而莫敢諫也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以救彼患夫道不欲雜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

畢鹿門曰終言欲化人不宜自見其美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以亂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于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于天地不爭暢于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矣逆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若殆為人菑夫(則會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闢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君之勢而角其捷辯以拒諫飾非也)而目將熒之(其言辯捷使人眼眩)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于彼也)口將營之(自救不暇)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己以從彼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未信而諫厚為害)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

陸貞山曰彼必乘汝之辯巧攝以求勝汝于此時必為所困

歸震川曰此引証必然取驗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居下而任上之憂此于非其事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可也)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于內而甚揚于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其之敢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已遂其侈心也回降之無勝也)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少多乃)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顏回更三條辭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

王介甫曰已極言之又從容性復文字之妙處

楊升菴曰以德蔵之則不見信故亦不行

劉須溪曰看他許多心力描為三條委曲發明備盡人事

歸震川曰然則一下乃回之言

楊升菴曰三者皆有心乎求合故亦不行

陸震川曰言雖石教實是切諭但係稽古非我自造

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性）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外形委曲隨人所當爲事之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讁之實也（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

林鬳齋曰師心二字爲下文心齋張本

汪南溟曰天有九天玄天陽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變天鈞天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無聽

陸震川曰返聞即觀音大士圓通也

羅一峰曰聖人教人處世只是當物無心如顏子所稱皆有心也故終之以虛字

胡雅全曰無毒不祭藥也此便是處世要訣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至道集于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夫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于斯）

蘇東坡曰此妙語難可別喻至於無行地則絶迹不足言矣

歐陽脩曰何等筆法

絶迹易無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所信不可得也）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僞也則得則失真少失真多者不全亦不當其分者也而欲不違天爲僞不亦難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虛室而純白獨生矣）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于當

陸方壺曰此亦前章虛心應物之義

歸震川曰以上格心

不會于懷此爲以應生之用而驅騖不息也故外斂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得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聽故心神奔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若未之有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用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大以成爲懽者不成則怒矣此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于胃中因已結冰炭于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若任之于彼而莫足以患心者

何楷曰言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懽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懽心則事敗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病不懌故

陰陽之患隨之

陸貞山曰下文字是發明陰陽之患

唯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亨明其所餼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餼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雅非美食之爲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懼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于內而刑網罹于外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

亂以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是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于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當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于有心哉何暇至於悅生而惡

張甘泉曰先定心脉又曉世情則可以出使

汪南溟曰立言正大義理精詳

唐荊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

陸貞山曰二句答天下之難

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遠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傳者妄作）以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也殃（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楊升菴曰天下善終者少始爲善者其後卒以不善繼之況始不善乎

王鳳洲曰作事莫先于言行可豈可忽

溢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乎全也）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本共好戲）常卒乎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大至則多奇巧（不復循理）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旅酬有次）常卒乎亂（湛湎淫液也）大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無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

陸貞山曰先言處世之難後言以處世之術

[illegible]曰乘[illegible]

實偏辭失當）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蹩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噬齧以相對之）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明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齎詣也）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彼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殆事（此事之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

歸震川曰以上傳命

叙吉齋

莊定山曰通事所言皆權變權術進于人無益于用于權者不以物害己也

遊心（寄物以爲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術全矣斯接物之至也）何作爲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于其間哉）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直爲致命最易所以喜怒施心故難也）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于民而不自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形莫若就

南京卷曰櫟樟豫章于雷散曰不為不大且壽矣豈盡散材哉有為舟云句猶作樂謔焉卞和識玉耳

有蚉寅僕緣（僕僕然羣著馬）而拊之不時（掩馬之不意救其患而）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亾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

王鳳洲曰匠伯明乎鑑木矣第社樹百圍焉知不有土神呵護工虞與守以至是不然何托夢之靈也

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可用之木為文木）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睥睨已者今匠石明之耳）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

陸貞山曰此章所言是攖寧之術

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斷代）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與同則彼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亾）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鋒也）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發怒心

楊升菴曰此篇涉世之術亦盡以無用為用一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故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當其任即螳蜋之怒臂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適

王元美曰前見之夢已奇又生此夢一段拔寄不竭

王鳳洲曰看他顛倒

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久見伐)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木自來寄耳非此以為社也)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于翦伐之害)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

鍾鶴灘曰商丘之木與櫟社之樹可謂一律而匠伯子綦亦可謂同道

(而事才自適用者各得其敘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下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孫月峰曰材之患由用者多不材之無用由有者眾此材者其猿猴之錯乎不材者其曳尾泥中乎

楊遠菴曰見汙病之人輒以從祝為巫祝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有材者木能無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于此亦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

王鳳洲曰好形容

李卓吾曰只數句頓挫起伏抑揚無限為永

弗用也彼乃以不詳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役則不與不任作役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賜則受之)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于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于群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孔子適楚。楚狂接

歐陽允曰倒插[illegible]一句更明

宋方城曰首以[illegible]以孔子[illegible]

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

楊升菴曰地字[illegible]猶[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夫子也

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其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

宗方城曰大意以無用則可以終天年有用則[illegible]中道夭也忍矣

郤曲。無傷吾足。曲成其行各自足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傀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林鬳齋曰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

王荊石曰文機圓妙與養生主同而層數轉折更多

二卷終

(林鬳齋曰存亾變化自然之符)

諸子彙函卷之三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列子

(姓列名禦寇周時鄭人先莊子生唐天寶初冊爲冲虛眞人宋加勑加至德二字書名冲虛眞經云)

○○○天瑞篇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左傳鄭有原圃)四十年人無識者(無識其至德者)國君卿大夫眎(音視)之猶衆庶也(亦莫能知)國不足

(宗方城曰一篇先頻一个壺子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又載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楊升菴曰此提化生化之妙以中虛爲主)(鄭少谷曰下兩爾字乃是實前而不生不化之說)

年饑將嫁于衛(旅行曰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師)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音茂)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者)其言曰有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有化不化(化物而不自化)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能生生化者不能化化(不得不生不得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指造化也兩爾字正實不生不化之意)不生者疑獨(獨者高妙無對疑者恍惚無定)不生者往復其際不可終(即代謝無盡時)疑獨其道不可窮(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虛中之神常存不死玄虛無極也牝流而不實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自玄牝而出故曰根)(綿綿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謂用于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有)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也明夫不生不化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

(楊升菴曰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谷神二字只是形容一個虛字)

(楊升菴曰不曰無定名推實跡只下一個字自是奇特)(陶鬳齋曰又分作四個名字其言自妙)(鄭少谷曰此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楊升菴曰上面先說四個太字)

消自息(皆自爾豈有尸而爲之者)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自微至著變化相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未見氣無極而太極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始者陰陽未判渾淪是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行也質性也剛柔靜躁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渾淪又指未見氣)視之不

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化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跉旋

何叔丘曰以一斗起又以一字挽後最有機括

楊升菴曰此一段十分正當之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希簡之別稱萬化之宗主也易變而爲一，氣一一變而爲七，陰陽五行爲七七變而爲九，陰陽各分老少與五行合爲九九變者，九也，窮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歸千形變之始明變化往復清輕者上爲天重陽者爲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輕清而上爲天陰氣重陽而下爲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爲人沖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生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全備也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地夫體通于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利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能通也則宜定者不合所立，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合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蓋有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滲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

論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天地聖人萬物說大是有理

陸貞山曰進天地而造化又進而造化之所以然

王鳳洲曰此下得汲冢奇特

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爲直小者不可以爲大熱者不可以爲涼涼者不可以爲熱是不合其所位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係于一則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于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爲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極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子列子適衛，食于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音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無生亦無死也此過誠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種數凡有幾條見下若

田孫陽曰職主也知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陸貞山曰二十四個能字只是造物兩字此段又好

楊升菴曰不整齊中整齊整齊中不整齊如看秋雲斷雁如看孤此截段念讀食之

林鬳齋曰胥一解胡蝶之別名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

䵷得水爲㡭 音計水土之氣相繼而生 得水土之際則爲䵷蠙之衣 物根在水土際布水中如覆蓋即附岸青苔也 生於陵屯 屯阜也陵阜高之處 則爲陵舄 隨所生之處而變者 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 此合而相生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 陵舄車錢草也鬱栖糞壤也車錢子生糞壤中則變爲烏足草烏足根又化爲蠐螬烏足葉又化爲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 胥皆也皆化爲蟲生竈下脫無皮無殼如今蟬蟲然駒掇之蟲又化爲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爲斯彌斯彌蟲也食醯蠛蠓也頤輅黃軦皆蟲名九猷瞀芮腐蠸亦蟲名也 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䏁純雄其名稺蜂 羊肝三句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爲鸇九句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之山有獸狀如貍有髮名

宋吉城曰連用數也字文勢歷落

鄭少谷曰即莊子所謂蟲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

何敬丘曰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曰類自牝牡相生也鶂相視而生大䏁龜鼈之類稺蜂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如鵠 后稷生乎巨跡 高辛氏妃姜嫄見大人跡履之遂孕因生后稷 伊尹生乎空桑 伊尹母居伊水上既孕夢有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採桑女子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命曰伊尹獻其君令養之長而相湯 厥昭生乎濕 此因蒸濕而生 醯雞生乎酒 此因酸氣而生 羊奚比 音毗 乎不筍 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生青寧 因于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若䵷至程皆生生之物言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厥昭菌類羊奚草名青寧程皆蟲名馬人皆草名萬物變化生生何所不有入于機言歸于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不知其盡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于終理固無羕也 終進乎不知也 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 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有生則復于不生有形則復于無形 生于反終形者反虛 不

楊南豐曰此兩句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以下却與莊同意上面一截說了却把个至怪的結殺此是其立意驚世駭俗處人人恭也

王鳳洲曰此段正言死生之理十分明白

陸長山曰此段正言死生之理說個自是分曉

楊升菴曰朱文公謂釋氏剽竊其說不知天地[illegible]有一種議

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先有生然後之于死初自無生無滅先有形然後之于離散初自無聚無散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于數也畫止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

劉辰翁曰此類人物佛出世乎西方聖慈於此剽竊

鄒之谷曰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

陶周望曰此段論人以貧富死生之理說如此杜詩云紅上小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大數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

[illegible]曰[illegible]高張以[illegible]樂和[illegible]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illegible]是此章之[illegible]

王鳳洲曰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

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隱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俯遇人形兼得男讀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值喜得男身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耳林類年且百歲古隱者底春

屠赤水曰列子之書皆尊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

王鳳洲曰林類明于所樂文意[illegible]

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壟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我之樂人人皆同林能自適奚其顧人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

田藝蘅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于是者安知必生于彼此便是循環今出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

（于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樂天知命故無憂）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見存亡往復無窮已）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不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莊子云生為形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音皐）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息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而終為君子離憂昧然而死為小人）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古者不樂生而惡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慎行此仁者之所憂縱欲無厭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寢伏也）死也者德之

□□□曰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

宗方城曰苦此一段節為貪生惡死者設然禪家有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說此中又有深意

楊升菴曰從必至死而後定即反身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顛倒之論

徼也（徼音交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于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墨子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于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蓋不免于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生死爲寂寐者眞之溺喪志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者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碼（音致）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靜虛之理即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眞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靜虛而得其所安若至虧養而欲鼓舞仁義求反性命之係者未之有得也）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鬻熊周文王師也有云非一旦頻至而昧者提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遂不亦悲乎）故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

陸貞山曰此段即川觀水以嘆川水汩汩而日變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嘗而不

劉世何人而能放狂至此意

林鬳齋曰此段之意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無崩墜故設爲此問以形容之

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間不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而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昔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麁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于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人之自少至老亦然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云云）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耶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于太虛之域況氣氣相聚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音此）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易曰乾坤毀則

王鳳洲曰易云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

楊升菴曰太虛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爲有中之最巨

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此二人一以必敗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爲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于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爲不壞（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皆聚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去聲）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將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吝賞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未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學道之人不當容心于有無來去也）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身非汝所能有塊然而自有耳）

王鳳洲曰不從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學道之人不當容心于有無來去也禪家却出于此後面一轉舜問

劉須溪曰即前所謂今者吾喪我在何處便是此意

陸貞山曰今天下之如向氏誤聽國氏者豈少哉

有非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陰陽沖和而萬物生故曰委順順理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蛻音稅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委蛻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任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下句照前四句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

林鬳齋曰時利此陶朱公之術也禾稼等皆天所生在於者一身之陰陽亦皆我有凡亦天地為之也

施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同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

鄭少谷曰此段意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為生故如此形本所以為其綫

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夫何有怨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乎非盜哉若有盜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無盜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理不相離認而

唐泰水曰聖人同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知如此殺與其言柳子厚天說之旨亦屬于此末一轉與前同意

有之心之惑也此見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之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所犯之異未為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衆復欲遺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愛吝天地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天地之德自然而已公私之名既緣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楊南峰曰此篇凡九段自首至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為第一段自子列子適衛至之

於息焉反其極矣爲第二段自孔子遊於太山至能自寬者也爲第三段自林類至得之而不盡者也爲第四段自子貢倦于學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爲第五段自或謂子列子至俟至後知爲第六段自杞國有人至吾何容心哉爲第七段自舜問乎烝至胡可得而有耶爲第八段自齊之國氏至末爲第九段首段叙萬物之化生第二段重精神各歸其根第三段重處常得終第四段重以死爲樂第五段重聖人知所與知第六段重成虧第七段論天地難終難窮第八段看生與子孫皆委末段重天時地利爲公人欲卽私故分盜之公私以救之筆力莊子也奇幻莊子也識見亦莊子也與業家不可不讀不可不熟

林鬳齋曰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頗得極對

王陽明曰莊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湯問　　列子

殷湯問於夏革（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夏革字子棘爲湯大夫莊子湯之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無無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今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措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答然乎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并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爲丹穴）

楊升菴曰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一樣語脉

樓廷會曰此亦營爲高遠廣大之言

（斗戴斗極爲空峒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人民猶是也。（如是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南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沿北祝栗謂之四極按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矣知其不異是問則是是矣）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合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于一生不盡于一形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

方者古曰大小相含含容也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也

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爲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度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無窮天地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有形之大者）亦吾所不知也。（夫封情慮于有方之境循局步于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于三墳五典歸藏窮于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爲一宅萬物爲遊塵皆拘短見于當年昧然而俱終者哉）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媧音瓜古天子風姓）鍊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鍊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

劉伯溫曰折天柱絶地維此皆驚駭世之言天傾西北此指化至微妙處若無所益則星辰日月何以見盈縮何以爲晝夜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

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興霸于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爭爲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異同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東深之極耳上句云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聞）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

錢鶴灘曰禁山海名物各樂其極以形容化工之巧不徒驚空之語也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

楊升菴曰五山之仙載十五鼇之三番龍伯之釣鼇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數色主反兩山間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其遠矣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著直略反若崩之山猶浮于海上以此推之凡自有形之域皆浮寄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蔕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 毒病也 訴之于帝帝怒流于西極夫羣聖之居乃命禺彊 禺與隅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而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爲之使也 使巨鼇十五 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 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爲三番 番音翻更代也 六

[illegible]蘇侯曰龍伯僬僥修短之極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數色主反算計也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釣之所用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之方之猶蚊蚋蚤蝨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沈于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 憑音憤大也 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版云從崑崙以

楊升菴曰龍伯之國小猶長數十丈僬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尺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爲定也

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 僬音譙僬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 人長一尺五寸 事見詩含神霧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 人長九尺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人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荊之南有冥靈者 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 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 大椿木名也一名椿 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 菌其限反崔譔云糞上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歛生之芝 生于朝死于晦春

陳廣野曰冥靈大椿菌芝蠓蚋壽夭之極言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有知此廣大之所乎昔由寓言却又以禹益堅三人實之

夏之月有蠓蚋者 謂蠛蠓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 莊子云窮髮 有溟海者 十洲記云水黑色謂溟海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 鯤魚也 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鯤化爲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說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鄰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名彌正反與銘同 夷堅聞而志之 志記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亦古博物者 江浦之間生麼蟲 麼細也亡果反字書云麼小也 其名曰焦

林對山曰鯤鵬螟蟲大小之極是[illegible]人之智又生應蟲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䚯俞古知音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也

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䚯俞古之聰耳人䚯音致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䚯俞未聞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臨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內照而已不假于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溺于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砰普耕反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于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本焉其名為櫾櫾柚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為枳鸜鵒不踰濟鸜鵒音瞿浴濟水出王屋山下入黃河貉踰汶則死矣貉音洛似狐善睡獸也汶水在魯城北入于地氣然也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

方希古曰此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蓋物而觀則其性皆物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各具生物物各全其分然細於蚊皆造物之理孰為異殊萬同此較諸部[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章[illegible]然形若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illegible]陀大上初修行[illegible]無所見輒下山遇人于水邊磨一鐵杵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曰鐵杵可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山修而成道

不執則鈞于全足不斷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僉也其妻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淵曰隱土遂率

此言當以為有志于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可成也

楊升菴曰東坡云發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illegible]恐此事不[illegible]行之不力耳東坡語甚[illegible]

子孫荷胡可反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齔初刃反男女七歲毀齒謂之齔跳往助之跳音[illegible]也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

近若研究得來竟之統二舜之業二湯之又日都文之銳亦不已即此一念也

陳廣野曰衆一一念之誠天帝亦不移其志也蓋寓言足以箴世

曲智叟亡以應（亡音無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于累上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權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音措）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于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于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孀婦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哉）

楊□菴曰夸父亦龍伯之類也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若取以入其書以爲大言之資耳

夸父（大荒經云有人把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須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成盡其分也）

趙凌谷曰夏革說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耶一夏革耶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妙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豈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遑暇哉自此章已上昔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齊子細反）

林茂貞曰此章自極句乃寓言爲之所見也

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喬陟重隴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甔音擔甀直僞反甔甀謂瓦罌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口如車輪許大濆沸涌出其深無底名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于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音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儕仕皆反等類也）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陳深曰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林希逸曰此又因齊國風俗而有感于燕邪之事說此一段話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亾數（孳息也阜盛也）有喜樂亾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儻然自失（儻昌兩反）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

諸家見聞者言幾乎見日而可行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于人之耳目所見者也

張□山曰此語於書中亦有之

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撝作指麾）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于齊國豈知彼國之臣偉于管仲哉）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隱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哉止耳）南國之人祝髮而裸（祝者斷截其髮也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裸力果反謂不以衣蔽之也）北國之人鞨巾而裘（鞨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幞頭也）中國

言出於衆人之見耳

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于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鮮謂少也）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炎本作啖去聲）其親戚死㔉其肉而棄之（㔉音寡）然後埋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方初菴曰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亦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為其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亦見墨子）

宗方城曰此與首卷子言日與天宗遠近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槩定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字林云涼微寒也）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

方壺吉曰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其絕也其絕均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也

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莊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天未必不達此言或互相起予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事事物物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于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隨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莫絕若其均也雖有絕理言不絕也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楚人以善釣聞于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鍼同針荊篠爲竿篠本作條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汩流之

宋潛溪曰此與蒲且子之弋佝僂丈人之承蜩言意相類

陳子錫曰言治國治天下若乎

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頓委縱與之沈浮及其沈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射者且子余反弱弓纖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

其心剛弱可制彊輕可制重耶老子柔能勝剛之旨

何敬丘曰此段形容必累千載人有不得而見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稍通曰一百四家皆自心源出

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氣其用治國矣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

我好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此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治也

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必有然魏世華佗能刳腸易胃煎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

解大紳曰一時無極莫變四時當斂一以聆之也

指鈎弦三年不成章技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雖嫌其數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

宗方城曰此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亦得通四時而且叩且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爲寓言也

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陰凝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冰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絲頓變四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衍之吹

康明河曰鬻歌假食以求食也固小技之雄者又及鼓琴之技鬻歌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

律鄒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而禾黍滋也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韓娥韓國之善歌者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過音戈雍音邕雍地名杜預曰齊城門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

之神妙也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意也

王鳳洲曰此言天下之事無窮

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引聲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一本作十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放效也上聲雍門子名周固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

凡樂皆有造于御者

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己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所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弇音奄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獻此工巧之人也），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日謂別日）。

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趣音趨）。巧夫鎮其頤（鎮音欽又魚感反鎮頤頭也），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瞬音舜）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懾音讋怖也伏也），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

盧解曰偃師所造木偶也趣走俯仰如人歌合律舞應節如人捻招左右侍妾如人木偶而能行能舞偽可發從何出此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何嘗由我種氏四大之說類此

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始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生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詔貳車載之以歸（以道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法近或者謂物無神主邪）。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墨翟弟子；滑音骨，釐音離）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重玄曰此言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 徐曰…曰雲梯飛鳶與雲峰木鵲相類雖稱日謂能巧比之鐵 韻文不足言技能矣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逃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亞次也，一本作必學）。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氂音毛）南。

解大紳曰覺虱如輪即如庖牯學道漸增而見人尤甚異此亦世間所有之事然不得乎學者不可不識也

乃希古曰余嘗游淮陰路分者年七十善射大鵠第一箭中谷身之渠云初收了守漁千六也下後治木鎗汝發三矢射而不中即除弩

李卓吾曰發三矢為豐落地無遠弗之紀昌飛衛堂證乎

李明府曰此段從近第今人稱等嚴紙而躡履者豈知其所自

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覩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射食亦反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强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淮南子云中國歃血越人契臂許慎云刻臂出血也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屈三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諭也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有以了於此不識以為人間之狀且有此神妙光學者乎

鄒元標曰描寫神妙極致

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于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輯音集說文車輿也云齊輯乎轡銜在手也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轡銜之際人君得民心則閒安矣內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閒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太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閒故也心夷體閒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其妙非但施之于身乃可行之于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所之地可不謂然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暱私嫌恨也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

殷海岱曰此言服勝之術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鷇音寇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音陁或音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

趙陵谷曰形容三劍之狀如在目前

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艷)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休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

楊遂菴曰下者言第三劍宵練也

十三世矣而無施于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與音預)晏陰之間(晏晩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方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招一作拈指取物也)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

何徵丘曰三劍果不能殺人耳如殺人則孔周之自取殺也然此術近世亦有之

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嗌音益喉上也)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厭於染反一作壓)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曰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之布(浣音緩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

陳子淵曰世間自有此事而以傳者爲妄是評理也從前鋪設淫此方結以兩句可謂人名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

若知理者也

信、果于誣理哉。此一章斷後面說列王力大本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

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王鳳洲曰此篇凡二十七段其議論大抵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爲此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首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當別具一眼。

湯義仍曰篇中句語每與莊同出於列子又是一機軸矣。

楊升菴曰此章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若出于人爲而非天命而制之

○○○力命　列子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後賢而讓位號曰延陵季子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惠柳下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

王鳳洲曰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于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識之言非命所能制又有曰然者制之

陸貞山曰前段以人之順境爲美歟

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

袁赤水曰此以北宮子之順境形己之逆境

陸貞山曰造事謂所作爲之事

子。秉朕衣則裋（音豎）褐（粗衣也又布襦）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音麗棟屋）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歡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音許）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

劉辰翁曰二子設辭畢分彼此固未爲是乃東郭獨以德命當之北宮之窮有之

楊升菴曰厚于德薄于命能多而不遇也厚于命薄于德遇時而非所能也此能字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能

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子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

何椒丘曰一宮北宮也未聞西門子之言則爲貧累既聞西門子之言則爲貧安貧固不足以累人也

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茙音戎菽音叔胡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左傳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逌音由自得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于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累意）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于齊。

王鳳洲曰叙齊國父子君臣兄弟比管子大匡精覈合而筆力自異

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僖公母弟夷仲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于太子糾襄公大弟小白糾之次弟及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葦入）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即桓公）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

閔讓勝曰鮑叔知我貪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佗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用天命也

無私慾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欲如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管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棠阜而脫其桎梏桓公拜為仲父)而位于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

鄭少谷曰朋友之情其君臣之道寓于此見之

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

林鬳齋曰仲于此時乃舍鮑叔而薦之豈忘向日之知耶抑叔果可薦耶

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久矣可不諱云(言病甚不可復諱而不言)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巳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巳善齊物)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弃瑕録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不以其道逆民而不能納)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巳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要下之無敢)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巳

王鳳洲曰此見賢己善用待人甚厚不自有其德有心于服人畢己而尊人不用其聰明皆得之矣

陸象山曰管鮑之交如鼓而妻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然厚薄之語非實合也借此以形

若者(惡其道之不及聖矜其之不逮己故能兼弃人)民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制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于人物所不與)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物升降者物必歸)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務開見故不替不掌不能成功)曰勿巳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于己而舉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惟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終薄之于終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來弗由

窮力命之說耳

楊甬豐曰竹刑之制子產始而用之既而誅之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皆命也非力也子產亦不自由耳

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著書二篇）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不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自然生自然泰非天福而何）可以死而死，天福也；（死窮不由西虐故亦曰天福）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困窮者甘于死而不死是天罰之生而更死之）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之死而更生之）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懸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必不能違自然）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鬼魅不能欺。（不能違時運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爲）將之迎之。（去也將之來也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

何敬丘曰莊子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此意

楊升菴曰矯氏以人事致病俞氏以禀受出于天盧氏以制之者不可知無論天人季梁以人事致者爲衆人以出于天受者爲良以制之者不可知爲神俶而病日瘳瞭無無施盡屬揣摩之見而命通者謂之神耳

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湩乳計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祀）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天理之所制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

王鳳洲曰貴賤厚薄壽與于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逆理而實非逆理

陸貞山曰此段即能乎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

屠赤水曰若若動而不止漠漠云紛紛若若也欲爲而不爲欲不爲而又爲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

王鳳洲曰即莊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也

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誰能知天意其惟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如已不如聽其自然）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音志）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天（有壽天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順逆（有順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苟理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黃帝之書曰至人居若死動若械（自有機械以使之）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爲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胡楫泉曰四者之人同游于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齟齬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明智之辨也下五段摹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

王鳳洲曰此又四等矜才之人

何墩丘曰此又四等異行之人

楊南皇曰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爲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物莫有礙）墨㞙（音皆猶無賴也自此及下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眞性故也）單（音戰）至（音咥）嘽（音擔）咺（音完寬聞穎）憋（音撇）懯（音急無敷序綴）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音嫪）斫（音酌）便（平聲）辟（音劈婩斫不解悟也便辟言不誠實）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𧦅（音聊）𧫚（音態交伏貌）情露（無隱蔽）𧫴（音蹇）極（音棘讓吃也頻急也）凌誶（好凌辱人也）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音珍欺慢之語）諈諉（累也去）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謂攻責人過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與人和諧）自專乘權（乘用權勢）隻立（自立之）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于道命所歸也佹佹（幾欲貌）成者俏（音肖）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于俏俏之際昧然于俏而不昧然（冥昧難分）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卒起爲外至漸著爲內成）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有動止非我）

楊升菴曰：知命之任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何便與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所以異于異端也。

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怒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自寨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不如任自然）。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中丁仲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及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

何栢丘曰：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卻林以自全自亡自喪數舞之文也。

陸貞山曰：意本晏子，來一番便奇。

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盛貌），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

鄭少谷曰：此段言人之樂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

何栢丘曰：此段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命。

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假念死乎（假作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

何栢丘曰：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農商工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已也。

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楊南峯曰：篇凡八段，首至朕豈能識之哉為第一段，北宮子至易但也哉為第二段，管夷吾至弗由我也為第三段，鄧析至不如其已為第四段，楊布至孰能礙之為第五段，墨㞒

至自喪也爲第六段齊景公至各二觴焉爲第七段魏人至爲第八段首段力與命互相質辨第二段言人不能奪天第三段言厚薄一由乎天第四段言死生壽夭不可知第五段言安命則往來出入而無礙第六段言命不可逆第七段言死不必畏第八段言成敗遇合一唯命使之總之八段俱以命爲主議論尤卓絕痛快

陳繼儒曰此言均之爲人只爲生足矣何用名

林尚默曰此是一轉也

林尚默曰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僞

林尚默曰此又一轉謂名皆僞也

○○○楊朱 字子居戰國時人後于墨子其說在愛己 列子

楊朱游于魯舍于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夫事爲無已情無厭足名奚益于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身名者因僞以求眞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憂勤之弊耶乘其名者澤乃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貪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收聚則已施推恩于君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名目生者實名爲名不得利者僞名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不僞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于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也限也得百年者千無焉設有一者

陳琴軒曰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無同]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于一時重囚

陳琴軒曰此謂不自胃于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

林鬳齋曰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同塵埃

纍梏[手械也]何以異哉[音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任情往復未始滅絕]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不為善近名]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反[為惡不近刑]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者]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同歸于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之惑]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憲窶于魯子貢殖于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

林鬳齋曰歎斷云且盡生前一杯酒樂天云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杯皆有此意

師曠溪曰上言清貞之名能誤善之人此言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養生之道

林鬳齋曰古人死則弃捐之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所以戒厚葬之人楊王孫裸葬而諸侯具之說原于此

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足己之所資不至之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緘]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

陶蘭亭曰閼遏抑而自制之意

林鬳齋曰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此他人一月一年此他人十年不然壽亦何益非養生之道

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嬰殘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涉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

鄭少谷曰死欲速朽爲石槨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

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于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取其奢儉之異）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關也）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

林鬳齋曰積麯成封若土便築糟丘臺是也

林鬳齋曰婑媠娥姣俱言美女

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麯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寐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音烏果切媠音奴坐反）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暱、絕交游、逃于後庭、以晝足（自其反益也）夜。三月一出、意

林鬳齋曰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也

鄭少谷曰鄧析以爲亂真者言其違養生之理也

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廣雅云娥好也）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閒音閑）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

林鬳齋曰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耶環酒色之說似其有理但以其衛乃欲縱嗜欲之事觀之欲盡知嚴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爲此命然禍福在天修爲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衛乃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爲而況今乎酒色乎

高鶴門曰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

義禮義臣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選所好而爲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

李見羅曰敘次參差有序

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進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

林鬳齋曰賦而藏之言斂其資而葬之

林鬳齋曰衆意所驚言衆人則以爲驚怪也

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

林鬳齋曰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

鄭少谷曰言不聞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下萬年亦然也

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于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說今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厭若以爲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

邱瓊山曰此一轉又好

陳眉公曰以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言天下之物而以利我吾亦不取此之所謂爲我之學

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illegible]無所顧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

[illegible]曰[illegible]

林鬳齋曰[illegible]一毛[illegible]十之分[illegible]一分[illegible]之心[illegible]

乎（[illegible]楊子貴身[illegible]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以相答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試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illegible]）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illegible]）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

陶[illegible]曰此謂大禹墨翟[illegible]所不爲而次如此此其言之可乎

陳[illegible]曰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

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

陳寧軒曰在天下之人之中最爲可憐最爲憂苦者最爲危懼最爲遑遽者也

惟荒土功，子産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圍於陳蔡，受屈于季氏，見辱于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

林鬳齋曰天民亦與凡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之彼未亦不知毁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意之迹美矣求書方寸未有不畏損其心者將身至理之言必學美惡之後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

鄭少谷曰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之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惬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于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于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

林鬳齋曰言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知者一時之名否亦徒有若耳

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妖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覺音教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識如字又音誌下同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發，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遲以

速而致惑弃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遙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

鄭少谷曰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乎我力角乎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

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為位(意也)四為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求通)此謂之遁人也(逆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林鬳齋曰身惟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

鄭少谷曰此言遁天背理之人

(不係于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急(筋節急也一作腃腃上音權下區位反)(腃音區出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

林鬳齋曰言人生有婚宦情欲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婚宦則情欲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

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房未反縕黂謂分麻枲衣也)(韓詩外傳云貧者之衣也又音汾縕黂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枲胡麻也莖蒼頡篇云莫耳也枲音洗此莫音思上聲也)芹萍(萍音平芹蒿也)子者對鄉豪稱之(又萍薪也莖萍辦也郭注今蔬也萍即生亦可食也)(鄉之豪)鄉豪取而嘗之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痛也)眾

師楚潭曰以負曝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

林鬳齋曰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

高蘇門曰此亦譏求義立名之人

林鬳齋曰世人既以有名為榮以此為快樂以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所以趨求不已也

林鬳齋曰世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皆快樂反憂苦其弊將至于自殺也

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絞）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者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于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變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哉

楊升菴曰生者氣之聚物之靈聚者終散靈者歸虛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袗帶自枯槁于當年求餘名于後世是不達乎生生之理也篇中全發此意耳

羅一峰曰大意俱見于首頭下是引証之耳

孫月峰曰更錯辨論快絕

墨子

名翟周平王時人以兼名家著書多古奇字非聖以偏曲之見易天下者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于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于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

陳明卿曰假譬雲而流動

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薛方山曰章法甚高
楊碧川曰通篇議論國之所以存在于親士國之所以亾在不親士此等議論即吾儒不能易也

陳明卿曰皆是沈痾

康朝河曰凡人耳出口存心一一打掃乾淨正是修身實功

方柳巷曰此段一句一義凡立志出言臨財守道應物擧刻俱本之所在至反缺體着路也

修身

墨子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擧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修行者也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慧者心辯而不煩說多力而不伐此以名譽揚天下（言不期少而自少）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知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

汪禹卿曰呼應有神

于心者不留行莫辯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沈寬川曰此篇以本字爲骨餘俱反約一貫功夫以開闔起伏言之可謂得脩身要訣

○○兼愛

墨子

陳明卿曰大暢兼愛之說據此則後人學墨而墨

何椒丘曰句句格言

黃貞玄曰觀此則儒墨未嘗不相悅釋退之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說以自榮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
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
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
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
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
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
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
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
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
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
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
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
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
其國天下之亂物其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
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惡施
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

陳明卿曰重而不複取得精明

胡可泉曰從家說到國與天下一層高一層

楊南峰曰一篇主意結在末句

不慈不慈不孝亾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
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無有猶
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
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
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亾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
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
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
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
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
此也

王鳳洲曰兼愛是墨子一生本領自君臣父
子兄弟以及于民即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也諦觀立意自有條理非若後世之
相駁者比也

王子充曰提綱挈領正大

陸安此曰幻調幻思

陳廣野曰此意得之莊子而奇情變之

○○○小取　　墨子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

鄒東郭曰公孫曰馬篇相爲上下

沈宣之曰全是眼睛

殷紫川曰一句一義都隱語

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焉也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

汪有泉曰穠語

鄒彥吉曰幻論

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故焉也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于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于國則爲居國有一宅于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鄒彥吉曰是白馬篇又是堅白論幻甚

林茂貞曰詞多反複意極迂迴別是一調

章鐵山曰首二段勢從天而下可頹然戲播弄

○○○貴義　墨子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于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于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于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于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

陳明卿曰故生貴義無對不貴衆馬亦此

汪有泉曰積饜楚

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

陳明卿曰好精力

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均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于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

陳明卿曰雖黑也亦能之

沈東川曰玄之又玄幻之又幻

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于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王鳳洲曰子衣冠于天下諧甚匠人斵商人布更粗甚殺龍四方奇甚然諧自眞粗自微奇自超

諸子彙函卷之三

諸子彙函卷之四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蘇潁濱曰管子之術與商鞅卑

管子上

名仲字夷吾潁上人也事齊公子糾及小白立糾死管仲囚焉鮑叔薦之桓公既用爲相稱之仲父若一匡九合之功觀其亦深于學者第其治齊僅一時不能再世爲之慨惜云

○○○牧民

首段綱領次形容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

顧同旨而謂之近理較爲可行

張賓王曰篇中或相承或錯出古人不拘一法如此真鑒二經國之

楊升菴曰杜預云管子名巳氾爲營從熒野本民如熒

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教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營營當爲熒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

矣

楊升菴曰校乃相角計量之義直是不尊君非止效也

楊升菴曰劉績謂維網罟之綱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不知維繫絡也無繫絡故傾危覆滅隨之夫一繫險一分亂且亦有維

繁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皆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三段四維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

是之意固合此無他術耳

楊少春曰能佚勞句正爲下一段伏脈此言政下言得民之効

詭隨邪枉無驁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政之所興四順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子平康能佚樂人反其危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于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

楊定宇曰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張賓王曰此章整三二疊起興並又是一格

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涸竭也）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

朱大復曰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在氣調古人心後人心宜古人以質為文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說而辟亦運之漸然

張賓王曰此等文已到絕頂處所稍異于訓詁者只體裁所駭

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

朱大復曰六親五法不見明分段落此類但解其義耳不問其目

楊升菴曰正言為親反言為法親法錯綜此散文妙處極也

輕難量民力則無事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為鄉之跡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字同此）以鄉為閭閭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一親）以鄉為鄉（二親）以國為國（三親）以天下為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身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

朱方蕖曰說牧民之君當任官驟賞覈實

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照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素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

王漢臣曰：分如因天分地之分，謂料理處分也。知時，生財之時也。

衆(言城郭卑陋，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于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于時而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也)。緩者後于事，吝于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九法也)。

眞西山曰：政莫先于得民，故牧民之道在順民心。

朱大復曰：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鼻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凛凛，要于持國畜民，多于政而薄于道，寄于權而潤于仁，于王遠矣；然于强猶絕屬，于系太宗也。

錢鶴灘曰：首段凡三轉意。

徐貴王曰：[illegible]

○○○形勢　管子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于而祈，祭享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位，天下可方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平載行也。所鄉方也，既無所從，故無怨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在昔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

[illegible]

朱大復曰：無狀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是以實言有物而行有恆。

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承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不賓敬；燕雀謝集，喻常細託，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加)。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

趙定宇曰羿非射三句言君子揚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弦弓矢操轡斲削之末

宗方城曰一篇道理

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肄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轡跡偏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懷遠方也觀于近者貴于恩厚不在于慮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訛譽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譽譽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讒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讒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

陸貞山曰此言遠大之圖不屑近小

顧憂謂忠事勤臣道行如此者可致于道者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衆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事衆必比之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延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訾食之人憂嫌致務故不能肥體也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

張賓王曰管子所以飾霸佐路

趙定宇曰意倦則不能及時成事操要則忽然成事故曰疑神於能審內外立誠要之神則怠悄不及者亦從而能矣

楊升菴曰神者在內四句乃虛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事，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途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懈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難無形常在于內故日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日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毋曙而成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為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

謝[illegible]曰[illegible]謂氣似下有[illegible]持

楊升菴曰極言盛衰轉而右賢淵然非生推南之而小家之祕品乳

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

徐士龔曰自天地以及萬物間背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天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志是非故無來往之譏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驗人主過由巳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巧者有餘

朱太復曰必然之數如影與響

楊升菴曰不與神隔見與隔神微乎微乎知我者叔有似乎見而定不見乎見與者皆之求也有至在此

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強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

張賓王曰萬民飛集注此一聚

者之大禁也

朱大復曰此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敘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簡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爲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奇造乃爲弔詭哉斯降而伯矣管生一生内寄轉移作衡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王無令人不知而伯惟恐令人知矣

王鳳洲曰管子之文多以單重峻峭勝此篇獨多長句之致

沈貞子曰權者所以知輕重也

人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可以爲國故須修權

鍾伯敬曰此段是輕重所係處見權不可不修

權修　管子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亦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

王懋竑曰喜作[illegible]必罰則人不狀不信不必何所往而不用其狀也

[illegible]曰自起至此連用十三[illegible]之證

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形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見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耳以率先于下耳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偽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然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

陳廣野曰省去一轉字法便異

姚大章曰此疑人君當為民度量二字

王陽明曰[illegible]

章鳳山曰林者衆則市無游民是爭民也黃金貴則穀賤是爭貨也

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貨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貴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

胡鑑泉曰府猶[illegible]分倒錯置歷歷有法

陳廣野曰終[illegible]如實祿

姚大章曰此[illegible]河之東齊流到海也

楊升菴曰古今婦寺之禍蓋志

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于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輾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

宋大復曰獨王王孫也貧賤聞正也日不足政也

淩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業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貴是）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

楊升菴曰凡牧民者

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逾十年漸就恃倖做日十年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日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者王）（貪神游設激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數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

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

丘瓊山曰前列五段而此總括其之此書多精實處

王陽明曰前結五段此又總起底以三段賞爵服重祿賞審授官發之

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鍾伯敬曰前叢按後支支節節如解羲見總結不敗因一束非以一篇大格

朱大復曰。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曼衍申承似墨子。長支悠靡似荀子。

楊升菴曰首段言立國

楊升菴曰此言大數

朱大復曰釋地者歟本陰陽者借天以彰地似不可分曰陰陽

趙定宇曰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楊升菴曰發正地所正陰陽此更入神

○○○乘馬　　管子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廢于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夏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

宗方城曰爵位歸于治理乃爲爲國之利也

王漢陂曰此務市事

楊升菴曰名言要言

趙定宇曰此釋黃金者用之量

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黃金者，用之量也。（節量二字當爲眼目）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

也

楊升菴曰王用儉伯用蕩王一儉而足千乘也其兵財皆出于侯伯居儉後之間所以使金貨相重以流而後可以積富用民王者一家伯者致鄰其華朴不同亦勢也後侈靡篇論辯也謂侈靡可以興國則誤矣

胡定宇曰此釋諸侯之地千乘

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
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
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
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
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
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
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
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
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之國器之制也陳廣野曰下從地引入器制總申千乘器制不可分截遠近推闡又合入古文之妙

張賓王曰古人制地定賦之法詳盡均節如此

胡定宇曰接此一節言土地殺中品不可食者

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
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
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
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
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
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
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
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
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

而除之紀其可食之實不可定論廣狹也

胡栢泉曰叙次官制邑制事制器制連環而下如六花八陣無隙可乘

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
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
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
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
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
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
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
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
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

賀小春曰管子治齊鑄山煑海以富其國此均地以實數亦是足國一事

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
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
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
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一本作一升
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
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
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
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
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

洪頤煊曰此言田之旱潦以爲衆之計

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瀆 瀆所水也 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 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 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 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 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 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言地高則難潦故日十仞見水不大潦地低則難旱故日五尺見水不大旱 當潦之時若高亢也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 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 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二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四分 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 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内。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 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 若此者預食農夫之功 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賈知賈之貴賤。日至于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

朱大韶曰古四之功

功能。日至于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智者 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以教人爲工必以巧者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愚智之人盡曉知之 然後可以教人也 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

閔凡湖曰：此論聖人當務教民，推陳出新。
董海陽曰：下之難治，以其智多淫佚之習一啓，雖欲分之，將無所托業矣。
楊升菴曰：二語妙，于上好下甚。
張玄超曰：言失時，警絕。
張賓王曰：宕。
王鳳洲曰：管首論立國，而末結以地里得立國之首。古文不省字，此類可見。

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用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數也，上必倍之也。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朱大復曰：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旨，中分段落，末極論名分定制，總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繳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大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陳廣野曰：經國之手，應世之文，當事者討之。

李見羅曰：其法比周禮似易操切，而[illegible]權[illegible]，支離條理確然不易。後世只從什伍之法收司連坐，民乃重足矣。
趙定宇曰：計，上計也。及，坐及也。

○○首憲　管子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也。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也。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眾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趙定宇曰若無著也必偏罰著著其名

鍾伯敬曰文勢如虹觀而服處綱當繩縱通動筆力俊古異數爲絕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偏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藉于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

孫月峰曰今重憲事皆令出令不從令俱罪無赦親近不知此故未行而豫頒上下相警

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

後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朱大復曰：即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特其須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黨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與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正載其與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尾倒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爲後代典志式。

張賓王曰：敢斷不戡。

舒國賓曰：此篇七尺七正七轉，說七聲未久，以七不可結果之，紓迴轉折，知暨七阪。

○○七法　　管子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

張賓王曰：此正天下之分也，而若不相粘，然騎出奇甚。

丁後溪曰：十字中該括治國彊兵勝敵正天下，而部勒尤整肅。

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

張玄超曰：回看……不走作。

朱大復曰：決塞也，十二事相反成量之決塞之，凡以利民。

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各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

陳賓野曰：七法數序之文，未見予應以七喻見奇。

楊升菴曰：七喻極奧，以前文不變，後文不變，此不得不尔作奇，乃見法不刻板。

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擔竿欲定其末者，必先靜其本，本不定則其末不定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也，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

張賓王曰招之衆倍拘之衆必則效服之必愈叛

吳秀水曰又一層作法其可然烘

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于心術，而欲行令于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于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于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楊升菴曰：轉出轉粗，轉開轉大，後立七目爲分疏，爲設喻，末後反振作收，絕妙文字。

楊循吉曰：管子明於正天下，而齊僅止于伯者，蓋七法眼目惟心之一字近，餘皆伯術也。

焦弱侯曰：每轉用一譬喻，一轉一譬，七轉七譬。轉如懸水，譬如流沫。懸水欲急，流沫欲迂。一急一迂，似此機軸，從何處來。

顧東江曰四者之傷勢所必至誠理之所當察者

徐薇菴曰自古國家不治其不由此四者傷國之事非一端矣

朱大復曰四差跌結上人君泄見危另揭起下君不審則失臣

楊升菴曰另一小生關鎖法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百匿，百官也。言百官皆爲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于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反將重臣。）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勵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國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言實不進，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

陳明卿曰富貴之主視君實爵爲輕提君尊見危國不可以爲國未有奢靡輕發者有國說于敗國之君也

三蘇洲曰上不爲重實四段是王說此便不分部伍

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弃是貴于實）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亾故齊謂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齊所愛而存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衛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違于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于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身堅其羈縻）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皆得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義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朱大復曰强國必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强而後兵强故未有不兵之强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

顧東江曰歷陳賞罰本於明蓋而驅諸于兵戰通篇議論主此

楊升菴曰節節頂解即以經解經又是一格之妙

宗方城曰前七法委曲周至矣此四傷又於七法中看出來故首處提起下便絡繹言之纍纍如貫珠推究弊源令人鑿鑿傾耳

張賓王曰八無敵具爲兵本末始于富國中于形文卒于選將

兵數

管子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尊立意存之若無財士不來故存意于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上將上拙上卒勇怯存乎明于機數，而明于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

張賓王曰題乎臺起

張賓王曰尋之無迹

孫升菴曰又添解此一句妙

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于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

朱大復曰機數之明中權也精鈐也此右與將兵之大明于將小明于計衛運籌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衛庫衛主運轉庫主藏兵機也

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徒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麼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應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暫廢而天下莫敢窺竊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遠人以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于心無令長耳目所得則天下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其選精而簡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

孫月峰曰精鍊不可易棋

張賓王曰[illegible]

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以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布公教邪遷徧用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此衡也或曰觀當爲勸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于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知音智必立于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

楊升菴曰嗇則費之無用無用甚于岸乃其費也

丁晏洲曰此盡正法本意

嗇則費（嗇於用不次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故人來陵其費更多嗇惜）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叛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大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若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辱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頗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既能正倚化邪歸于正直）令往民移（如此化出令從往則民移）法天合德

趙定宇曰當作悅眾在愛施有眾在廢私有字屬下為是上句有悅字

（天之資於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于下無施于下在令有）眾在廢私（將齊眾在于廢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朱大復曰版法典訓簡邃精言也品貴與形勢相班又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書經言多此體他近于傳矣乘馬敘事此立訓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張賓王曰格奇文奇名言如屑世宙大觀

楊升菴曰極奇麗靜轉而古質渾然非先淮南之附子家之神品也

○○○宙合（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管子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

張賓王曰管子之文之最奇者

[illegible]

鳥飛準繩（第八舉目）讂充末衡（讂火縣反）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芳無反）擿擋則擊（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和味　朱大復曰：五音出聲為陽，五味出形為陰。君陽象也，臣陰象也，故言君臣之分。

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皆有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而臣守任之而無妄也。）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幸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廢，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準壞險以為平，（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也之法用鉤。）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

楊升菴曰：夫婦和勉，經籍之家也，亦以一喻實。

王鳳洲曰：此解第二章目。

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以之亂，以之昌，治之故也。）湯武以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刻。）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循之所出，善者思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法可得循，思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思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思為善者輕。）故諭教者取辟焉。（順人君善既備，類何所之哉？則求者無不善也。辟者取法也。）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淯，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廣厚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又須廣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當順而行是，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來者則不可掩，故先驗之以其可。）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思義今息改也。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苟藏禍心，故不可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有識以戒。）

楊升菴曰：不究不塞，皆行也。究大則僅入而不塞，狹行塞則不入。自迹求者，不可久貴之道，誰求行者而往，若流水是謂多備。

朱大復曰：僊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而變，變而通，通而複常矣之。

王鳳洲曰：是非元定交而必信，此規軸之去必通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測處，備無豫而篤于從，不戒而行，行必斃，必痛矣，故曰將卒而不戒。

張[illegible]曰老子之言[illegible]管子之論不異語正相似
張賓王曰巨獲作臣獲
李見羅曰此解第三卷目
楊升菴曰二十字爲一句涅濡猶人偄濡

告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應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應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故物盡發于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則闕之君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濡涅弋涅反取與之必

陳[illegible]曰以下文未現奇陸離春秋之貿古戰國之際會合縱說難按下來亦見此文字

因于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作免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于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菑也賢者不遊亂世更紹刑讒何業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以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

宋方城曰此即隱居求志也論議以奇出之
李見羅曰此解第四卷目

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于紂之難而封于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瑒琅音浪瑒音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

鄧定宇曰語俱奇
李見羅曰此解第五卷目

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關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無怨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怨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根積非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為怨者所以止此忿速濟

李見羅曰此解第六條目

斷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旣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于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動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汶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曉當須宜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曉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

李見羅曰此解第七條目

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于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曉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放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

李見羅曰此解第八條目

辟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墮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于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

王守溪曰入神

楊升菴曰此管子自道也達則通解明備

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

李見羅曰此解第九乘目

平以准（平准偶家居必聚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遙發道必賢也議欲理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讓充（讀火縣反遠也）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日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

朱大復曰繆過昏憂焦思慮煩聰明而不恢則才技反妄為虛曰伎苛

李見羅曰此解第十乘目

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讓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于金玉馬女而忿愛于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亾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

宗方城曰膚君自賢自雄如桀紂始皇是也

楊升菴曰句奧

李見羅曰此解第十一乘目

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亾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王處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亾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

張賓王曰人之富作令殊方為句

（指意要必得此然于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于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于天地知不可畏汲云不上一物功用無方旁通于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旁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雖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範也）聖人由此知言之

朱九縣曰此解第十二參目

陳廣野曰此特蘊有賦語其驗入後之筆耶

宗方城曰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直分作三股

李卓吾曰解十二章目止此

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諭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于交序有司以爲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湊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泉逾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漢谷小旣停薄隱至而泄難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

朱長春曰此至末解第十三章目

鍾伯敬曰萬物皆天地覆載之中宙合之道又包天地之外

張賓王曰山是乃冥字之誤

之有楟（楟當爲響）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不泰無爲而至猶鼓之含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爲響象天地應德爲否泰也）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從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絕纖乎愼其所先天地萬物之彙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纖纖戒愼先天地以調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彙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彙）宙合有彙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大地行善故彙天地也）天地苴萬物（苴子餘反）故曰萬物之彙（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爲彙也）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人地下包絡天地爲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土能無倫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彙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重若彤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崇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

朱大復曰先立綱領後解作傳[illegible]

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道言之方名名曰宙合也

張方洲曰管子之文各篇各出一格尤奇者四稱七主問小匡及此篇

陳廣野曰上春秋下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觀古物宜深玩之

張[illegible]洲曰有氣則生言國家之有[illegible]而生[illegible]規模[illegible]也

○○樞言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言則慮心而發以變而無上其用苦賾

管子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出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謂之大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為功氣以生成為主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矣須立法以治之在于名實相副故曰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

王守溪曰貴者用三者此主要所當重者務謹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者[illegible]不能自立[illegible]心珠玉寶玩輕重倒置矣

楊升菴曰[illegible]珠生乎[illegible]

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天地者民之君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此三者則尊不慎則卑以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以城郭險阻則寇盜息蓄藏則民無飢故為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不可遠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實多而益少故為末用

用之生四也人令能應以生難制至四情用而不用我曰立而不立

聖德對曰世主以珠玉爲寶然此死物也唯知上所云乃生而不死者其言而不左右與上句對但而以繫于下此章法之妙也

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實與器立而不立者四夫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蓋藏王主積于民蓋藏無不足霸主積于將戰士辛勇衰主積于貴人蓋其亡主積于婦女珠玉迷其亡也故先王愼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

朱大復曰從定者勝

許子參曰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是自守自保之國

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于人加名于名者人亦加之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之于人者人亦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賞與之國幸其名利推謙無聊不爲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

張賓王曰龍蛇五化蓋如蛇則鯛賓之龍且爲朱大復曰一龍一蛇一日五化閒處而無所敵無遇二一以貫之也不化則一者遇遁之時即二次不變從不二過義亦如是

也常親人與之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俱進退勞佚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愛甚不利憎甚不害故先王貴當必利必害貴周深密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獨擧不擅功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喩多先王不約束不結組約束則解結組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組有約束故可解有組故可絕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疏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親從向背親疏向背是分別其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餘目不明餘耳不聽苟非時利雖有餘不用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擧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

孫賓王曰餘耳餘目長耳目又曰聰明睿智天子之容

孫今參曰以禮法爲治其說是

張賓王曰可慨

楊升菴曰前後故先王三字十見則首出是故先王四字爲振衰領

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紂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

張賓王曰坦坦之功養矣之言

嘵嘵之德蹄中之紋紋鉄中之錚錚者爲之

楊升菴曰豚豚所謂圓豚行圓行也與上句紫紛紛二句亦相紫

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得而闚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今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心思之無令人識

朱大復曰動作無朕卒來必備機心那神明先覺不爾

朱大復曰結體奇透清異奇

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得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得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亾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

鄧貞山曰以七勝六殆發運說

朱大復曰青古高待

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

吳龍卷曰管子此旨余似老氏而此段全然老氏矣

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

張賓王曰語足千古

朱大復曰龍歎祭以宅塵概何從知之乎

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

朱大復曰老者畏事吃者畏言

事之不欲為事，吾畏言之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朱大復曰：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附于道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能如飛鳶，心計小夫，非大豪。

朱大傳曰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爲之其說計察其文刻廉致無深淺言多索盡先秦文如是種種猶苛宅神王

八觀　管子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閈里門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愨愿；禁與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愨愿正說大意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

郭東野曰此是八觀冒頭後鋪張八段規畫必然之害一一相應。

張賓王曰以上泛大意以下分八觀

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人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揜匿如此則自然[illegible]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先王教民以善而民自治其省刑罰莫不感化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

朱虛垒曰國之本在農民之衣食于是乎生國之財用于是乎出草田不辟國貧民飢勢必至矣

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汪南溟曰齊之富盛甲于諸國分明是計山澤之利觀此可見

閔午塘曰桑麻六畜雖微農之外惟此可以足國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子見反茂艸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稅也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六畜等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

吳用卿曰重重複說而愈出愈新

鄒定宇曰財之生也有限用之費也無窮侈用財從何以為圖

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于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可知也

袁元峰曰此計地之廣狹利之多寡以及山澤之貴亦計口度地之法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

楊升菴曰此一段自是管子長目

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小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糶也）粟行于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于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亾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亾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

鍾定宇曰舊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遠者衆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衰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

陳廣野曰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三年

矣（時既大凶無復蓄積雖相振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通法什一而稅周禮之法今乃什三而稅無事）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亾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什一師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山林有禁）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

鄧東野曰此下歷說山林川澤有禁推歸在農事上

錢鶴灘曰一轉住又說起如波流縈洄瀠浪疊湧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艸木雖美
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
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小大之正）
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艸木
愛魚鱉也惡廢民于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
澤之作者博民于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
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
財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天下所以有其生各由用力也）
之所生生于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
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
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
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
（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
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
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
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皆效上故人莫不化上）而
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

孫鑛溪曰從前說到此方轉說作結案

彪門河曰小民習俗之善否由于上有以化之使之得其道耳

治亂之國[illegible]

瞿文錦曰入門閭之外[illegible]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擾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
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
（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姦故）場圃接（易得女子交通）樹木茂（易爲姦者）
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
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
（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
（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當以長幼爲齒）
（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
不及行貨財行于國則法令毀于官請謁得于
上則黨與成于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
此亾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
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入
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
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
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功多則居于衆上及行祿賞籍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
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
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

王鳳洲曰祿以賞功爵以任才强國之治如此若有功而祿不稱有才而爵不任則賞祿不審便嬖擅權左右請謁所必至矣

李卓吾曰此覆說上賤爵祿不審之弊而文勢疊下有波瀾

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使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

唐荊川曰此段論行政使民

陸貞山曰政教號令致治之具法賞罰而令賞信者則民不爲病信則民知所守乃爲國圖要圖

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于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嚴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亾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

王守溪曰賢才用而富積多此治國之本務

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亾也有者異姓滅也（其有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亾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敵之國不畏已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

張東沙曰人君悅諛惡諫疏積家苦多交與足情要不在敵而在蕭墻內矣

張貞玉曰萬派歸水注此一壑

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故也）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毀滅）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亾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楊升菴曰觀玉者厚薄尺寸廉隅色澤瑕纍光豔不欺以髮故能定玉之價此文之觀國亦然

孫月峰曰無一句放閒無一字遺漏無一句一字不反覆推明無一句一字不結束極纖密極流暢

王鳳洲曰八觀篇首作冐頭下分八段第一興廢事第二桑麻六畜第三宮室輿服第四師役國費第五習俗民風第六朝臣貴賤第七威嚴寬惠第八計畝民產全篇幾萬言而末以三句結之大意直是七法註疏而筆氣嚴緊句調蒼鬱隻字不輕下

孫實王曰從空而下

朱大復曰嚴毅然四段意脈氣參自是相映發

楊升菴曰陡然又起一勢

王守溪曰上條險于殆句句確切人主不周密又頂上句不密來衍作一段議論

王鳳洲曰擬轉筆頭便已收住

法法　　管子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于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行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于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

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無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

楊升菴曰另起

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有罪
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故曰赦出則民不敬（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畏非遂而何）惠赦加于民
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恃赦也）故曰
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
（善自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
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于民三
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
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

楊升菴曰又另起

趙凌谷曰求禁令上看得并行騎大關鍵妙

趙凌谷曰照上三欲不節則上位危句

其得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
（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
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
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
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
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
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
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

朱大復曰必然之數也如舉典

朱大復曰毋怪嚴言是行自允

井洲廬曰嚴議令之誅亦足一道同風

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
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也）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
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得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
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
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
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畫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
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
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

錢鶴灘曰行令正所以養民令之不行法外之民也故三欲中行令尤重

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
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
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
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
合于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
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于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
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
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
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

輕患而傲敵。三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大復曰：管氏法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

諸子彙函卷之五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叅訂

管子 下

○○霸形

[illegible]曰此是一片文字首尾[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後列國[illegible]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借飛鳥形起圖伯心事 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 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于霸王哉 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

楊升菴曰[illegible]言是

孫月峯曰[illegible]論

[illegible]曰[illegible]治[illegible]本得之矣

陳明仲曰省刑薄歛使民以時行王道之要也霸之創伯亦此也而齊之所以止于伯者行之未免雜于功利耳

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言不敢專擅自恣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于太廟之門朝定令于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

朱大韶曰叙桓仲君臣一段佯疾不救以恣并諸臣事調笑色狀二如畫直臣諸以慶四言鋒捻如陣法如聯傷如射覆叢中敘冠瑕邪王相見一段情事略相當

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恚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于元反榬所以縣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羅者數仞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

張賓王曰元音究竝

顧東江曰數陳哀樂令人聳節

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笥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樂音洛下同）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鍾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鍾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

三界翁曰慶字屬前哀樂
孫月峯曰法古太公多用此法
宗方城曰三國有難不救至已亡而分定之蓋較之為力難即為之其功小定之為力易一樂

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縣音懸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于彊者勿與分于彊（若救三國是分于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于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

之其功大功利之術巧矣

張賓王曰文甚遒

楊升菴曰令其雌雄有喪寫文任有字

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若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緩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緩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雎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

丘瓊山曰楚欲吞宋鄭其患齊欲謀事齊其機隱而微管子其吞食上國不難矣

三上屢涉曰定三君臣假以爲服楚之端

楊升菴曰一篇之事皆定于不

故只定于不交桓與中折于楚而仲父之所謂謀算者也

朱大復曰全述賣寶服國文如此

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于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遇會也）至于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朱大復曰文奇事亦奇因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大上貴德陰陽轉移仲父之所以匡伯也

朱大復曰召陵之師兩君無過也安所今又安請宋鄭安有百代城文係乎

協升卷曰成云 於其大累或云 即大主一句是其 用筆閒如畫 陳辰野曰是篇 錯雜北往來先 景

朱大復曰一冷 語急上作結先 秦文此外無此 體

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于河濟、涿、自遼東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曰，衍兩川，使永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于南（自伐秦而遂存晉于晉之南嗷曰陳府），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朱大復曰：都虛言虛事，爲美誇張，戰國法家流之託筆也。其文亦戰國體，華宕雄駿，如出辯口。稷下諸先生爲之耶。取辭焉善矣。至散散次，如不關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張賓王曰：文極高古，前後結搆最嚴密，而鬆處複處往往得趣。

問　管子

協升卷曰問所 有本文以立之 經如後題而文 妙于康卅

朱大復曰易訟 無訟之謂也

協升卷曰行此 處

協升卷曰大小 一體求青者宜 於法鎬守保者 共辨一乘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所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士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今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從），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言給其餼廩之數餼生食廩米粟之屬矣）。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

王鳳洲曰緣稽覆是圖之至要

莊定山曰篇凡六十七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士人問之鄉子弟益圖政其急乎農桑也

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

吳甦菴曰問弃即問衆問族即問收深哉養子王

丘瓊山曰百行以孝爲先鄉里以孝聞可謂盛朝之美矣不朝何以勸孝

陳履齋曰警題一節

家。問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

瞿昆湖曰戒逸則外人之田宅當問而游惰亦國政之所宜禁賑貧則大夫之所責當斷而貢素亦致其所宜察縣以代耕禁田餼而理事者力所難田爲人率不力田而弋獵者法所不貸故率斷圖其有尊

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責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集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于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

徐巨源曰行伍備器用計冗食考稅備救卑取敵餘務備矣

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溉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紡績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

王念孫曰修行之士當爲百事之士[illegible]

許維遹曰兵車[illegible]之[illegible]政所保[illegible]不一而足

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分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

張[illegible]曰[illegible]下[illegible]二[illegible]而以[illegible]字

[illegible]曰伐材必[illegible]以備用本所以節[illegible]

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之造以鉤挽弦所以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此其器物宜修者于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

[illegible]

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陳之以爲行伍當慎而臨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備考之以知其羸不而有默勝至于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知其數也以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云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必合于時義然後爲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所以教人及選人者以何事欲知其數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問其官位及執官都之職者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可以益人者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遂封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遮通路有所遮閉

[illegible]

未大賓曰制地合上問爲一篇以地市闕三者大而較政以君曰申而結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釋之即以問之也至遺則疆場與守有當某其欲令曰制于諸之此則政與上指問合總關淺宗曰地市還之以君所中

而爲防礙者絶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絶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人謂其國內盜賊滅跡啼者除其幾也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此言故言曰法地以爲政故曰地德爲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覆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言貨出于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已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於山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

布帛三官關市紀綱繁複多關以外則從遠以鄙爲主總之皆地政也故曰制地

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一保其國。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告之道路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征于市謂行商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虛車謂空車不載貨賄者也徒負勿入。徒負貨賄寡故勿令入其征以來遠人。以關征如此可以來遠人十

其德謂曰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多寡之以親外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欺而觀聽者不足因欺也

六道同。齊國凡有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謂出入于關者身之外事既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而從令皆當要其名之虛僞也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又須知其事以考之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須以其外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觀之則權詐之人無因而姦則無敦於權人。

詳其外曰親德厚和結之以順其外不問其遠近此謂親德

以困親德。以致猶成其厚也按察行則國無欺凡此人所掌行國則不惑。行之職也。不生故曰國親德以困之者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親德。可以致厚而和構結四國之來皆以順親德故曰以后鄉四極。向四極結四國然後誠信四國四極而無安

之令守法之官曰行。又令守法之官曰度必明行遠邪無濫其失經常。制度無得失于經常其要行之時必明其

茅鹿門曰。管子問問禮。屈子天問。問氣化。柳子厚問。問典禁。此問。問國政。皆希世奇文鄧定宇曰。伯國之道。用兵尤要。凡六七十問。而兵戰之事。大略居三分之一。故于篇後尤爲加詳者。蓋國治兵彊。方能朝伯故也。

宜須先曰兵法篇云厥向必孫者法厥審利形而不死者敷[illegible]備利而厥不敵救也敷[illegible]備利則有制也法度[illegible]則有守也又曰出入異塗則傷其[illegible]深入危之則士自[illegible]與此合

○○○地圖　　管子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轘形若轅，而又轘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渉，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境埆不可種蓺，殖謂壤用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于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爲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

未大猷曰私行屬厥賢句所謂供給當何守國中之理也私相或用私財供軍所求如竇嬰李

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審天下，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王鳳洲曰：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王鳳洲曰此至實得肯綮自爲一段蓋刑賞固國之大事輕誅則傷猛重誅則失懦二者之害其究一也

○○○參患　　管子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據鄰國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邪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三軍當一戰。三軍之用可當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楊升庵曰此又以兵與刑并作一小論緊而評之

朱太復曰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累盡之害最何至不亦哀哉師者尚勝而貴計日而覘

茅鹿門曰計定而出兵雖無天時地利亦能戰勝攻取故曰謀

一師期一戰之費，一師行十年一戰能盡之蓄積累代之功，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十年之蓄積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則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驗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于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境；計未定而兵出於境，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故亡至敵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

於廟堂之中勝於千里之外

蜜中峰曰說器濫惡之害一一切中

朱大復曰：[illegible]兵也成兵成勝也，借一者義不還踵，句戰之路，[illegible]之鳴鏑，往夫也，席耳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illegible]，[illegible]夫亂三勝，不文能可求，左卑之教，叅陸生之[illegible]，[illegible]夫也。

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楊升菴曰：題曰參患，文暢言兵計耳。狃于強弱二患者，心迷不可以計；二患在亦有不能計，心不狃而國無患，乃可以計也。計在神明。要心之二盡而數之一，起乃可用也。文中其數不出于計一句。妙房解好器成夫，其語妙入神。

陳廣野曰：參患談兵處，佳言欵珠屑玉，膾炙後人。著蔡雄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祕矣。

茅鹿門曰：論兵在乎先事，許多意思，[illegible]而後[illegible]智衆，[illegible]不可及。

朱大復曰：散金財，爲間諜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勝[illegible]通兵之要。

鍾伯敬曰：引此二段，明兵在乎先事。

孫月峯曰：所以伏機先於發。

制分　管子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爭者。）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技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今既舉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築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今主者有所征伐，天下之衆當日一間候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今，或散金財，有所募其間候之也；或用聰明，度其不度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倦弊，倦弊則不用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

朱大復曰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敵以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之勢敵之堅亦瑕矣孫子三駟之法也

趙定宇曰從禮屬上句

袁了凡曰兵以乘瑕攻昧取亂侮亡若敵不修亂城池完固則無瑕可乘何以爲事

也所乘既脆然光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則以士卒卻爲堅者脆弱故也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刃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刃游理閒故刃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不行天道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以半可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此半謂先覘之也行謂行其城池彼欲以軍爭而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

趙定宇曰待眾上屬又註集作待字爲句

袁了凡曰從來珠聯璧合自極精研

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北去而不可止敵人雖眾不能止夫既不可止雖眾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必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富而強未必能強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

理制天下有分

王鳳洲曰此兵家要務篇中一句爲一事關係奇祕用兵背他不得

陳廣野曰字字精鑿制勝應變談兵者管氏其神乎此孔明所以心師之也

楊升菴曰以從[illegible]

鍾[illegible]曰以爲不善句言人之[illegible]豈可遁逃以爲不善也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之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使媚者善掩其故而飾其非也）故先

張賓王曰上在[illegible]然下起突然好知正矣

楊升菴[illegible]

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于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弃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人弃之走故畏）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所以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辭託氣滿而

[illegible]

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滿華今人愛猶不得美名況于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嬙施雖美而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譬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徒去于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嘗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便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

汪[illegible]曰起似一日下分明至桀紂相形貫入君[illegible]言

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日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于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于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怨。反之於身則

楊愼夫曰[illegible]

楊升菴曰感人[illegible]

楊升菴曰既感字妙絕

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覩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愼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于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于君人內外盡善所以感之于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于人矣以遜接人有何失乎何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尚不得況于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重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之理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

鍾惺曰恭遜敬愛辭讓六者此論甚爲近道能以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無所不感無所不化者也

[illegible]曰用意剴切[illegible]此段收結一道[illegible]

張賓王曰此篇管子之言也此後從人追叙此段叙事亦有叙[illegible]可思

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責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請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

[illegible]曰叙桓公始終所[illegible]

[illegible]曰管子[illegible]詳實以事[illegible]可當[illegible]史[illegible]

朱大復曰外以務爲內以蓋虛自古小人未有不由此[illegible]亦未有不[illegible]見本性者也

臣聞之，務爲不久。（務將爲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蓋覆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于死必將敗復本情未有能終爲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僞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之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悖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

歸大來曰桓公用管仲則伯用四子則亂賢奸之判可不慎哉

朱大復曰前述桓公[illegible]管子書本行也知是[illegible]則[illegible]亦知是

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于策請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始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尸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吳[illegible]曰此小[illegible]管子曰[illegible]

張賓王曰：娟娟乎其靚也，奕奕乎其舉也，津津乎其液也，曈曈乎其鮮其曜也，瑰辭也哉小稱乎。

羅一峰曰：名言名理，剌骨之談，此與秦誓相表裏。

王鳳洲曰：言者倡和之声，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失天之隨，則非有隨也。本隨則失上，故不可。

莊沒谷曰：微詞奧論，卻似老莊手筆，物來順應之妙如此。

莊河濱曰：陽二平二境界。

白心

管子

建當立有（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以靖為宗（靖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縮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收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于喜，人行罰于）

丘瓊山曰：似老子道德經語頭。

朱大復曰：內兵惡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入身，殺聖人數。

兵兩權者，兵從敵而勝，禍從身而來。

姚雲川曰：以有餘不足論道，直似老莊之言。

（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滯，故聖人無事也）。闕 不可常居也（居必有，則而不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柔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于身）。兵之勝從于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于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于人者，則鬼祓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亡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于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幾用于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

鄧□□曰此老氏為善無近名之旨也

則民反其身不免于賊。(殊無厭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入者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能去善言者能為善事其事能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

王守溪曰無法無始無終無弱即吾夫子忘食忘憂不知老也

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能為而不為之者也)故曰美哉岪岪。(岪岪興起貌謂能功美而不與有契于道如此則能得其中)故曰有中有中。(為舉事雖得其中而不自有乃是中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于中之極析中而能不為其中者惟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同于物者謂能弃功名則與眾不異)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所成則功名皆忘之也)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無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

王鳳洲曰有無成故成可貴有成故無成貴無而有貴有適以

[illegible]

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大功能立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以無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于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聲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塞時也)集于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于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其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韓乎其圜也(韓謂遇圜則為圜也)韓韓乎莫得其門(韓韓謂圜轉終後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

王觀□曰五官各司其職則本

楊升菴曰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定當立三字便絶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為白心獨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衆奇瀾舞幾欲獨步文苑

黃洚陽曰論水託質理奧議論而調入玄際

○○水地　　管子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囿域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于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于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法于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乎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于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清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于天地）而藏

王鳳洲曰道之室即莊子所謂江海善下而為百谷王也

楊升菴曰無不滿無不居六字鼓挾下文

楊升菴曰地神堅產品玉地肥上升此水之集于草木也皆如其質以爲準根有長短故稱度華有多寡故稱數實有大小故稱量皆得水之神也

于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于金石（揀金下六山石冗或有溶泉焉）之集于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其得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烏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養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有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滑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處屎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

王鳳洲曰關尹子云我之津液涎沫皆水得此意

王鳳洲曰關尹子四符篇以五行配精神魂魄爲耳目口鼻心

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爲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知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于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

又淮南子精神訓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也

趙定宇曰鉄此言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止人與玉

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于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于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于麤麤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凝蹇言精液停停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謂人之稟氣粗濁而蹇但能存不能亾也）

袁先峰曰即及其不測當是蛟龍爲蟹土爲是也

伏闇能存而能亾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亾而爲變化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于萬物讖禍福之正也）龍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向上也）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于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從水不絶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絶）生蟡與慶忌（世見

陳廣野曰蝸與慶忌生于水猶久旱之年則生旱魃此氣之相感然也

生慶忌世不見生蝸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于蝸。蝸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蝸與慶忌故人皆

楊升菴曰管子則之管子以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渉才人立題自賢其奇而附之管者

朱大復曰以水合地處首又起下諸國之水此脈絡也大奇

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無不具水理）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依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正于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和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越則明察故人果賊也）

楊升菴曰前人水也一段是內經此亦可竊水人也是求經

吳觀察曰九國之水性如身寄之者

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滯入疾垢也）故秦之水泔寂而稽淤滯而雜（寂滯也稽留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也謂秦水絕其而味停留又泥淤洗滯與水相雜也）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坳墆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惔滄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坳墆故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滯故愚戇而好貞萃下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勁故好正清故易）

王鳳洲曰前曰具材曰水神曰人水曰宗室此結末曰聖在水能在水神奇變幻不減答辭

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皆在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欲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于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大復曰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覽之一流也獨水地奇奇怪怪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跡可尋蘇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

胡林泉曰與天地同極甚要須析字字相生

為始不因人事而小可謂先事爲始恭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逮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先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者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于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陶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贏縮為實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

胡林泉曰遂天地之常上應此天地同極下起因天地之形

張云莊曰聖人成之即可贊天地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

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實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為終成也有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也贏贏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幾動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惟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

朱大復曰謙共以女安人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所作因而乘之服無不勝矣陰節蓄養以起者王

政象不敢以先人以卑下物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者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于人形于女色女之容色皆靜而不先求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處靜樂能柔安常行德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後為政行德常能謙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為也行于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于不能我則莫與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以順四時之政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于天微度人既順于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

朱大復曰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密也明照也陰陽之義

張洪陽曰大明大周兩者兼得乃可取天下

周者明不能見也善于周者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如不能盡見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此善于明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善明者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則人無能為大明也此大周之先可以奮信皆欲大周大明猶在君也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而代天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無道可以振起而招搖取其柄而君之此則斗柄所指者也天下者時隨而不求之則若不得也之招獸厭走而有伏網罟

楊升菴曰曾即層象重層而上之也

朱大復曰三曾言其極也文主當武主偃當極而數不極

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力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朱大復曰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管氏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本論也審勢而戰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蹙楚越之滅吳都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也難言哉此章論勢言勢極則反有如此者

朱大復曰道家三要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爲言人以精氣生有氣氣精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正以養精也

楊升菴曰孟子不動心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如許作用猶假顯與廣成陰符相參

內業

管子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于淵淖乎如在于海淖女教反內潤也卒乎如在于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于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充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

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于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斯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于側折折明視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悠遠貌言心之微遠加欲窮之則忽忽然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

何椒丘曰以道字補上下紙頂說何等筋絡

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于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尋至于極虛近于心心之方寸生道之君乎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日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汪南楨曰眇乎其如窮無所即申言上眇眇乎如窮無極也

胡柏泉曰道之博厚高明研究則無為而成

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

俞[illegible]曰[illegible]精神之王氣故聚者為精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此論最微妙

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于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

吳[illegible]曰聖人之心神明之鑑思慮卒而物不能亂常人不知先立其大以物亂之以亡亂心散神明之舍皆物欲紛擾情靈天君人心雖然並作終身為惑

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于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則無枉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宋大復曰：此下論精氣之感召生害，然天殺。管子中論道時德雖不一，且精于微而未妙于化，術以欺人，非以解惑者有之，無非無之無。

惡氣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謂全心。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于雷鼓也。）心氣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全心之氣發形于外，則無不燭，無不知，若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慕賞乃善，非本為善；畏刑不過，非本無過也。）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素貴不畏刑，此誠善也，故氣內得。）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明理，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精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于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己也。）能勿

宋大猷曰：論語所謂君子九思，此論不甚相遠。

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若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鬼神為之致通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功，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正而近。）思索生知，（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而成也。過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慢易必致憂。）暴傲生怨，（暴傲傷害，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懷鬱，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思欲捨，謂彌留而死。）

王鳳洲曰：即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是也。

（則五藏困于內，形骸薄于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其舍，而至于死期也。巽，遁也。）食莫若無飽，（既已內困外薄，尚不思善，飽食者塞明。）思莫若勿致。（思者多致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言能齊中節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于天也。）地出其形，（地出其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精氣合天地以成。）和乃生，（二氣和，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也。）其徵不醜。（微驗又不如其類也。見醜類至于微驗，又見和之不但能平類而可知。）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氣獨擅于胷中，論其適理，又不雜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

孫月峯曰：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此書所謂喜怒憂患，心不得其正，平正則不失，失則必于喜怒憂患，即此一道理。

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不喜不怒可謂和也。）平正擅匈。（能既平且正，獨擅于胷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之有清風，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于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于飢，血消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舍于智生。）

王鳳洲曰老子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致虛守靜篤即此一種理

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于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消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于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遨竭。今老則耆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赤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于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縻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乎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循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腠理丞達屯聚泄散故胷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萬物無害也

羅念菴曰又應前遇亂者情

楊升菴曰內業數章條陳道德無以過之

楊升菴曰寫精氣入微莊生繪風風斯下矣

王鳳洲曰說理無理障談玄入玄關講道悉道妙論生合尊生至其一篇之勢倏而鋪叙倏而排宕倏而成韻奇奇正正變極化極矣

楊升菴曰旣然而未詳其

莊沖虛曰此甚於桓出數事名已皆先秦人士備生歷游諸侯蓋謂其君臣有此情弊

○○七主七臣　管子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惟有六者皆過主主能無此六者一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言繩以正也謂六過繩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皆事之事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

楊升菴曰從狙生猶原藏小獸作怏然作從合我胖於芒主語不合或當與管同耳

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于朴素今中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侵所好所惡皆反于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事無所爲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伺古伍字謂偶合所言雖中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謂芒芒然不曉識之猶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因鄰與已爲隟不計度而知之也可

年頭山曰前中主惠主侵主此又似芳主振主芒主此等皆見於社稷者不謂亡無辨

楊升菴曰又出政治喜覧其辨

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爲聽其理亂之音也不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之道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任臣失之理勞主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借故臣主同勢則刑罰大振而且俱奮威豐多刑而非刻而何也又妄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危殆權臣既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且危及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謂動發之振也先爲威嚴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君之理先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數衰而國失固錯既不合理故芒主通人情以

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也

黃葆陽曰六過一是故主虞而安以下謂一是

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智慮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故植立也既昏而不明緩急之事俱不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權餘力已不自貴以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九者皆主虞而安故也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一人爲十也明主得關

朱大復曰吳王好劍上指公羨故管子亦云下七主其真也

（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艸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緇）工技力于無用（謂勤力于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玉餔猶玉食）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爲周所禽獲也）此營于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馬所以爲侈靡者也）愉于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敗亾）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

趙定宇曰桀紂國俊文字

許子素曰似繫而非繫似漫而不漫是何俱是經世至言

焦弱侯曰上不調淫遂使上商賈非虛壞何謂倖伸國盛名言

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慢故亂）國家非虛亾也（必倒道背理故亾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于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爲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也）

宗方城曰亾國之踣家二節此際亾繫紂一段

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落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

暴秦卷曰六務正六國之要務

張榜曰四禁[illegible]之數矣

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謂漂蕩溢謂溢于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艸（旱甚則艸焦）天冬雷地冬霆（霆震也）艸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艸之翳薈）山多蟲蟗（蟗即蟗字）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

張榜曰此[illegible]

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伸）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

[illegible]曰法律政令[illegible]

孫子[illegible]曰[illegible]

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于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于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雖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決勝）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

王鳳洲曰前一段可為居官者箴此一段可為臣者戒一句二句上人名言

往召則來如墜重于高如瀆水于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潤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矜持也）恬爵祿以為高（佯棄爵祿以此為高自安恬者）好名則無實（為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不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失轡則馬焉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

宋友鉞曰佞事句法宜承上撥出以殺下先察法度之言

莊述山曰愚臣剝民以奉君欺逸餘以侈主心君反以為事而用之上致天怨下致民怨

佞臣事小察以折法令（任法行事謂之佞）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佞詐也背理為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佞法侵則集）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以威其私）多造鐘鼓眾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兊道以為上（兊謂悅）（多賦斂以悅道于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

之曰愚忠讒賊改之

朱大復曰亂臣正邪兩亡主配一明論以斷竟一偽忠以賞撰

吳寶工曰上列六過之臣而一是自畏

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損于君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于君與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有罪令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已殺不辜則人皆告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君亂臣自為辭功祿明（已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為名）為下請厚賞（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眾心也）居為非毋動為善（其居也與眾非者為非毋其動也與眾異者為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棟者為非其所以買名者非道雖曰為之是深也）

傷上（傷于上）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傷害漸攻于君）

朱大復曰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蓋御臣者君也首舉七主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可列也是雖佞可化忠過則忠緣為佞故哲主懲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遁而鄰哉化矣

○○地員　管子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艸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于泉也）呼音中角。（謂其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艸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落。（上沆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廧及籬落也。廧音牆）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艸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桑。（櫄木名，櫄柔，又曰桑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樀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艸宜蕢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艸宜苹蓨，（苹蓨艸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于五音九也，又凡九之爲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三分即有三分之一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分，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于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于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

王應川曰叙五施

王鳳洲曰管子五施四施三施再施一施爲瀆四計舛互帝矣

宗方城曰以五施而合配之以宮商角徵羽其制尤奇

趙凝宇曰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律呂也

陳廣野曰律度量衡俱生於黍故從黍以辨泉清濁淺深同歸一致

米大復曰下自六施至二十而皆自五施及至一施土之參伍五行氣不及已遠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故以詳命

三尺而至于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于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于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于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于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于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于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于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𡎺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于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名之。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茅、走皆草名。其木乃㮋，㮋，木名。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于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蔲與薔，音薔，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

山之側，其草莒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此謂生某草宜某穀造處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于𤕤，𤕤，草名，亦生。唯生葉無葉，在𤕤之下，即𤕤也，莊周所謂𤕤西也。𤕤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雚，雚下于蔞，蔞下于荓，荓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艸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于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也。不濘車輪，濘，泥也。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illegible]。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

王渼川曰叙五沃

方希古曰一路用韻疑乎耶韻家耶

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彙也 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 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忞蟲也橐土既堅容故 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分 忞剽不白。下乃以澤。常潤澀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境也 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赨音彤 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

趙定宇曰類作纇纇疵類也言大麻既美無疵纇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

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利。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 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眾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眾練絲也 五臭疇生。疇謂為隴疇隴也 蓮與蘪蕪。藁木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 湛而不澤。

王渼川曰叙五位

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 青忞以菭。及菭音苔謂色青而容和菭以相及也 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皆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赤竹類也 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艸名並 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謂長數謂速長 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 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練 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 其山之梟。梟猶顛也 多桔符榆。其

王渼川曰叙五隱

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䖟。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 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象省事少食 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菭。菭地衣也 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 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 其葉若苑。苑謂結 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 以十分之二。言于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

王渡川曰叙五隱

王渡川曰叙五浮五态

除此叙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坤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恐水旱無不宜也（赨赤）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肩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隱草名）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茸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土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态五态之狀廪

朱大復曰下至緣以肥此與前同

王渡川曰叙五纑五剽

焉如壏（壏猶堅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恐水旱細粟如麻（其粟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态土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邪鄰細邪鄰（草名）莖葉如枎櫄（枎櫄草名）其粟大（言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也）其種大

王渡川曰叙五沙五塥五猶

秬細秬（秬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恐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

王渡川曰叙五壯五殖

王渡川曰叙五觳五鳧五桀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恐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言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陵生稻）黑鵝馬

宋方載曰埴員篇奇辭旨出固淵之到惟所未有

夫（皆草名地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凫土之次曰五桊。五桊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淵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大復曰：禹貢、職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內正志也。其外則山海、地員。山海以外荒神怪，此則與內雜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注。

楊用修曰外篇有庚桑楚篇同

王鳳洲曰不釋是其真心

王浚川曰亢倉子學老氏要在

諸子彙函卷之六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叅訂

亢倉子

姓庚桑，名楚，周靈王時人，得老聃之道。春景王將示强兵於天下，聘亢倉子賓於上館，再拜與談兵事，景王稱觴為壽，拜居首列師位焉。

全道篇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嶺也）三年，俗無疵癘（疾病也）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少也）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歷啜（人名）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歷啜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音孽）狐為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

乎狭身此其不遯之患

林見素曰亢倉子全榮之嫮面師聃可謂成人之矣

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諾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禮詛祝禍福之言相要也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嫮色蹵然膝席曰嫮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俾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

王滂兆曰又轉不釋一字

沈寬川曰水清而泥汩之性近而習遠之名言

王鳳洲曰形寒物欲傷生害性名言確論

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老子亢倉子既謝榮之嫮不釋羽俗而龍巳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扫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扫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

秦華峰曰此卽若將終身者尙有之光景

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惽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為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蜕音先泄也地之謂水蜕水之謂氣蜕氣之謂虛蜕虛之謂道天地閒理

王少廣曰此只見吾心之真好在道天下無足滑吾真

林見素曰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卽孟子王之好樂甚則齊

與氣而已故總而名之曰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物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汙者矣夫瞽無目者視者以黈音黃義同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阜白安知識者不以為赬音赤義同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

以其危矣而使賢於色聲皆不得而入之矣

楊升庵曰陳大夫以爲聖人能公待以上卿之禮猶未深知亢倉子摩擬亢倉子及體合于心等語乃是真聖人真聖人何羨乎上卿之禮乎

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係戀矣無能滑吾眞矣滑亂也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于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敝邑則小亦有聖人異于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楊升菴曰此篇全在淸心養性鍊氣凝神上

用工夫末段亢倉子自道也

王鳳洲曰性字是此文骨子聖字是此文眼目而鋪叙光景點綴虛嵌照應緊湊至于後來三段空中變化幻絕千古亢倉自聖之心太滿矣

蔡峯曰天子者國天之育子也其早日生全而惡至則人欲從出其下而所立之本不搖而國可安矣

○○○君道篇　　亢倉子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王鳳洲曰堯舜躬行恭儉因失法度是爲人主之勤因游于逸因淫于樂是爲人主之欲所以從欲以治而四方爲之風動也反是則桀紂矣天下安得不肆其心乎

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上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

王遵川曰堯曰欽明舜曰文明是明者人主之第一義亦此篇中之眼目也此處正之下實發之

沈貫川曰理亂歷而安危

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楊升川曰功在言才行上見得

方疑齋曰以上言理

王少度曰以上言亂

王鳳洲曰惟明而後知功之大以明字貫發功字應前

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

林見素曰此言才行之反一

林見素曰求賢明既一反一正又一正一反可謂反覆不盡

太平其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小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濟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欲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勸德吏靜正以勸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欲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陸子淵曰此篇言人君能養天之所主則本立而德下宣則天下安然國又以人為本人君能明于用人而收其功則言才行畢集為佐理而太平立致矣人主可不知哉篇中言君道多人所未發以遠形近以小形大以臣形主可為曲至

王鳳洲曰賢人難進易退者蓋為臣以至忠而被猜信而見疑不去則苟容去之則猜嫉故耳

王少溪曰用不用二段正見其賢

賢道篇　亢倉子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于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徵神識或貧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音恭默職司勤辦居室儉闇其未見用也藏身于終藏識于目藏言于口飽食安步循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財小人輸其力齊有梧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棄時今呲者所嗤紿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情忘情黎人黎猶民也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

蔡節[illegible]曰賢人之賢在居官立功行事見之

方遜[illegible]曰此吳引齊之賢者以申上說

王鳳洲曰此亢倉子悲惜孑之賢能不爲之爲不用之用正自爲之意也

遵信義乃今不知爲工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義而不自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袵仰而謠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黙兮信義伏陽與黙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眞不行也眞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

楊[illegible]川曰此賢人相時而動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之時也

沈觀川曰賢明之主苛察之主疑忌之主自賢之主依違之主賢否之主有五而人材之至因之

謀父曾諫穆王征大戎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愼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内明目而視淸耳而聽坦心而無欝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毁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

林見素曰歷引古明君用賢之効所謂明良會合相得益彰之時也

士也則奇姓異名佞媚諂僞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内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愼在求不在無昔者黄帝得常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遺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

楊[illegible]川曰此見天下無道非賢不求而至亦聲應氣求之理也

王少虞曰分别賢材之差等處賢以鎭國鎭者職要材以理國理者職詳照應于天下處

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賞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賞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鎭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鎭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宰其

王渼川曰賢材不拘山林市井邪正不論喧寂靜賢者自然端雅而不飾俗小人淫多文鄙俗爲端雅一觀其文采其徵其善實審察賢材者也

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謟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謟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陳白沙曰賢良之不輕出者俟時也擇君也待聘也渭濱莘野版築飯牛曷嘗終不出終不遇哉第躁進而衒玉求售恐非聖賢待價擇君之志耳篇中轉折詳曲處大爲賢豪吐氣

王鳳洲曰此農戰之説商鞅本此

沈見川曰理人先于務農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尊又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公法立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而心一心一則人理矣

王鳳洲曰此本執禮來正見重農

王鳳洲曰此言農貴勤

○○○農道　　亢倉子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主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農業非徒爲地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私義義則公法立力搏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蘧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藉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繇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

王鳳洲曰此言農宜方

王鳳洲曰此言農宜時

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也方害黃帝曰四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敓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巳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蓺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

王鳳洲曰此言土地之宜

李于鱗曰此言五穀少甘

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來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于塵上而殖于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强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

鍾方山曰此言地之肥墝養之雨露人事之齊不齊而收成因之

楊升菴曰次第五穀得時失時之驗如射和稼穡

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秕墝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粘而香舂而易而食之强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

王鳳洲曰此言五穀所獲之厚薄可爲由至耶則之妄長亦作息而不知者

而青蕭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虛木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蘚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

孫華峰曰前引黃帝此引孔生俱穩生色

林見素曰末結出興王無弃人是務農之首務而農戰可行矣

多病弱苗而翠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强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凉夫溫凉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胡雅齋曰國家農戰先於務農務農則樸而可用農既可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農則義一法公農既法公則其產複而無流散是天下一心也所以聖王之制在正五穀凡地之肥境力之齊否而秋成隨之厚薄民生為之安危故末以興王務農應着首處篇中起伏照應轉折不窮可謂雄于文者

亢倉子終

晏子

名嬰諡平仲萊人也博聞强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齊人重之爲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意婉文平不煩詮釋

酒諫

王陽明曰此篇諫乞從有觀此以諫暴始皇者

李西涯曰微諷令解聽者不得不回心矣

楊廉峰曰此段文法對仗嚴整若大將隊伍布置相承又參敘

楊升菴曰敘事如畫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

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王陽明曰此夕同飲同樂他日千山同遊同泣所謂狎客者

李西臺曰結得力

王鳳洲曰此篇截作二段自起至公遂廢酒一段自公飲酒夜移於晏子至末一段篇中起伏照應不激不隨前段弦章得以不死後半得司馬子之同志若梁丘據者其二君之罪人乎

○○○駕諫　晏子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

王鳳洲曰此正諫也其文極有局度

宋方城曰形容嬰子解說君心之飾若畫如此

王鳳洲曰此言晚信婦人

王鳳洲曰此言公之忘先烈

王鳳洲曰此言重駕之非

王鳳洲曰此言子羨不可祿

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陳克菴曰晏子諫君譎多而正少然卒能以一言回人主之意向若後世汲長孺魏徵寇準諸君雖諫行言聽未免外合中離小人得以間之耳此篇中諫聽婦人諫忘先烈諫重駕之非諫子羨不可祿步驟舒徐一步緊一步自然君臣之間若指臂之指使也

薛方山曰此與天旱欲殺巫尫見

洪實夫曰亦論亦正

○○○祝諫　晏子

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

楊升菴曰昔言斗大脉者觀之亦昭然矣

薛方山曰取善解惑者

薛方山曰把政宰古

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

孫月峰曰晏子亦小管子之雄者

加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洪賓夫曰景公祝病不悛而欲殺祝祝能代公死乎如梁丘據之說用必益滋百姓之詛百姓之詛二子之祝能勝之乎及公一聽晏子之言而卽病悛狐穀之賜宜哉此篇與左傳大同小異文亦古雅末一美指九合一惡指奢而犯禮大意合符孔子孔子嘗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篇中欺上帝數語本此

袁元峰曰言頗精核其實至理

王鳳洲曰故靈山河伯文法嚴換轉尤[illegible]也

陳白沙曰此篇旱之首務

李九我曰其維有德句截

鄒東廓曰此與孟子好貨好色同民章一意

李[illegible]曰此已飢已寒之[illegible]也

○○○旱雨對

晏子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祟鬼爲禍也）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景公時雨雪三日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

令出裹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名其言士旣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李西涯曰此卽大戒出舍與發補助之往事也篇中法言巽語可爲萬世法

王鳳洲曰讀此勝慨渙然生死得喪皆何常也何足介懷

楊升菴曰前仁字後守字一篇中眼目

○○○牛山曲潢　　晏子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

唐荊川曰切直孔誅何等嚴毅

陳白沙曰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另起一議

章楓山曰前一截此立更詳技一截與左精衡文雅而艷

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請陳其爲政夫君强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爲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

王少洪曰立談[illegible]天[illegible]地而來

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吾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其為民，是故尚之。

陳白沙曰紛[illegible]見大

董中峰曰：此篇分兩截，前截規景公守國，後截規景公以保民，以政字為骨子，以仁禮為眼目。識此，知享國長久之道矣。孔據二子聞之，當為愧死，其泣也固宜。

○○○圉弋解　晏子

[illegible]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illegible]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亾之。公怒，語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亾之，罪一；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罪二；使諸侯聞之，謂吾君重鳥以輕士，罪三。數燭鄒罪畢，請殺之。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illegible]

李九我曰此篇二段俱婉言開悟與犯槐駭鳥同意二一貼百姓一貼諸侯自有殊致

歸震川曰賞失其道

王鳳洲曰順逆二字見堯舜桀紂御天下而民從一也

歸震川曰興衰之証

王鳳洲曰昔言之旨

○○○策國　晏子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祝無功曰此景公之失政也職計士所可謂先得晏子之心而晏子之諫遂令公轉圜而從正焉世規君之法

李闇曰此晏子之所謂執轡者也晏子能贊人於狀世有愛人一念之意遂爲之使負者觀越石爲何如

李元我同越石苟不知此亦庸人耳惟其知是是以晏子雁之

○○○負芻擁蓋　　晏子

晏子之晉至由年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年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巳而申乎知巳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

唐荊川曰越石御妻太史公獨取此作傳以二事皆奇也

鄧東廓曰此篇本意只晏氏大之賢者

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洒改陳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舒國裳曰執鞭之婦羞其夫爲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爲之執鞭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過斯人耳曾太史公不若一婦哉此篇與史記大同小異而法脈尤勝

其論正而確可爲寒士生色

○○○夢卜　晏子

吳康齋曰反其書謂依開占夢之意也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

陸君山曰書以人而信占今之通病也

姚大章曰晏子晏言天人處

吳康齋曰完前所証

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姚大章曰此篇首至不蔽人之能截景公問太卜截前段見晏子不奪人之功不蔽人之能後段見晏子忠上而惠上晏子感悟人主亦切矣

○○○答吳楚　　晏子

楊升菴曰此段見晏子尊周之心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

楊升菴曰此段見晏子操其之心

袁了凡曰晏子以狗盜醜楚名言哉

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

楊升菴曰卒然之境應答風生

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忽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

并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楊升菴曰此篇分三段首段見抗禮吳王詞甲而亢第二段見楚人倨傲晏子能抗以禮不須張大自然愧服第三段見楚人狹詐狎侮晏子晏子卒制以禮度奇辯足令楚王汗顏可為使臣法矣

吳慶坻曰以欲字生出一段議論甚妙

張玄超曰[illegible]

○○○邶殿市租　晏子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

孫月峯曰景公之待田氏之奢故晏子矯之以儉與

汪南溟曰晏子相齊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賢士待而舉火者數百家

陳眉公曰[illegible]辭邶殿之捐介尾父分祿之公心晏可稱之

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王陽明曰范文正公立義田以贍族人錢公輔記舉晏子澤覆三族為証有曰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宜文正公亟效之也歟

董楓山曰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

彭可垒曰不飽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封之不受曰富貴而不驕以晉爲師也據晏子所言二事其實意也歟

○○○辭宅婚　　晏子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太史公曰晏子夫節儉力行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於諸侯

姚大章曰：晏子答吳答楚事，采可觀，而辭宅辭婚，則行事可想矣。篇中至迺許之一截，至末一截。

李見羅曰莫公於天與君莫親於父子兄弟而無厚猶于此論雖出於偽將但退而行生殺而刑賞亂而賢愚善惡有此則一天地世界乎

鄧析子

鄭人，好刑名，操竹刑之書，析著書四篇，漢劉歆復校爲二篇。

○○○無厚篇一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有民穿竊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堯以丹朱不肖傳位於舜，舜以商均不肖傳位於禹。武王死，成王立，年幼，周公負扆而朝，於是管叔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叛。公避王，居東。王悟，迎公歸，命討而征之，誅管叔，囚蔡叔，降霍叔庶人。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宜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

李見羅曰此段與無厚意相反俱正大之論

何椒六句論君臣不可不及民正論

王少魯曰即循名責實二段而意更入細

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第二段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第三段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無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第四段

李見羅曰此段報第二段循名責實與三累

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第五段

王少魯曰末段又申言循名責實乘法宜令正治世之事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第六段

王鳳洲曰鄧子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嗚呼誅晚矣然三累四責之言非謬言也治世而各務其刑倫言極矣

李見羅曰視民出政是正論

何敬五曰喻亦確

王少庵曰此段但正論

黃吉玄曰古拙之詞

王少庵曰可參而看

○○○無厚篇二　鄧析子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第一段

獵羆虎者不于外國國音圈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國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第二段

夫遊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第三段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第四段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于室子死于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于庭求援捷于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第五段

李見羅曰安命達時之言

王少庵曰此論昔見理

王吉玄曰此古今通弊

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憂也第六段

何敬五曰政令不可煩擾煩擾非治本名言有關治道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第七段

黃少廣曰此篇總論明主治民以本不宜務末篇中一番議論一番譬喻末一段起末以喻中尋正意議頭極幻

王晉玄曰此亦首篇循名責實而勸出道來道又生德行來來而知字是其脈絡能字是牽說者

○○○無厚篇　三　　鄧析子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第一段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眞人危斯十者而爲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也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遍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何方之道不從而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惔然惔音

馬赤水曰此段本上文來是於德字上生出大辯小辯來

何龍五曰此三段立喻以發明無知字

寬裕溥然簡易畧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第二段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第三段　夫木擊折轊轊音竹轊車軸頭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德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吳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第四段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第五段○振目怒目也搤腕怒聲手據操執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第六段

李見羅曰亂政治亂亂之

王亇玄曰此篇雖本前篇而大意以達道由於知行合一則自然德至而爲無爲之爲矣明君爲治擇士貴審而士之進趣貴詐而事無不成矣

王亇玄曰分別在己在人轉入[illegible]

王亇玄曰以下以言不可不慎[illegible]

李見羅曰即駟不及舌之指

轉辭篇 鄧析子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嗔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議故之與右諾之與己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第 按

王鳳洲曰與智者言依於辯數語屑思谷子豈後人益其詞也耶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於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

王少顔曰首無厚篇稱名責實君之事也鄧子以未盡之意復發於此篇

轉辭篇（二）

鄧析子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第一段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耶故遂於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禁者乃聖人之罪也欲之與惡善之與善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之與傲四者失之脩故善素朴任惔憂而無失未有脩焉此德之

李見羅曰子輿云不仁而得國者有之此云竊國者爲諸侯是謂諸侯乃爲大盜所信乎王道之大也

何叔丘曰無爭二字正申明上段竊之二字見法不可不立法立則爲有道之國矣

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爲善者不可不察也第二段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不敢行其私矣

李見羅曰篇首揭出仁勇信而以不親不近不信已悖於正矣而次段曰聖人以死大盜不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盜跖所不可禁者乃聖人之罪也此又悖理之極者也唯末段不爭之旨差爲之近耳

見羅曰此節戒俟所云非寧靜無以致遠

何撫丘曰見禮樂因乎治亂

王貢玄曰引四聖主之勸於治四亂君之疾其賢見當之賢愚分世之治亂

何撫丘曰畏則不驕儉則不奢故杜禍萌者在於未然致禍源者亂於不見

○○○轉辭篇 三

鄧析子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第一段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於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逄，紂刳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第二段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疎之，疎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第三段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人有告者曰前途有虎未必信也又一人曰前途有虎亦未必信也至三人來告曰前途有虎始信而畏避矣 不可不察也。第四段

李卓吾曰見人君當虛心任賢為慮成事則謗口不得施之而與昭亂者相去遠矣

王少廣曰：此篇論人君治世，一在心靜慮遠以成事，一在制禮作樂以維風，一在謹畏儉約以御民，一在信賞必罰以服衆，則可與堯舜湯武比隆，而與桀紂相懸矣。篇中文詞刻至，如其人。

〇〇〇轉辭篇　四　　鄧析子

李見羅曰此篇本前篇意推衍賞罰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惡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淫辭之端。臣下閉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爲君，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故終顛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第一段

何叔丘曰此節畫虎刻鵠之喻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愼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第二段

王貞夫曰此四者古今通弊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爍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第三段

李見羅曰此申明篇首之意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此之謂君。（胡立注何如）曰亂君國曰亡國。第四段　智者寂於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非虛妄。第五段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第六段

王少康曰此段第二篇始法

王少康曰此段言賞罰貴因而用之不在於私智作爲也

王鳳洲曰：鄧子論賞罰因人之善惡而用之，故能行之久遠，而唐虞之治可臻。不然，虛慕何益於理亂？故爲天下君者，必能履而行之者也。語曰：事求可，功求成，獨行之術是也。人君立法之後，上則善惡有別，下則進退無類。聰明而公，三術在我，而何必私智穿鑿以有爲哉。

鬼谷子

楚人蘇秦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一說玉詡也其書陰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亦一代之雄乎

○○○捭闔

捭音擺開也撥也捭而振之也

楊升菴曰守司其門戶一句是提綱挈領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鈕圖□曰陰陽之開闔只是一理聖人守司其門戶不過觀變化之宜審其理之從違先後以為進退而已理之外非有加也

孫季泉曰見說當闔闢其說審其有無虛實此游說之樞

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故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

王鳳洲曰凡刑名游說諸家立說必宗祖聖人以鑿證大半如此

孫季泉曰天地之道原於首(?)聖人觀陰陽之數以守司存亡之門戶此不過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已

王敬所曰說人身上心口志意說起見合德于陰陽

屠赤水曰陰陽對待分配立說

張周田曰捭闔之旨盡一篇大意

康明河曰說者得其術將無所不可當時游說之徒有立談而取卿相者得捭闔之道也

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虞伯生曰從上古聖人叙來天地之理不外陰陽究之千變萬化之終始只是陰陽之理聖人先知先覺不過明此以為衆生之先而已後人舉事剛柔開閉弛張之用皆不能外也

張東沙曰捭闔一篇是為說士立箇話頭蘇子之俛仰慶弔變說匿情以據徼乘危即祖此

張周田曰反覆劇論首尾相續而奇秘詭說令人且駭且愕

王鳳洲曰此段是一篇骨頭取古今立說巧亦文體

康明河曰篇中總論只是探取人之情理辭不經刻覈評悉

孫泰來曰說出反覆之機意思大略俱盡而格言情句閒見疊出

反應　鬼谷子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

王敬所曰聽言以知情偽凡事上使下皆然非但可神以聽說資也

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反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

湯明河曰借喻高奇幻矣

張泉沙曰縱收左下精采有法諸子多有此體蓋班也

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楊升菴曰：人情最深，谿谷不足以喻其險，川澤不足以喻其變，然象事比詞以求之，未有不瞭然灼照者，鬼谷子反應之旨如此。

康礪峯曰：此篇體格錯落，散置意思，遞滾而下，一照一應，如奕碁布列，自然不亂，文體之獨詣處。

○○○內揵（揵，關也，閉也，門限之木曰揵，又戶鑰牡曰揵）　鬼谷子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蚨，木蠹也，用其血）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蚨子母錢則常不相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也。

王鳳洲曰：君臣上下遇合之樞，理最微妙，不得其術，將求親而愈疎，欲近而反遠，探情開說，豈易道哉。

屠大紳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劉勰文心雕龍有此語，劉勰說諸人必用鬼谷語也

楊升菴曰：……鬼谷……得十分

窺切要不見其類而說之一段，方發出所以然處

王世貞所曰：收結聖人身上，亦是……意致去

○○○抵巇（巇音僖，山險也，罅隙也）　鬼谷子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

袁……曰：此是一篇頭，開口不知此便錯了

張東沙曰：有巇之一字，反覆……後知此辟明

楊升菴曰：秋毫太山用來恰妙，自古國家土崩瓦解，如丘山……

其妙在遂一隙之發……抵之……于萌芽其細微而圖之，何危亂之有

王世貞所曰：塞之者如救弊補偏之說，以五帝三王之事知之便明

張周田曰：即天地之必有巇隙，因以明道歸之聖人

楊升菴曰神之一字用亦不[illegible]

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楊升菴曰。戰國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就其抵者。不過少知審法。自強而已。不足道也。而文之筆力自雄。

王鳳洲曰。事起必有朕。其始之微。始一隙之可抵而塞也。細微不謹。至于不可為力難矣。篇中關鍵有體。駕馭有法。警策之文。

楊升菴曰飛箝之術[illegible]

[illegible]

飛箝　箝劫束也。鎖頭也。箝音鉗。箝也。

鬼谷子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𡺳而箝之。其事用抵巇。

[illegible]曰用之於天下一段大開逸思而押闔處簡三有致

[illegible]曰此下又為一段寫來若斷若續卒無斷續之迹

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于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于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

竹閒□曰中間
枝葉雖多總是
陰陽開闔之術
作事立說本此

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楊升菴曰鬼谷之書多是機術之語不事浮
詞艷句

王鳳洲曰此篇大意凡制事必先度量之亦
是探取鈎索之法文字錯落可喜

楊升菴曰揣摩以探測人情如探囊取物如符節

□□□曰摩人者其符應摩于人者其應能□

張東沙曰陰陽之說只是納揣險賊不可比方不可剛度陰陽

剖析痛切詳盡如燭照補影令人無所遁徙

孫月峰曰詳摩之之術下段復明其義錯綜離陰陽折有力

王鳳洲曰聖人所獨用一段忽生一轉尤見奇寺

摩篇　　　　　　　　　　　　鬼谷子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

楊升菴曰火性燥故就燥水性濕故就濕其性合也事成必合于數說必合于情亦此理

王鳳洲曰收於一正一反餘音姍

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主鳳洲曰開口便說出正意此段是一頭腦下方轉折變換文勢又是一機軸然作刺骨之談文便警策有力

諸子彙函卷之七

崑山　歸有光熙甫　選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文子

姓辛名鈃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蓋道德之義疏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者

應物

孫月峯曰此段[illegible]

張玄超曰外達於聲色內耗其血氣則精神意慮恐蕩汨沒何由久生長視於世乎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

董中峰曰人有視聽聰達卽有萬物萬物總而爲一又不可不知知則盡知而死生貴賤何不看破

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卽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卽至樂極矣

王鳳洲曰人具血氣五臟則有視聽聰達倘耳目恣於聲色五臟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則短折之軀安能永年而長生乎唯勿助勿忘無心於營生而自長生者萬物皆備總而爲一矣知其一則俯仰與乾坤同泰身心與義命皆安不知有死生貴賤何樂如之

胡青(?)泉曰此樂天知命之動機(?)

蔡曰石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其來脈

貴和

文子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卽以義衛身世亂卽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於爲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以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卽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貫也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

何泰泉曰心之治亂關氣之順逆氣之順逆天道爲之應響以人生所受於天故也

莊沖虛曰如此方看得破生死關頭

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也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

夏仲峰曰和字是一篇骨子

孫日石曰和則動天地調陰陽與上段有勝會

張賓超曰此正是和之用聖人之道亦只是和

徐和卿曰末論和之反處是即不以貫串之也

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饑故天地之烝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喻繩 見可剛可柔 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貫和也

李滄溟曰此篇首根上篇欲生愉死相承說次以天命次以禍福次以禮義次以順逆治亂聖愚天地陰陽剛柔嚴懦而以和字貫串發之

黃鳳阿曰此論以新事處事以類心備止

彭可齋曰大率上者見非不公在下者趨避不欲

何柏齋曰此篇論曲盡

莊沖虛曰見唯聖人以論事處事

○○○應事　文子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故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一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

徐子與曰此見成事廢變之權

宋方城曰來諸出事之禍福利害而以慎守貫之

謂心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穆少春曰禹之行水以行所無事為智故事之來也行止有宜是非有定惟虛心以運於無窮之原斯無為之化所以謂之見本知末執一御萬也商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如遠近之殊成敗之分立廢之別小害大患之招禍福之至利害之間不可不慎其始而察其終也

徐子與曰此篇論處己力行之精微廣大周密健實嚴其節而未必及此量

蔡白石曰能多見時措咸宜事少見靜以致動

林見素曰此段又進一步

何燕泉曰聖人行事必因我所以無為而一之成未嘗多差者

行己　文子

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小心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音歐即祈覡者）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王仲山曰此篇第一層是總目第二層是條件第三層是推原第四層是泛論不拘拘於節目條件頂針發揮自有奇橫之致

王鳳洲曰此論聖賢涉世之道

何燕泉曰此論聖賢涉世之難

何燕泉曰此論聖人感發涉世之妙

○○仁義　　文子

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眎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眞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眎於冥冥聽於無聽冥冥之

李淦曰水芳以知行君出道德從道能見也仁義以應萬有

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

李淦曰。世權卽達道也。卽所謂聖之時者是也。然而行權必先守經。故必知天知人。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與世推移。時與天地同量。日月同明。用之人知之廣。而仁義道德閒於衆心而無歉矣。

鄧叔言曰人君好自用而與臣下爭事

高子象曰此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不信道工不信度

子化我小人犯刑此世風也

注理養曰以代匠失御立喻即起勾疑自制於繁也

御相　文子

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待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

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巳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楊廉夫曰。此晉之三家。漢之莽操如此。

楊升菴曰。按淮南書。蓋本諸此。然其文詞閒有脩飾。且血脈聯絡。無可閒斷者。

莊定山曰先設爲問答以關辯端

公孫龍子

姓公孫名龍字子石孔子門人列於七十二賢內封松江侯楚平原君之客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馬形者齊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混萬物衆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名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

宋潛溪曰龍跡府簡云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

宋潛溪曰龍又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白與馬連而白非白何故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

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言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脩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王鳳洲曰設爲問答以申辯說

宋潛溪曰龍又謂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黑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

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已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者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也

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實非馬欲推是辨以正名實而天下化焉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以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喩白則白馬爲馬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此賓遣主意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獨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實難也

高主敬曰孔穿謂龍不取白馬

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

睿非馬體謂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以仲尼云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欲仲尼所取

陶主敬曰守白求馬獨有白馬

曰未可（主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馬明執者未書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獨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轄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

東齋離白以求馬求馬皆至矣

宋[illegible]謙曰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

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是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

陶主敬曰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統攝六合於胸中而靈臺有餘納萬象於方寸而其神獨靜故能應物而無親本疎而無疎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實

（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恰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疎自殊而叛矣天下具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靖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叛矣至疎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

樓迂齋曰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出天子威福自出權臣公孫傷明王之典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耳

○○○指物　公孫子

蔣定山曰前篇白馬非馬猶無中生有可以探驪此篇尤甚無頭緒無著落須虛而於真是畫空之錐鑽虛之手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交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

方揚吉曰莊生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與此論同幻然莊又曰天地一指也猶有天地公孫子無窮主綿邈是所以產難

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　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象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

蔣定山曰莊子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等語堪與此論參看

非也　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物皆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　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為指謂物也無不為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人也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為指故非指也　使天下

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為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　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為非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　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

宋潛溪曰。明萬物萬殊各自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

陶鴻慶曰舉一石以者疑堅白又誤以數得字屬爲點讀[illegible]

殷海光曰說有藏三耳平原曰公孫龍[illegible]勝於理終必受詘

○○堅白論　公孫子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喻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

殷海光曰此又出執著于反覆辯吾與想出人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而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二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

陶鴻慶曰此又突出一離字下迎處致發

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雜矣素雜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鄒孔穿對辯與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爲萬辯）

殷海光曰此出一般便有推嗣一步進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脩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見與不見共爲體其堅白廣脩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定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安定能獨於與石同體乎）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

宋潛溪曰從上見與不見內生出一知與不知而以貼相與離藏俱着實

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也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以手捫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

崔後渠曰黃黑亦下白馬篇黃驪馬來

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

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堅者不獨堅於石而獨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堅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

世無獨立之兼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故不能白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白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

陶周望曰所謂因是猶順說

般位曰從來只精神聚處故此出一神字

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

果謂果夫也若如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

崔後渠曰結句天下獨而正綱奇還首收結奇

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

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手捶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英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與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illegible][illegible]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離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庚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實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實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觀天

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林獻齋曰前通變篇已汰以立意太奇堅白篇原本此來但一之二之三之種種辯說曰藏曰離曰知見懇懇議論而未句一了百當可為辯說之雄

宋潛溪曰根指物稱故開口便辯物字

陶望齡曰此孔子思不出其位之旨也

名實論　公孫子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備廊廟朝以車服器械求矣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貴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於上或溢於下皆非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濫事之與刑賞有尊卑神亦異數合其位靜其性而不僭濫故謂政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

陶覺澤曰孔子云必也正名乎正名是孔子仕衛第一件事到末節公孫子才發出來數語篇處處言不及至此方及之以前篇一發便無餘味耳

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務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行也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於此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獨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舉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應物之不當命而勢位以滅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已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

殷浚哲曰據出彼此二字行不行三字當不當三字可謂謬空說玄

莊定山曰知字有餘味

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故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實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在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殷浚哲曰說古之明王正是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非實也

一帥楚澤曰龍固趙人，疾名實之散亂，故假物取譬以守白辯，其曰百龍不能當前，又曰十黃帝不能理，一篇自家幾回辯說，反覆不窮。此篇位字、正實、正名字、彼此字、知字，歷歷有序，蓋玄之又玄者也。

商子

姓公孫名鞅衛庶孽也使秦因景監以仕孝公富彊其國封於商著書二十九篇名商子太史公謂其刻薄少恩又讀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信不誣也

墾令

莊定山曰墾令二十欵無首無尾無明無股韓非亦有此格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訾量也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僻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

汪南溟曰農無外交都有一定之法

閔于嶠曰士大夫之家不得口衆口衆古今通行之害

汪南溟曰商不得糴農不得糶可辨其利之豐

林茂貞曰禁伎聲淫晝不廢

黃肯玄曰貴人不得役農貴人之子不得窳惰此法可通行

林茂貞曰民無所在食則歸而務農

汪南溟曰禁山澤之利

汪南溟曰貴酒食之價可謂知先務

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豐多之歲）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庸雇也閒民雇役於人也繕治也大夫家長不得役民治事也）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逆旅者傳舍也無傳舍民無所寄食則歸而農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樸本也）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奭大赤色又盛也酣奭謂飲酒盛樂也）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

王鳳洲曰五民固所習禁但不以化道而以重刑所以自斃也

汪南溟曰禁甬官食槩

錢鶴灘曰智慧不事游學甚善不好學問此是狙詐愚民之耳目

國事不稽王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誅愚惰農可誅者誅責也擅從者民不自食而從人度口也）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音懈）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餘子家長之子弟餘夫也甬斛也槩平斗斛者甬官謂量其官食槩謂量其食使餘子之官與食一取足於農不使之游事人而避役以求官爵也）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

羅景綸曰立法之密如繭絲牛毛可見於此

俞國寶曰官非其人則冒充無厭必煩法勞民官邪之禍可未然歟

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留也）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令軍市之商人不得私畜女子拾掇拾收拾也軍興行軍之糧食用度也不許軍市中無關傳而輸糧不許軍市中買私輸之糧食盜糧者即發覺不得私留私輸即盜輸也）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從去聲從迂從廢私曲也官雖私曲不得亂法官非其人則廢則舉明廉明舉不敢匿也代者非其人亦不得更如此則官屬少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必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糧食輜重也）設必當民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取僦收僱載之價也反庸僱私載而歸也如此則往來遲久農事廢弛矣僦僱載也賃也）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樸根株相附著也謂為姦民匿土也）

撰汪齋曰征關市所以抑商非先制法初意

馮汝經曰農逸商勞此令可法後世

楊升菴曰姦人恭虎農民貨賂有司吏因而饟食之農民之禍軍方甚乎

陳後山曰此篇是商君開塞耕戰之書多是狙詐富彊之術觀者取節焉可也

虞伯生曰矢口議論便是嚴刑峻法變法之畧俱見於此

羅景綸曰墾草闢地之說極其詳明此廢井田開阡陌之祟也

舒國裳曰墾草二十令如列肆於五都之市比次不亂

〇〇〇農戰　　商子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者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

什汝貞曰開口便是農戰之說先王寓兵于農之法無字不如此

楊升菴曰可求仕僥倖全農戰而事

詩書以爲國之危削此亂道也

宗方城曰民樸壹則官爵不巧取而姦不生主不惑此說近理

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彊。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

陳眉公曰官之真遷必以貨取此古今通弊然其弊在人主人主所樂在相若貴賤公行官爵用此甚其之祖弊所受補不登於下何所取給乎

鄒東廓曰此論詩書辯慧之害上民以此爲教者國必削

汪□野曰農戰未嘗不足但欲驅詩書是堯舜禹湯周孔之教皆不可行耶

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

王遵巖曰宋太祖太宗令武臣皆通一經未嘗不偷實也後之不說取失其道耳

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惽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

鍾鶴灘曰好辯之事商賈為技藝以避農戰誠國之害如尚許

力而驗仁義徒忠佞而上自功其□□矣

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少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

李□□曰欲民而務於農則四民之中三可廢矣

宗方城曰看他富強之術行之亦有目前可尋之效然非安國長久之道

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摶音團聚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作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

馮夜翹曰秦以厭詩書禮樂仁義而强致成帝業者數之術也胡亥止二世而皮起而族亡者亦由數之術也

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察民以言。則民不畜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王鳳洲曰此文當爲絕品上乘之文在先秦一稱爲第一惜乎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投不令之朝耳

閔午塘曰鞅之論可采處頗多說者謂鞅挾三策以干孝公責其不行帝王之道而用伯術鞅固非明王道之人秦豈行帝王之道之國哉

算地

商子

王槐野曰若言於明主即與正論

孫月峰曰筆力[illegible]布置錯綜俱似荀子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勝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

王遵岩曰農戰之法莫詳於此

穆文熙曰上詳算地之法此舉不能算地之害

馮琢菴曰前面凡三轉此又收在民身上說言官爵私利禁私

貴民方屬農博敵下通說幾般供奚款明此

張玄超曰此歷敘民情之可用以歆動人主

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竝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

洪賓夫曰此商君之膽見說得十分痛快

趙典夫曰權數乃秦法正商子之術

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非性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人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

陳子龍曰名利二字透闢

王執野曰數百餘言矢口而成孫不費力

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字衍)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

鍾惺曰秋約一切外客事務說盡

李見羅曰農戰之說千言百轉而援引人事尤奇附會

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追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

姜鳳阿曰此又番出一智力來大澳商泥一

其所易故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

閔午塘曰此復酌陣人于法聖人以立農戰之法

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

胡百泉曰爲之法令風俗兩不一審也淮目中

也

楊升菴曰古之算地立井田秦之算地開阡陌所論非不鑿鑿可聽而行事則悖

錢鶴灘曰此廢井地之祟禍基所伏矣

林茂貞曰當此之時也連用三次此是章法詞采亦簡潔

○○○開塞　　商子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日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

丁後溪曰先秦時典籍未盲未有祖述各寓其言之所欲言故其行筆都署自成一家軼亦不自知其詞之工拙者也

孫月峯曰純乎亦似撰而奇

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贏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君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

洪實夫曰此等句昔生新奇巧

孫月峯曰句法甚振新奇

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

羅進夫曰總收上文論三代之興勢乃致王見秦富強法故日爲井田除封建焚書坑儒之禍兆矣

王遵川曰好惡名貿四字高聯目其所以強秦者正以禍秦

今世彊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之法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

主意歙先刑後賞與神創一義然有狂觀却新巧

商子象曰古人刑賞正路彼皆反之別出一見能使時君攝骨

黃音玄曰刑反分總二句結前意

恩恩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敎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之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

張玄超曰禁慶賞無可解在立君制法上

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黃廷臣曰原古推今直說到立君制法去姦任刑商子才識高遠方有此等議論

陸貞山曰一篇中所論上古時務勝力爭上賢立禁立官立君皆關係世教而遞叙下為後來開塞立論之本

秦丁凡曰此篇似管子又似韓公子繇忘

宗方城曰開阡陌之法見於此

〇〇〇來民 三晉民有餘而地不足秦地有餘而民不足秦勝晉而不能有其民者愛爵而重復也誠使三晉之士慕義而來者秦不愛爵而封之不重復而令其三世不與兵事則三晉之民可盡也復者復除其兵役之事而使之專務農業也

商子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而民食作夫五萬（食作之夫所以力作之人也）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原解）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衍字）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為過

錢鶴灘曰屈曲折雖有鋒峻劒鍔其精王統今人恍惚不可窺測西秦之文也

楊升菴曰愛爵重復三晉之民所以不西者正在此其說曰一段是脅人說話以實王吏之明為過也

郭國賓曰三晉之弱止入地于秦而三晉民多兵衆秦不能奪之此狀云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是精上生下也

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復者復除其戰卒之役三世不使為兵而專事農畝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豈徒

林茂貞曰到此方見來民本意

孝子兄曰此秦制伯所自來

鄒東郭曰兵農雖分而兵以衞民民以養兵此猶古而可行者

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生也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四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新民三晉之民來歸者也　作本專務農業也），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農時也），此富彊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

賁是臣曰斬首而東韓云勝敵秦民所下亦各相當能來三晉之民以事本則無侯交兵接刃而敵已困矣較斬首之功孰優

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不能使東之民西歸也）。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事本者農也），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務晉強

陳丘吾曰藉已蓋復引證譬喻總括上文而覆說之文之有關鍵處

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愛於無也，故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敞所願之金未來之金也而敞愛之不與其徒　三晉之民未必來歸而秦愛其復此喻切當）且古有堯

卞伯生曰引堯舜以重周說總歸明當變法以來三晉之民

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以為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人之難，用聖人難也。

羅一峰曰：來民一篇，反覆議論，組織葩藻，言切實而意獨至。

錢鶴灘曰：鞅以富彊之術彊秦，使孝公能大有為，鞅能正其心術以佐之，則秦亦三王可

四但王道非鞅之所優耳。
袁了凡曰：此篇似管子，又似魏公子無忌之文。

解大紳曰：此篇論求士，云王鈇，王法也；稽之三凡例。

鶡冠子

楚人也。趙武靈王時之豪。居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學本黃老而雜于刑名。著書奇言奥旨，每每有爲韓退之三讀。學問篇悲其不遇，有以也。

博選第一　陸佃解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執。法制人主之所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於己者。二曰什己，十於己者。三曰若己，與己等者也。四曰所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

霍渭先曰：戰國策郭隗亦有此言，則此篇當在國策之先。

殷常川曰：文字奇崛，筆力雄峻。

倫白山曰：把常理來說，有不求奇而奇處，而文有一瀉千里之勢。

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敎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爲而尊。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

楊升菴曰顧指承使之語曲盡

王鳳洲曰淮南有此論便散衍出

問而後嘿則什巳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先降巳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巳巳者往什巳者來）人趨巳趨則若巳者至（人趨巳趨與之厲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名之豪此以名制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詩傳曰萬人曰英制名也毛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異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楊升菴曰與見絕倒一世

楊升菴曰首篇聯屬精絕爲六國競士首唱

王鳳洲曰文章須要說得拈筋刻骨方是奇恩絕人此論深入物理曲盡事情最有跌宕

處三復便得之

湯義仍曰此篇以王鈇爲眼目以四稽五至爲股法以君爲主宰以人與聖賢爲血脉而統歸于選賢爲本據古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見帝王必資于師保之夾輔而德音播于天壤論極正大可爲兼學要訣

秋崇川曰人主一身積德爲要不聞其要如置實室東西南北不知所何事之是非得失俱昧[illegible]顛倒矣

○○○著希　　鶡冠子

道有稽（以道爲夷）德有據（以德爲驗）人主不聞要故嘗（一作常）與運堯而無以（無以下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據難紛凡之類是也格正也几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于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主宰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方是之時俯而猶俗仰以阿時者多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盖爲雖有

俞白山曰君子之所易處小人之所難君子之所難處又小人之所易

解大紳曰鋪叙君子視其一舉一動毫不可苟步驟整嚴

貌亂知本之儀而以人文裕君之心矣又况無羔屬之性者奈何同之乎）多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鴃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死義故難却也）嗜利而不爲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蓋克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信猶任義蓋克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鹿爲知造意（造意微矣豈鹿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爲道（同險也）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

楊升菴曰此言亂世之君

王鳳洲曰賢人之處亂世如此孫子不庶以保天命諸語邦無道危行言孫是也

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爲誣（利令）發於義則以爲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于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絕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浐沉湎世醒歔阿上而欲自比于雄亦已或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譽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于亂世也（一作者）其愼勿（愼勿一作順勿）以爲定情也（凡此所爲亂孽焉耳姑以遠害而已貴眞同也哉）

楊升菴曰此篇泛論賢人君子議論確切有力

霍渭先曰亂世尚隱然亦有身處其地而不得遁者守身免禍宜如此

林克貞曰龐煖問學問事師是有意于始終者

王鳳洲曰九道深且微矣

俞白山曰九道分疏中明白矣

解大紳曰天官還說日月星辰史記有天官書

地陰陽之數無所不該故適出諸歌

學問

鶡冠子

龎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捨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于初問終于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自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徧說之云乎在于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龎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龎子曰願聞九道之事

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遺舊）（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中有三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怍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作任）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

駁紫川曰搉本九道歸于心上一正一反無悶人說解到此

張雅堂曰九道形心以下見匠

手巖萬壑而光駭豪若讀之快心

錢玄超曰把實埋珠璞撿而細入玄關似啟幻

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各或曰奇見異聞爲變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傳子）雖搏捆（捆猶抑也）不知所之彼心爲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龎子曰（或有曾閒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于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蓄（或作畜）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嚮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兆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測（識也）稽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劃心（猶剸也有日體其[illegible]體然其聰明又曰天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剸心焉）表術（或無字）囊原（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龎子再拜曰有問戎哉雖毋如是其（或無其字）材乃徒弗學孰能比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

林次崖曰輕鬆簡嚴

子曰不提生于弗器器故賤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河大舟之覆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于已乎其義當以自況

楊升菴曰學貴于請極原始方可要終不能會悟于語言文字之表以要其終誦說雖多窮年矻矻無益也此是學問之切要語

張玄超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簡意盡

楊升菴曰此篇命法先兵法非申韓道

霍渭先曰此篇法字乃一篇眼目

倫南山曰以天地勝形人與兵

楊升菴曰陽言先人先兵

王鳳洲曰應上百歲不一用句

○○○近迭　鶡冠子

龐子龐煖之兄蓋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一作則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生屈曰句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柰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鷹不擊伏況于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

當有先曰一符俱命先兵

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合)所不見。蓋殆一(一本作係)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勿爲之禁)

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下勝上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爲驕已滿爲溢)不賢則不能無爲

黎維敬曰談兵戰之法歷歷如指掌

而不可與致爲。(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于非其敵。不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于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劫是以辭郤之)郤則說者羞其弱。(以辭郤之則說而責之者蓋其弱矣其勢必至于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責之曲。(其在下者無以回之又)國被伸。(或作神)剸(讀大曰伸)其發則戰。(其剸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剸(音策)也。過生于上。罪死于下。譬

林應貞曰命危禍大遞說饒

張之超曰剸此方出題面

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羈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歲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晨)剸過謀。徙計易濫。(濫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爲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疾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下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少多已)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

張之超曰道法兼備之人方能爲天下主歷觀上古勝世統天之要莫不如此

之君。不聞(一作問)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倅。(倅或無倅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定惟(或作悖)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本作遂)意爲摸。(慧讀爲慧小星之慧)彼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于巳。明(以獨見之明斷)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巳之身乎。(夫百巳者皆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

陸雲叔曰鴻蒙既判天地自然生出神聖之人咲與上農以制制立法爲天下主不循卬子李官舉彡巳也

而衆妙悉備故今言之其身若有十百千巳者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李下派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巳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羣或作牢或作罕時詘。一作詛或作拒世遠下蔽上。使事兩乖。兩之失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非走之日。軍敗后知命亾。何虎校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自茲于甲辰始于子成。史李官。于成史蓋以獄成告正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

林茂貞曰結句新而有味

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世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纔居曼曼或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書之于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于書以趣便棄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鍾應務可知矣故日張綸天下之事詘久明遠著滑滑而傳忞忞暑莫如書滑不了滑月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滑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或作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後德特非人之言桀雄而巳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也將然不如無形不如未有警言之上也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無形切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間或作斷

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王鳳洲曰。昔孔子與子貢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至必不得巳而議先去。則先去兵。次去食。至於信終不可去。鶡冠子先人是矣。乃舍食而先兵。且云法天法地法時不可以立化。此所以爲刑名之流也。而文自布勢弄巧。卓不可及。

解大紳曰天之道一度人法天其道亦一一者法也法即道也循環不窮故曰環流

○○○環流

鶡冠子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為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于是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于氣（氣所以發之）通于道（道所以通之）約于事（知道也而則萬）正于時（知事而已則差）

倫白山曰法字是篇眼目綫絡相因俱屬妙

傷作陰陽此天聖人法天立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亦政

離（或作雜）於名（離如附離之離）成于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為神之在器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詩曰執轡如組言此近行于遠也夫為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成文于彼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哉于此旋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所用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彼我玄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

有與之初參為小者故曰聖人之治一天而已

陸象川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此文法又變換一番

法（非真混沌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為黃帝肌色皯黣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萬物出于一故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

王鳳洲曰法字應前法字照應有情又從法字翻出命字來數語情意工緻是宇宙一大道理

林茂貞曰從古未有此命可謂獨具玄識

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亾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之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日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命者挈己之文（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草莽而挈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業百年恍然如夢是非實世）是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

徐鍾敬曰意思參言之有味

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 或作祀 無所不及 言無適而無有命也 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 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未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 夫類其里一也而人獻之更增其陋 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 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 或作居 其失之謂者也 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枕臥芻狗而更以遭魘豈易恒也哉 故所謂

段案川曰提引取類切實而典

楊升菴曰此五者皆先王之道不於乎日而於乎治

道者無已 無已元作已無 者也 隨之而已 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 亦不失已 道德之法萬物取業 所謂資而不匱者也 無形有分名曰大孰 或作敦不知其誰之子也 故東西南北之道踹 一作端 然其為分等也 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 南華曰相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 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 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 得一人氣吉有家將 一家之將 得

徐鍾敬曰忽然何將言其吉凶成敗賢不肖得失正處實功相加而為都矣三刎

徐鍾敬曰此又應時立而物生句

一家氣吉有國將 將一國者 得一國氣吉 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其將 一本將字下有失字 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 一本賢字上有故字 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 或作共 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 異之謂道 空之謂一 空一不同 萬物莫不無 無不備之謂道 萬物莫不有 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

陸白山曰收煞一句總結了一

毒夫社 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杜 不刺則不成霧 或作霧氣刺之為言猶曰遠也此言亾國之社氣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 氣故相利相害也 太公調曰陰陽相聚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發 類故相成相敗也 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也皆放此 積往生跂 或作致 工 或作王 以為師 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跛江以為師楊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積毒成藥工以為醫 此言樂之跡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弊多緣故跡而生故夫流貸仁義以窮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家故曰焉知曾史不為桀跖之嚆矢也 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

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王鳳洲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每轉愈深

張玄超曰此篇即天道太始之氣純一不二聖人因時法天契合無間天也聖人也一而已矣敷衍麗而不煩玄而不詭達天人之奧者

○○○天權　　鶡冠子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擇）名。（常任真際而不遂於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為造化負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離朱方晝拭眥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及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勢苦浮懸）委命相爲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數金歛火炎水列雪如耳目鼻已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爲謂之道。（道哉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宇）合膞（膞一作摶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闔天之謂宇闔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膞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德或作服）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又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裹也。（不能神已之明故曰）

高中玄曰不知者莫生意想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大惑大如何解得

（未能裏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夫索所不知求之筌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子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蚑蚃墜乎千仞之谿（注谷曰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其翱翔之容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牛馬墜碎（碎字或作鉢字）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蹶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爲富道而當一作道眞富○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猶行也）故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幨隱於帷薄哉（細曰幨粗曰薄）周乎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淸旦之市攫人之

許季升曰下面許騰踏俱是足上意思

劉辰翁曰此一段闊說從敵一步生來費力步步俱到

許國裳曰至道成德存乎其人與成無爲二句斡旋得好

金以爲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鬲（鬲或作高）故負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止統）而不續（古闕二字）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至觀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成之於無爲）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詐（詐或作辟）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而一作慈西）之惑也（所謂或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亂惇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警彼病目見空中華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惇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自視昏華而已）（見之）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然後）備必豫具慮必蚤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

林見素曰迷往觀今如行者入迷途東西南北不知所向望而無趣至此歸結有著落

陶王齡曰不啟者知天五行四時貫其等理

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卽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黄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竝起而獨（或作稅）成。鳥乘隨隨。駒蜚垂

林尚默曰呼應詞蔽蒙扃塞四種

輙（或作輒未許）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己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蒙扃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或爲賞）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貴一也變文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

張[illegible]沙曰如此[illegible][illegible]大趁大敢矣

不能爲異形。尸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返呼之使勿往也）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則吾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刺（約如繩約之約刺如針刺之刺）達昏開明。而且明焉。故能說適計險（說止息也適如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衆人（或作久）求（或作未）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疏（疏之爲言失也）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不爲敵天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

蔡白石曰參差以奧

洪景盧曰兵與天地人一貫看理透

一宰萬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請）類類生之。耀（或作翟）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則）能之變。極蕭循之元（元或作无○蕭蕭斧也于謂之循蕭以戮人循以衛已知此則知兵矣戌之宇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究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謂矣南華曰令斷行周於會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無封之宇（或作博）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或無者字）用兵。外不能充其功（不得於內斯不可戍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人極地（或作蔽地人極乃地）○地極天。

林虞齋曰此即九天九地之旨

宋方城曰出題句有筍

（地極乃天）天有勝（天時有勝）故地有維（地利有維）故人有成（人和故有成）故善用兵者慎（慎于之所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窮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五行休王孤虛之屬）彼天生（或作士）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屬於角章屬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揣拍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爲隨（徵在其後）以轡（或作轉）無素之泉（轡猶羣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陸）溺溺人（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與風波）故能往來賣夬（不水能致風波則彼華如川之流可）獨金而不連（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實江湖可竭偏任金德陸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絕道之紀（或作絕）亂天下之文干音之謂違（或作逹）物之情天之不瀾（或作綱）其答燥（或作慘）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答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

張東沙曰天英字郡出

林定山曰末出兵法家以總結之

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古闕二字）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闘耳（或作耳目○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吾爲一矣五行不能牢五音不能羈雖遺陰陽可也苟爲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王鳳洲曰此篇是淮南子散漫之體逐句逐段開說立箇主意而意思玄奧步驟緊嚴

諸子彙函卷之八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司馬子

齊司馬穰苴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天台方氏曰司馬之苴爲齊大司馬言論緰有先王遺意○故云司馬兵法

○○仁本

梁衍溪曰權出二句言權之出于戰者非中人所能也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方向也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時農時也不歷民病不經歷疫病之時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其民敵國之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習也大春蒐秋獮春蒐蒐索禽獸之不孕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諸侯春振旅秋治兵三年大習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旅而還也

解大紳曰內得四句承上言如此則內之民得其愿愛願爲之守外之兵得其威務願爲之戰也

陳身兩曰此見安不可忘危

歸震川曰此古者逐奔不過百步六段因時合衆而教之以爲民紀之道古之善軍政者蓋如此

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爲綏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軍法以鼓戰不鼓不成列未成陣也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

馮滄溟曰民之有德者則官之是上以爵在天道下以治物辨職乃聖德之事

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告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歲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

李西涯曰宛然警靜之辭名正言順不異紀律

解大紳曰三代之兵將時而正是如此

馮汝廸曰治諸侯者六即如葵丘之會以五命詳載是也

諸理齋曰此九事即盛大司馬九伐之法

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刑授職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法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田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王鳳洲曰古者仁義之師非正則權正所以愛吾民亦所以愛其民也況國不可忘戰安不可忘危必也明其仁禮信義勇智以為民[illegible]乃為聖德之至其次遇無道之君申其罪[illegible]皇天后土徵各國之師以誅有罪者更舉賢立明以六政治之以九法禁之此三代仁義之師也而五伯齊桓晉文庶幾近之

天子之義

司馬子

楊升菴曰天子行事純然取法天地之生長收藏而為仁義禮智之用是當然之極也若先聖又非我而法天地者亦法天地又當觀先聖也

陳眉南曰聽斷閫中軍旅之事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士庶之義必奉于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方向同而意氣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虞舜三苗逆命舜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

馮汝廸曰政事極其修舉教令極其簡省民習貫則體驗而成俗矣

許子春曰言教化可以復行也

李卓吾曰威廷于軍之化其遠而先之誓師自殷三代明天威人之師其有名而折之聲罪自誓

先成其慮也。夏時諸侯有扈氏叛大戰于甘爲誓六事之人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夏桀暴虐湯往征之誓衆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商紂無道周武王誓師孟津曰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又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又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誓師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盡用兵之刃矣。夏賞于朝，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子，懼小人也。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戈戟之類是也短兵刀劍之類是也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埶音勢也。旂尚龍謂蛟龍爲旂者是也玄首者象人之埶人首黑故也殷

鄒國賓曰勸君子固以彰德懼小人則善者益勸亦以彰德也

楊升菴曰太長太短太輕太重四者兵家之雜者也

李西涯曰昔湯六以禁也伊尹誓師示也惟予欲承天子威命是尚威即王師且然況三代而下乎

白，天之義也。象天之義天體瑩潔故也周黃，地之道也。象地之道地之體黃故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章士卒所徽之章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爲有司者又凌辱之此所謂多務威也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又凌辱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也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軍旅以舒緩爲主舒緩則民力足用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者是民過於軍文過於武也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

胡伯泉曰武王誓師云尚桓桓言尚威武也而繼之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此即行列遲速軍容也

楊升菴曰此段武備不忘文事如此

陸叅川曰以虞夏殷周誓辭八句

陸理齋曰不伐善而分惡乃讓德也正是取法天地

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典猶役也）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凡勞還師勞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答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

林鶴山曰昔堯先國代先零以此法始而行師終而叅凱以休兵起末有法收束有力

楊升菴曰按前二章所述頗合王者征伐之法已後皆涉詭譎權謀

劉伯溫曰因心而動是一篇之主

方初菴曰小罪則殺是懲宜之條制處

〇〇定爵　　司馬子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辨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訊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盡其能也方其慮者欲計之深也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辨白人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己之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願動而動者與民同志也）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陰陽寒暑以時制之也）阜財因敵（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懌衆勉若（懌衆者勉而順之也）利地守隘險阻（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數險阻絕之地也）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右兵者長短相助以爲用也）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使吾軍更迭衆戰則可久使吾軍皆出與戰則力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智也鬭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缺）

宋潜溪曰連用九也字句調跌宕

根悅之曰自須役是謂五慮至使是謂戰權尺幅中疊用是謂二字凡十七見具見行文變態

也。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此所謂有天也衆有有因生矣。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人習戰陳之利盡物以備之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人相勉及於任使是謂樂於戰陳之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煩陳者頻煩於陳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然有以職。是謂堪物。然有職主之人此所謂堪物者堪爲職主其物之人也因是辨物。是謂簡治。選簡治才也

王敬所曰此言文戰之重所宜復計者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戰參者臨戰參詳而不忽也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戰患者爲戰之害也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毀折者敗毀而傷折也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戰鬬權變之道也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察者見之明也居國見好。在

陳楚深曰此言利陳之法先于服人

方初菴曰此又從論軍旅之事在于用人

軍見方。刃上見信。信賞則罰當罪而不濫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自服時中服。厥次治。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行之以權

李石麓曰前是謂二字已十七見矣此又四見不厭其煩

成其所滿溢者奪其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爲之凡此皆滅厲祥之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

[illegible]之曰論戰法至此畢矣而又泛論治亂之道立法之嚴以申明因心而動也

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方初菴曰至末歸出古之政來見兵法有自來非可臆而行也

王鳳洲曰。篇首曰因心之動。是一冒頭。中間雖有斷落。而實一氣貫下。如禹之征苗云。尚一乃心力。武之伐商云。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曰定爵者。如禹之征苗曰。其克有勳。湯之伐桀曰。予其大賚汝。武之伐商曰。功多有厚賞。則定爵尤軍旅中服人之首務

鄒東廓曰吳子刺識文侯心事故以兵機見而文侯乃佯爲不好者正激之也

吳子

名起。衛人。所著皆兵家機權法制之說。高氏謂以吳起孫武較之。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豈其嘗學于曾子。故立言亦有自歟。

圖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掩之以朱漆之飾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鬭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失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

徐子輿曰此喻弱小之敵強大正不自量而心敗者雖引有扈氏虐下悖上爲夏啟所誅此不自虞之驗也

馮非熊曰此本人和之說末亦符此擧之意也

羅一峯曰先和應前教百姓親萬民意

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吳起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教百姓教後內之百姓親萬民親後外之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將用其民必先和於國和於民和於陣和於戰然後可造征伐之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擧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

楊升菴曰王者順天應人之師先以道義仁撫存心故擧商周二王爲証

袁元峯曰禮義之師王是一勝處

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擧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擧順天人故能然矣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

楊升菴曰義兵所爭名強兵所爭利剛兵所積惡暴兵所內亂逆兵所因饑五兵所起服之各有其道也

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然交兵接刃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固軍深壘自用堅守而取勝者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曰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與齊盟於潢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攻如晉楚之於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踐之於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藏之如楚人之於衛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饑而起兵襲之如唐人之於楚是也）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

殷崇川曰此人和之本也子輿氏論人和曰得道者多助多助則天下順之是也

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擧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陣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

朱方城曰百姓不畏兵凶乃是善爲而非鄰國是禹乎公戰也

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問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楊升菴曰：吳子從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武侯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厲之以義。起之兵法，能本道德仁義，所以爲正兵也。

汪仲淹曰彙析六國之陣如指掌

料敵　　吳子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齊國之陳重而不甚堅者，以其後輕也。秦國之陳人心散而欲自爲戰者，以其不讓也。楚國之陳齊整而不能久者，以其數戰而民力疲也。燕國之陳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慤而心慎也。三晉之陳能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死志也。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

解大紳曰此言齊之陳可壞

解大紳曰此言秦之將可取

解大紳曰此言楚之軍可敗

解大紳曰此言燕之師可虜

解大紳曰此言三晉之師可倦

江仲淹曰上明惑六國之陳勢此泛言陳中之士以起下料敵之試

熊悅之曰此叙料敵有八八者不差所戰無不勝矣

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

熊悅之曰前言戰矣而不可輕易直前也又有所宜避之者有六則進退俱合于法矣

尹石黃曰先察敵之虛實以決勝負是百戰百勝之術也

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敵人之來蕩蕩然無他謀慮蕩蕩輕忽之貌旌旗煩擾紊亂人馬煩數顧望此寫愚將吾以一倍之少可擊十倍之多必使之倉惶無措可也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

汪仲淹曰以此料敵即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之略

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王鳳洲曰起之對秩秩有條先道六國之陳後述六國之兵可破隨及料敵八事又不忘避敵六策則勝負之理攻擊之道篇中一一不紊其大司馬九伐之法乎

王敬所曰用兵之道有輕重審其輕重而兵可治矣

解大紳曰治兵貴法令明賞罰信是治兵之本

解大紳曰有禮有威是起之治兵有倫有紀處

汪仲淹曰進止之節飲食之適人馬之力尤爲治兵之要

治兵　吳子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鐦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三者皆所以任用在上之令也任用在上之令則治道之所自而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

宋[illegible]曰北背水陣也戰決則利不決則害

熊[illegible]之曰教習之法皆由主將之謀究而三軍之心服也一教十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萬教成三軍猶如矣

王毅所曰教習者兵習器械又盡力以教之何戰不克兵有五教目耳足身心也

戰則敗。凡兵戰之塲，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兵有方陣有圓陣或方而變爲圓或圓而變爲方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俯坐進跪是也行而止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布也前而後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使吾軍每陳皆習熟之乃授其兵是謂大將之事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一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陳法三擊鼓催促飲食四擊鼓嚴整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

熊[illegible]之曰此起八陣之法也八陣始於風后繼於孫武樂於起繼於孔明至李靖爲十六陣矣

解大紳曰蓄卒騎即處錯言中國之長技五也平原易地輕車突騎一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二也堅甲利刃游弩往來三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四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五也知此可以禦敵于天下矣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王鳳洲曰：此篇凡四問對，大約論用兵輕重在法令明，賞罰信，決生死之機，精教習之法，能熟此以爲萬人敵，則孫吳復生也。

孫若棋曰總文武二者可爲三軍將然文宜先武宜後故云不在勇而在慎也

唐荊川曰受命三句亦文徹也

○○○論將　　吳子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夫勇者必輕與人合戰輕於合戰而不如我之所利未可取勝）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王陽谷曰叙氣地事力四機分明

王陽谷曰總前四機有法

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閒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强去之國亡是謂

朱之復曰言威號在四機內事然節五慎之功用也

田藝蘅曰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因敵形之虛實而用其權變則不勞而功自成矣以下十一事總詳其意

良將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姓名而審察其才之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用其權變之法則我不勞力而功舉矣）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吳魏老曰兩敵相遇我必先相度其虛實動靜其智而衆也則避之其愚而寡也則攻之則斯將察庶可必矣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

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王鳳洲曰起嘗與田文論功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皆不如子故李克謂魏文侯曰使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讀其書信李克之言不謬

尹文子

尹文子出于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于公孫龍公孫龍稱之學本黃老大較刑名家也

大道上

劉孝標曰尹文子之學本于公孫龍公孫龍自爲堅白之論本于孔子之正名篇此其學之主亦本此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

陸貞山曰四句括一篇之要

何鏡湖曰此舉名正實之要也

顧東江曰叙出賢旨

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
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
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
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
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
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
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
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

鄧潛谷曰正名所以與術[illegible]勢名家之學可[illegible]嘗哉[illegible]生亦[illegible]者此語

焦弱侯曰四句議論精當持此形以察當世名實然一失莫有名必有形名形衆同自無遁矣

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
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
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
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
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
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
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
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
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

胡柏泉曰事必有賞則善者不混人主不別彼此不檢虛實善惡[illegible]不肖混淆賞罰倒置法術之不行也有由矣

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
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
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
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
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別
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
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
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
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

陳貫山曰此牛馬之論言好之無定稱與牛馬人之無定形總言其不相亂也

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
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
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
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
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于馬矣
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復屬于人矣
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
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
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

張幼遐曰名定則不亂即如權衡度量之輕重長短雖欲顛倒賢不能亂其名其治同也

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羶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羶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康引侯曰長篇滾滾不厭其詳古人文唯取其達意類如此舉凡以此爲法程

屠長卿曰名法權術是一篇大

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于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

[illegible]

楊慕文曰獨善獨巧未善巧之至僅工寫求妙顧自然生趣作

術所爲者不出于農稼軍陣周務（求諸于而已事務也）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于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

書之旨

丘瓊山曰立意雖殊而詞說駁正可爲好異務名作証

王守溪曰文情多少含蓄較上數段更加生色

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正儒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

[illegible]翔曰禮之辨上下定民志[illegible]賢相[illegible]合然以名分制心術有見

董[illegible]陽曰引二語作[illegible]搆宜審

則賢是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宗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

林[illegible]泉曰圓者自轉方者自止賢者必用此定分也如若圓者不轉方者不止賢者不用則亂矣

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愚非能愚而智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

孫月峰曰前方圓賢者之論正為此富貴貧賤智愚一段發端

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愚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于人俗所不與苟忮于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

何椒丘曰齊楚二事見上倡而下從而治亂隨之

何椒丘曰晉越二事見上好儉勇而下化之其驗如此況制禮作樂不係于賢愚也耶

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為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于俗飾于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若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

沈凡軒曰處名位有仁賢愚不肖者仁賢者少愚不肖者多此所以亂多而治寡也

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屬于賢愚不係于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已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

殷常川曰以禮義責君子以名利治小人則君子小人各盡而名正法順矣

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

許子泰曰[illegible]

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

蘇紫溪曰[illegible]

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皇貴欲以

汪南溟曰今世謂多以以目碔砆而擯人之有者往往而是

獻之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巳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盗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

朱鎮菴曰變幻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我知是非之理素定于胸中自然不得惑矣

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亾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

方虎門曰宋公假仁也一舍而迂二國之君乃不鼓不成列此不過狙詐之術耳晉齊高兵行假道宋襄之仁所以取敗是非之分與何不察乎

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亾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亾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

王鳳洲曰伯圖權謀之術濟以假仁義之名實其成也宋襄之正實出乎假假之不得其術者是與果可定乎

余同菴曰應治叙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四句是一篇主意所在

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楊升菴曰尹文子之術與韓非子相表裏觀

此名實之論文雖奇豔爛然而非正學處卻謬矣讀者取節焉
余同麓曰此篇先序事而後斷案古人運筆不一也

莊定山曰此篇即申言前篇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未盡之旨

大道下

尹文子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于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

李于鱗曰前叙八術後總發其得失關乎治亂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

尹石叟曰六徵中有衰亂亡有昌彊治之異

屠赤水曰此表亂亡三徵

屠赤水曰此昌彊治三徵

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

魏莊渠曰盜姦之害害之小者亂政之本其害尤大害大關家最不可赦誅矣

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强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茅鹿門曰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遄爲政乃殺鄧析而用竹刑非子產殺之也

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强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傅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

宗方城曰引老子三言政言奇言無事而以名法屬政以權術屬兵所以得天下屬無事剖析了了

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于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于眉睫之間承之于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

陸廣野曰聖人聖法判析有本此亦尊法也

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強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討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

賀廷臣曰析名言精極簡要入口

王槐野曰鄭呼之下曰盜者聞以爲真盜曰噬者聞以爲真噬曰璞者聞以爲真璞乃知爲人上者當慎所令也

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者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于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于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于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

楊升菴曰各下意思各一樣論而聯絡貫串如珠連璧合

汪南溟曰篇中以可字不可字不可不三字點次淨二

徐儆弦曰撰此情破則不怨貧不驕富不厭賤不能富貴是難入厠夫

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
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敵在于不知
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
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
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巳也起于情所
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
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
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
有請賕于巳疎之可也未必損巳而必疎之以

胡存泉曰前世之亂其賜于此描寫俗情可盡曲至矣

其無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巳親之
可也未必益巳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
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
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
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
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
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
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
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

陳原野曰借上富貴者當酬貧賤之願以況人君當酬天下人之願

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
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
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
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
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巳則於人君弗損也
然而弗酬弗與同勞役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
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
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
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楊南峰曰此篇見爲治當任法不當任巳篇
中一番正論一番游戲而起伏斷制叙事議
論井井有條

孫武子

齊人。爲吳王闔廬將。著此書。魏武葦其精粹。爲十三篇。往往含正寄奇。背義依詐。然其詞約而辭易。而深暢而可用。名孫武子。

始計

[illegible]曰此篇先論兵家之大凡然後乃次其事計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因其所利而制權變

張預曰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此兵家正理

[illegible]曰[illegible]勝者先選將以[illegible]三軍司命也知此爲十三篇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兵之詭道至不可先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詭者本會爭戰裝作不會爭戰之形以示之本用事物之理假作不用之形以弄之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于臨晉而渡于夏陽也利而誘之。以小利與之而詐佯走使敵來追必中吾計亂而取之。兵陣嚴肅吾或以前後左右攻之使之昏亂以大軍取之實而備之。敵之實我之防堅強而避之。以大兵強盛我且退避之待其弱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吾則撓之亂其心志卑而驕之。本強盛假作卑弱使其驕慢佚而勞之。伺之隙擊之敵兵安靜吾用奇計以勞困之親而離之。又有救援吾則用計使離間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要防門處兵以不到之意料不到處出軍以擊之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皆數機事

[illegible]曰此之事君子不取詐此之類也

何[illegible]曰自能而示之不能至出其不意是一句一義

謀取勝之法在臨事而用不可預先傳說于外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興師命將必齋戒告于太廟授以成算方遣之謂之廟算勝不勝算定勝不勝則勝負之情見矣

[illegible]曰廟算者謀算于廟堂之上也後有廟戰則勝負[illegible]

林見素曰。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眼骨。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段難以具述。

村見孝曰欲攻敵必先謀故曰謀攻

徐子輿曰全國如曹彬下江南克城之日一不妄殺是也

陳明卿曰上兵伐謀

謀攻　孫武子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國降服全國而服我破國必有無辜被傷者）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軍降服爲上殺傷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破而勝之未盡善也自然降服全而勝之）故上兵伐謀（敵始謀來攻我我出其謀計之外反間其主謀）其次伐交（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其次伐兵（兵者器械乘其所之）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櫓大楯也轒轀四輪之車器械攻城之具距堙踊土稍高以附其城）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國而非久也（善用兵者不在于戰而在于不戰不在于攻而在于不攻不在于久而在于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我兵十以當彼之兵一則圍而取之）五則攻之（我之兵五彼之兵一我以五分兵三分作五分以三

魏禧注曰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苻堅一百萬李文忠以一萬破蒙十萬則必逃也

分與之正兵而擊之以二分作奇兵）倍則分之（我之兵二彼之兵一以一分作正以一分作奇兵而與之正合以奇兵而佐助之）敵則能戰之（我兵與敵均力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少則能逃之（彼眾我少則逃其所長以待其隙）不若則能避之（我兵不若彼則避其堅而擊其隙）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使我兵彼之兵驕慢伺彼之隙而擊之弱少又不強何眾我縱之兵守）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戰必遣大將者濟弱扶傾也將若智謀周密則國強盛將若無謀人見其隙而乘之則國虛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繫其軍不得自由）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號令不一軍士惑亂）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軍士不一起疑一）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諸侯乘而來是惑亂軍士引他人勝于我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料敵虛實）識眾寡之用者勝（多則圍之少則逃之）上下同欲者勝（上下同意）以虞待不虞者勝（我則常備待敵不備擊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貴成功不御于進退）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汪有泉曰三患皆從人君御將從中制之害兼令中制投令全兵銳不敗矣

唐順之曰按宋寶元用兵王師之敗不可六十萬也

尉繚子曰不知彼而知己如符堅伐晉者淝水之敗是也

知彼知其虛實而不致也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只知己之可戰不能全勝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無算者每戰必敗

王鳳洲曰既知速久之利害又不可無謀謀攻者先謀定而後攻之也篇中議論曲折可謂得兵家之要務

陳眉公曰首四句將奇正一句凡兵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何延錫曰奇正雖出乎如雷霆之變以奇正之變可見

○○○兵勢　孫武子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承受于敵奇正以正而合以奇勝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碫以石投卵其破必矣是以實擊虛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以正陣交戰必以奇兵擊之而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善出奇者言能出奇陣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舉此三事以譬下文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戰勢正變爲奇奇變爲正前後左右無有端倪誰使之窮極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舉此二物以譬下文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只要勢險而節自少勢險如水之漂石節短如鷙之近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彍是張滿之弓機是弩牙也戰之審虛實猶弩之視定邪正而後發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假作錯亂之形示敵敵來攻我而我實不亂是我分數定形名明也渾渾沌沌形

孫子典曰險疾也短近也疾則不及謀短則易爲勝此至下數句皆兵之奇正也

諸葛亮曰亂生于治數句皆毀形匿情如楚王之毀軍實頓之見羸知此法者

圓而不可敗。前後左右魚貫鴈行長短進退囘頭八尾擊處爲首此所謂云云

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我兵實治實強實勇故能作假亂假怯假弱之勢以勝敵使之輕易來攻破之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我兵實治而示亂分其數也實勇而示怯藏其勢也實強而示弱閉其形也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動者敵靜而有備也或誘其來或驕其志則敵必從復以小利與之敵必取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待者猶弩之勢發機之節也如彼不知而輕易來攻我則破之

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自爲任疾之勢以勝敵而不取諸人也欲行如此勢必擇如此人任用之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用人而行勢如漂石發弩至于戰人也如轉運木石

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安靜方止自然之勢也危動圓行人爲之勢也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轉圓石從高山而下勢迅速而不可遏者勢使然也此喻用力少而成功多

張玄超曰此篇論攻取必先形勢故以兵勢名末節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照前有法

曾確菴曰：出奇處置，無不盡神，而文字亦高出一頭地。

林見素曰兵實則勝兵虛則敗凡用兵之法貴實而忌虛此篇之義[illegible]之實以爲虛使敵之虛以爲實也

〇〇〇虛實　孫武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從容待敵則士卒安閑而銳氣有餘奔走趨戰則人馬勞困氣力乏竭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者使敵來就我是虛之也致于人者被敵所使往赴之不致于人是實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委弃輜重佯輸詐走敵負利而自來是虛之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絕其援擣其穴守險埋伏使敵不得來由此害之使虛也

故敵佚能勞之，敵安佚我使輕銳出其前後左右以誘之敵來我退敵收我追彼必勞困是虛之也

飽能飢之，絕其糧道焚其積聚其飢也可立而待是虛之也

安能動之。敵安靜不動我則攻其趨向而塞其往來令彼不得不動是虛之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掩其空虛之處攻其無備之處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無人空虛之地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攻其所不守者是我攻其東而佯爲攻西則彼之精銳皆守其西乃以我之精銳夜襲其東彼必不知所守東必取矣是虛之也守其所不攻者不攻之處亦當守之之意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所守示敵以不是所攻示敵以有餘

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無形者隱之情妙使敵不見其虛實而莫測也無聲者變化之

錢霞卿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句自爲一義奇正相生須細分曉

許圉象曰見敵之形則我專爲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爲十以防我

陳明卿曰我以專以合以約彼以多以分以寡

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能如此敵之性命皆由于我矣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對壘之際見敵虛隙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之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退也而示敵以進攻而輜重先退敵不知也尚懼我之進攻而輜重已先去之速不可追及故我戰敵雖有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凡絕糧道擣巢穴掠田畜等彼必救也此虛敵而實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其所之或亂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形人者我之正敵以爲奇我之奇敵以爲正也無形者奇變爲正正變爲奇使敵莫測也敵形見我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分勢而防禦也爲一爲十者我攻一取之出于前後左右使彼百人分作十處是一處只十人也我百人不動若與之戰是以十人攻一人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衆則散則寡以衆擊弱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蓋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與敵戰之地不可使知彼不知我從何而來則無處不防我也各處分散其人以備我則後不能專一我出而與之戰者皆少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

張清江曰敵不知我所出則必分兵以備我敵既分兵則吾所與接戰者寡矣敵防我之前則在後者必少防後則兵在前者必少

陳明卿曰衆又非多也使其多者不得不寡則我乃衆也

徐子與曰此知地知日亦富顧人和何如

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若備其前則後必寡我必攻其後凡備前後左右皆然不備無處而不寡惟寡所以備人惟衆所以使人備己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知敵來戰之地必在何處來戰之期必在何日審其虛實勝負可攻可守雖在千里不失期而取也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此言不知戰地戰日之患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爲也能知戰地與日敵雖衆可使無鬭乘其所之而分散其人也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校之以計而探索其情也作之而知動靜之理使吾之身士先起或擊或攻而知其動靜理亂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之以弱彼必進攻形之以強彼必退去進退之間而知所立之地死與生也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之而知其所攻所守何處堅實而有餘何處虛弱而不足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知故其極至足歸于無形無形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不能運其計也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因形角而作策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知敵之得失動靜死生有餘不足之形以制兵勝非衆人所能識也人知已勝之形因敵

曾耀卷曰韓信伐趙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乃敢引兵下井陘此作之而知動靜之理也

何必圖曰我因敵形而制勝故人不知此等兵勢最奇

徐子與曰以水之形皆兵之形巧而且切

林見素曰此數句即前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至于無形無聲者也一篇主意總攬

（制勝之形不可先傳所以衆不能知）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用戰已勝之形不可復用因敵制勝之形無有窮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致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皆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勝敗之機在吾方寸之間）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此言兵無常勢爲將者當體諸此也）

王鳳洲曰通篇總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爲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因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篇首尾喚應較他篇更句句精密

徐子與曰後人發先人至總是明于度數先知遠近之計軍爭之利在此神妙

黃獻臣曰軍爭之患在此亡難

黃獻臣曰此言舉兵爭利之害在此三事

徐紫芝曰委軍入魏地龐涓弃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馬陵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軍爭

孫武子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戰然後可決勝也）莫難于軍爭（爭得地利）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神妙在一迂字）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形惑之變迂屈以爲近直轉禍患以爲便利惟運用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欲爭近地而爲遠去之形復以小利啗之而誘其遠去之實彼正逐利之不戰我在其後發在其先至也非能假迂以爲直者不能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智者爭之則爲利害人爭之則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全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人馬勞困）（首尾不接三軍之將必被敵之所擒）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輕銳勁節者在先輜重疲弱者在後十中只得一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顛蹶上將軍皆蓋其法吾軍十分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路近而所至者雖多猶有一分輜重不得至也）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輜重糧食委積軍中有則生無則亡非無也因百里爭利而弃捐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恐後亦是有爭）不知山林險

汪有泉曰兵爭之妙全在識地形

林見素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故見利之間呼吸易形難拘易致分合之常何可執也

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預知地形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不用彼鄉土之人引導而行則不知遠近險阻埋伏掩襲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或分爲十或合爲一皆因敵而變化之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不動固守之如陰晦而不可見如雷震不可過也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分利分封有功權秤錘也稱量勝負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上背兩軍爭利之法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

何陽圃曰氣與心可奪則不可無治之之法也

馮滄江曰師有避實擊虛之說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此四條最見分曉有徵

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金鼓旌旗號令之形嚴整清明則能使三軍如一人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敵人新來氣銳且不與之戰而待其衰是奪其氣也可。奪。心。撓而亂之卑而驕之使其不定必無遠謀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銳者奮也惰者倦也歸者息也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即上文奪氣之法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我之治待彼之亂以我之靜待彼之譁即上文奪心之法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

林見素曰勿向如趙奢先據北山秦師敗勿逆如劉昭烈升馬鞍山陸遜四面擊之勿從如韓信敗趙王龍且勿攻如太宗攻薛仁杲靜甚莫而敗之勿食如曹公以輜重餌馬超勿遏如呂弘攻段業爲弘所敗

也。治己之力以困他人之力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形名嚴整不可邀截行陣廣大不可擊攻此知臨敵應變之法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立。勿。逆。背高向下者順也背低仰高者不順也背丘有所倚也勿逆不可從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佯輸必有伏兵故勿從精銳之卒勢猛故勿攻餌我之兵必有謀害故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勿遏恐後有謀必闕闕一面使其貪生勿追恐窮極追之必死戰也此。用。兵。之。法。也。上數者

王鳳洲曰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于我則我勝利于彼則彼勝故不動不爭也。

袁滄江曰地形二字即孟子天時不如地利意蓋歸上兵爭一曰得地形本此

錢鶴灘曰掛者還返掛礙支者歧路多險

錢鶴灘曰隘者左右高山中有平谷必須我兵滿山滿谷敵不得前

○○○地形　孫武子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地形有六）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因通地之形而欲制其勝必先居高向陽而通利糧道則得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掛地我可以往難以返如敵不備擊之者勝若有備不惟不勝抑且不能返也故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彼我相持出而不利者支地也敵若以利誘我我不可出我若引軍遠去敵必來追我伺其半出而返擊之利也）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相夾之間窄狹之處隘地也我先占之塞隘口作陣以待若敵先占隘口則不可從若未則進戰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此險地之形）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敵遠勢均不可挑引人戰則有奔走之勞故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

江有泉曰此即秦伐晉趙穿怒臾駢之佐上軍自以其屬出也

江有泉曰此即曹孫以張遼孤先鋒而敗鮮卑

林見素曰趙奢令敢以軍事諫者死許歷不避死諫而先據北山得勝此國之寶也

敖清江曰撫軍士當恩威並行恩過則玩而不法威過則暴而不親

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以寡敵衆必敗）卒強吏弱。曰弛。（不能統屬軍政）吏強卒弱。曰陷。（未曾習練之卒）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將怒而小將不服小將怨而遇敵自戰士卒有能將不知而雜用之皆崩敗）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無威德號令無法任人不定兵無節制）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不料盛衰又不用才能以為腹心不擇精銳為之爪牙）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始舉占地之形以助于兵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既料盛衰又度遠近）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知此將知此篇之義）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即君命有所不受）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不求戰勝之名不避違命之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如嬰兒將為父母矣上之恩于下者厚下之報于上者益厚也）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即卒已親附而罰不行）知吾卒之可以擊而

徐子輿曰以下總是料敵制勝之道

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此即知己知彼之意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申結上文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既知彼己之虛實，又知天時地利也

林見素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所論山水川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爲將之至任，不可不察，而篇中逐條開闔有法。

尉繚子

魏人，司馬錯也。鬼谷高弟，隱夷，嘗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其談兵，分本末，別賓主，崇儉右文，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但末章殺士卒之半等語，慘刻太甚，豈尚嚴而失之過者歟

天官

林見素曰黃帝之刑德非時日之刑德也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

黃獻臣曰指人事以勝時日此論極當即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

武王勝紂是義兵豈孫子陣之合天官否也

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敗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

王慎野曰末把猜帶米汝射回顧有力

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宗方城曰此論時日不拘拘術家之淺陋而以人事勝之況天道遠人道邇人事修彗星之凶與吉非所計矣

陳明卿曰尉繚子屬兵于人事而衛公以八陣五花皆借名直是拿定

錢禧甫曰師出以律方爲有制之兵制不先定則士之耳目莫知所徧亂而不整矣

陳明卿曰死士可有先死之士不可不盡力

波瀾

經世論曰禁此四者須平日信義素明賞罰素定有以得士心故士可與之俱死與之俱生而無四者之患矣

制談　　尉繚子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古者統兵有百夫長千夫

王淡叟曰必死與必生不侔故一人奮可以當十十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矣

長萬夫長故曰百人一卒千人司馬萬人一將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係也以少誅眾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眾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眾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

胡維霖曰三人用眾有名實其實當取孫武也

重士希曰王霸代興非二十萬眾不可白起代趙亦用二十萬趙乃以四十萬取於長平

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眾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

錢龍錫曰言與國之兵特以為用當之不能用也

陳明卿曰一卒酉寸皆是兆者

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眾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駛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用兵在自強自強之道在農戰農戰蓄積多而軍旅之費有所出戰則服齎兼而接刃之際不能敗區區諸國之助不足有所也故曰發號出令信

王靡賦曰士卒非試其能戰而振用必有敗軍殺眾之禍

陳明卿曰實非軍將非將國無人矣

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王遲巖曰篇中大意言兵先定制定制者養多力國士備弓矢矛戟閑什伍明賞罰斯王伯之兵也故天下莫當苟兵眾而猶獻幣質子割地是自失其制而號令不行欲無敵于

天下得乎。一篇議論，全是遊說兵之體要，兵家不可缺者，眞戰國策士之口吻也。

王子京曰起首四句便是大言

黃岡生曰此以將帥爲心士卒爲支節不離之論

黃子兄曰此篇顛數明勝敗論十三篇內亦有此意

錢飈譚曰又歸結心上是關鍵處

莊定山曰法嚴而志堅也

攻權　尉繚子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鬭。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

柔方毅曰凡爭其鋒而衡其勢

戰者無全氣鬭戰者無勝兵敵若分險而守是無戰心也若來挑戰者我無以全氣擊之若來鬭戰者我無以勝兵應之挑戰鬭戰頗異挑戰者是以勇將獨出挑我之戰鬭戰者是以奇兵輕出與我鬭戰二者皆誘我之進也故不可以全氣勝兵進之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鬭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曲勝者言非全勝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合鼓者鼓之則進也合角者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

莊定山曰兵貴神速即其是也

楊升菴曰治事不豫不可甚難不然雖禦守無人無敵等耳

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獨出獨入言無敵也

何仲默曰此篇議論一節深一節而意與文兩到

王子元曰前壯而敢從此不可不知

陳明卿曰以城為城城者人之精誠也

陳明卿曰城堅必救誠否則堅城無所

守權 守城之權法　　尉繚子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敵來攻者被傷之甚也然而世之為將者弗能知其守法何如耳）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攻城之卒不下十餘萬之衆其在城外必有救之軍者不可無外援也）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朞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朞年之城言可守之而踰一期者也是守之力有餘於攻者救之功有餘於守者此所以不可攻也）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

焦弱侯曰末結倒敵而待奇句

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幷於前么麼毀瘠者幷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若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者必能開其圍守者必能奮而出守者救者中外猶相接應此乃救而佯示之不誠也佯示之不誠則顛倒敵人而待之者後其壯士前其老弱彼敵無敢當其前守者亦皆出戰不得而止矣此乃守城權變之謂也）

王鳳洲曰得陰符之精粹得十三篇之要略可為戰勝攻取之第一秘

治本　　　　尉繚子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男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木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

孫宗論曰民之本在男耕女織各修其業則衣食足禮義興矣如治度不立奢僭成風民始有飢寒之患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則飢之本寒之源而不爲暴亂者未之有也

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一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

姚夏泉曰民不事本業務爲淫巧一人之身費中人一家之產僭侈無度爭奪禍起惟治以防之盡力于南畝布帛則飢寒可息矣

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也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沈仲璜曰當並與治家觀

西疇錢曰禁賞括盡前意

舒國裳曰古聖王以儉理天下甚至籩豆不修簠簋不飾朴素成俗民務于耕織有饑酒敗善者則殛之故有飽食煖衣之民無啼飢號寒之民有務本順治之民無橫行爭奪之民天下一家海內向化有由然矣篇中議論卓越實歸本還源之要也

諸子彙函卷之八

楊升菴曰屈子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

王鳳洲曰覽之令人悱惻痛咀且咏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

諸子彙函卷之九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玉虛子

屈原名平字靈均楚同姓也為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于王王疏平平憂愁而作書皆出于忠君愛國上官又短平于頃襄王王怒遷之江濱平遂懷石投汨羅以死楚歸州有玉虛洞可容千人石壁異文成龍虎艸木之狀平嘗讀書于此故名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馮翼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斡音筦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際邊放至屬附隅角也）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日月眾星安所繫屬誰敶列也）

王逸曰屈原子身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發渫憤懣舒瀉愁思故其文義不次序

楊南峰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書曰殛死言貶死耳聖人寬仁如此

出自湯（陽）谷。次于蒙汜（似）。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次舍汜水涯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癘疫鬼也所至傷人惠順惠氣謂和氣也此章所問三事）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秀）未旦。曜靈安藏。（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蔽其精光乎）不任汨（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治也鴻大水也師眾尚舉僉眾課試也問鮌才不任治鴻水眾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眾人以為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遂行其說也）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鮌死為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乎鮌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此問鮌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鮌子腹懷抱也禹自少小習見鮌之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經業。而厥謀不同。（豈[illegible]禹能纂代鮌之遺業而成又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洪泉極深。何

楊升菴曰山海經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洪賓夫曰離騷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彃日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傳說姜嫄履帝武之類皆見于詩書豈經也哉

以寘（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　墳土之高者也此問洪水汎濫禹何用實塞而平之九州之城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馮盛怒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渤海之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滲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洩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焉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隋。其衍幾何。此問四方長短者何若謂南北使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

李子麟曰崑崙山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之縣圃上通于天

閩王敬曰吳都賦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石林虎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崑崙河水所出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門數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夫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也不足答也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南方日近亦陽盛故多煖北方日遠而陰盛故多寒猩猩能言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鯈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鯈忽急疾貌山中有人年

王西樵蓱九衢從莊子注有九岐以岐路解

楊升菴曰玄趾在北三危在南

彭可齋曰禹娶塗山因急于治水四日而出此與衆之嘗欲不同而豈快一朝之飽乎

老不死子孫藏之雞窠之中者亦或有之長人易風氏守封嵎之山者

靡蓱（音萍）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靡蓱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又云南海之內有巴蛇身長百尋食象三年而出其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眞人壽敝天地精神不散

鯪（陵）魚何所。鬿（祈）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鯪魚鯉也有四足形似鼉而短小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彃射也堯時十日並出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音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當作之時焉得彼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也采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朝）飽。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孽）。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作為后君離遭蠥憂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啟是伐益作后也于是有扈不服啟遂與大戰于其故曰離蠥問啟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伐益伐扈以達拘執之與乎

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康驪時曰啟行禹窮也有扈氏所行窮凶極惡啟誅之而得無害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於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耳

王鳳洲曰射河伯妻雒嬪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

岳孝方曰夏后太康畋遊洛表羿拒之河北而僭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

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布在嵩出即化石也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夷羿弑夏后相孽憂也言變更夏道爲方民憂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虙妃交○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鈞弦闓體也后帝天帝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尤不順羿之所爲也柳子對曰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薦恣力胡肥合舌喉而盬厥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騷經潛遊佚攻而

陳白沙曰此堂即所見先王祠堂也

王夢澤曰此言得藥不善仙人不可殺

亂流鮮終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鮌被放涉岩而隕死化爲黃熊入于淵或非巫之所能活也此言鮌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巳不可曉鮌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熊獸名能三足鱉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爲膳豈鮌也爲二物乎咸播秬巨黍○莆雚九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柳子厚以爲莆萑邪黍禹所稱也禹修播種而鮌之惡以屏秬黍黑黍也蒲水草可以作萊萑薍也與萑同白蜺嬰茀○拂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覗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蓱荓

楊升庵曰言鼇所以能負山者以在水中也使釋水陸行則何能戴負大山

莊麓衡曰湯伐桀曰有夏多罪

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蓱一作荓蓱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鼇戴山抃○弁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下二句未詳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澆浞之子也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日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隕墜也女岐澆嫂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

天命殛之史記云以一旅興二事可致也

康對山曰女媧氏煉石補天何

取之○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庖正遂滅過澆祀夏配天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桀伐蒙止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爲湯所殛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閔憂也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相親乎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億度也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伏羲始畫八卦萬民登以爲帝

以繩土而蛇首人身孰見而圖之

鄒東郭曰周太王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次季歷仲雍即虞仲季歷傳位生子昌爲西伯文王也

誰開導而尊尚之乎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舜弟象施何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大不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耶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兩男子爲太伯虞仲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終以滅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帝謂湯摯伊尹名也條鳴條黎衆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于鳴條而衆民大喜悅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陸貞山曰尚書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王渼陂曰稷契皆帝嚳之子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言啓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干盾協合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舞于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平脅曼膚肥澤貌言紂天下乖離常懷憂攉瘦何反肥盛若此乎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童僕之未冠者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所攻有扈之時親於其沐上擊而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升彌也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

王瀛洲曰尚書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也

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

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此弟或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舜爲天子反封象於有庳使其後嗣長爲諸侯乎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君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自伊尹因得吉善之如以爲內輔也史記有莘氏媵臣謂此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白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因以送女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重泉地名在馮翊郡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來拘湯以挑之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

玉陽谷曰膠鬲殷賢人也後武王舉之于魚鹽蒼鳥即鷹揚丞譯也

孰使萃之

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行師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不失期也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推武王能聚之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

張方洲曰史言武王人人樂戰並載歌舞敢爭先前歌後舞見其遺事乎

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辜伊何。叔旦周公嘉善揆度發武王名此問周公既不喜則擊紂躬何爲又敎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固未嘗不欲定周之命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唯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爲罪果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爭遣伐器謂奉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翰曰翼其兩旁疾擧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何以使之然耶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昭王成王孫也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白雉事也底至也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

莊定山曰余求性說而復求之也

往逢迎之也

穆王巧挴。芒反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挴貪也貴生品每生是也巧挴言於貪求也周穆王得騏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騁西巡狩樂而忘歸穆王旋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爲褒姒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

洪覺夫曰小白之死諸子相攻身不得殮與見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蓋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齊桓公九合諸侯不得其死蟲流出尸與見殺無異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皆其所自取也罰佑不常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紂惟信用不用忠直

梅升菴曰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梅伯醢出見大人之跡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生而仁賢天帝何獨厚之

之言而專用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讒諂之人也雷開佞人何順於紂乃賜封之。賜之金玉而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梅伯箕子二人同德而梅伯醢箕子佯狂其異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元太也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也竺厚也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爲而棄之即弃之冰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爲而燠之何竺厚之也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爲天祝予之祝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馮弓挾持引

姜亮夫曰願以喩政

滿也法以爲后稷稷以爲武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伯昌謂文王于號衰之際秉鞭作牧者于殷世衰徹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

莊往望曰大王遷岐從之者如歸市尚書言肉以衍者投決洪游巧以犯婦人是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太王所爲立之執也言服事殷而爲之執鞭以作大州之牧也遷徹也言岐社太王所立于周之社也武王既有天下以爲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大社於天下也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言大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問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惑婦謂妲己也問有何事可譏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于上帝乃親致上帝之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陳理齋曰史言姜尚釣于渭濱文王遇之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以太公在市肆而文王何以識之乎聞其鼓刀之聲而親往問之乎

李子謙曰紂既暴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奉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悒悒而不能忘載文王之木主于軍中以戰何所急而反然也悲遂

乘行天誅爲民除害也

楊明峰曰慎子云申生孝而不能安晉伯林長君也

楊升菴曰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是也

楊升菴曰荊勳荊師乃二國遷邑處夫何長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太子申生之事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言湯初舉伊尹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緒業流于子孫也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少離散二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吳王是能壯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女子采薇北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獲祐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此爲秦公子鍼之事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楚令尹鬭穀於菟也若敖娶于邓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邓淫于邓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楚人謂未知君而殁者曰敖堵敖楚文王子成王兄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言何敢嘗試君上自號忠君之名以顯于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義不能已也

楊升菴曰有文字以來此爲創格鏗訇汗漫怪怪奇奇瀨焉寡儔卓乎高品

王鳳洲曰特創爲百餘問皆容成葛天之語入神出天此爲開物之聖後有作者皆臣妾也

○○○惜誦　九章　　　玉虛子

楊升菴曰此章言己忠信事君可質于神明而為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採衆善自處而已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皆指天自誓之詞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嚮對也服服罪之詞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盡忠以事君反為不盡忠者所擯弃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事志儇媚之態以力衆違之其所持者獨待明月之知耳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而人君日以其身親與之接宜其最能察夫忠邪之辨益其所以驗之不在于遠也

晁無咎曰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托其言明切最為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不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它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它兮，有招禍之道也。不豫言果決不猶豫也不可保言君若不察則必為衆人之所害也疾猶力也力于親君而無私交固招禍之理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但知人心以事君不懷貳以求寵而心若迷惑不知其所從入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全之所志也。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咍胥笑

莊定山曰此自傷處

楊升菴曰[illegible]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紛亂貌謇詞也心鬱邑不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怕兮，願陳志而無路。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茂之忳忳。忳徒昆反申重悶瞀者亂也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杭方兩舟而竝濟也厲神蓋殤鬼也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也夢登天而無船者其占為勞極無輔助也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

康對山曰言欲使己變節而從俗猶向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

王鳳洲曰申生孝未免陷父于不義鯀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原

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占夢者之言也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其明暗賢否有所遇人同也懲熱羮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羮熱而齏冷常情既以忠庸得罪則痛言懲忿過為阿曲而長日尚欲釋階而登天則是不自懲忿而猶有前日思直之意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衆人見己所為皆驚駭遑遽以離心則不與己為侶者也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誰言與相援引而俱進者耶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

其事有相似者

徐定菴曰上則矰弋下則羅罻欲儃佪則重患欲高遠則極君又迫而不我

莊定山曰此又自傷處

方希古曰此言已修潔不傲而卒不變

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關闕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欲側身以避之而尤恐無其處也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儃佪不進貌干傺謂求住也重增益也離遭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通兮心鬱結而紆軫橫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膺胸也牉半分也通上章三者皆不可爲則皆胷背一體而中分之其

交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擣舂矯採糳精細米播種也糗乾飯屑也春日新蔬未可食即且以此爲糗而又不忘其芳香言不變其素守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質猶交質之質矯舉也媚愛也謂所愛也道所守之飾也私處猶曰自娛也曾重也曾思所以慮也遠身所以避害

楊升菴曰此章無端杳思妙不可言非不能言知言之無以加也

解大紳曰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義余乎而吾佑也

胡雅益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輩誹言君子變爲夷矣

吳玄超曰長句中間以短句

林尚默曰情景慘然

莊定山曰此自傷處

〇〇〇涉江　玉虛子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奇服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鋏劍把切雲高冠之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明月珠名璐美玉名乘雲物從聖帝遊寶所皆見其志行之高遠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南夷謂楚國也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

山皐邸余車兮方林鄂渚今鄂州也欵歎也方言云南楚謂然爲欵邸至也林地名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舲船船有窗牖者齊同時並舉也吳榜吳國櫂也蓋效吳人所爲之櫂汰水波也臨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亦戀故都也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宇屋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

陳對山曰忠良誅戮前世固然屈子之見達矣奈何復從彭咸而死乎蓋不欲以天壤賊紂輩孰若不離騷經云門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屈子用意蓋如此

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以亦用也）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董正也重昏重復瞑昧終不復見光明也）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薄附也言汚穢並進而芳潔不容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將行謂遠去也）

王鳳洲曰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顧東江曰此章渡江湘乘鄂渚入乎溆浦叢薄之中而不欲聞于人也其古音崎嶇之聲可挹

楊升菴曰此章始而渡將至沅湘而回首于故都於楚門之悽泣羨香之欷歔何足為道

李元修曰言已乘船陷波而悲慟則心懸結念蹇產而不可釋也

○○○哀郢　玉虛子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屈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和協民居使之當此和樂之時而遭離散之苦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軫痛也甲日也鼂旦也言其以甲日鼂旦而行也）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閭里門也齊揚同舉也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已之戀戀於君也）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夏首夏水口也溪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是郢都南關門望而不見則其悲愴甚矣）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蹠踐也）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眇猶遠也洋洋無所歸貌也）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陽侯陽國之侯溺死于水其神能為大波氾濫波貌絓懸也蹇產詰曲貌）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時未過夏浦也故背

高中玄曰此見懷王信用讒佞國將危亡也

洪興齋曰此刺客邪佞之惑最為精切則知佞人第一言正相發明

之而回首西以思郢也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水中高者曰墳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渺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淼混漭無涯也于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其荒蕪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煎撤也言懷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為丘墟又不知而東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于荒廢耶懷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憂憂相接首尾一憂繼憂相續無已也好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外承歡之汋約兮綽諶荏弱而難持稔忠湛湛而願進兮沈沈妒被離而鄣之披諶誠荏弱被離衆盛貌鄣壅也言小人外為謙讓以承君之歡適情態美好纖使人心意歡弱而不能自持見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為所蔽鄣而壅蔽不得進也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薛蹀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抗慨若可哀者唯明者能察之踥蹀行貌亦謂讒佞之人日進而使人美而好之亂

馮琢菴曰記云狐死必正丘首仁也屈子之何能以升其罪自安其仁人之用心歟

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曼遠意鳥思舊巢首丘以首枕丘不忘其所自生也

楊升菴曰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諂恐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王陽明曰此下諸篇用字用句先儒多不能解

○○○抽思　　王虛子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也數計惟思蓋寓意于君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尤過鎮止也覽民之尤而察其有罪之人實應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而可憂益甚故結情于詞以告君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言君與己始親而後疏也

王鳳洲曰此直陳詞以望君之察君作態而不聞是以憂心不逆作頌自解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憍矜也莊子虛憍而盛氣覽示姱好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言君自多其能言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作怒也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憺憺安靜意欲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然又不能自已故夷猶猶欲進而心復悲慘靜默而不敢言也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佯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切切人之不媚人不言能軟媚君意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己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

羅近溪曰下善不由外來四語明白親切雖前聖格言不過如

此不可且以賦說之

可完。庸何用也左傳其庸可冀乎吾非君樂為此謇謇而不樂為順從也但以願蓀之德美猶可復全而為此耳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三五謂三皇王帝像謂肖古人而則其象儀謂以彼人為法而效其儀極至至到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矣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此四語肇前聖格言不可但以詞賦過也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無正無與乎其是非也敖倪視也倡曰：有鳥自南兮，來

□□□曰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為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為亂辭云爾

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屈原生于夔峽而仕于郢郢是自南而集于漢北也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短夜而若歲長夜可知憂思不寐故覺其長不能待也明若歲視夜如年也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

宋方穀曰屈子生于夔峽而仕于郢郢是自南而集于漢北也

唐荊川曰此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乎我故雖得懼亦無與左右而道遠之者彼安知我之閒暇而不專乎

牛少吉曰無所訴曲憂思婉轉悽其

不知余之從容。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于我故雖得歸亦無與立古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問暇而不變所守乎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任顧憂懼而驚觀也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泝流而南行也軫石崴隈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北姑地名實沛徂澁欲沛然如水之流去也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靈靈魂也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道思者且行且思救解也

師楚澤曰此章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讒而自聖眩于名實昧于施報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覆其詞以洩憂思也

余同麓曰評騭短長於邑辭淡不倫有不任其身而悅舉其詞者矣

楊少庵曰矇瞍者也詩云矇瞍奏工章明也言持玄墨之文居子幽冥之處則矇瞍以為不明也

胡柏泉曰德高者不合于庶行異者不合于俗故為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

○○○懷沙　九章五　　王虛子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滔滔水大貌莽莽盛貌汩行貌徂南土泝沅湘也眴瞬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眴目數搖動之貌紆屈軫痛離遭愍痛鞠窮撫循效覈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夫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故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倕性巧舜命以為共工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奴兮，鷄鶩翔舞。笯籠落也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庸厮賤之人也文質疏內訥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文質其文不彰也疏迂闊也內不訥也材木中用者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自喻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重仁襲

胡雅堂曰此言禹湯不可得雖有留連之意亦勉強以自慰耳
邱國賢曰抗志欲沉者其文也而未沉者其文以後之事也
馮觀之曰屈子懷沙特九章之一耳史遷作史獨揀此篇蓋以烟質促節至此

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逻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古有不並言聖賢不並時而生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像法也強於為善而不以憂改節欲其志之可為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言將北歸郢都而日將暮不得前也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

而豐詞章其曰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何其志之決而詞之悲也

何畏懼兮（錯置也）曾（增）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言已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為法度也）

王鳳洲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困窮易其行小人蔽賢羣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洪寬夫曰此章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其終節死而後已也

思美人

玉虛子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丑吏反）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寄意于君擥猶收也竚久立也眙直視也）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鬱）而莫達（路阻陷滯亦以陷淖為喻也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菀積也）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晟（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

秦華峰曰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于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于衆人也

可為（憑憤懣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于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于衆人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纁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纁其黃也以馬既顛故更駕駭馬使善御者策其轡逡巡而不速往但期至于荒絕之遠地以窮日之力而自休焉蓋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次遠去以俟命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

楊升菴曰此首有題笑揚與松下曲服者他世上人之態

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也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繚音了萹萹蓄也似小藜色白身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言解去二物而以蘼芥備爲交佩也優游忘憂以觀世變盡樂其所得于中者以舒憤懣而無時于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于外物也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所居雖蔽而其名聞則章也

孫一峯曰至此愛懷亦和于茲乎愍峻

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夫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內美既足恥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爲上處下無過而可也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袁中郎曰此章思憤懣之不可化而優游以壽耇世路之不可由而遠去以俟命樂中心

之有餘觀南人之變態不阻不絕也

唐荊川曰平敘王寵之不[illegible]讒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公方主之不[illegible]臣此意

○○○惜往日

玉虛子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往日嘗見信於君，先功謂先君之功烈，嫌疑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龐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也。清澂猶審察也。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盛)氣志而過之。賊，古盛字。王逸

汪南溟曰無罪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

何[illegible]曰此皆設詞，勿疑以為真，豈有寧與女媭同歸而閨人共死，名其所川[illegible]神[illegible]本名遠乎哉

曰專擅思感握生機也，欺罔戲弄若轉丸也。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無罪見光，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臨沅相之玄淵兮，遂自恐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恐死而猶言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者矣。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聞百里之為虜兮，

李空同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追切此孟[illegible]而[illegible]動之[illegible]也太史公[illegible]以為[illegible]然

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優游言其德之大也。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親身切於己身，為剝膚也。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襍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艸之早妖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

王貞山曰千此[illegible]遣[illegible]故云不[illegible]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若杜若也，嫫母黃帝妻，貌甚醜。願陳情以白行兮，得辠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泭音孚。皆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氾泭，編竹木以渡水。既無騏驥而乘駕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既無舟航而任乘氾泭，又無維楫與舟人而自為備，禦其外可謂危矣。皆法度而以私意自

孫玄經曰東君上愚蔽之不察也

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 識音志不死則恐邢其淪褒而學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其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閉然以死則上官勒尚之徒廱君之罪誰當記之

洪實夫曰此章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邪以譖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孫大神曰橘之有美德故云頌以橘自喻也

李見羅曰平見根深蒂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已志守忠信也

橘頌

玉虛子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眾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眾也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謂江南也言橘受命於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以言已行清白可信任也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 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實圓摶又象文也以喻已有文武能方圓也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言橘葉青其實黃雜揉俱盛爛然有文章明言已欲遂道德亦爛然有文章
精色內白類可任兮 言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素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素白之志故可任而用之也
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 言橘類紛縕而盛如人宜有修節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言嗟呼衆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于橘也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言屈原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言屈原自知為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特不隨俗人也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 不敢有過失也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胡雅齋曰秉執也言已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

孫匡岳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已志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 言已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為明友不相遠離也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言已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已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
年歲雖

少可師長兮言已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屈原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于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

汪南溟曰此篇雖橘以起興舉天地以自明引伯夷以自比乃所以為愛國忠君之初念也

王元峰曰同回回風之倡而感彭之志

楊升川曰言衆鳥獸其羣尾其鱗甲則蛟龍隱其文章而避之世當小人進而賢人退避隱去

陳究居曰敘己憂忤心重歎辛苦氣壅積情愁緒不平也

悲回風

玉虛子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回風旋轉之風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為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矣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苴枯也言秋冬向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已枯矣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佳人屈原自謂都美也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也自貺謂已得績其官職也相羊浮遊之貌因自言其志之高遠而遂賦詩以明之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吉酉反思心以為纕襄兮編愁若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糺戾之編結也言歎日晦而隨依也存

許子叔曰：遠離父母，無依歸處，是原傷已無安樂之志，而有孤放之罪，憂愁終命，心始快也。

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髣髴謂形以也，蓋指君而言。衽案除也。）歲曶曶（忽）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都離兮，若巳歇而不非。（時謂衰者之期，節離草非，則節處斷落也，非落也。）儕思之心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聊賴也）孤子唫（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隱痛也）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影）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

王鏖淵曰：語若不倫，方寸亂矣。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了）轉而自締。（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為像也；不可為，如言疾不可為之意也。）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繆[illegible]細縮）（疾飛冥冥遠去，流猶隨也，淩波去流猶隨也，咸又自流之意也。）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

劉彥實曰：言已欲與衆溶溶，則無經乎人世。

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零零。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峭峻標抄顛頂攄舒捫撫湛厚也漱蕩口也。風穴風從地出之處也。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大率悲感流連之意。）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古蓋反）兮，聽波聲之洶洶。（馮據也。巖霧去其昏亂之氣。隱依也。清江去其穢之流。礚礚水石聲。洶洶風水聲。）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容容紛亂之貌。軋頹壓之貌。言已心頹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所從，欲退則無所止也。）漂（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決）其前後兮，伴張弛之

李子麟曰：一云秦楚會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若以為棘刺，恐可商。

姜元峰曰：此篇洸洸例沉，實未

信期。（上三句反覆不定之意，叛繚散之貌，言其憂心雜不能自定，而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煙液者火氣鬱而為煙，所著又凝而為液也。）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速，則馬傷深而行速。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悐他的反。悐悐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為二子之明志而無它適。往昔所異謂猶欲有為乎時，來者悐悐謂將起）

沉也既沉夫為作沉泪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任，負也。不，或謂百二十斤也。任石即懷沙也）

王鳳洲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洩憤懣，終沉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楊升庵曰：有文字以來此爲創格。

王鳳洲曰：以下俱爲不知所居，並兩端以卜，之不平之氣，勃勃然如龍蛇，交戰于胸中。

洪容齋曰：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

○○○卜居　玉虛子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其要）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志純）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追俗人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將游大人（貴事戚也）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讓官辭也）以保眞乎？（守玄默也）將哫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儒兒，（強笑噱也）以事婦人乎？（詘曲也蜷）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以潔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高行也）若千里之駒乎？（柔弱曲也，絕才殊也）將氾氾（皆隨眾也）若水中之鳧乎？（群戲游也）與波上下，（隨眾卑高）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沖天）將隨駑馬之迹乎？（安徐步也）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貨賂行也，賢智）蟬翼為重，（近佞讒也）千鈞為輕，（遠忠良也）黃鐘毀棄，（匿賢也）瓦釜雷鳴，（進羣言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

楊升菴曰詹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行己之志而已

士無名。身窮困也 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驟 寸有所長。鷄鶴知時而鳴 物有所不足。地缺東南 知有所不明。孔子尼于陳也 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 神有所不通。月不能夜光也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朱晦庵曰。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理。故佯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决之。為此詞以發其取舍之端。以儆世俗耳。

呂東萊曰。卜居篇內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輭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應意思如這般文字。便無此小窒礙。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

王鳳洲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于凉。令人興慨。

陶主敬曰九辯妙詞也悽惋宋家宋玉他詞甚多舉就詳覆最矣

鹿溪子 姓宋。名玉。字子淵。楚大夫屈原弟子也。閔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世傳云傷秋宋玉。蓋因九辯云。

○○○九辯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在遠行羈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一作平 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泬寥曠蕩空虛也 收潦水清水夏潦至秋而清也 憯悽愴怳懭悢皆失意貌 去故就新離別也 坎廩不平也 廓落空寂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鷄啁哳而悲鳴。廱廱和鳴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遊 鵾雞似鶴啁哳聲繁細見寒候也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亹亹進貌過中謂漸衰暮也蹇語辭

王鳳洲曰其節序則被文見儀叙事則循聲見意首篇尤為簡切

陳明卿曰。一幅落月歸帆圖。

顧賓江曰悲傷之切腸之狀淋可憐慘鼎怨而情則猶有餘者而臣則忍者

〇〇〇九辯 二　　鹿溪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廓空　繹解　薄怛　繹抽絲也）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君字乃指楚王　食與事也　朅去也）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怦怦心急貌）

方初庵曰尚書五子之歌五子悲宗廟社稷危亡之不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抑鬱情不自已此章詞意不相上下

陳明卿曰此篇天趣

張世輝曰時序翻翻

李元植曰幽憤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〇〇〇九辯 三　　鹿溪子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廩秋　萎　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秋氣凜然而寒也　奄忽也　遽也　離披分散貌　梧桐楸皆早凋　萎草木枯也　約窮也）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欿）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菸　於）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皮）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恢台廣大貌　傺止也　言收斂長養之氣使斂止而沉藏也　煩挐亂淫溢積漸也　罷致也　萷木枝葉也　櫹槮樹長貌　瘀血敗也　傷　惟思也　紛糅衆雜也）攬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覽）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臣）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仰　下節按節也　遒迫也　將長也　俇攘　狂遽貌　澹容與徐步也　震盪搖動貌）

楊升菴曰九辯固玉賦之最精者此章尤九

辯中之最佳者。然纖濃而純白不載。洒漫而遠於世敎。屈氏之風微矣。

王鳳洲曰前半泣言以明己志

蔣大鉼曰鋪秋弟淋

○○○九辯 四　　鹿溪子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倚）旎（泥）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曾重數布也都大也房非堂也詩所謂背古人旖花艸之處也責蕙無實猶璺責蕙之意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奇思謂忠信也有明有以自明也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銀）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

王鳳洲曰後半引喻以明去就之決

沈君典曰鳬鴈前段去君而高明是反復撥切處

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干）。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去聲）。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馬立不常謂之跼跳羅也唼喋鳧雁食貌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御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

陸貫山曰娓切

陳明卿曰名言

遇其匹合。銜枚所以止言者也。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謂相者相馬者占詳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餧于僞反言士不當求嗜嗜求士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馮憑鬱鬱其何極。絕端謂滅其端緒不使人知也

楊升庵曰：巧筆如畫，纖手如絲，意動成文，吁氣成彩，燁燁有神，後之名家，能優孟者幾人。

沈寬川曰既知遭遇之有命又覬圖一時之徼倖者蓋不甘與草木同朽也

九辯　五　　　　鹿溪子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尚幸其弗濟。幸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霜露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也泊止泊一作莽莽與壄草同死。也莽莽草盛也幸望至再而卒不能免也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壓按而學誦。

羅念菴曰：此章痛哭流涕長太息，收之數言而不簡。

陸貞山曰古今同弊

陳明卿曰名亦不受

〇〇〇九辯 六　　鹿溪子

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盛兮。恐時世之不固。言厭按背仰止之意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急也　從容宛轉委曲之意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偷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言衣食固非不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飢凍以死也

王鳳洲曰孤介鯁持之詞真不忘溝壑之心也

孫月峯曰宋家[illegible]自言有盡而思無窮

〇〇〇九辯 七　　鹿溪子

靚靜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戾而有哀。春秋逴逴卓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杪末也悷悲結也不可遇而與之偕言彼去而已留也　白日晼宛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心謂既老將有所遇故搖悅而日幸然卒自知其無所望也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寥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嵺廓空也

唐荊川曰此章見四時日月無不傷懷可謂尺幅中有遠致

李西崖曰閔時悼雲蔽星同心

九辯 八　　鹿溪子

何氾（芝）濫之浮雲兮，猋（卑遙反）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霧（陰）曀而莫達。（浮雲之蔽月，以比讒諂之害賢也。霧，雲覆日也。曀，陰風也。）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丁感反）點而汙之。（黕點，垢汙也。）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沾辱也）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烏感反）黮（徒感反）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黯黮，雲黑也。膠加，戾也。）被（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

沈君典曰此憂後之思蓋為君為國而憂人高張賢亡焦名如下居所云者則一身不足惜也

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此亦謂有美名而無實用者也。美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人君矜能自用，荒怠邪僻，臣下又承其意，莫之敢違，是以毀譽不核，而聽明壅蔽，國事膠加也。）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或而

聽人言考往事以自警，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欲寄此言以諷誨其君，流星既不可值，則卒然壅蔽而不可解矣。

王鳳洲曰：宋玉深至如屈原，宏麗如司馬，可謂兼撮二家之勝。

羅念菴曰此章首尾單言攘衰之禍

孫礦川曰情致文中志厚

○○○九辯　九　　　　　　鹿溪子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流）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所任得人，無怨於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邅翼翼而無終兮，忳（徒渾反）惛惛（昏）而愁約。（邅，行不進貌；約，窮約也）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人生天地之間如行所謂過也）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构）愗（茂）而自苦。（經歷不願留也；怐愗，愚也；欲退而自修以立名于世，空懸而自苦耳）

陳仁錫曰一腔忠愛洴溢而道之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寗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有著，著存於心而不釋也）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純純，專一貌）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團）兮，騖諸神之湛湛（丈洋反）。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旣為讒妬所障，故願乞身而去；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衆多也）左朱雀之茇茇（旆）兮，右蒼

朱增溪曰九辯……

龍之躍躍（其俱反，行貌）兮，屬雷師之闐闐（田）。通飛廉之衙衙（衙，行貌）兮，前輕輬（凉）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慈）。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徒渾）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輕輬，車之輕而有窗者；鏘鏘、從從，皆聲也。言我但能專一于君而不可化，故今只願推此而為善，明本性固然，非擇而為之也。若以皇天之靈，使吾君及此無恙之時而一寤焉，則是吾之深願也。說文：恙，憂也；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

王楓曰……不化如此

楊升庵曰：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已志之不伸，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於願天以正其君耳。九篇中此尤緊切。

吳西山曰此發世說問之祖

何樂泉曰數千數百數十數人皆有分曉而閒彌先佳

董滂陽曰總收二句下去把魚

鳥爲喻意外生意

虞璐峰曰含蓄意而未露

沈九軒曰瑰意琦行正解遺行安知臣之所爲正解不譽

○○○對楚王　　鹿溪子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辠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薤音𧀼）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暴音僕）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自況）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世之君子有高世之行衆人固不識也如鳳非鷃所知鯤非鯢所量可以觀士矣衆庶不譽何傷哉）

鄒東郭曰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古文之尤妙者起不譽二字乃一篇發論張本郢中

以下三段全在過接轉換處用丰神

唐荆川曰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魚躍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皆是於活處看如此篇鳳皇上擊九千里一段都是把景物做自家生意甚是活動

沈霽巖曰以天地無事照下聖人無事

蔡定山曰言天子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是率天下而路故工不兼事周公云無求備于一人故士不兼官祝石林曰有常事謂專門也世業也

慎子

名到，趙人，周末之法家也。其為書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所存書止數篇耳。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艸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鈎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君動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陳清沙曰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張東沙曰至末[illegible]

楊升菴曰：此篇以威德立題，以道法二字作眼目，以聖人無事作骨子，而均天下，齊風俗，不出論中矣。

○○○因情　　慎子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百姓情，遂自然性，則功高而道大；化民從我，非物所乘，其理偏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入。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者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元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

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贍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董中峯曰：主張正大，口氣婉轉，可作治安策。

慎子

王滋陵曰君臣父子一理也後係不知則危矣

○○○德立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嬖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

鄧定宇曰一篇正名疏而詞嚴局緊古來未有

汗子

名明戰國時楚人春申君門下客

靜方山曰有次第河源要

○○○候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小興于休）汗明憱然（不安貌）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此謂于賓客之籍）

張東沙曰斜與汗對下有汗字汗言其重者

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言至可服乘之謂）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展背用力故然）尾湛胕潰（湛沉同汗多故然胕與膚同亦汗出于膚如潰）漉汁灑地（滲漉之汁）白汗交流（白汗不緣暑而汗也）外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貌）負轅而不能上（轅言失塞負作負轅）伯樂遭之（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

人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羃覆也。）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部統也。）堀穴窮巷，（以窮巷為窮穴也。）沉洿鄙俗之日久矣，（洿涸也。）君獨無意湔祓僕也，（湔手洗也，祓去惡也。）使得君為高鳴屈于梁乎。（高鳴屈于梁，謂當困于梁者。）

王鳳洲曰：謂懷材抱德之士陸沉于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許也。

諸子彙函　卷九　汗子　六十一

尸子

（名佼，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佼逃蜀，避難全身。）

○○○止楚師

公輸般為楚設機，（機械也，雲梯之屬。索隱云：械者，飛梯。）將以攻宋。墨子（名翟）聞之，百舍重繭，（百里一舍，足胝起如繭。）往見公輸般，問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善。）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上七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翟見于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車有文錯之者。）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裋褐，豎使之衣。他本俱作短褐。）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癖也。）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爾雅：鮒，鰿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使

諸子彙函　卷九　尸子　止楚師　六十二

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王浚川曰。尸子一書。漢班氏編入縱橫家。有二十卷。亦秦火之燼。僅爾存者。予愛其精深閎博。光輝煥爛。亦可充味古者之一儲云。

王鳳洲曰君德是一篇主張

楊升庵曰天文不經處頗帝王世紀書載之

吳龍巖曰首叙五帝之君德

吳龍巖曰次叙堯舜之君德

尸子

○○○君治

日五色。陽之精。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八極。極窮也。地之窮盡處也。東極之山曰開明門。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極之山曰閶闔門。北極之山曰寒門。東北方士之山曰蒼門。東南波母之山曰陽門。西南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北不周之山曰幽都門。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天體運行三百六十五度從左轉餘轉也而起牽牛。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地右闢。盤古氏開天闢地從右起畢昴。二十八宿中二星所屬分野右冀州藴分而起畢昴。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燧人始取火烹飪也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宓羲氏即大昊伏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五日一雨旬為穀雨。十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十五日一雨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故稱神農少昊金天氏邑于窮桑。國名日五色。下照窮桑。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九重也而堯白屋。茅茨不翦。土階不飾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騏驎青龍。二名馬也而堯素車玄駒。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

楊升菴曰舜耕云帝初于歷山耕于由是也

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潚潦儉則爲獵者表虎。佩具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調于玉燭。息于永風。食于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

王鳳洲曰想見重華協帝

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龍門山呂梁山禹未治水俱未鑿通古語云龍門高萬丈又云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禹于是疏河。九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禹入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禹治水數土隨

吳翰庵曰此叙禹治水之功

山刊木莫高山大分別土地爲九州趾無歷股無毛胼手胝足禹長頭鳥喙。面貌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着布衣。嬰白茅。以身爲牲。禱于桑林之野。

吳翰庵曰此叙成湯之君德

湯時大旱七年禱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文王四乳。是謂至仁。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吳翰庵曰此叙文武之君德

夫黃帝合宮。有熊氏作合宮以祀上帝有虞氏曰總章。舜有總章觀室之訪殷人曰陽館。養賢人周人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處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堯舜所起至治也。湯武所起至亂也。問其成功孰治。則曰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曰湯武。難而

王鳳洲曰此又總前帝王一總

楊升菴曰此揭帝王之治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通財則用足。用賢則多功。無私百知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是以日光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畜仁而不主仁。畜義而不主義。畜勇而不主勇。畜智而不主智。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勇則人畏之。智則

吳翰庵曰此叙治有四術

王鳳洲曰度篇首四字得起伏意

楊升菴曰仁義勇智正是君德

人用之。喻之水焉。顧爽子與子華子游于東池。子華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能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易地道惡盈而流謙智也。孔子曰。商汝知君子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故君之有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明則不遠。

楊升菴曰以水喻君而影入仁義勇智尤爲映叙

楊升菴曰以君喻水又進一步

吳翰庵曰明達是君德更合日手而論法尤老

王鳳洲曰。古齡蒼姿。兼博識崇論。卓乎三代之物。

汪南溟曰尸子仁意篇太平之事云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大約尸子作書陳道德仁義之紀九州險阻氷泉所起了了胸中故文詞超卓爾爾

鄭大綱曰不蔽人之善可也不言人之惡則姦矣

藹藹子

姓江名乙戰國時魏人後乃仕楚辯士之流也

○○○反聞

藹藹子爲魏使於楚楚將相昭奚恤爲江乙譖之也謂宣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藹藹子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謂白公太子建子勝事也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藹藹子曰州侯州侯即昭奚恤也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藹藹子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

王應麟曰尹文子云人臣見其者威也君不用而滅亡矣

何燕泉曰伐戎姓處賢者爲敍詞以前後之也

也猶百獸之長虎也。江乙之言如此則昭奚恤之爲敵國所畏可知昭奚恤與彭城君楚人議於王前王召囂囂子而問之。囂囂子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王敬所曰昔曹瞞挾天子令諸侯實假獻帝之威命耳昭奚恤以狐假虎威宜江乙發此誅心之論也

李西涯曰尹少子大抵下有此毒

張玄超曰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爲指救獎本

顧江東曰隔臂之是非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爲江乙設口之資耳

○○泄交　囂囂子

囂囂子謂宣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執言善吠其狗嘗溺井。以溺汚其井也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此言邯鄲爭在江乙居魏時故升邯鄲之難于前又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于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于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楊升菴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耳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闞唐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

幸臣　　鬻子

楊南峯曰眞語云丈夫不敝席男兒不盡輪節此篇

鬻子說於安陵君（楚幸臣名壇失其姓矣）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欲袵而拜撫委而服（皆卑下意撫㡾也委曲也袵衣衿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言誤以色見舉也）不然無以至此鬻子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精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見棄也）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輈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

宋方城曰宋玉招魂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云云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文勢與此合

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鬻子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于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今公安石首是）結駟千乘（結連也四馬曰駟）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也）兕虎嘷之聲若雷霆（兕似牛而青色一角）有狂兕䍧車（䍧音群趕行也）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旃曲柄旗旄幢也）而抑兕首仰天

楊升菴曰藝文類聚引此事并作螻蟻

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與誰）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如之）出則陪乘（此言二人同車陪重上也）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蓐陳草也願爲蓐以藉二物李善引同又延叔堅論云爲王作蓐以御螻蟻也）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鬻子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羅一峰曰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爲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諸子彙函卷之九

沈九疇曰此喻學之有益[illegible]

胡椿泉曰取喻最明爽

諸子彙函卷之十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荀子

名況又名卿又姓孫仕楚爲蘭陵令著書三十二篇程子謂術其言可以入道第以性爲惡以堯舜爲僞以子思孟軻爲亂天下至其徒李斯又倡坑儒焚書之禍故卿終立名教外也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氷水爲之而寒於水喻學則才過其本性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槁枯暴乾挺直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見商書說命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省曾子曰三省吾身也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吳越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沈九疇曰此喻修身[illegible]

徐子與曰三段[illegible]

何燕泉曰[illegible]

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化道修身則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生非異言與衆人同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言人不知學問其置身亦猶繫葦之危此甚言其愚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射干藥名如矢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根即白芷滫溺也香草浸于溺中則可惡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木強爲柱則任勞草柔則受束

天中齋曰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本此

沈几軒曰此言學成乎所立

張東沙曰君子修身審取則四語曰言顯則招禍行辟則招辱言行顯則招福輕則招禍

（皆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薪于地若一，火就燥而焚。）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同儔。）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故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所立謂所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音跬，半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駑馬十度引車，亦及騏驥之一躍。）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舍捨，鍥刻也。言立功在于不舍。）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同蚓。）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專默精誠之謂。）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衢，四達之路。）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螣蛇龍類，能爲雲霧而遊其中。）梧鼠五技而窮。

沈几軒曰此言學貴於所積

沈几軒曰此言學貴乎一

沈几軒曰此言學積則必著

（梧鼷也，技能雖多，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鳲鳩養七子，旦從上而下，夕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君子執義當如鳲鳩之一，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如結。）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修身。）眞積力久則入，（入于學。）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息。）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樂章所以節音，生乎中以爲節而止，不使流淫。）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觸類。）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文，敬車服等級之文。）樂之中和也，（使人得中和。）詩書之博也，（博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春秋之微也，（褒貶沮勸。）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

沈几軒曰此說經之意

沈几軒曰此言能敎當得乎心

宗方城曰美其身即閑邪而自孚也爲禽犢即[illegible]也

徐子輿曰處前敬文中和博徵而不疑言之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古之學者爲巳)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喘也。蝡，蠕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今之學者爲人)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也爲巳，今之學也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饋獻之物)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同響)學莫便乎近其人。(賢師)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詩書故而不切。(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切近于人)春秋約而不速。(言[illegible]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于世事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巳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巳。(安，抑也。言不知通變，將原所出)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由成于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詘，屈。頓即挈也。順者不可勝數，禮皆順也。見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不道禮憲，以

[illegible]曰此言學本于禮

宗方城曰三喻出之警戒而有味

王觀濤曰禮恭三句正發明前禮正其經緯蹊徑句

詩書爲之，(道，言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餐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不自檢束)問楛者勿告也，(楛，惡也，非禮義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未能全盡)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一以貫之，乃爲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習禮誦書，詩之數以貫串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爲其人以處之，(擇賢

[illegible]曰此以善射善御形容善學

孫月石曰聖門一貫之學爲千聖傳心之要即十六字之授受不外此云全之盡之則知一之義大矣

許子春曰詩書禮樂之數皆以貫通之又擇賢人爲之處實聖功似不出此

徐子興曰此節所引工夫說者悅此學者於此孝子能此而爲孝子於此解矣

人爲之處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正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學則不能傾移也，死生由于學是乃德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故能應物）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外自應物乃爲成就之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王鳳洲曰：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令荀子而無性惡之說，無以堯舜爲僞，無以子思孟軻爲亂天下，其勸學之功，豈終外於名教哉。

解大紳曰韓詩外傳云申徒狄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正是非禮義之中處

殷紫川曰論不苟是正論

沈几軒曰此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恰當之爲貴也

不苟　荀子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聽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合禮義也）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殷時人，恨道不行，發憤負石自沈于河）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時行，不必枯槁赴淵也）山淵平，天地比。（比齊也。以地比天則地卑于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而山與澤平矣）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會無隔，興可合爲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呼一山而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也；山能吐納雲霧，是山有口也）鉤有須。（丁之曲有鉤須，尾也，卽丁子有尾也）卵有毛。（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雖未生而羽毛之性已著矣）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皆精之。（皆異端曲說故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好刑名說無窮之詞）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莊子天下篇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丁子有尾）盜跖吟口，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詠）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而易知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脅）畏患而

宗方城曰君子小人二者不誅孔孟儀衍輩比和而非論

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阿暱），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于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異）。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導也），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縛與撙同，絀與黜同，謂撙節貶損也）；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君

王鳳洲曰君子樂道人之善且是崇人之德揚人之善孔子不敢耳順知天不踰矩正是言己之擬舜禹參天地處用行舍藏可見荀子陽貨可往公山佛肸可正是與時屈伸處

子寬而不僈（慢侮），廉而不劌（劌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明察而不激切），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于孤介），夫是之謂至文（德備也）。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為席者可卷）；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

楊升庵曰莊子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云云

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天道合于天而順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類知類），愚則端愨而法（法守法度無機智）；見由則恭而止（由用，止謂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齊皆當道）；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邪諂事人）；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貪利不知止），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

莊子有晏曰若伊尹告湯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使將從是能自得師者王子興氏云無禮義則上下亂一亂一治道理與上兩非相反之中樂起伏矣

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喜則輕而翾（翾小飛，言小人喜則輕佻如小鳥之翾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棄而儑（棄自棄）。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不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非案汙而修之之謂

汪有泉曰此訓同然類應引以相類同類相求一節道理

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也治之名號若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絜修整不煩擾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其言善千里之外應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同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絜其身者恐外物之汙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乎焦同焦察也掝同惑惛也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君子養心莫善于誠無姦詐則心常安致誠則無他事矣壹其誠則外唯物不能害

解大紳曰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

汪有泉曰即慎獨不覩恐懼不

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于仁義則必形見于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言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于天則致于善謂之化改其氣嘖謂之變言始于化終于變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天地四時有常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

第一節道理

汪有泉曰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能化萬物聖人誠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

也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慎獨德亦不能形見于外不形則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無至誠雖出令民如未從者雖強之使從亦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居止也唯其所止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

一節道理

汪有泉曰言見一[illegible]行[illegible]之行皆見所以矣一節道理 何叔立曰時人多言後世澆漓難以然治故明之

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舉至誠而不斷則能獨行而存乎不已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之道共百王不殊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拜拱也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

沈几軒曰操術何等簡易

方揚右曰敘五等之士一一不爽

汪有泉曰易乾卦文言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一篇遺

沈几軒曰中庸至誠如神即誠生神也

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矩正方器）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告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至能應事疑能辨）（通者不滯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分爭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有分爭不以私害之可謂公正之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辭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任直道而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也）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畏法效流俗之俗又不敢以其所偏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若是則可謂愨士矣。（愨端愨也）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偽生塞。（塞窮也）誠信生神。（誠信者生則通于神明）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于物）此六生者。君子

王觀濤曰此方說好惡利害正將開雜術鄙術得簡約處

汪有泉曰三代以上唯恐好名三代而下唯恐不好名名苟下貿又不待言第敘及史魚使為盜

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欲惡取舍之權。（權事舉下）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權平其輕重）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于衆人也）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不論是非之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于晻世者也。險莫大焉。（晻暗同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于闇之世）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陳仲子史鰌史魚也）

楊升菴曰議論俱深入一層規矩無纖毫走作荀卿小心文字如此

郝大縉曰相人之骨格面貌便知吉凶貴賤長誕者多以此惑世聃人或矜其狀貌而忽于務實故作此篇非之

○○○非相篇（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　荀子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斯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仲弓。）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狹而長也。）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楚邑名。鄙，郊野之人。）突禿長左（突，短髮。長左，左脚長。）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軒，曲輈。較，兩輢出式者。）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音攝，姓名諸梁，字子高。）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平王長庶子。子期，平王子。）葉公子高

服部川曰反覆言古人無有學者不道蓋極力排斥之詞也

三櫻齋曰前堯舜文王周公仲尼仲弓形體不同而聖賢則一此三引異相而同功名者

劉東江曰此又九引其相而[illegible]

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守耳（揳，挈同。志守耳，唯志在修飾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其狀偃仰而不俯。王誅之。瞻焉，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音欺。四目為方相，二目為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菑，揷同。本舉立死曰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天之狀面無見膚（閎天，文王十亂中有。閎天多鬚蔽其面。）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須麋，鬚眉同。）禹跳湯偏（尹文子曰：禹治水十年不窺家，手不爪，脛不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尚書鄭注：湯半體枯。）堯舜參牟子（參眸子，重瞳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越，過人勁勇。）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言惡必禁紂為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耳（容貌何足患，但聞見不廣，議論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儇子，巧慧之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姚冶，美好。奇異也，擬于女子。）

劉東江曰前已引堯王之相狀而敗此又引桀紂之相巨美而身死國亡者三人相遇于堯舜禹湯皋陶傅說伊尹文王周孔也而聖德無聞喪亡不免則相果足恃乎

胡天游曰：但巧之使聽者亦好，如朱翻縣子自家妙之，董賢、鄧通輩不身遭誅戮則矣，何足恃。

（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惡）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犯刑者為縲紲，有司束縛，今之刑戮）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志意乎，形相乎）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災禍）人有三必

楊升菴曰：首反覆言古之人無有二句，關又言是非容貌之患二句，關又從三不祥三必窮，可謂良斥殆盡。

股崇川曰：護欲此之閒也句，與接人之所以為人句，俱醒筋絡。

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背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向，若如也，謾欺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縣懸也，知行智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惠能行也）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見小雅。婁斂也，居處。欲其驕慢之甚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為人問貴于禽獸）曰：以其有辨也。餓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

顧東江曰：以有辨也句照應上下，二句又點出人之所以為人句，人而玲瓏。

李見羅曰：節其人存則其政舉乱。

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毛也，（猩猩獸而能言）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音祭，肉也）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分莫大於禮，（分生于有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則聖王制禮者）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多，誰可為法）故曰：文久而息，

沈君典曰：此見久遠節詳者不如近世易治。

何淑丘曰：近世明王之法則聖王之跡也。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于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事，然後可斷。

節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久則滅而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于極久，亦不悅易。曰錫之鞶帶，終朝之褫之）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粲然明白貌）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審己之君也，謂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

邑矣

兪廣何曰以道觀盡物之理備求窮目塗之百姓積善而全盡

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度言鄙陋而不能辨說揆度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于千世之傳也傳傳聞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況于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能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而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

謂之聖人也類不悖二句即如今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

顧東江曰久而滅久而絕應上兩久故也句

不乖悖雖久而理同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于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燿而不惑五帝之外無傳人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賢人即善政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唯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

鹿門曰君子必辯正應前三以其有辯也句

順禮義黨學者黨義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誠士好善之士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謂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使人樂其言故君子之于言無厭無倦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名好其質而不知文飾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與卑同汙地之下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不談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

葉白石曰此言酌遠近而變通之以爲度已接人法

卑以至治接至亂說音悅以至治之道說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善者于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絀猶屈伸也府然若渠匽檃括之于己也府俯同渠堰所以制水檃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抴牽引也度已猶正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已而馴致人也度已以繩足以爲天下法

宗方城曰此見能容以成天下之大事則談說之則人必受之矣受之斯人貴之

則矣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成事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音疲不任事者）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兼容之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君子容物猶天子之同徐方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薌香同芳案也說音稅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况其說之）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

楊升菴曰以君子必辯征以其有辯三句此又以君子必辯以起下意

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同訥）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下正令是也（道同導）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嘉謀匡故談說之益）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君子必辯小辯不

王觀濤曰此言凡辯說欲使聖賢之貧其

沈九軒曰發明聖人之辯士君子之辯脈絡

辯不如見端（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言辯說止于知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與理會成文治而不失其類謂不乖背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安居也）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可聽）文辯而致實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辯也（文辯說之詞致志也党讜同謂有言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同其身則多詐而無

戚宗川曰此見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

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謂其口舌之辯）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奇偉夸大也偃却偃蹇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變謂數之使自新也）

楊升菴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獨知獨見之學雄詞犀辯發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未道

〇〇正名篇

後王之成名。既有一定之名可世世守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但係人為非天成者皆謂之偽也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

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討而戮之民乃服是非乃定向新序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于道法而謹于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于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設，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自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實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之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如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謂若在五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

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淆眩亂紛而不知矣

丙丁亥曰此歷引耳目口鼻之異而歸重于心也

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下無困廢之禍此所謂有名也此上詳言萬物所以有名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一句綱天官耳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

王龍韓曰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

盧金奄曰以下詳明制刑之樞要節節抵微

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書也當簿謂如名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此上詳言所緣有同異一句綱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

李芳泉曰萬物鳥獸皆是借喻名之共與別非主為鳥獸發也

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名兼名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黃馬白馬是兼名也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共然後止推此共明之理則有共至于無共言自同至于異也起于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于別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

王觀濤曰同狀異所異狀同所此謂同名異實異名同實萬事萬物皆然其實則一定而不易也

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于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于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約之以命謂立其約其約而若約為天斯人皆謂之天也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者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是也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呼其名即曉其義不待訓解者也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

沈几則曰注乃叙說不可謬異

何擬丘曰立案結束開闢此段說後世之亂名

徐子輿曰此三者制名之意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實之固不可不察

孫月峰曰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矣惑于用名以亂名實也

按引三事証上三惑

胡相泉曰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辯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億事亂之故矣

（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爲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爲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詳言制名之樞要一句綱）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熟行則能禁之矣（言以上三說必不可行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于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用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于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于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明君知其分守在我而不與三惑爭辯也分守明則三惑之說息矣）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共故者共安于故習）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

□自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錢琴川曰辭者論一意辯者明兩端動靜即是非也故須分別發明

錢琴川曰正道正名之道持制也實驗也百家無所竄以言皆知其辭詐也

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言君子在下位故其說長豈好辯哉）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王業之大端在于正名而其始則貴明白以覽）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喻之不厭再三）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積累麗附麗）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成文爲辭）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言今爲說）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于道說合于心辭合于說正名而期（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請而喻（質物之形質請而喻若形之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之也）辯異而不過（辯異而不過謂足以別若形之也質自謂異物則巳不至說也）推類而不悖（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辯則盡故（他）（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辯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此言聖人辯說之效）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

張玄超曰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于人皆有統類不齊謂是論列是非差不齊然後歸于齊一也

寡窮是以聖人之辨說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言君子不好辨說也要于正名而已故名足以

姚方山曰訒以適可以垂世立教愚者辨論辭工實理則作始之以無稽之說流而難究無節世亦何類有此訒

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實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于其志義者也愚者以著論辨說雖多而無益于名實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治而

顧炎武曰此從起端先起于前之文

王懋竑曰情之所人情必然之所者治亂所係在節欲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

顧遇滑曰此論心當以理為主不在欲之多寡而在至動

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語治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治亂在道欲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治亂所繫在節欲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不及不過求也心之所可中理則

李于鱗曰夫人各有心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

欲雖多奚傷于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動過之求必得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近盡適可而止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節求

李卓吾曰夫情欲之[illegible]之不可以盡固[illegible]所[illegible]聖人之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illegible]不當斯理而[illegible]

不可必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得也夫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退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欲南無多不欲南也惡北無寡皆惡北也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所全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遇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于欲惡矣衡不正則重懸于仰而人以為輕輕懸于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于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于欲而人以為福福託于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于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此所謂以百易一也貪者為之猶曰以一易下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覩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耶養生耶粥壽耶也當為耶問之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與其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心

鹿明河曰心有所恐懼而不得其正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理所必然者如白公處亂立朝倒杖貫頤血流至足而不知也

黃[illegible]曰聲色臭味之欲最易蕩人之心志能平愉恬淡而不爲物所牽引者非胸中有一定見解者不能也　何燕泉曰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則爲天下必多爲己和樂之私必少此等人最不易遘

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羽(傭作用也)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槀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重內外輕役使萬物也)

王鳳洲曰是時公孫龍惠施之議論紛紛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此篇皆明理見性之談非特文字之間有矯激之氣已也

宗方城曰史稱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不知天下治與不治直似舜所對

○○○堯問篇　荀子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于細微安徐而出無怠止之日也)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形見)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道在一隅者也則可舉而致之令有道天下盡歸不在于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爲又)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文侯之子)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佐相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

統宏眞曰以楚莊之憂色折武侯之喜色且規君能自得師起之說亦可謂忠而婉者宜武侯之恍然悔悟歟

王鳳洲曰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乘非泪寬弘也　李卓吾曰伯禽好自用而不詰論其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　徐□□曰□□

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也)

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何不志記汝所傳以言我子之美德)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愼謹密也)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于善惡無辯汝何以爲美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日也)一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愼其婁蔽故問之無乃有不察之)事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士亦少少則意淺矣)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禮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書叢孫叔敖寧于海)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深相之而

沈几軒曰禮賢等語王荊公已有辨然亦不可不知其是之言

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

[illegible]

汪肖泉曰下士人下未知全也孔子之士喻以地之深厚而爲

狩蒙以寄吾人藹然[illegible]

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人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陶石簣曰：超然之才，絕倫之識，瀟灑出塵，如騏足之逐遺風。

之所生即是全天即是天子之事

嚴對山曰：引時事爲喻

袁了凡曰：以水性喻人性，水性從之則清，人性養之則壽，是性乃一篇之旨

呂子

姓呂，名不韋，濮陽人，爲陽翟大賈。時秦異人質于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也。取邯鄲姬與之，有孕，獻之。異人歸，生子政，爲始皇。始皇以呂爲相，封文信侯。乃集儒書，著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無能增者。世傳呂覽，即此書也。

本生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攖，猶戾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主謂王也。多立官，任不肖人，致害生也。亂象于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爲立官之法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抇，濁也。骨蘋日抇，亂也。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爲者不以

郭近旅曰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則盲

朱元亨曰聲色滋味所以養性

身役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則不知輕重也喻輕
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
喻物重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
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
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亡病者
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
人聾必弗聽以聾故當聽也不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
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當視也不有味於此
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
也是故聖人之於身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錢實穀通制以性養物則以取捐要入不以身後物不便于性則去之

胡東膺曰此下是天全人和之妙旨之所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可上可下不驕不惛故曰全德

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
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眩日夜求幸而得之則
遁焉遁逸也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
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埻的也衆人射之故見中
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明美貌故生傷
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故生長久也故聖人
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人和矣
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
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

郭青螺曰貴而不驕可以守貴滿而不溢可以守富而不知持盈知足之道故至于亡

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言不謀慮而當合得事之實故
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宇宙匡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其
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裹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
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為天子而不驕驕戒當
戰栗栗也故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下為匹夫而不惛惛讀憂悶之悶義亦
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缺故曰全貴富而不
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亡故曰適足以為患也不
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無貴此質
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于身無闕故曰雖欲過之奚由也出則以車

張玄超曰三患節七發中宋特其至近者言之

王陽明曰古六詞先將肝山分國喜根斷行時陶淵明時伯樂演將四時皆不肯富者

林希逸曰莊子云富者苦身

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騎逸之務也
命之曰招蹷之機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于蹷機故
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
務以肥肉厚酒自佚也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故謂之爛腸之食也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靡曼細肌美色也皓齒所謂齒如瓠犀
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鄭衛之音以其淫辟伐性之斧者也三患者貴富之所致
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
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名也以其可輕富貴求全生
保性之實也
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不可不察禍福不貴賤不可不察

王鳳洲曰養生者欲長生久視只是嗇其聲色滋味之欲使物不沮於欲欲不亂於物故曰嗇之又嗇亦無嗇嗇嗇嗇既無乃登無極長生之道却不出此篇首全天即是養生而兵喻水喻弓喻聲色味富貴貧賤等說反覆播弄而終以實字收之總謂全生保性之實在不失其始生者耳

陸賓洲曰金重巳……

楊升菴曰夫生者尊乎天下者也聖人順之故能保其真

重巳　呂子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于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倕指巧備自爲用故言有之利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璣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爲己用得其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蒼璧與小璣之有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爲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肯以己易之也）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富貴所以安也貧賤所以危也曙明日也有一日失之尚無道）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不尚此三者故日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時守慎無爲輕貴重身當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害之者雖慎之不行故日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故曰何益見害）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

三南溪曰養生全有此卷此獨真切顯示

唐荊川曰此節慎之而反害之之証也

人之養生無有不愼者但有順有逆如其愼之而反害之是大惑之召死亡也愼之何益欲生而反逆之是犯陰陽之患也欲之何益故順則聖王之節性逆則桀紂之死亡而已矣

陸君山曰關口復出並慮

鍾賓川曰以釣弋喻道

鍾賓川曰以水木禽獸喻功名之不可得逃

郭青螺曰直從大處起議論絕世之識

王鳳洲曰四喻長短參差不齊而意自足又以正意一句入之爲工可謂奇觀

呂子

〇〇功名（一作由道）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世非正爲譔也譔而焉往故日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影也行則形嚮之呼則響應之淮此言之故功名何可得逃也）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七尺曰仞下猶底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弋繳射之也詩云弋鳧與鴈下猶底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爲夷也）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

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來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務其所以歸之也）故曰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虛稱可以爲致顯貴難以詐成虛小貴大也故曰不可以成大也）缶醯黃蚋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酸酸故能致蠅）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故不可以致蚋也）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不能致也）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茹讀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愈益也）不可禁（禁止也）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致之者茹也去之不

閔午堂曰以致之之道去之句調及意正以足上四喻章法精奇

王鳳洲曰此見君臣則民歸如影響若民無所歸是去之之道也

可。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之道致治不治）。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轡利錣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移也）。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等于暴亂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亂若殷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令，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亂止亂何治之有故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肯歸走也）。民無走，則

鍾震川曰以命不可易美惡不可移兵喻所以指上起下

三視壁曰前述上干之禍益彰桀紂之惡是不能與之賢名也

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為命王者以民為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無明天子故暴亂諸侯以為幸也民無所于救命故絕望）。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務其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仁義）。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分猶與也），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為使長也），若美惡之不可移（堯舜為美桀紂為惡故曰不可移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發美振書曰桀賤仁多累日紂賢主下行何可虛得）。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關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爭王

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也），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桀紂使享賢名若后稷好稼不能使禾自生）。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為善得善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鄒東廓曰：此篇望聖王賢主務所以歸豪傑與民也。篇中曰道，曰德，曰厚，曰賢名，而末以一理字結之，見由其道正所以由其理也。章法精奇，簡短可喜可誦。

紹渶谷曰題本適音而首借耳鼻口參說以五官皆相為用故也

楊升菴曰人能有四惡四欲得所欲即是適心

□元峰曰此處一轉適音先適心在于理勝而適音在于調去太鉅太小太清太濁四者則適矣

適音

呂子

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目之情欲色（欲視五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視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蘊藉也）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不嗅味也）口之情欲滋味（欲味美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適（適中適也）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于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于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聽聲自嫌之嫌）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為之澹）不詹則窕（窕不滿密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虛極病也不閑和聲之故也）谿極則不

鄒東廓曰音有輕重長短即宮商角徵羽也此之謂衷

李空同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故觀其樂即知其政此段只說季札觀樂篇參看得之

王楓野曰樂能移風平俗如舜彈五弦而解民慍

蘇正川曰推原先王制禮作樂之初意出于經世之作

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竭病之）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越散）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不特不專一也故感怒也）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為適此四者皆言其大故曰非適）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于黃鐘十一月律）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民聞其樂安之曰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險危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風化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于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有進音）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于明堂也玄尊酒水也俎生魚皆上質貴本）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湆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

之欲也將(特也)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郭青螺曰古聖王作樂以振淹滯以宣湮鬱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故作咸英韶護則適作桑間濮上則天危辱勞所必致安能心和而政平乎此篇議論痛快文字簡潔讀之竦然警省

匡南溟曰兔絲之有伏苓慈石之引鐵精相通也以喻君民相通極切至

王鳳洲曰二引更剴覈

孫尚默曰德字正此篇眼目

精通　呂子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羅詩曰蔦與女羅施于松上)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違坐也其精誠能通洞于民使之然也)夫賊害于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負而去之不違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于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于燕適子念于荊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陰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也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

孫月峰曰三誠字正對精字相應

楊用修曰以前假物事至引証尤爲發揮

羅明仲曰此段力於精誠之旨誠乎此而發乎彼

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矢沒羽。誠以爲眞光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觀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鄭研。（鄭研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

王遵巖曰到此斷然有大力量

茅鹿門曰申喜聞乞人歌而悲動於顏色最精氣之相感也

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人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

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忠中也）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王鳳洲曰。首虎絲二引。言氣相感也。又攻者砥厲五兵二引。言精神先往來也。又蚌蛤一引。言虧盈之應也。又養由基三引。言誠動之也。又申喜悲乞人而遇母。言同氣之所使也。全篇總見兩精之相得。而文之精神。可謂溢于滿楮矣。

〇〇〇士節　呂子

東方[illegible]曰尤精而發奉事

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必不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也此之類也）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于治事也）齊有北郭

劉鳳苞曰此戰國俠士之徒俠[illegible]田光之類也

汪[illegible]曰叙事有體而北郭騷[illegible]

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屨，（一作屨）以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有間無幾間也）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

楊升菴曰俠烈[illegible]

孫月峯曰前後兩[illegible]結語玉潤雙流

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

方明峯曰此時宜白虹貫日

胡柏泉曰齊君因北郭騷之死而反晏子

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楊升菴曰：齊貌辨于郭靖君，馮煖于孟嘗君，侯生于信陵君，皆能奮其豪氣以圖報効，未

有以頭托者，其以死白人之忠能集事也，賢于聶政、荆軻、要離諸人矣。然必待死而後能白人之忠能集事也，又後于齊貌辯、侯生諸人矣。

王禎曰：孔子云孝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即此意。

李西涯曰：謹人四句，即孟子所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

孝行　　呂子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言何日身治而國不治者）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末之有也，故曰必務本）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于孝。（孝為行之本也，行于孝者，故聖人貴之）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于親，故能忠于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耘疾，用天之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帝、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也，因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孝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于此，行于親重，而不簡慢于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于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于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

補曰：案自古聖帝明王以孝治天下，如舜虞事親之道，聲教所被，而天下化。夫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論得其大者。

劉敬曰：引此段相連說，正歸重乎孝上。

敬盡于事親，光耀加于百姓，(加也) 究于四海。(究極也) 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慎) 居處不莊，非孝也。(莊長) 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 蒞官不敬，非孝也。(蒞臨也) 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 戰陣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于義而果于德，揚名于後世，孝之忠也) 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商湯所制法也)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 所謂貴德，為其近于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于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于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于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于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 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毀) 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舟濟水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為遠毀溺之害) 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為孝矣。(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 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修宮室不上漏下濕，節飲食肉使不多勝食氣，故曰養體之道也)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 正六律，(六律：姑洗、黃鍾、蕤賓、夷則、太簇、無射) 和五聲，(宮商角徵羽) 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入耳，故曰養耳之道也) 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快口腹，故曰養口) 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以說親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 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也，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為善養親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月一作三，下同) 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汝也)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獨) 嚴親之遺躬也。(躬體) 民之本教曰孝，(教本) 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難) 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 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終其父) 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履行) 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

陳玉崙曰：養有五道，五者是天子之孝，于士庶人迥別。

吳夙門曰：孟子事親若曾子，父為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為善養，惟天子得以行之，自天子而下則隨分自盡，便有降殺。聖人別武周達孝者，分明是推其孝永錫爾類也。

牛運震曰：能養能敬，能安能卒，觀聖人之答四問，孝是矣。然孝卒為難，如人年五十而慕方可言卒。

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一作慎）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樂能順行無道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王鳳洲曰：此篇論孝行在務本，務本在先親而後疏，在重而後輕，故三引曾子之論孝以証之，末以禮義信强以實之，而先王定天下之大經大法大本總不出此矣。

保固賢曰：有道之君尊賢禮士，以致歸之士。六所歸天下從之。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王鳳洲曰：此段純是莊子口吻。

瞿昆湖曰：鋪敘有追琢樣，而且古。

下賢

呂子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誇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道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惡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土），昏乎其深而不測（測，盡也，言深不可盡也），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田與之與）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嗔天之浩，大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

黃溍曰帝王之色只是高貴尊嚴之色言除其矜誇之色則近得師友

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近一作于去猶除也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善綣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

呂東萊曰史載堯見善綣北面而問周公朝窮巷之士七十家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尊賢禮士故桓公三見小臣稷尚論之若子猶有善焉

智而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成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

解大紳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即此可見

主，驁亦輕也其主驁霸王者亦驁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滅內行之闕也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僑也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于壺丘之門外不以加于坐也故曰倚其相于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辟則伯也鄭千乘耳而云萬乘誇大言也諫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敬也禮一作畢

陶主敬曰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是尊賢而踞于翟璜亦非禮臣之道以子思大賢而不知師雖有敬士之名而功業所就如此其卑也

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于連隄，東勝齊于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

楊升菴曰：首段論君不可驕士，下段論有道之士致敬盡禮，且不能致，況驕之乎。末段大意歸重文侯能禮士。

徐子與曰：人君無為而獨任，則一人居其逸，百官任其勞，事無不舉矣。

王鳳洲曰：皇官盡百工之官

勿躬　　呂子

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小長。故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猶兔化而為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袚篲日用而不藏於篋，袚篲，帚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袚篲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稱，當是自見蒙闇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雖聖人知有所不用，乃有所不能，然知人善任，用各當其材，而天下治者，不自用，故能用人耳。

鄒東廓曰：此言聖人以能任天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首，一作虜處。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乘雅，一作持。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乃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任，故所以能。所不

下以無能自治欲天下與不見其也

楊慎曰聖人明如日月神合於太一得其之精所以不可及

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知之此之謂乃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而能化化育萬物之謂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月能燭之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太一道也神與道合生道可乃無謂無志意通達不障塞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之天子也反本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莫無

今九秩曰爲賢爲國首平有益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復白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甯遬審戚登降辭讓進退閒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亾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有茇蔑尹之官亦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軼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軼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

王鳳洲曰管子經國識量開闢東郭牙王子城父之才一一當

矣而伯王之任則管之可謂知人已之明矣

王鳳洲曰此見人不自用而任人故賢才畢爲之用所謂不自

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大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悉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

穆文熙曰不自是故能不自用故有功是也

陳五岳曰末以之實相保關鍵知有力

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慎一作順莫敢愉綖愉解綖緩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上事治也相保之謂知道

徐儆弦曰國家任人則治自用則亂勿躬篇詳哉言之矣獨惜管大夫治齊所用何精也及沒而引以自代者卒使[illegible]齊豈智老而昏

乎。

陳明卿曰。先秦文無意于古而自古。呂不韋則有意于古矣。一字不古。不輕下筆。

林見素曰。題曰精諭。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張方城曰。一言也。疾不如徐。徐不如精。精不如勿。其卿孔乎乎

欲無言意也

倪東江曰。老子所云希言數窮。不如守默也

王龍谿曰。觀子卿鄭渤忽似穴

○○○精諭　　　　　　　　呂子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玩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延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口噁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見）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之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一作解）

于山曰也夫子亦貴乎謝卻志信期微也引聖而是何待言哉

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 符道也同合也 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 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子建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廢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譬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之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 諭微言若石沈沒水中人不知 孔子曰沒人能取之 沒行水中之人能取之 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

楊承基曰此言微言不知不言不言又不知知言

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 淄澠齊之兩水名也 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 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 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欲而戴之則可用也 白公弗得也 不得知言之謂 知謂則不以言矣 以微言白公 言者謂之屬也 言之謂不仁不義之言 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 故至言去言 去不仁不義之言 至爲無爲 至德之人爲無爲 因天無爲天無爲而萬物成乃爲有爲也故王德之人能體之也 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 末小也 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白公不能爲無爲

孫鏘鳴曰桓公內得賢助外得賢相此齊之所以治也

王鳳洲曰伐言伐衛二事皆不以言

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荊國葉公子高方城外衆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日浴室澡浴之室也 齊桓公合諸侯 合會也 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

盧二峰曰暗夜燭燎見夫人與管仲皆以默言

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 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驩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傳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十三塗爲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萇弘萇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二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儆戎九月丁卯晉荀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自二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曆世巳

孫月峯曰萇弘子朝祈福而察其有兵

林見素曰末結句言只以兩句了結

矣按脩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後妄言也大子許之天子周景王子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萇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爲晉頃公其不得爲襄王明矣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之謂者可爲

楊升菴曰此篇統說不言而喻之事人之精英自不可掩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理之先見者何必於詞令文告之諄復間爲察也

諸子彙函卷之十一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韓非子

韓非韓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與李斯事荀卿見韓削弱數以書諫王王不用於是著書十萬餘言後秦攻韓得非因李斯之毀下獄令自殺至觀其書刻覈無誠悃父子夫婦俱不足相信殺身也宜矣

初見秦

趙定宇曰此篇與國策所載大略相同是秦之極侈者

邱瓊山曰此初見秦獻取天下之計文尤珍重

楊升菴曰言天下得此三亡故足笑解作知三亡者得天下非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陰魏南陽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强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一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

孫月峯曰：大氣磅礴，文情如環。

陳子龍曰：排[illegible]

程[illegible]曰：此秦之強，士民樂死。

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

程[illegible]曰：此秦所以不至。

趙[illegible]曰：先總論謀臣之失，策後乃細言。

孫月峯曰：提齊引出秦事，文勢紆徐。

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

孫月峯曰：直敘勝敗下，數言和非。

程[illegible]曰：此秦破楚而不取之失計。

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孫月峯曰：[illegible]

程[illegible]曰：此秦拔梁而不取之失計。

唐荊川曰：[illegible]

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謀[illegible]國。是故兵終身

孫月峰曰此段妙自

楊升菴曰此秦破趙當取不取為秦計

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

張賓王曰秦戰最烈無如長平之役秦之乘勝莫如不乘隙反趙以致後來王陵王齕之敗故於此痛切言之可令秦王髮豎此其最着精神處

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

茅鹿門曰此秦破趙不取又失計

湯睡菴曰秦方事權謀故言雄特甚

楊升菴曰覩說趙事愈有精神又於秦事中更作一段波瀾奇逸

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卻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再已不能矣內者吾甲兵頓士

王鳳洲曰文緊甚以只被水敗而前四段俱被妙筆

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

王鳳洲曰以起處作收處妙絕

楊升菴曰陽擬破從而實專爲謀[illegible]偽[illegible]切[illegible]明矣非也

汪南溟曰本段一正一反總還名之[illegible]作[illegible]

張賓王曰卻承上一反承轉妙至末似次[illegible]而來一句斬截矣

楊升菴曰韓[illegible]不當書死而不當死初死便欲死人而死者自死此其[illegible]謀不[illegible]不當

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楊升菴曰。非見秦削弱。欲以秦存韓。韓不用非。非疾韓。意專屬秦。故存韓次之。

孫月峰曰。大約規模范雎。但范簡。此繁。范虛此實。范隱此顯。

汪南溟曰。此書爲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着。中間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汪洋千頃。戰國雄辨士也。

趙定宇曰。此文跌宕類蘇秦。然章法句法。起

結照應。獨遠紀律。

汾明府曰韓宗國也秦王欲滅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毁之

王守溪曰韓非欲存韓而勸秦伐趙不知趙亡韓亦隨而併伐也殆爲遁計耶

○○○存韓　　韓非子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爲人下）。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强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從徒黨也），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强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强，趙之福而秦之禍[illegible]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倦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同於）

趙定宇曰非直指貴人之失計實乎斯之自爲準說而終不能免也荒韓三見棄于而尤爲左右之所蠹况下列事以督秦王非奈及此矣

孫月峰曰文氣甚高勁有鋒

孫賓王曰見二疏妙

陳子淵曰斯與非同門今乃互相傾軋如此

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質）。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以石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强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㤥然（㤥，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㤥音艾），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年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

九

孫月峰曰斯二說與前非所能文氣亦一樣但似高一層者所追

楊升菴曰不服義服強是非意中語

有意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絶也若不絶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

王鳳洲曰說荆并非爲韓其不爲秦更不必置語

茅鹿門曰李斯之忌正在此

陳子龍曰李斯之深計不爲忠秦實乃間非

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

楊升菴曰評俱非爲發策論具

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

楊升菴曰此敘秦韓抗蘇之事及韓僕不直韓

王守溪曰戰國時秦韓多事矣

先爲雁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

讀之已觀非存韓一篇幾幻是非今人收觀易聰以此其才宜爲李斯所忌無疑矣

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掖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

強說[illegible]自危[illegible]

賁[illegible]玄曰立意璀嚴精詳所陋而時辭處又不太浚

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李西涯曰。非此論極得當時事勢。而氣岸詞華。魁偉邁人。此先秦時文卓乎不可及也。

張賓王曰。非之說多疎。而爲韓之情亦太顯。至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睹此。豈非既死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耶。

胡元甫曰文章流弊至斯者甚

陳子淵曰繁簡十二種句都有不同

難言　韓非子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情比於理洋洋美纚纚有緒）敦祗恭厚。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

趙定宇曰一語束上關鍵極緊

劉辰翁曰皆然及古說先秦之辭西漢便自別

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

汪南溟曰以智說聖及文王說紂王紀事跡

孫月峯曰排敘二十三人長短句錯出音節俊鍊異調而不厭

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

楊升菴曰妙妙韓子摩擬揣愚書敘此若後人用事繁則苦貧多則患雜益無古人之博雅也

汪南溟曰一轉爲銷之力

胣。（磔裂也）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脇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楊升菴曰此亦爲初見秦之辭憤悶孤抗故

其文連類，曠肆，感憤，竒特。

唐荆川曰：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用古人實事貫串簇成一堆，齊而不齊，不齊之齊也。

孫月峯曰：稍用駢襯。

李卓吾曰：此君弱臣强之証也。

楊升菴曰：加一之字，頓覺欲動。

程巽隱曰：志權不可旁落，一旁落則紂臣必至蓄息，如從其威，既從其民，終傾其國矣。然此惟禮可以已之，非欲盡之以法術之以備，此所以爲刑名之術流。

○○○愛臣　　韓非子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擅，必易主命；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疏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不既）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能用富臣則窮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

> 於偷刻也狀
>
> 一
>
> 鍾見潮曰大臣之祿雖大以條張論極其精快其作法之嚴雖亦嘉代臣子之藥砭

謂渫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成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私朝謂臣自居不欲令其樹福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王鳳洲曰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擅威發許多議論婉轉詳明昏君庸主之藥石

> 王陽明曰道為論術臣之術就是老氏所用
>
> 孫月峰曰道為保虛靜以儆羣下亦術用
>
> 錢吾曰至道一篇乃不人君身上藥論石鍼作什汰

〇〇〇〇主道　韓非子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道彰是非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

楊升菴曰條事循實是先要大柄功乃誠

鍾伯敬曰此段乃刑名條劃根源在於此人君當無思無爲大公至正匿跡匿端去所使世條劃之禍端也說者謂韓非慘

奸臣戮尤之論亦善爲解矣

趙定宇曰非慎之族奸臣欲散其究故名之曰虎曰賊

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
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
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上
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
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正指上不窮于智不窮于能不窮于名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不可見也使臣用在不可知虛靜無
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
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
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隔則自盡矣函掩
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
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
絕其能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
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之權柄不固則虎因而存矣不
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
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
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
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
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

楊升菴曰必行義者何等劃

趙定宇曰羣臣又按賞罰來

皆爲君臣之事也

楊升菴曰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八字乃非本謀而爲賞無赦罰效此語複申所以名寄韓虎誅矣法也

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
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
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
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
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
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
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
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
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
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
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
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
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
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
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
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
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楊升菴曰人君惟虛靜無爲而羣臣各效其

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雅

劉會孟曰此等章句是唐柳子厚能倣之

李卓吾曰非韓非當時精神不足有名法術得救之語

楊升菴曰前三君之氓社稷也而以亡今既情深使千載如聞默詩諫而思矜不備何哉也安釐死句文雖斷便索然矣

有度

韓非子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故燕人得之故以河東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遝師久而老）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

孫月峯曰入今且定說
王鳳洲曰用人之訴
黃貞吉曰使群王少有可爲任而用之威權而國治民安未可知也
楊升菴曰析當與度名猶而肱請

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如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擧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擧所以

焦竑之曰刑也非正道也然世上每畏而行之而始效肖見如秦先之仁柔不如秦宣之嚴刻御下之法亦有可采者要以刑名述之

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用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忠臣懼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姦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

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輕重謂別盡私相重）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

畢一峰曰立論精嚴使其歪屑孔之道正其心術以事明主雖已屑何以加焉

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擧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擇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

楊升菴曰先秦占字如此西漢以下不能道隻字

以私言（言為君也），有目不以私視（視為君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則政平國理。既任臣以公，則人無異望，無外心，故），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必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

陳子龍曰廉忠仁義智五節[illegible]

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倍主強諫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臣居非上，謗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

後節直評是貴法

楊升菴曰[illegible]而捨術甚其情[illegible]法變而[illegible]

[illegible]曰非以一人之耳目[illegible]

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真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濫其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

[illegible]

孫月峰曰[illegible]

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郎中近侍之臣，雖卑微亦全得直）。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官其職分而不敢踰，既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既已在乎群臣，則上之任勢不違法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地形之見，漸漸減也，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也）。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

李于鱗曰法者人主之準繩也法少出入則從違罔定觀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此更玄之又玄

孫月峰曰終以法之善結

劉會孟曰句極雅

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旣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卽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待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制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僥羨齊其爲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言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

唐荊川曰法者具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非之病只是純任法術不知帝王之治仁心仁政廢法固不可純任法亦不可惟法平度信不替不變非論不可也

楊升菴曰又反一語收此萬斛舟之舵也

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何啓圖曰。奉法則國強。廢法則國弱。羣臣百官一法而無私。則國治。援引爲証。排播確切。趙定宇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詞。滔滔無涯。而法度犁然具備。惟先秦文字能然。西漢則少遜矣。

陳子淵曰二柄字出韓子

楊升菴曰何等字

陳子淵曰服制句法甚好

王鳳洲曰此田常樹私恩於臣民也

二柄　　韓非子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所以引道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其姦臣所惡則巧詐讒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

楊升菴曰前喻後標醒其復合言之警甚

王槐野曰再翻一層文極有情

張賓王曰刑當作形

陳子淵曰此言人君任法而不任人故人臣當言而不在立的但當守法

張賓王曰害甚於大功抑一句文斬而意盡

孫月峰曰分解作樣法

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虛逢下生有法紀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

陳士淵曰法太密則見太繁殊非人情

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皆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此役言爲臣者當各守其職不得侵官侵官即越俎代庖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壞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

楊升菴曰引事直敘筆不傷雅

楊升菴曰見惡見好臣情不效此亦管子藏於無見之意也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簒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者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之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主也豎刁易牙因

王鳳洲曰根本之論

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燕子噲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此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所爲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王鳳洲曰二柄者大意言賞罰不出於己而使人臣竊之故有簒弒之禍不知治天下以慘刻少恩正種禍於秦也見非之學術人臣有功而禍大人君治國而召亡此非所以不得其死也

孫月峰曰全用[illegible]

茅鹿門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illegible]

揚權

韓非子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

[illegible]曰使雞司夜一句極善喻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擇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臣賢之功，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君?上者矜好其辭，則下各飾其能以斯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若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詖，依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君。）用之一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其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故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與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凡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誠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皆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己而先唱。）凡人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

[illegible]曰一者[illegible]名[illegible]立則名[illegible]王名正則[illegible]定[illegible]

何[illegible]曰形字[illegible]

王[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觀此可見

[illegible]鹿門曰先[illegible]云[illegible]

此不難義於彼斷而不亂既之乃能分別之

葦處門曰道不同於萬物數句深得至理

悲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隙事者且當信之無惑也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逆與同然後擇其善者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發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上言揚推在和調下言揚權在聽言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求其理以名入之彼必反於此也則事位自定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閑以招明愚以求甚脣智故閑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數奏也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可脣以齒

楊升菴曰除者決冷淪胥鴻濛深處羲搖神往遺於心靈之若甚醉能言乃不能狀之情哭人

葦處若此起似小銘

唐荊川曰通篇聽言情狀已盡神理忘者得其情態下筆便有史今樂古之致

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晰彼自離之。吾怡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自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動之溶之。無爲而收之。凡所舉動溶然閑服雖有所收無爲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若喜之彼必自益爲其事若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上不與其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閉心也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觀庭也入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已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矣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所謬矣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各所自爲善惡既成賞罰必及賞惡必及刑則賞不差誅罰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規矩既設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

王槐野曰此篇近君而固閉內君等篇觀解老篇尤卓

楊升菴曰備之下移理上原去不得當主權此失者代有之毋

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既不神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若用意如若地若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疎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機密之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一官政不自恣安得移并。失則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職兩雄必不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

謝刑名可忽而不修也

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此治刑名不差則民守職而不去此更求。是謂大惑。至要者也去至要而大惑既亦滑民愈衆。姦邪滿側。姦邪滿故門用非惑而何也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臣若貸之富臣之貴君更從令臣逼此所置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從不識理道者也一人則勢聚為信故夫其都勝大於股。難以趨走。臣重於君難以焉。夫神謂君可以測知臣隙則伺其為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能為虎隨臣之後為虎所則以臣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威用外若狗然虎不以其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所則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狗益無已

王觀野曰奇陗

事相求皆為狗益其虎。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無有已時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羣必見弑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臣君欲為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則亂人以求益而予之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仇人斧則是以斧與仇則是既假與不可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

王鳳洲曰七國之際其意如刑不可易一字

得斧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下不能欲取既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者具可以奉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扶寸指為少尋常為多上失於度量少已數倍所得下之大其都臣將以叛國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臣貴其家將變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權之落起而收之亦已艱矣

孫月峯曰進語歸于靜雅處之天閑

何次當曰言直刺書詞句入深

翁肖陽曰句句喉論有千古獨見然非了是時森臣嚴主故方而情勢迫切神理兩到

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之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之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圉今在內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者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者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鬬㘖㘖。爭鬬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出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成擁覆主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閫圍也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木大矣春

劉會孟曰枝非害心何能甚其害皆自是察處心

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拔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衆，宗室憂唫。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奪適子故憂唫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木清聚之者必衆喻雖於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測其心知其所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王鳳洲曰：此篇分二段，自起至上下和調也為一段，自凡聽之道至末為一段，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

黃旨玄曰：此論不惟陳事確切，而意語精到，譬之幽燕老將，指顧談笑，皆是兵機，誰能廢之不講耶。

陳子龍曰[illegible]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使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燕處之時進以醉飽之因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播）

孫一經曰[illegible]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優笑者謂俳優能調笑者侏儒短人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以為行非法為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諸子彙函　歷代亡國之實優笑不能出其彀中

楊升菴曰此篇[illegible]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

黃貞孟曰[illegible]

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其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作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謂養殃。

[illegible]曰民萌[illegible]

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

諸子彙函　[illegible]

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專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接故言談論議希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屬綴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

[illegible]曰此段[illegible]

七曰威強。何謂威

孑高一段刻心刻骨之論讀者動人

孫鑛曰戰國彊劫相役實時之臣最精外國之勢以劫其主也

趙定宇曰壅者閉其上劫者也

汪南溟曰前列八姦此示防姦之術

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illegible]）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鬭之勇無赦罪，（邑鬭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鬭）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起首便陳八姦，此又陳防八姦之術，姦隨收四句）

陳子龍曰此八段設之制八姦之法嚴而嚴必矣

王鳳洲曰此申屢前八姦字字推鑿精

楊升庵曰文短而語辯曲盡之歎

黃葵陽曰臣不外交不進者亦禁姦之要術

趙定宇曰此段可以爲後世殷鑑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羣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每事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傾國）故不聽羣臣，（猶不見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欲有所構結，令君不已）諸侯之不聽，（聽則外交之心息矣）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此段見亡君爲臣所制，國非己有）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

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惰也）

本篇（為墮）

楊升菴曰摹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載如見可謂古今奇絕妙品

王鳳洲曰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古如畫使夫人觀可為面熱汗流

孤憤　　韓非子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乃尚能得君從己見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也相伏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因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見當塗者其求必不見事）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既讀者稱為此四重人延譽）

陳子龍曰此所以見重人勢偏而文氣發充不撓

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與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郎訟說也重人舉措當彼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冤則君無得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于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

孫月峰曰兩段各五事而長短句錯出絶有筆又渾若無痕

孫月峰曰明此六不勝却衍一意于後作不當之勢更覺有膽

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于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于前（法術之士說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說而見）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

[illegible]湖曰末[illegible]所不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臣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法之臣不勝當塗如此

蘇紫溪曰人主使重人操引擬其以分誅賞其所賢者遂老死門公道不行國事日非矣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殆）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

唐荊川曰主上愈卑私門益尊二語痛快

（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咸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于私門者不顯于官爵必重于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于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僞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與中國部邈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還爲越國故）

物茂卿曰可作入齊亡君解

張賓王曰前二段二喻皆言大臣太重總成一中段

程篁墩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不知致讒邪肆志忠良不自鑒由主聽不聰故也

曰是國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爲越也越臣專權國變亦越是不可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以不察知已國與于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令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令臣于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于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于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行于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既修身故不以皆事人也）

物茂卿曰四段畢乎劉而君以[illegible]

董嚴何曰言術封郎不本非純政未有無能供制之徒用而何

張賓王曰此三段皆言左右太信總成一中段

張賓王曰總成大臣太重左右太信二中段成兩半一大段

（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仍關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辯治也）治亂之功制于近習（治謂智士材能治于亂也）精潔之行決于毀譽（修智之人士能發智行當以功）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既廢而不明令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用之聽明則主明也功伐猶功日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當以參伍之偶會也比驗罪過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當以此當患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有豪傑之人使能然）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

鍾惺曰人臣大罪人主大失是後半一大段

孫子瀞曰小段小結束大段大結束從來文字密數無如此者

孫月峯曰敍臣之大罪三百餘言而君之大失止一點明而已此文字變化處

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于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投人官于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誑誤于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誑以移主意十中無二三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于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動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朋黨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觀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一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唐荊川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

謂古文無紀律。

李于鱗曰。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疏而當塗日親。則終于不勝也。

孫月峯曰。文氣甚奇。陷其辭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則刻深痛快。

張賓王曰天地間乃有此等文字幽峭謂其人巧極天工錯非虛也

孫月峰曰凡說之難何出荀子之說苟實不敷節然亦工公子孟衍其顧說一

說難　　韓非子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所說難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難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故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既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疏鍵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

楊升菴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說難大略可見

鍾伯敬曰按知其所出事其知其所以為此乃其術以為也

丘瓊山曰身危六節說盡人情深入世故

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為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說既知情實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以為不容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以不討而與怨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闇代也論大人必以道德弘大之人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細人短人也謂君之所近者以細人為賣器斗筲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所愛以為藉資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已也舍怒之深淺徑省其

金國賓曰彼有所說者其心有所為至微也而說者留意飲物以深其私故曰細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

[illegible]曰此說之難不可不知句應上文節節照應文法

孫月峰曰上皆陳難下乃舉術妙論

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華萃以成斗斛謂博明細碎之物則謂巴多今而假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巴怯懦而有畏懼不敢其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倨侮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意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有所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

楊升菴曰凡用說之道為主計則為地用為計則為揣摩亦不可不知也

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欲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欲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試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污則大文飾之言此污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巳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舉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之也）自勇

[illegible]曰此說之難不可不知句應上文節節照應文法

程[illegible]曰秦王使非而李斯挑實害之豈非之說未有傷于同計同行者邪

陳子[illegible]曰此術[illegible]此當[illegible]此節吾嘗反辭一語一默真不尚之也

[illegible]曰伊尹百里奚之事皆好事者所為引之以為証耳

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異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困敗而窮居之凡此皆欲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意無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之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爲非者誅之忠敏也以當計也其子非不安也而所以誅敵者智以伐戮哉

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所經猶經也謂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割斷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言無所避道也飾身謂以榮光飾相持其身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於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己同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謀取士會繞朝於秦謂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

者非我敢市利也聽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後世宜鑑矣

李于鱗曰鄰人闕其思二事而斷之曰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又有賦諷

楊升菴曰又綴此一事尤奇妙

知失宜也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嬰觸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何孟春曰彌子事旣又論者若揣人主上聞其刖以失順之非孝而以矯君車犯刖則獸傷敗得焉實于忘有罪失之矣

楊升菴曰：太史公云余獨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楊子雲云非作說難而卒死於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

楊升菴曰千說萬說不離此只此語最透徹一句盡

劉會孟曰一結餘波鮮新

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君實云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失意之過

孫月峰曰奇古精峭章法句字無一不妙

王鳳洲曰夫子沒微言渺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工歷端幻變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孫月峰曰備內者父子夫婦骨肉親近之間亦莫切促人主之變蓋實所不虞

○○○備內　韓非子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

陳子淵曰總此一句含蓄言全盡

孫月峰曰說到此際覺刺心刺骨

楊升菴曰反言勝正乃其言愈多乃妙亦有少言勝多言者其即妙下反乎

王鳳洲曰此雖悖理之言然歷代人主皆然

陳廣野曰謀利之膈肝如拳銅照也

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縊中殺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

陸貞山曰說明主不動亦得其殺必當罪有罪不赦此便韓非旨意

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

陳廣野曰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禁權勢之資也

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

孫月峰曰韓氏之學每言廢法營私貴近始盡備之此也

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末言人臣不可借權勢是一篇結構處）

楊升菴曰海上之山千層萬疊其收處止是一段雲煙

陳子淵曰韓非備內篇亦憂讒懼姦之意也至以夫婦父子俱不可信千古以來無此刻薄之言其大要如末段不可借勢初心耳爲文自是千古以來奇觀

飾邪　韓非子

陳麟峰曰先言三國皆信龜筴鬼神而不修明法度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刼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

陳麟峰曰又言三國皆信龜筴鬼神而有勝有敗

張賓王曰末段攻擊非名

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

楊升菴曰上十星俱言星東向而勝下十星俱向星西向而敗

孫月峯曰三語至此始厲然亦又不甚詞圓有餘味

陳深曰：此於說山本旨

楊升菴曰：又纖勾踐作誠而下及曹侗許鄭以入韓魏秦近於著其情

陳深曰：至此方轉到人臣

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名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沒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

李子餘曰：誘過與徒取為之大知此

陳深曰：此小忠戒

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巵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

楊升菴曰言明法慶也

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
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
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
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
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
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
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
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
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

陳履齋曰又轉到人臣

孫月峯曰二事用先後字撮得好

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
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
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
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
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
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
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
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
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

楊升菴曰退智能進道法

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
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
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
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
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
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
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
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
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

陳履齋曰又說到人臣責法

唐荊川曰此悉條法禁之弊

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群臣賣官於上取賞於
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
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
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
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
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
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
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
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

孫月峯曰此處大費分晰

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過法立智（以此恩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

陳廣野曰此數聯作理之言

趙定宇曰謂君臣以計合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其為非之

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污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罰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

趙定宇曰立賞罰以馭臣

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孫月峯曰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議論沉刻而文章又殊精悄

諸子彙函卷之十一

諸子彙函卷之十二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韓非子

○○○觀行

姜鳳阿曰此段言人當就所不足知以矯其偏法術中頭腦處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巳故鏡無見疵之辠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巳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韋帶也束帶而以韋垂于衣則行多滯緩弦弓弦也發矢瞬闔百步佩弦以示急也）

陳子謙曰堯舜賁育離朱烏獲盜跖曾史等語言雖已甚善寄怖之詞[illegible]俗不云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在得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在求助）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在法術）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樸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巳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程[illegible]曰明於堯不獨四句極[illegible]衡離二人

姜鳳阿曰末幅段段應着有法力

孫月峰曰此章論勢甚懇切

王鳳洲曰此篇凡二段自首至謂明主一段自天下有信數至末爲一段大約前段重自知其過後段重衆人之助而觀無遺矣

8

王鳳洲曰此篇似禮記缺書斷然上乘

李于鱗曰進退匡政之理斷爲

蘇紫溪曰此正是尚書之大旨

孫月峯曰匠石育賁一喻有條

王鳳洲曰意初承而有妙趣

○○○大體　韓非子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攻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

王鳳洲曰至此方盡極而有筋力

林茂貞曰把天地來引起大人立意命詞轉折委曲如此殆胸中所吞雲夢八九者

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順。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王鳳洲曰此篇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道庶幾此篇

湯義仍曰論治安之世長于鋪敘其措詞遣調意到筆隨

張賓王曰儲說六篇大体奇可與莊子南華參觀或曰此連珠演連珠之託始

內儲說上 七術

韓非子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乞之說荊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宗方城曰此惠施對魏王

孫月峰曰凡連珠之錯句者總稱所當惟公子有此奇

宗方城曰此龐恭對魏王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驩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宗方城曰此董安于為趙上地守也

丘瓊山曰商鞅令棄灰是也

王鳳洲曰太仁太慈是以取亡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句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

宗方城曰文子對齊王自弱之為道利懼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

張賓王曰式怒鼃以鼓士氣似詐甚矣

宗鹿門曰心有所利則怒有所

茅鹿門曰約[illegible]皆撮其兩下[illegible]

〇〇〇外儲說左上　　韓非子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宋王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問之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王召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夫藥酒用言，明主之以獨知也。（良藥苦口而飲之可以已疾也忠言拂耳明主聽之可致功也）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

孫月峰曰敘法三疊如字叉非字賜三疊字

汪南溟曰十句為一義如纖珠細丟串成八寶

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虞慶為屋匠人曰塗濡而椽生[illegible]慶曰不然屋益尊而不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久必壞慶曰不然成有間而果壞）范且窮工而弓折。（范且曰弩一日而伏弩絃三月而犯撓是暴之甚始而節之其濫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是故求其誠

孫月峰曰敘法疊詞

陳子龍曰收拾成一片

者，非歸餉也，不可。（兒戲學飯塗羹然至日晚必歸餉者以可戲而不可食也）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播當作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鄭人得車軛者不識而問於人對曰車軛又得其一又問一人亦對曰車

宗方城曰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發從之鳥驚去而不射也

孫月峰曰事擦而遙處與他段絕又別

軛問者以為欺）衛人佐弋也，卜子妻而弊袴也。（卜子使其妻為袴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故袴妻因毀其新令如故袴）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郢人夜遺燕相書火不明命舉燭因書舉燭非書意尚明舉賢也燕王說歸取度鄭人忘度事）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

丘瓊山曰王登升平可謂以文學術以尊賢者矣

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任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者國之錘（叔向御座平公請事故也）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則惰修耕戰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

宗方城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效之謂管仲曰百姓好服紫奈何仲曰君勿衣紫也于是公謂曾具惡紫之臭內外衣紫

宗方城曰魏昭王欲與官事淺謂孟嘗何不讀法魏王讀十餘簡而睡臥矣

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邪還報可攻主父曰何故對曰君好岩穴之士所蚤窮巷抗禮布衣君曰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好岩穴之士則戰士怠上尊學者則農夫惰于田主父遂舉兵滅之）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爲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孟方水方盂圜水圜）鄒君不知故先自僇（君好長纓左右百姓皆長纓纓貴君患之有曰君先自斷其纓君乃斷纓以示民是先以以蒞民也）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

宗方城曰文公云救餓奈何箕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宗方城曰擊鼓烽火戲諸侯

之奚聽也（昭侯曰法度不易行申子曰君設法度而聽左右昭侯曰今知結奚聽矣）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二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曾子之妻之市子隨之而泣母曰爲汝殺彘曾子捕彘殺之妻曰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父母之教今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孫月峰曰精悄同內儲而更增波折

王鳳洲曰此篇凡六段自首至獨知也爲一段自人主之聽言也至非歸向也不可爲一段自挾相爲至皆歸取度者也爲一段自相之所在至李疵視中山也爲一段自詩曰至昭侯之奚聽也爲一段自小信成至末爲一段六段並連類比物檃括成文者也

趙定宇曰纖珠碎錦屑見雜出不匱

陳子淵曰耕稼鼓鑄天成

外儲說右下　　韓非子

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恐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成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北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良造父善御者使良操左革而叱咤父操右革而鞭笞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善鼓琴者使連鼓上使竅擫下不能成曲共故也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

楊升菴曰此數段事論猜精要勝于他篇

陳子淵曰整飭

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皆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亂之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盡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曰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稱君身自稱也而公儀辭魚曰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而免于相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必殺不成斷人主鑒於上也而居上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說子之欲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

王槐野曰有以……年

唐荊川曰仲尼云惟名不以借人

孫月峯曰明快

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圍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於勝君之明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君辟疆朝周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收採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

何燕泉曰噴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唐荊川曰見無術以御之身雖勞而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

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綱網則舉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術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虛勞輕臣擅名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上欲稅吏問輕

張榜生曰中飽字奇

宗方城曰延陵來看般挽父之遲退而難造父泣曰古之治人亦然

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術曰勿輕重而已吏因億意斷以富薄疑之言臨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餓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轡餌後轡錯亂不得前却遂旁而伏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王鳳洲曰此篇五段自首至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爲一段自治强生于法至公儀辭魚爲一段自明主者鑒于外也至周行人之却衛侯也爲一段自人主者至餓主父也爲一段自因事之理至末爲一段其體一如前二儲

王槐野曰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於刑名也

○○○難一　　韓非子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詐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偷苟且也因詐得利必以詐爲術故無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

孫子潤曰篇內皆以或曰字起辨難

徐月峰曰一層翻作兩層更覺詞意有態

楊升菴曰先揭賞論拚入雍說有雙折之巧是射鵰手

孫月峰曰命脈處見勁

楊升菴曰搖得緊所

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彊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邪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邪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哉歎宜哉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illegible]

孫月峰曰作辭語似近冗長然卻是肉處不然恐骨太勝

唐荊川曰且參之化民

趙定宇曰難中又設難

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客人為惑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

陳子淵曰戰國時為此說以攻擊儒者

楊升菴曰又設譬喻妙

汪南溟曰非之本意在此然歟

不為君諱又何諱哉此篇大意

臨川曰難易倒甚何以為治

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内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

李子鱗曰三子不愛子不愛身不愛親則於君可知矣

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内豎刁自宮以治内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

趙定宇曰辯甚巧及仲更警切

孫月峰曰上是折據病下乃辨治理

趙定宇曰信賞必罰以度數御臣此韓非本術借管仲以發之

劉會孟曰君臣說作市道擬而新警愜甚切

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

陳子淵曰蘇老泉管仲論本此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

王鳳山曰知此用人則賄賂不行公道昭矣

何燕泉曰赫子出險之功雖賞實酬其功矣

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辠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

趙定宇曰國新破未可行法襄子之賞權也韓子之言常法也

楊升庵曰師曠其言是耶撞琴幾于悖矣

王鳳山曰此論可爲定案

羅整菴曰師曠之諫不以爲忠而反以爲逆亦師曠自家不是

㚟諷所曰誅諫臣則爲過等語臣亦未爲是

何畎園曰湯之三聘先主之三顧今桓公五往能勝之乎

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

孫月峰曰戰國之俗不辭卑辱故其立論如此

何畎園曰桓公五往雖勤[illegible]

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

孫月峰曰此段甚精確正當辨駁[illegible]可觀

楊升庵曰辨駁之文無有加此者

刑。（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士侮君之俗敎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

孫月峰曰駁郤說絶無抱語而究轉有勁味最不羈最快勁

楊升庵曰辯吾

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又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斬人不辜又徇之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虐更益謗也）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謂不幸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今郄子俱弗得而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

王槐野曰一段中前是叙事下是斷詞

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猶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

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一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則避卑則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爽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

王槐野曰兩用公仲公叔以爲必爭事外市爲洞知不討此邪說是韓非本之論

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唐荊川曰[illegible]不善知言有斷案

張賓王曰諸難皆托有理之事說爲辯駁以恣其縱横顛倒以見才耳利口覆邦非邪然可長人慧巧益人筆力

孫月峯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陳子淵曰憤激之詞

丘瓊山曰得心學

孫月峯曰轉下能轉下雖然二字更佳

楊升庵曰辯難何等奔肆斬截

難勢

韓非子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敎於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

孫月峰曰排句勢乃出

孫月峰曰章法甚精緻

王槐野曰一喩而本意了然

孫鑛門曰提出喩中字眼妙

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
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
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
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
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
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
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
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
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

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
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
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
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
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
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
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
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
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

楊升菴曰此段雖設客難辭中設辭

王鳳洲曰鎖句起下類莊子

王槐野曰設喩迫切辨駁得例

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
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
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
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于
自然則無爲言于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
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
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
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
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

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
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
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
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
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
之利物不陷也有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
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
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

宗方城曰兩設問答綫

王槐野曰本是要歸於法度使中主守之抱法處勢乃可以無亂

茅鹿門曰忽插一喻

楊升菴曰有治人無治法今欲恃法而不任人此申韓之字法也

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説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絶于中吾所以爲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説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説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

楊南峯曰四句作一句讀

孫月峯曰奇崛快勢以衆喻喻妙

人救溺之説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王陽明曰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亂勢亂則賢不能聖一幹而枝葉扶蘇縱横變化文既奇偉事理亦盡先秦之文如此

孫月峰曰章法甚錯綜

王鳳洲曰此首一段爲人[illegible]顯

○八說　　韓非子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索求其所以也）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

楊升菴曰[illegible]細密

孫月峰曰精悍好

[illegible]

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

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

[illegible]

趙定宇曰人主尊功利又尊虛名

孫月峰曰雖起四喻說古道不可用于今

趙定宇曰百音陌厭也左傳距躍三百古稱行杖人曰五百見後漢曹節傳

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事興器方相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備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illegible]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音堯蜃屬銚音挑銚鑄刻削之器也以蜃爲銚即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

孫月峰曰文甚虐真知樂之坂

趙定宇曰戰喻沐喻皆言害少利多

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因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

孫月峰曰嚴似中名理深致

趙定宇曰法度壹一之喻

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illegible]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能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

趙定宇曰恩不如法之喻

何屏圃曰君臣母子是一例事法術醫師亦一例事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

王鳳洲曰仁暴之分

唐荆川曰以仁為亡國害暴以不仁得天下然終以不仁亡也

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

楊升菴曰四字語刻而辯

孫月峰曰說任法處精細明白

沈定宇曰獨斷之論

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于宰尹矣上下清濁不

王鳳洲曰喻威勢不自已出則人不畏令不行

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上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

丘瓊山曰末段有言干貴臣重臣貴臣師保是也重臣權倖是也此篇發出正言

得也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王鳳洲曰此篇凡九段首段作一冒頭後分八段說立法處其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

小心之文

湯義仍曰人情感于拂意之事則憤激之詞不一而足言之懇詞之刻蓋以求舒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文字不存簡省往復爲難次而不次爲尤難次而不次惟深于文者得之

王鳳洲曰人情一

鳳洲曰不懷愛不留說是條刻之本

顧養謙曰天鬼二字用大奇

因情 一曰叔智 韓非子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權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譽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王鳳洲曰重誅毀及張刻畢露

楊升菴曰篇內多怪字誦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之所執羣臣不得爲知也故多

微語故謂之經，蓋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于八篇。

王鳳洲曰八經二

丘瓊山曰機妙如真錄

主道一 結智　　韓非子

一曰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如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辠。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李子膺曰爲臣而上不因君稱無術乎

茅鹿門曰逐段分駁犀析

王鳳洲曰八經示

華庶門曰權籍者人主之利器也發于朔落與子色授是謂之因

李性明曰則發內外爲起亂之狀則畫稱快

○○○起亂

韓非子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則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强族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則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名擁任吏責臣。主母不放。責于臣禁亂輒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禁賞必行。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擅權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成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畢。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忮傷名。則行飲

王鳳洲曰遊禍狎賊增亂卷禍彈威此五患無人能識

方明菴曰接上內外有照應有斷制

吳荊菴曰收二句奇絕

食不然。而與其讐。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詭。曰易。解夫見功而賞。見辠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辠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楊升庵曰指畫亂形。千古若鏡。文之奇鷙。乃掩長沙之深。

王鳳洲曰八經四

陳子淵曰一句一術凡十六條煩倒擺出欲以得人之情

鍾惺曰叙十六術何法古勁叙法絡繹

○○○立道　　韓非子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罰而舉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

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奸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辠辟辠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

則術不行

孫月峰曰此篇搜盡用術之事

王鳳洲曰八經五

唐荊川曰和民之性正戕民之生也

參言　韓非子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喜見之見謂不密也上道者以彼之十得我之一難測也）

王鳳洲曰不通不見下道上道生之實生之名如此議論猶云福善必聞悖矣

王鳳洲曰八經六

李子麟曰吶者言之疑諱言之信亦說解之言

丘瓊山曰督用課功亦法術

韓一峰曰人主喜一嚬一笑云已喜已怒難乎其為下矣

李子麟曰析个陰奸之術

聽法　韓非子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故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怨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眾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有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取一以避罪雜陳眾說以待君之自擇欲以避罪也）

陳子淵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術以御臣防之又防設盡御臣之術

王鳳洲曰八經七

丘瓊山曰上段賞祿下段刑罰見賞罰之妙

孫一峰曰是賞罰不可牽

何敬翁曰畏其所畏上防川也開文禁治

類柄　　韓非子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賢揚之)賞於功言程之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楊升菴曰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無重人而賞一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

無不行矣
王鳳洲曰申不害云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云云直與此篇相表裏

王鳳洲曰八經八

陳子淵曰兩柱到示

趙定宇曰去行義戚慈仁終行法制

主威　韓子

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賕爲）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王鳳洲曰八經每篇逐段爲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纖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攢簇會一處若非之此八篇則是也但其用字用句頗崎嶇譎怪不可爲後學依

據耳。

湯義仍曰：篇中直二扇格，前扇爲無常之國，後扇爲有道之國，前扇則尊主威，後扇則抑臣下。

○○○五蠹　　韓非子

孫一峰曰：起一句來得闊大峻。

孫一峰曰：通篇條畫五蠹之害，至篇末方始說出名目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艸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張賓王曰：佳得妙締。

陳子淵曰：每辟當從古字說起。

唐荊川曰：脫胎換骨之妙。

楊升庵曰愉妙只閒與

孫月峰曰文字不必近誤須以近人情切實事為主此文近之

趙定宇曰李斯所二世多採引此語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

楊升庵曰二語奇

孫月峰曰波瀾既采

高湖之曰追五非空有態

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

張賓王曰因時變化百出百窮而條理秩如抽絲文彩扶以氣勢遂動

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

張賓王曰收轉一語緊

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

楊升菴曰五蠹顯學二篇文勢如華山之[illegible]削成四方[illegible]

孫月峰曰揚是尚法意中分三段

不得行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寛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

孫月峰曰[illegible]尚法意中分三節

孫月峰曰勁而多波瀾而[illegible]

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

[illegible]

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

楊升菴曰樓季跛牂[illegible]

張賓王曰[illegible]

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鑠金 爛熾多[illegible]而不掇 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

楊升庵曰句寄

趙定宇曰廉貞賢能皆民之私行辟戰則公利也

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辠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廉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辠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

羅一峰曰去取相背誅養相違見相反之甚

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辠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

孫月峰曰二段皆喻不可以私法害公法

趙定宇曰蒼頡制字說起更妙妙中生有

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辠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

羅一峰曰事事相反

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

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堅音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

韓一峰曰並舉儒俠以戰國游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並稱之

許[illegible]門曰徵此之下

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

唐荊川曰事勢嚴誅即上當厚利用威勢相懼是所厚賞遵處

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

楊用修曰儒者士風孔切時事如暢服而洞五藏

唐荊川曰綴句

陳子淵曰百口許少有同[illegible]故之家必世數陳妙[illegible]如此動人

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

張賓王曰危字[illegible]切

何[illegible]園曰[illegible]則以折[illegible]

外化以文學則邪蠱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

之文以法為敎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内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内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

孫鑛曰見内外不行法

趙定宇曰以前說許多言談之事後卒歸于從衡

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

李[illegible]曰詳是不行法之弊為禍不淺讀之凛然

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内救小則以内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一句承上投下）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

唐荆川曰切是敗亡之旨

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内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内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

李于鱗曰治國必在行法術如是

丘瓊山曰喻切而壯

王鳳洲曰此叙行法術

李于鱗曰又轉入不行法術

於從衡亡於衡也使周衡殺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

趙定宇曰民之遠戰求得者圖之言貨不必而公法不行也

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

陳子淵曰到此方說出五蠹名目

楊升菴曰末結出五蠹文章雄壯若不可敵

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作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

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楊升菴曰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于去文學而以吏爲師以法爲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爲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怪奇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

張賓王曰五蠹顯學篇是韓子絕妙文字

汪南溟曰會顯儒者當之人學則用介節之士所業非所用所用非所業一篇主意在此數句

孫月峰曰隨折隨轉有力

[illegible]曰二宕可頓挫欲遊意當以儒墨流堯亦可駁

孫月峰曰合上二意轉入今論波瀾固不窮

○○○顯學　　韓子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上列八儒　下列三墨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

陳深曰[illegible]堯則[illegible]衆之人

[illegible]曰是非[illegible]是人主不明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故有此等之患

[illegible]曰設此民間一段立論切事理近人情

孫月峰曰四不可得本是平鋪稍而中間錯綜顛倒便去堆砌

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事。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飢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

乃罵鬼神求盜出

何孟春曰此段捲上後段所云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二句俱極切確論

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

陳深曰此段愈轉愈激切

張賓王曰收前四段甚得力

趙龙宇曰此言聽與用相反

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

趙宇曰引事言貌與言不可用

焦竑曰曲折往復引事段段投獻眞情于子辯

楊慎曰搜奪警彩

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說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

陳深曰此論非所斷關鬪卓識鹿不能過數如此

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彊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而不可

楊升庵曰利欲[illegible]心

趙定宇曰爭斯害禍此以媚二世

陳孟常曰恩不如威之驗

楊升庵曰文情如瀬決崩湧

焦弱侯曰言民不自善必以法驅之

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

趙定宇曰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

陳孟常曰喻仁義必假修飾

陳孟常曰喻世儒虛談不可用

楊升庵曰[illegible]何益生活非[illegible]人

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主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

趙定宇曰此譬民智不及不可與慮始

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寖益謂癰也癰威而潰之披膿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艸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形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内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丘瓊山曰韓非論治固在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取其臣下留意於兵以求人任賢

江南湜曰如黃河奔流勢不可禦而分文分派總歸一途有喻必奇有轉必逆自南華而

下殆難湊泊

董思白曰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稍鮮爲中間分六截亦是水到渠成未是篇法

諸子彙函卷之十二

諸子彙函卷之十三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波弄子

姓淳于名髡，齊人也。戰國時辯士，見孟子。

○○○諷諫

（以見當日薦賢爲國，淳于有焉。）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薦七士于齊宣王也。）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此謂有稀少也，言士難得，千里有一，猶爲並肩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若接踵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鳥同翼者聚，獸同足者俱也。）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物山生，而欲求之于水也。）則累世不得一焉；（言求必不可得。）及之睪黍、梁父之陰，（睪黍，皆負秦與梁父山陰。梁父在泰山北，曰陰。睪黍、梁山。）則郄車而載耳。（郄，車言多，車重不前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也。耕治之田所聚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挹，酌也。）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燧，火鑑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楊升菴曰：沮澤但言斬濕之地，如漢書所謂坐于沮澤之中者，不必因下文求睪名以實之。）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音皮。）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擅，有也。無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勞也。）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方明齋曰：此與蘇代鷸蚌喻、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馬，毛色成文。四馬爲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讎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讎敵制其餘敝，（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言兵勞而楚將因齊伐之。）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而有楚伐之危也。）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而髡受魏所欲也。）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詞也。）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被兵之患先有蟄馬之費於王何傷乎

王鳳洲曰此篇凡三段逐段自爲照應逐段必爲設喻遊戲恢諧從容暇裕使人聞之而意消聽之而氣阻其滑稽之祖乎

惠子

姓惠名施戰國時人與公孫龍同逞辯說於一時者

揚喻

楊升菴曰施子令先之楚說齊之計也

魏王（惠王子襄王也）令惠施之楚（施自孟子特至此亦三十餘年矣不可考）令犀首（魏相使相齊）之齊鈞二子者（言思禮之乘數相等也）鈞之言車乘之數等將測交也（測猶十也視何國厚君使因知其厚我）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已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

王鳳洲曰立喻奏状

楊升菴曰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姚云倒劉作倒愚謂倒字勝）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必危矣

眞西山曰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語相類而意在自樹之難則戰國之習也

孫月峯曰欲止其譬而反激之發惠子之論得譬之旨

彈喻　惠子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王鳳洲曰東漢牟子融曰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牟子此論局與惠子相類俱存以為雙美

孫月峯曰痛快波瀾

張賓王曰當時利口之徒俱是如此

半可　惠子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事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王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可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日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茅鹿門曰此戰國策士之談

楊用修曰此借來形容屈將子觀之勇耳

胡非子

姓胡名非戰國時人與隨巢子同事墨子而宗其學者

○○○論勇

胡非子脩墨以教宗墨子之學有屈將子名人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請言見莊子新輪篇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劫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黃梅湖曰叙五等勇一步深一步一步進一步所謂逞而愈之愈必繁者也

王鳳洲曰此篇議論本莊子莊子云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何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又荀子榮辱篇云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又說苑云林既曰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

羅一峰曰賢將安分之言宜來人明之而恍然也

吳康齋曰暴虎四勇知得解爲賢

陳明卿曰孺子云大山刺虎前而色不變歎息[illegible]而目不[illegible]可以應[illegible]可以待[illegible]既可謂得之

此漁父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讀三書，見胡非之論，前繩後武，而細玩之，令人雄心盡釋，血氣盡融。彼孟賁夏育之流，呼駭三軍，生拔牛角者，豈塞天地、配道義、浩然常伸者乎？合觀之，可為干羽之化。

[illegible]

子家子

名求，又名駒羆，字子家，孔子玄孫也。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于子順，凡九世。子順生鮒，字子魚，秦并六國，拜少傅，著書稱孔叢子。

○○○反身

子家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以用者重，所要者輕也。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

王鳳洲曰：蘇代鷸蚌漁人之喻，淳于免犬田父之喻，皆出于臣，此喻簡子自發之。簡子善自反，二子善諷君。

楊升菴曰建信君已下厚責文信以薄責人則別矣

希子

姓希名寫趙人 戰國辯士也

○○○黜倖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趙幸臣如嬖彌子瑕之流 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爲丞相官屬也 爵五大夫。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晉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 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巳待之厚彼不宜無禮 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時 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王門。項羽紀成皐北門注王門此事不經見 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旗名 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希寫又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亦趙人名解葺字蓋葺儀禮也 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

唐荊川曰此折今建信帖心

王陽明曰建信之應[illegible]子之言衛彌子孔子也

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 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 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侯其事 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服 悉言於上 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不勝多事 之任 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

王鳳洲曰：希子之折建信，正直不阿，如孔子之折彌子，孟子之折王驩，是已。但以建信言之，而知奸人不可知甚矣。厚任以事，葺以爲不世之遇矣，殫力竭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薛子

姓薛名燭春秋時隱士善相劍

純鉤

[illegible]曰取五劍云一步進一步令王怒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二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臺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鑑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鉤邪王

[illegible]

陳明卿曰鑿天手

陳明卿曰神工鬼斧

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陳明卿曰劍亦不幸而遇吳王

陳明卿曰無限悵惻欲及時也

楊升菴曰寶劍不過一劍之寶古高陽二劍吳王三劍豐城二劍孔周三劍魏文三劍越王五劍孫吳六劍惟高陽二劍一名畫影一名騰空凡四方有兵則二劍飛越指其方則彼兵自息意者高陽氏以德化劍亦從而神之比於干羽之化乎後風胡子治主神篇可以參看

王陽明曰莊子梓慶削木爲鐻齊七日入山林觀天性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風胡子

春秋楚人　隱士

○○○主神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然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

吳□曰精神二字一篇主意

羅一峯曰精神發露即鋒芒也

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鈲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鈲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

陳明卿曰劍因人主之神如吳王兵騎士矣

庫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邪寡人力邪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王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大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王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商素菴曰薛燭風胡子又作兩說劍篇

陳明卿曰一天星斗盤旋筆下

陳明卿曰有論文之名止文之運私得實于竹者表人讓亦此甚

三柱子

姓魯名連字仲連戰國時齊人別書燕將解聊城之圍定計而狄人下辭平原之封辭千金之壽遂終身不復見焉

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三柱子（魯連自名）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言自置木上錯舍置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隴畝之中（銚音迢鎒音辱即薅拔去田草者隴田埒）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於也）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見有此士見棄逐不屑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此爲）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人言親後戒）

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鮑彪曰仲連立言士也言必有中

王鳳洲曰李斯諫逐客上秦王書起處便見

實事中以本國所寶玩動之。通篇不出本色。此三柱子起便對立。兩喻後散散說着。逐舍人便見李斯有意，仲連無心。李斯高華，仲連蒼古，故並立不朽。

王鳳洲曰：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獨聊城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城不下，故仲連遺此書。

穆文熙曰：此條上不再計。

○○○射書（齊田單以即墨破燕，燕將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遂保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三柱子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同背），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舊本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齊之南陽至此荊州鄧屬齊），

王陽明曰：該燕齊所以罷燕之心力，謂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

陳明卿曰：先以南陽一段行懼之以害，繼以燕王一段動之以利，末轉歸一智字。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秦下兵以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為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陸，斷亦棄也），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皆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據相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失也），

陳明卿曰此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公聞之乎（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爲此時則自騎劫敗死外不書他將及趙圍也）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距捍也）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言推臂前也漢書鄒陽傳攘袂）功業可（不復言）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矯革言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亦棄）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

劉升菴曰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說其解兵歸國之蓋救百姓之久持爲此計耳然勸以休兵歸燕又勸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爲訓

陳明卿曰顯名

公子糾（遺忘）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桎梏足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爲幽也）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禽擒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曹沫忍恥而與魯君計以爲遭遇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伯者之事欲與伯則可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　爭流名與天壤

陳明卿曰主意驕塞對字

相敝也（言天下壞敝）公其圖之（燕將因而罷兵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史稱燕將得書自殺自屠聊城）

王鳳洲曰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其屠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而齊欲爵之哉

丘瓊山曰仲連可為先見

顧明卿曰此但見齟齬著作者之詞若後人恢中歌也

○○○下狄　　三柱子

田單將（將為大將）攻狄（狄北胡今樂安臨淄縣）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簸箕器）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水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同鍤剌土也）為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于何党矣（党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澠水出臨淄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援手掌之也枹擊鼓杖也）狄人

乃下。

張公實曰、田單爲齊良將、聞魯仲子之言、不免反爲氣沮、及言驗、再請其說、遂以立功、乃知連蓋知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者、然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

王槐野曰以雍門暘得徵其構端

陸虞野曰以時事比例婉而刺心

張玄超曰後三千人中有馮驩毛遂皆仲連一激之力也

〇〇〇好士　三柱子

三柱子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此士以所居爲稱但說苑當時有雍門子狄雍門子周今曰雍門子未知誰屬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之所養陽得子養、此脫所養之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子陽得子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盡于交游之道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椒亦二人之輩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繒也紵麻屬細者食粱肉、粱米之善者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楊升菴曰、昔人謂孟嘗君未嘗得士、特雞鳴狗盜之雄、世以爲名言。今觀仲連曰君之好士未也、則當時已有是論矣。仲連之言、亦引以自謂、而非區區于孟嘗者。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宜仲連之不止也。

王鳳洲曰、此篇直言正諫、中有曲折照應之

妙然前引雍門陽得之養士爲証後廐馬後宮以例養士不必盡賢而大意類王斗對齊宣王云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云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云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此論可與仲連篇頡頏

孫月峯曰巴之肆言無忌可笑千人之服更可笑

[illegible]曰以大[illegible]徂丘稷下千人所未及

[illegible]曰仲連[illegible]言巴[illegible]之[illegible]地一時[illegible]何在

○○○田巴　　三柱子

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也魯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代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哉田巴于是杜口爲業終身不談也

王鳳洲曰巴以有口辯之小人得列齊王稷下遂肆無忌憚耳然橫議之徒乃不能勝年十二之仲連至杜口不談又怪千人盡從而服之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也

王觀濤曰。日已一屈于仲連。如艾子所載艾屈于媼姑。仲連一孺子。其爲千人之英。故矣。而屈于媼姑者。何耶。

孫月峯曰。他日陰謀。今則顯矣。

[illegible]子

姓張名孟同。戰國時趙人。太史公因避父諱。史改談。

○○○禦寇

智伯滅中行氏。請地於韓魏。韓魏俱致萬家之邑。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同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同曰。夫董閼安於。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 澤

[illegible]……以拒三國之師。

簡臣澤矣于者（晉陽太原郡治）[reading of these first characters uncertain]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襄子乃使延陵君（君謂召延陵生也）將車騎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行也。按同）。視倉廩。召張孟同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同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館之垣（垣牆）。皆以荻蒿苦楚廧之（荻萑葦屬。即蒿也。楚荊也）。以是（廧牆）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箘音窘。簵即簵。見禹貢）。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同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唐中岳曰此際更危于無矢無銅如襄子亦無奈何矣非張孟同之志堅氣壯可以解三年之圍

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同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同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同於是陰見韓魏之

唐中岳曰孟同說韓二國若智伯乎字字股之上悚心

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矣夫智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疏也粗厲而少仁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同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同陰約三軍與之期夜遣入晉陽張孟同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孟同因朝智伯而出(兵間故使在其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之外(以車爲門而轅行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

唐中岳曰智過之明不在孟同下其知智伯之利令智昏何也

曰何如(君智伯)對曰臣遇張孟同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二國親與)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享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謀皆非當時語)是皆能移

唐中岳曰智伯志無厭之欲而拒忠言宜其敗也

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同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視其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決有感動矣)襄子曰諾使張孟同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

尹□□曰射伯猶□□資崔之□□□公子射者之手也

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王鳳洲曰：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同，皆如在目中，可謂明矣。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應之如響，智氏不聽郄疵而亡，士之所關不亦重乎。

丁□溪曰此出圖趙君□

陶望齡曰孟同可謂功成名遂身退者也

固趙　　歲寒子

張孟同既固趙之疆封疆，發五伯，伯業不振矣，今復發之 乃稱簡之塗，引簡之說 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顏御則之塗 有之曰：五伯之所以致天下者約，約者自斷之詞 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名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

楊□川曰寬乎尚有公語成王之辭

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同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有疾 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愴，明其不得已也 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不為自用 對曰：死僇。同戮 張孟同曰：左司馬名 失其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

汝楫曰孟同鬢高所以有決用

楊升菴曰孟氏敗四國之謀不用一矢不費一詞賢于十萬師矣

用也左司馬或謂同所之詞行之者許之修之惟所欲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厥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厲賢自代故許其去張孟同便厚以便名便安厚處也去權所以安身損名所以安其名也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也襄子往見張孟同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魏魏嘗以為言矣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為之奈何張孟同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于廟授大夫授同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同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同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王鳳洲曰鮑彪謂孟同有道之士也國有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消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同猶一間也此論可為孟同知已

宗方城曰孟同固趙宗廣封疆功足錄矣而損功名去權勢翛然決去不亦明哲乎退耕于負親之丘而又計敗四國之謀蓋身在外而心在王室者也前而召公之明農范蠡之五湖後而子房之從赤松子其先後一轍者歟

宗方城曰頓子之義高于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挪本稱有仁人君子而爲始皇用黃豈奉親之義矣

首山子

姓頓名弱戰國時秦人後拜相

說主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之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語色艴加也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毐人告之王經九年遷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齎同聽之韓魏

屠赤水曰頓子成掩于母之說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詐秦竟正諫遷母之失又此不逮比

沈几軒曰說之便時務

爲孫泰曰頓子茅焦雖攝于范雎工矣其末不足取

時不通諸國故諸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供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趙之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入朝四國畢從齊魏燕趙也殺牧時頓子之說也巳虜韓

李滄溟曰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頓子云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趙浚谷曰文信侯請張唐而不請甘羅知人之明何在

潼山子（姓甘名羅戰國時秦人年十二爲秦少庶子因之說趙攻燕得割地遂拜相）

○○○說趙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音至）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道所出）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文信侯家臣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即指此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君（以羅所事言故稱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卿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即其人乎）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范雎）之用秦也（見用于秦）

林對山曰文信侯叱甘羅得毋以一孺子而謝之耶甘羅請試其自信者真也

董中峯曰張[illegible]之附尼有愧于[illegible]多矣

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于文信侯）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悼襄）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李空峒曰擊、數言而國因而知矣

王鳳洲曰人期於有用耳誠有用則姜尚之八十而遇不爲遲甘羅之十二而相不爲早顧人自勉之耳

楊少泉曰史稱靖郭君田嬰也封邑于薛子即孟嘗君文也

蔣方山曰貌辨見得定料得明不顧死而請必行蓋士爲知己者死也

雲晃子

姓齊客辯貌戰國時齊人拜齊相七日謝病而歸

○○○辭相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人）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謂疵過失此人蓋有奇節而不修細行者）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竊私）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剪也如草之剪汝族類）破吾家苟可慊（慊愜也）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言可滿貌辯之意者雖家族破滅猶爲之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舍甲第也有上中下三等傳舍幸舍代舍爲上中下三等客所寓上舍即代舍）令長子御之（爲之御也）旦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王薨閔（宣元作）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宣王閔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聽愛用其言也）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頤即耳後見腮豕視即下邪偷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于薛閔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也而曰受于先王蓋宣王有旨封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閔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强辭不得三日而聽（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以生爲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

眞西山曰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

蔣方山曰靖郭同以貌辯之言宜矣

王九朝曰靖郭正知人貌辯不負其死宜爲知己

之為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

洪賓奐曰以鬼神賢于聖人便為外道

隨巢子

隱姓埋名戰國時趙人與張孟談為友著書遭秦火僅存數言云隨巢者欲追隨古巢父平生好事鬼神學墨氏者

○○○鬼神

越蘭問隨巢子曰（越蘭人名）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勝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耶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化育之乘雲雨潤澤而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宋潛溪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有桓芬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分儒分為七墨分為三然宗墨教者多好事鬼神意今佛教本此

孔叢子

名鮒，字子魚，孔子九世孫，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拜為少傅。李斯議焚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乃與弟子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楚，聘為博士。辭退而著書，謂之連叢，上下篇，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

嘉言

方明齋曰：夫子可謂知聖者矣。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

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

王仲山曰：婉美，中寓諷刺意。

王仲山曰：六州之衆，少少之衆，較此了然，而語氣全是頌矣。

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揮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

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金齋方曰：尚書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云懍懍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同意。

王鳳洲曰：語平而氣和。

朋修毋口即夫子教於忠之旨以此行己亦以此教人是聖門家法

○○○記義　　孔叢子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須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

周□□曰溫良恭儉間有合焉食在□替

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

周漢陽曰行可之仕際可之仕

丁後溪曰言語樸而華實之分見矣

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賜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

林尚默曰接淅而行在此

沈炳新曰顏讎下衛所主也以付子路而斷非正而烏乎長之所難

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既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

倫白山曰於詩詩恕如吳季札觀樂

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共欲出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

時承之門弟子見螳螂捕蟬即形之于琴聲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也

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王鳳洲曰首廣惠次辭車次降階次贖友次評詩次識音皆得義之宜者

姚東泉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趙與之衛一不遇也

○○○記問　孔叢子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廻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

姚東泉曰幣迎矣而卒不用二不遇也

姚東泉曰書社之封不果三不遇也

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廻慮。題彼泰山。題側也泰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甫廻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

姚東泉曰西狩獲麟而死之即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也天下亂不復可與遊矣不行矣

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王鳳洲曰。聖道之窮。宜恫乎有乘桴浮海之歎也。

彭叔五曰引子游答季孫則夫子與子產高下自見以為人子孫雜訓人以仲其次也

陸操齋曰此見為鄭重子家法

楊升菴曰程本論河圖之一與

四抱九而上蹐六與八陷一而下此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其說其巧

彭叔五曰加禮

○○○雜訓　　孔叢子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楊升菴曰父子相猶藹然

居衛　　孔叢子

歸震川曰此聖人器使之法

子思居衛言苟變于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于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于君之境內從緩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眉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麗爲稱也人之賢聖

歸震川曰此聖人斥寵朝之旨

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鬓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歸震川曰此聖人樂道之旨

王鳳洲曰首擢才次修德次立志議論鑿鑿

抗志　孔叢子

高子泉曰：形容驕諂可令汗顏

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

葉伯中曰：此即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之意

何休齋曰：二語寫盡諛臣心曲

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悖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公衛敬）先生齊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若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

王子文曰：進賢必衛國要務

王子文曰：無善政亦衛國之病

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果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或作懼 怨或作忌）故明于死生之分通于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于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見于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

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恋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公子交饋馬四乘于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于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之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恨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于海內

劉辰翁曰弊王欲相起而意欲收名之價于子思但以起之言要好名而設輕易發之也

此言則天下之士莫不敵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仮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仮虛談于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于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皆未之知乎厚于財物必薄于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于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于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

王子充曰老萊子以尚柔而子思子以尚剛

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〇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

故不能事君

王鳳洲曰九段大意總之抗節尚志欲抑諂諛降矜驕也大堪令佞人喪胆正人吐氣

儒服　　孔叢子

謝子春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子高之服蓋備分矣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翣扇）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于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

袁元峰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子高其語足丈夫千古義烏秉矣

王守溪曰今人皆乘誤

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蓋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于將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陳貶（人名）性多譏訾，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

張玄超曰夏禹惡旨酒紂沉湎聖狂分矣傳言千鍾百觚有是理乎

鄒東郭曰魯論以衛子之見南子為說紛紛此可為正論

箕山春曰木性炙切顧鷄條足對益

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辛嘗之義無損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撲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距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檃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豕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距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王鳳洲曰辨服辨泣辨酒辨色辨食具見守分守正之法

〇〇陳士義　　孔叢子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于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于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于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

許子春曰子順可謂不激不隨

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〇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

陳眉公曰季文之對亦是而王不應蓋信文不如信子順耳

余同麓曰此與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同意

德義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故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王鳳洲曰召公戒成王受旅獒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是此意

王鳳洲曰此篇首論爲相第二論理國第三論寡欲爲君要務不出此三者矣

○○○執節　孔叢子

宗方城曰識馬回之奸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亮直一作鯁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于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

宗方城曰推仲連之高

宗方城曰辦穀之降于天

朱才振曰証鄒文之所言

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祇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婬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于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人趙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有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游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于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益興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于趙祿任于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昨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

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王鳳洲曰知人之明于馬回仲連是也藏于嘉穀鄒文是也居已之謙于推美祖父是也文情筆意可謂兩到

諸子彙函卷十三

諸子彙函卷之十四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黃石子

黃石公圯上授漢張子房書者素書，因晉時盜發子房塚得是書，三略乃傳之兵法者。

原始

顧東江曰提綱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矣。

孫月峯曰層疊五段精切

江洲石曰以本字總道德仁義禮

顧東江曰時至德揆是妙用

孫月峯曰聖賢脩身行道不過如此。

王鳳洲曰首鋪叙五段，其用大矣。所謂操之一心，達之天下者。至總後便更進一步，時行機動，其用行舍藏之義乎。

張川曰人俊人豪人傑皆自[illegible]也

○○○正道　黃石子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別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臨難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楮凌谷曰東坡論留侯起首云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又云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此東坡深識此老又心賞是書而發之耳不然何論留房而乃及黃石公也

王[illegible]慶曰以上求賢工夫以下已精深事業

○○○求人之志　黃石子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過省酒戒色所以無汚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恕篤行所以接人任才使能所以濟務殫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穆少春曰此篇檃括老子曲盡治國理身之道令人一寓目無不儆心

○○○本德宗道　　黄石子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於體物。潔莫潔於謹身。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王龍谿曰篇中制事之方守身之要先後之機剛柔之用進退之權賢否之別成敗之數禍福之幾洞悉了了如燭照。

○○○遵義　　黄石子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反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之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畧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illegible]人者棄。以小過棄大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illegible]相違者毀。上下相怠者無功。上下相易者偪。既用不任者疏。行賞吝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惡舊念新者亡。用人不得正者殆。強用人者不畜。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彫。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賄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畧記過不忘者暴。所疑不可任。所任不可疑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

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人不服者慢罰人不甘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聽讒如美聞善如讎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王鳳洲曰東坡云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忍小忿而就大謀其此篇之謂歟

安禮　　黃石子

洪大年曰此以上似繫素之論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信不疑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亡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國將霸者士先歸邦將亡者賢先避

唐荊川曰十句俱論語

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民先敝

唐荊川曰十句一塗一平相配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跡者宜須避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

王鳳洲曰五件括心術業事

方明菴曰凡十六同而參差中自整

所歸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務舉
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固不
可使臨陣貪可使攻敵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
主不可使應機五者各隨其才而用之同志相
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妒同
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
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
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釋己以教人者逆正己以化人者順逆者難從
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詳體而行理身
理家理國可也

王鳳洲曰圯上老人書詞贍而意眞非徒授
子房實授萬世爲治之要也

宋潛溪曰莊子深於柔于剛強是也

宋潛溪曰兵法藏於九天之上消於九地之下是也

王鳳洲曰此見兵家卷舒一段手眼

薛大綱曰信賢使民文武一道

上畧　黃石子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
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
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
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
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讖者驗也
言將來之驗也柔者示之柔以制其剛也弱者示之弱以圖其強也柔有所設剛
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
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
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
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
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少有能得其機微首
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
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
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
其國彌光能柔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
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純用柔純用弱則其國必然削純用剛純用強則其國必然亡
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

陳財卿曰以相隨相救爲巧

李西涯曰此下存衆心

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性貪者則豐而富之，願欲者則順而使之，有畏者隱之使勿出，有謀者近之使籌畫。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横者挫之，讒佞者則傾而覆之，敵毀若我者則令人復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去盈滿者則減損之，欲歸順者則招徠之，已復從者則全活之，願降附者則解脫之。獲固

李西涯曰此下施百務

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得堅固之處則守之，得險阨之處則塞之，得艱危之處則屯之，得城池則割以與人，得土地則裂以封人，得貨財則散以濟人。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吾順人心而舉事則能挫敵之威，吾思敵慮實之勢而出奇則能破其衆。聞放蕩之言則過誦之，恐惑衆也。延士當張四網而羅取之，欲致其用也。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得人財則已，微勿以爲已。有取人之所居勿安於所守，拔人之城勿以爲己，速勿用久，敵已立君而主社稷，勿則攻而取。爲

程仲良曰祀先以報本撫下以安國是不可偏廢此兩者於彼

陳明卿曰士以司牧非士賊也

陸書退曰此知先王九經之道不過此

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已爲天子，使臣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世之人君能以尊祖之道祖其祖，少有能以撫下之道下其下者。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張公賓曰此言兵與士卒同甘苦其也

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下之力并而所敵之國削而敗。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

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陳明卿曰骨節皆按天行

王槐野曰首陳三王五帝之化

王槐野曰此陳王者之化

陳白沙曰觀于伯功而知伯王之分矣

李西涯曰智勇貪愚者皆可使何用之何如耳

中略　　　　黃石子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凡出軍行師為將者在自專其任若進退而君自內御之則功動難得而成矣）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微權者微妙之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亦恐其惑眾也）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使有義之士當以禮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

楊迂齋曰總結軍勢數段

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人臣若威多震主則身亦顛蹶矣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詭奇謂謀之譎詐奇異者陰計謂謀之秘密者機事不密則害成故陰計可以成功也

蔡維敬曰此淮陰侯誅夷而述于漢高者亦權變者之鑑也

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人君奪其威廢其權不令擅兵柄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此謂霸者之謀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雜也

薛方山曰此伯功不及王道

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主秘焉言權勢之主秘密而不肯洩焉

王鳳洲曰叙次帝皇王伯叙次軍勢後來一開一闔愈轉愈嚴中畧承上畧起下畧也

子[illegible]謂[illegible]湯武之師是也

孫月峯曰興王十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一定

下畧

黃石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强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微者危之階梯乖者亡滅之後乖如穆生去而楚微如微子去而殷亡是也）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在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

謝子象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是也

[illegible]曰又引[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又[illegible]

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道之化者政教出化人之道也）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千里迎賢其路甚遠招致不肖之人其路甚近言賢者難求而不肖易致也是以明君舍不肖之在近而迎賢者於千里之遠故能全功尚人而在下者務盡其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陸[illegible]曰[illegible]則了視此不易之理

王鳳洲曰清白之士止貫一禮節義之士止導一道名言名言

楊升菴曰又引原始篇中

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使怨者治怨人是謂逆天之理使讎者治讎人其禍遂不可救當清其心而無一毫私欲之染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安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治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

楊升菴曰又引原始篇末

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絶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

謝[illegible]春曰此叢傑不比王道篇泰然

姚大章曰賢奸不共國邪正不相容古今一律

王陽明曰一結合前二略

敢失道喻人不可無道道則存無道則亡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備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豪傑之人秉持百官之職國之威勢乃衰弱而不振矣殺生之權在豪傑國之威勢乃窮竭矣豪傑低首而不敢專權恃勢國祚乃可長久殺生之權在人君國家乃可安寧農工商賈謂之四民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民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利一人而害百人則民去城郭而不守矣利一人而害萬人則國中思欲散亂矣去一人而利百人則人人思慕恩澤矣去一人而利萬人則國政不致於危亂矣

王鳳洲曰下畧篇不止三啓之精奧直陰符三十篇注疏也合觀之具見九天九地又見文家之變化

王觀山曰二句一篇綱領

張賓王曰看此舜與周公微有優劣

吳鹿門曰綱叙秦事痛快

吳霞儀曰以字就君子身上說規諷當時語法而更悉

雲陽子

姓陸名賈楚人以客從漢高帝定天下拜大中大夫所著書號曰新語其卓識宏議為漢儒首唱

○○○無為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有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

蘇紫溪曰法令不如教化轄非未有

廖翰川曰可誅可封教之使然也

瞿昆湖曰歸結王者身上有反復詠嘆之意

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雖一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王鳳洲曰此言舜與周公無為而天下治秦人法煩而天下亂總論為治當尚寬舒以舜與周公為法以秦為鑒耳

○○○辯惑　　雲陽子

王宇泉曰先把有若作个君子直道而行見此等人不肯阿意徇人後方說到邪佞易親上與下相附稍稍神妙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作於耳而不合於意逆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衒枉撓之相借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羣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

毛孫洲曰轉折有情文更纖巧

湯升菴曰叙極簡盡

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眞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溼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丘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

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不斧不柯言何以治之也

丘瓊山曰此篇說忠佞難分讒邪易惑在人主辨之而若此世道令人擊筑燕市酣歌易水涕泗交流

楊升菴曰秦以韓終徐福入海徒煩求不死之藥不若時濮尚難其難故以湯武之君諷之

于鹿門曰叙湯武功烈可爲世詞

王鳳洲曰抱朴子云求仙者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乃知求神仙而不思建功立業謬矣

○○○愼微　雲陽子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辨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讎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華亂毛髮登高山食木食視之無優游之容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癡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寡言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

王鳳洲曰昔漢武好神仙右上元夫人三天上元之官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祀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雖志長生不能遣兹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誦此言乃知求神仙不如建功立業彼有金丹玉液控鶴餐霞雞鳴天上犬吠雲中者不必論而沙丘五柞秖爲天下笑耳世主之甘心焉者可不省乎

吳康齋曰首二句一篇冐頭

張東沙曰材木以大而成大用知賢才之通顯立喻親切有味

何仲默曰韻語妙

汪南溟曰清溫新美不厭共多

蘇紫溪曰材木因于險遠終至腐朽不如道旁枯楊賢士不遇卑賤見收何以異此

○○○資質　　雲陽子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泰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溼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强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開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岏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嵒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殭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臬臬㑌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

瞿昆湖曰譏刺平暎小人之見錄伏心

孔瓊山曰轉得有情

楊厥夫曰下言尚賢大旨不為世用文機得心應手

治鑠小者治觚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illegible]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嚅報之士或懷不[illegible]身有堯舜禹皋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illegible]於心然身不用於世

姚大章曰扁鵲不見知于衛宮者不見用于庸醫宣之隱伏于奈二人事難不同其不遇一也

者才之不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彊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

胡雅齋曰三段或借類相形或援引作証正意愈賞愈妙

焦弱侯曰借客形主奇思超脫

也昔宮之奇諫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嵩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

呂東萊曰連環結鎖神妙

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王鳳洲曰此篇言人才之通塞有數惟人主不明故賢者棄逐不才者通顯其借喻俱照出正意所謂喻而非喻眞而非眞者至叙事空闊總說關鎖尤高

鄒咨止曰前言至德之布下言布德之效

至德　　雲陽子

夫欲建國彊威辟（與闢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儀（音儀豐也）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形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迥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朴長

真西山曰精言可誦

吾見發曰盛治氣象

茅鹿門曰韵語鏗鏘

王淵川曰一反

胡上有力

虞安止曰應前種德者衆歸之

吳易儀曰四君懸刑之失可為明鑑

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三君皆彊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汪南溟曰正意結在言外

王鳳洲曰此篇言立功成名在得民治身不在威武首反起方轉正說其議論國政民生文機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叙事得體尤見大方手筆

徐無夫曰縱張以二三段可作繫案

○○○懷慮　　雲陽子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紀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流於外據士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藭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

三峯溪曰管仲一段一成耗業從功詳明

許千森曰把一字收拾詳密

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欲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屆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

胡林宰曰文勢層疊

許明宸曰精緊可嘆

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序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脩志定心平血脈乃彊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

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蘇紫溪曰此篇言忠誠專一者成名二三詭隨者殆辱筆勢縱橫開闔抑揚婉轉如大鵬鼓翼天風迅發一息萬里筆力到矣

王鳳洲曰首二句一篇骨脈

楊少泉曰觀遠不于文之近惑古不見反之近於斯說從于此也

術事

雲陽子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寛，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留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劒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劒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

洪汪齋曰此引成斷卓取義

王西山曰此句亦有宗正意

林見素曰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說

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

孝鹿門曰歸結警關處極正

黃東發曰：世俗慕古卑今，溺於聞見。讀此覺卑而易行，令人遠慕之心灑然易撤者。而轉換多，關鎖嚴，意味永，似散漫而不散漫，似齊整而不整齊，古來有數文字。

楊升菴曰以巢與杖作喻立柱見邪正忠佞不可不察

王陽明曰把堯舜與桀紂比令人深思之耳

茅鹿門曰此篇更詳杖字得同惠法

汪南溟曰末言忠邪不可不察而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無一字放過

○○○輔政　　雲陽子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强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不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劫柔懦者制剛强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文公稱米曾子爲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楊升菴曰發端數語是大議論中有攻擊之體後來言惡之所感則災異見善之所召則歸慕遠又引周公爲善之感殷紂爲惡之鑒句法矯健氣槩閒適

王鳳洲曰引春秋紀災異是治道失於下則災異見引堯舜裁成輔相之功鑿鑿有據煅煉尤爲警發

顧泉湖曰人君一舉一動微有差忒則天譴之矣以示譴告之如下春秋六鷁退飛李梅冬實是也

王守溪曰此聖人善施之旅

楊慎夫曰此聖人明察無遺處

姚大章曰從前議論到此方有印證而亦上起丁本方

○○○明誠　雲陽子

夫恃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賢君智略。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而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鷁之退飛。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鸜鵒來。冬多麋。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

舒國裳曰此段補足上意

胡伏守曰越裳重譯正應前絕國異俗莫不知慕處

湯賓曰末證不明之效見一舉一動不可差忒不獨人主爲然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古圖曆之變。下褒風化之失。以臣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逐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言鱄絕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

王鳳洲曰。此與首無爲篇局度相似。至借巢與杖作骨子。文便峻潔痛快。乃知作文要引證。又要浩蕩。勿拘拘索索。死煞須把他事比

配將正意錯處微露玩弄出來為妙

何焯曰嘗求其書尚存今者參此篇有古

楊升川曰誼數事疑云應人施

吳霖曰稱僕爲臣服僞後下始稱爲后錦此皆僕品節不明制服之道無法也

楊升菴曰天子所以貴于天下者以其處尊只是名號權力事勢等分則下奢溢無制服無法上下不辨民志不定則爭貴爭

金門子

姓賈，名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太傅。著新書，通達國體。劉向刪定七十二篇。朱子曰此誼平日記錄事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強；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

罪之所起矣

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豈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達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illegible]曰說生潰文析分明曰擊心悸而悚惕于此言

林茂貞曰誼是時諸侯王僭擬無度故欲文帝辨上下立制度平易典實讀之令人愉然眞有關世教之文

審微

金門子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衞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國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此得以隧下襄王

汪南溟曰以名言名理於防微杜漸之論令人心開

李卓吾曰見下須引事實來証[illegible]不放一步

[illegible]光曰周行人守上下之分[illegible]

屠赤水曰火氏無益擲之說

鄒東郭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曲縣繁纓諸侯得而用之此而可請不可請

三槐野曰此討利日削耳宓子審微不爲也

王鳳洲曰數句使爲人心服

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亾而禮從之禮亾而政從之政亾而國從之國亾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冦民人出自文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冦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冦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冦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

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徐匡岳曰凡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故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此篇只諷文帝弭患於未形制亂於未兆與疑服篇相表裏

張之象曰名義正大筆力遒勁令僭擬者心寒膽慄

康對山曰瑰瑋二字妙

鍾惺曰起分二柱下方開說

李屬陽曰自古及今莫不如此

許國英曰見上當立法制以禁之

楊注卿曰華靡富出屋俗侈奢踰制必至于窮迫禁策

瑰瑋　　金門子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

馮汝邁曰懇切詳至而民情世變無不周

倪白山曰商販無制則農業少而游食多驅而歸之農使各安於勸業自然奇巧末技不作此百代不易之法

鄒東廓曰注者治之具治具一定侈遏侈靡自華而不犯矣

何鐵園曰愚字應前不闇闇

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其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遏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

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王子充曰文帝時海內殷富家給人足風俗侈靡相尚此篇亦救時急務也

王鳳洲曰此段議論已詳于政事疏此重言之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刺刺也

楊廣頤曰治安策云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眾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意以術離迂而文自雅潔

楊升菴曰此言匈奴旁午急事不支勢難為力時厥前輕虜說之法

○○○三表五餌

金門子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亾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閧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兵厚贄以責漢不大典不已旁午丞急數十萬之眾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

黄廷臣曰設問設對從人奏疏少此體

姜履吾曰引湯與舜見王者當修德以懷四夷是下面三表五餌話對

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役獵為此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岔然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

顧廻瀾曰匈奴禽獸賈生欲結之以信愛和好三表不知夷狄不可以信服不可以愛結不可以和好久矣賈生其論偉其術迂

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遌音諤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二表

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

王子兄曰前戰義戰德欲以厚德懷服四夷是其但五餌之策乃狙詐作是戰義可取德耶

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三表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均則國窮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駿轢之從而將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

王宗貫曰是俵衆取車騎乘馬以懷其目

王宗貫曰是肥甘五味以餌其口

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

匈奴之使至者有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王宗貢曰是後音樂以壞其心

垂涎而相告人徐悍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二餌　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

王宗貢曰此叙單于供御以餌其腹

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三餌　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至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囷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少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耶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故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縠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贊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

王宗貢曰此寵之左右戲之嬰兒以壞其心

胡秋宇曰我往上作一段

鍾伯敬曰此又子三表五餌之外立法設制以助其聲勢挫其剛悍堪稱曲盡

胡貴人旣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　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上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隈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縛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

黃東發曰此下單于慕義思歸之狀寫來逼情極有條點

錢木論曰唐太宗王降胡入朝者自矜盛治然匈奴突厥終為國患

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甘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閒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迮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眾之見將吏猶噩迮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

姜鳳阿曰通市之法代多行之然非長策

林茂貞曰通市反相交易小人射利行檢不務自張干戈矣然酒以亡之此策甚彀

引眾而遠去適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膹胔嗁潄多飲酒此則亾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一

顧與瀚曰機勝處上此下又卷一段議論

郭汝霖曰此計實不所出不必至於御府而用耳

羅大論曰二族情渠大罪也況為天子之城為胡患

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亾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窾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決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

趙浚谷曰關陰有法

怵人民寔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惰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惰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二族即蒙古之流不順王命而擯之于化外不隸民籍亦非倍類者

袁元峰曰論者謂此上三表五餌之策文帝未必能行予以此[illegible]規模大畧儘有意見後

之論遇多可倣而行之其效隨施輒驗觀者盍可以未見於行而近之

顧木齋曰三表五餌是賈生用意規畫極力摹寫以欣動天子之意亦極纖極奇矣

毛圍雲曰獄疑從去賞疑從予則謂子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義則流而爲忍朱公以璧喻疑獄忠厚仁愛者乎

歸白山曰上引梁王疑獄俱是借喻臣引長言民寬政教寬厚之而可

李于鱗曰上中下主三條見不易之論

遇語　　金門子

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

黃鼎中曰堯舜桀紂敏也爲上中下主舉例

鍾伯敬曰又列三段譬中主至此中主似染練絲自出新意

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流蟲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何燕泉曰用人以備左右寬惟中主爲宜上下皆所當戒者

袁元峯曰自首至施政教者原之而可耳當爲一段竊聞之以下一段上是勉其君以厚下畜民下是啓其君進賢以充左右俱入佳境

鑄錢

金門子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公得顧租者傭工爲作也租者借本與人償息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殺雜也贏餘利也）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微謂精妙言殺雜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人人皆得各鑄錢也）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積下累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尚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

孫月峯曰姦民射利緣姦盜鑄之法鑄相準而犯之況今之禁其勢之勢則殺雜爲巧雖日殺人不能禁也

張元超曰陷阱二字極緊嚴

茅鹿門曰禁之不可縱之不可此法之兩難處惟收銅錫之于上以爲制之之

術不致之而害自及矣

針鑿□曰敬之弗明理之所無故此段只就禁之不得其術為害最大申上吏急而重之之意

顧米齋曰銅使之然句極有力

虛，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付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
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
不詳，奈何而忽。詳平也 忽忘也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
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
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
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
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

趙□夫曰此篇收銅之便條陳七福言言中窾

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
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
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也 錢輕則以術斂之，重
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
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
虛，以收奇羨，調平也 奇殘餘 羨饒溢也 則官富實而末民
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
懷，七矣。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

閔午塘曰逢禍無時不急七福一其財逐爭何奴之民方知五餌大有卓見

黃□□曰收銅一反一正有斷

財逐爭其人也 棄財可棄之財 逐競也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
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
之。

王鳳洲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
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制。
誼欲收銅不鑄，盡歸其銅于上，則民無事末
作而盡歸農矣。前云事有召禍，法有起姦，言
民犯法之衆，由立法設制之非，隱隱歸在上
人身上。至中言農事棄捐一段，是棄捐農事
采銅鑄錢，廢農業而刑戮不止，此其害政宜
革不容一日緩者。篇中變化甚妙，鋪叙七
雄邁跌宕，許而有體。

○○○修政語上　　金門子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孫月峰曰前面一段一意一句一義逝下散散說來末以四美反言結之文字有法度有氣力探玄窺妙出沒變化令人一讀十起

錢鶴灘曰味食而聞言擇之聚論藏而廣施

自以是目以下倫要

鳳洲山曰求道取道致道入道積道樹道出許多來

○○○修政語下　　金門子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

岳中岳曰和即人和也人和則上下心固而士氣自然守則固戰則得勝

崔楨先曰治國之道貴乎在上加上能敬士愛民下自尽忠于上

李性學曰成王以民壽歸之天粥子以民壽歸之君

鍾文烝曰此段毋不句以承生聯聖之而往返加對鉉具見雄折

許國㝠曰民獲四生免于四死興賢禁邪各得其命壽且在天子

不私相攻而民不相私鬬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王鳳洲曰此篇分三段首段修政之要在人和次段君臣上下各盡其道第三段四死四生含規隱諷婉而不迫辯而不逞質而不俚眞經世之文

吳方城曰吾子獨爲法于天下段此却是祖進步

何燕泉曰掩鼻一喻明白痛快筆力最高

鍾伯敬曰寫起南榮而段周而尤爲親詳

袁元峯曰大長指陳君子親對狀及時也天降下重一句結收

○○勸學

金門子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鄉里之問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黱黑榆流波雜芷若籠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憚癢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於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

有許多惜時意思在

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莊子南榮趎曰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趎曰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于是乃瘋糧七日七夜見老子老子曰汝自何來南榮趎曰唯然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趎懼然顧其後又曰舍汝所好去汝所惡若槁木心若死灰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云云

王鳳洲曰西施一喻隱而切南榮一段令人有惜時之感而意味尤長此篇一段好一段文之得機得趣者

胡翊渠曰二意措辭俱有警策[illegible]

薛方山曰兩譬妙

黃貞父曰左相州傳乃揭本從治之論

○○○大政下　　金門子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抑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狐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

倫向山曰層層見斷斷之治皆吏功見于治民者使其聖不能求治民之吏哉以斷難得之彼亦若能盡心于不斷之注哉

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弗功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

楊慎曰有不得賢難求易致難來二句應上以留泄得士難得以孫林易吾得賢王易賢敬士之旨

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故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

錢石曰國家教重用人故擇吏須於無偽千發

錢石林曰以賢之辨惡於吏之賢不肖尋言至合

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

黃方吉曰漢時石父杜母是愛之有歸者

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故居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

宗方城曰一篇主意要領在此

馮汝迴曰一篇作爲三段而整[illegible]止當

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嗚呼

敖對山曰危詞殊驚

薛中玄曰君失其道則非君吏失其度則非吏人失其常非人而國不可爲矣

人耳人耳諸侯如位亭國社稷血食而政有謂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敢關而政有謂國無吏也官驚自乘而食食于人政有謂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驚自乘而食食于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故政謂此國素亾也

張東沙曰此篇首詳慈民得士而歸要於君中段以民之所係甚重當選良吏以治之後段言吏能則民治察吏於民法無踰此又推明察吏之賢否宜稽之民末收結以賢不舉則不肖不去通篇遞遞說下一段一關鎖吖嗟勉喻俱歷歷對證之藥

卷之十四

諸子彙函卷之十五

崑山　歸有光熙甫　彙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淮南子

劉安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但其書雜出諸家茲摘其玄妙便於舉業者

楊升菴曰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音托)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

孫月峰曰此段言道彌漫宇宙包括萬有總之歸于一真

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浡湧也沖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道亦然也)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之無窮竭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一握言微妙)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昧能明)

吳??菴曰以下言道之性

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而滒(淖音鬧滒音滑)甚纖而微(淖亦滒也夫饘粥多瀋者謂之淖)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

李九我曰文勢下來如長江大

河不可樂

孫月峰曰數運之氣如扶搖

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指說陰陽故不言三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 是故能大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電入言其疾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 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 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 有萬不同

袁元峰曰又著一步

屠赤水曰句句字下有傾天動地之勢

吳□菴曰此段就道上說去峰重疊道上而一氣相承如移山

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性不欲也 神託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總合也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 節四時而調五行。呴音虛嫗音預覆育萬物。羣生。呴溫恤也 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奮壯也角觡猶言骨骼也 獸胎不䝅。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䝅卵不成鳥曰毈䝅音賣毈音段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 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 大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已有 成化像而弗

鹿溪

王陽明曰形容道之妙曲盡而描繪深不可測文自鼓舞為妙

宰。宰主也 跂音吉行喙音卉息蠉音宣飛蟲行蝡音軟動 蟲行之類也 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足也不以為己有也 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勤猶盡也縣小也 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怳音況 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怳忽

屠赤水曰馮夷大丙之御若駕如此

無形貌故曰不可為像屈竭也 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馬游行微霧天之氣 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騖馳也怳忽無之象 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景古影字 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搖動也抮抱引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 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崑崙山名在西北上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

袁元峰曰末世之御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先

唐荊川曰言大丈夫體道與造化俱其權雀流轉不可窮如此

丙之御能如此也其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
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 策箠也）是故大丈夫恬然無
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
陽爲御（騶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
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
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爲鞭
策（電激氣故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雷轉氣故以爲車輪）上游于霄
雿（音翟）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垠無形狀之貌）劉
覽偏照復守以全（劉循留連之留劉覽回觀也）經營四隅還

吳翰蓉曰敘天揚處之論

袁元峰曰稱對直如玉杯貯露

趙衆夫曰推演物理探究玄妙大是出入意表

反於樞（樞本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
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
爲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序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
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
野之形埒（音劣）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
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
也（爲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
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
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是故響不肆應

王陽明曰文字極要入理玩外與物化數語玄而又玄正中之奇洵乎卓越諸子

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叫呼彷彿之聲狀）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
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
好憎成形而知誘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
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與
物化而內不失其情（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
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小
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踊肴亂而不失
其數（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

唐荊川曰此段言釋大道而任小數不足以禁奸塞邪

王鳳洲曰數語得莊子之放達

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
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
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
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
扜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扜張也彎引也綦衛箭所出地名也綦美也衛利也）
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
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 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

李光我曰此段見大道之逸而小數之勞

孫月峰曰數句寬宏而調暢

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音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炙灼蟹匡上內置充中遁熱走窮穴也蟾蠩蝕也跳行斜逞捕蚤亦不禁蚤得故曰不足以禁姦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焚也員者常轉窾音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員輪丸之屬窾空也舟船之屬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到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音什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於發聲於越夷言也越產細葛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

楊升菴曰刑當而服

王陽明曰數句宇宙正理俱在言中人能悟得可為養心之助

趙鳳夫曰言萬物一因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李光我曰月令之祖

吳純菴曰此段見聖人動與天

[illegible]與俗交迎列

王陽明曰說極物理蓋博至如

因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地。）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短綣不絝，（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攘卷，臂也。因之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

形性二句不厭孫而了如天花[illegible]

袁元峰曰玄妙

唐荊川曰博極足以彌天地物理

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貉（音涸）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䁦（音[illegible]）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蹏（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

趙栗夫曰淵入理窟

吳[illegible]菴曰以下又進入道根之欲

楊升菴曰世人爲多欲所傷，如何不去了些，求一要帖

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以欲亂其情淨之性。）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中，傷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于伏羲、神農間。不周山，在西北。傾，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帝嚳。）遂潛

孫月峰曰吹竽可使鬼神上下

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翳，越太子也。不欲爲王，逃于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而出立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聖，孔子是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于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音磽）埆（音殼），以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手不妄有所規麾。）執玄德於心，而化

李九我曰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

王陽明曰此等言與今人如何解者

馳若神。（玄天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三苗，堯時所放民，南方羽國之民），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納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能無為，故物無不為之化）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

陳白沙曰此處逕在

王鳳洲曰誰道至此方是自然修得到此便登聖上法門

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

吳觀華曰老子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則先言是也

李九我曰深究物理溥而不雜人能言外了得便達天下事

何所不做

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言強之為小）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柔之為大）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是故柔

王陽明曰此段見字人當看來常先為千秋也

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榦，質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後者以謀，故曰達）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猶言行止），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於月，則必悔之前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蹷，履也）；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埻之準）

楊升菴曰：今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猶錞（音頓）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鐏；刃，矛戈之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發動凝如凝竭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謂數術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為變，不必時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

陳白沙曰：大禹聖人，當惜寸陰；今人玩愒歲月，如何過得。

王鳳洲曰：水至柔而其德之妙，不可名言。人能以柔靜退守，天下夫何難之有？古人惜得半言一分理，便得一分受用，世間三分事直。

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雌柔弱）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礱（音磨）堅，莫能與之爭。（礱，礪也；攻大礱堅，論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于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

言得之

茅鹿門曰：文勢制翻而下。

唐荊川曰：一起一伏，一正一反，音酒深[illegible]味動人。

而無好憎，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蚑行，蟯小蟲）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紛彼此相糾。）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鈥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強。）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閒，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恍之區上，言其飛為雲氣，無所不上也；邅回，猶委曲。）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

孫月峰曰：無名之有益，有益于生也，人苦順其自然，不費手恩，何等光明洞達。

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紾音軫，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德最大，故曰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聲，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

王鳳洲曰上段發出時字此段又說出一字見聖人之至德合于時而貫以一所以能無爲而治

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隱情欲也也自無形適有形也入死自有形適無形不適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包括宇宙之謂）爲道關

王宇涯曰無形而有形生焉以後文勢起伏不可捉摸而無中生有操縱至理

門穆忞（音昬）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版也）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

李九我曰發出一字推理入而玲瓏

蘇紫溪曰至門一貫工夫學者不能了悟讀此斯過半矣

矣（宮在中央游之主也形生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之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柔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所迮也際機也）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澹定不動之貌）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

袁元峰曰此段言道于神明者能以中制外

李九我曰見人之七情悉繫于喜怒

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乎和故喜怒爲邪）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爲失）好憎者心之過也（心當專一中偏外閑反有所好憎故曰過）嗜欲者性之累也（性當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爲之累）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

趙凡夫曰禍一過令人如夢覺

王陽明曰悟後光景神全氣候

發痏，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雜，純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鞼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音皁），其神不嬈（躁嬈，煩擾也；言精神定也），湫（音秋）漻（音遼）寂漠，爲天下梟（梟，深淑），（清靜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遊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

袁了凡曰莊而一言會於子而爲一觀大己而小天下更有何者足介其胸襟

楊升菴曰引起下自得之樂

王鳳洲曰不以奢爲樂等句皆而正下引聖人以實之理上看得透絕

李九我曰人能自得何處不樂君子素位而行相背而實相似

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沙丘，紂臺名也），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鸘（鷫鸘，鳥名，長脛綠身，其形似鴈，音肅霜）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汩也；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是故其爲驩不忻忻（忻忻，過制也），其爲悲不惙惙（惙音陟，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空穴，巖穴）；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極樂，亦至德也）。夫

吳礎菴曰描寫世俗之樂好

茅鹿門曰大凡道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何由自得若能于道理認真更何物得以累之

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者旄旌也象以象牙爲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兎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

唐荊川曰從外入者四句深識內外病源下又說破世人病痛教人下手用工處

楊升菴曰道病根人皆必着

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于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于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

唐荊川曰心爲汲物觀馳騁于是非之境數句[illegible]

閒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情要而在於我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

陳白沙曰淮南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觀徹乎心術之論何玄而深玄

王鳳洲曰人心一而已心有主而不累則自得故曰道足以御原論

萬物備矣徹于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於天也無非無是非予○玄言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性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

屠荊川曰聖人全身體道故樂與齊民異其貴賤貧富勞逸不能害

李光縉曰內不足者以外物爲欣戚

王陽明曰從自你處不以形遠物性滔滔數百未自顧覺而胥沉

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海崖也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褭音裊）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音明）奇麗激抮之音（激有激揚抮轉音曲名）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叢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

李光縉曰聖人不難爲而人之士子齊民不能爲不過差一着思間耳若反諸性而得道何不樂之有予與民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世人自不爲耳

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皆言其小也編蓬爲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爲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也）雪霜滾瀧（音衢枝）浸潭苽蔣（苽音孤）（浸潭之潤以生苽蔣苽者蔣實其米曰彫胡蔣音黎）逍遙于廣澤之中而彷徉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音雅）鵲之唶唶（音借）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事一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亦雖規矩鉤繩無以施于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

屠荊川曰引喻奇確

王守溪曰此段一起一伏乍收乍放莊子云人得夫道雖死生至大而不爲變窮達易足以移之

李光縉曰形神氣分得各其宜形充氣守神之動何害一時鉄異

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俯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藏金于嶄巖之山藏珠于五淵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康安也慊約也）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

王鳳洲曰三者不可不慎守今人恣肆耳越之昧性甚矣

茅鹿門曰觀忽去之句人如何體道

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也蟯動也貞蟲細腰之屬也）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眭音睢）然能視瞥（瞥音）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

唐荊川曰五形係屬于心神者心之主也神既不繫自然見聞天之常此是全神保真養生家語

陳白沙曰毫末為毛猶之毛猶有倫也致之妙昧哉

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趎音珠）埳（埳音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蹪躓也楚人讀躓為蹪）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

王守溪曰人多溺于聲利名位至勞神疲精者言形而不自適此役人之役也非適人之適也

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此言失其所守）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列埒不平均也）之門（運行枯病也形體離嶁也）而蹪蹈于污壑阱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睧猶鈍睧不知足也）冀以過人之智植

今人精神志氣日耗皆由不知聖人將養其神三句讀之者當早早回頭

于高世（植立也以貪欲不還也）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靜之性無從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迫猶促也）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得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王守溪曰，此篇自首至含德之所至也，作自頭下分作二十段。自太上之道至與陰陽俛仰今爲一段。自昔者馮夷大丙至乘其要歸之趣爲一段。自夫鏡水之與形接至莫敢與之爭爲一段。自夫臨江而釣至亂乃愈滋爲一段。自昔者夏鯀至任數者勞而無功爲一段。自夫峭法刻誅至聖人又何事焉爲一段。自九疑之南至因之也爲一段。自今夫徒樹者至未嘗不窮也爲一段。自昔共工之力至因物之相然也爲一段。自萬物有所生至達之原也爲一段。自凡人中壽至莫能與之爭爲一段。自天下之物至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不衰殘矣爲一段。自清淨者德之至也至其行無跡常後而先爲一段。自至人之治也至則至極樂矣爲一段。自建鐘鼓至越而散矣爲一段。自心者五藏之主也至豈有間哉爲一段。自有天下者至變其聲哉爲一段。自得道已定至骨肉無倫矣爲一段。自今人之

所以睢然能視至毫末爲宅也爲一段。自今夫狂者至末爲一段。看篇中首至尾，珠聯璧合，名理淵微，而玄中之幻，正中之奇，其眞卓越諸子者乎。

○○○覽冥訓　　淮南子

（楊升菴曰此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illegible]）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音隆）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舞頭鬼類[illegible]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癃病篤疾赤地旱也惟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凶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女齊之賤女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枲（音洗），權輕飛羽，（尚主也枲者枲耳枲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之位復賤於主枲之官）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冥藏猶見誅害也）

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揮）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退三舍。（魯陽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酣對樂時也撝猶揮也日反卻行三舍舍次宿也）

（[illegible]）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懷囊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

（楊升菴曰此篇言物理變化至不可測其究也[illegible]）

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氏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欷歍（音烏）唈（音遏），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誠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音菹）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靜之道，太浩之和也。（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

王鳳洲曰此段言宇宙間物類相感不可窮詰惣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

（其善釣令魚馳鶩來趨鉤餌）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醉而湛者湛溢物類相感也）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老蠶生下絲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囚應聲而絕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音圍）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者筭也將有筭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于海邊魚之身腐也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

唐荊川曰人主暴于下天變應于上君臣乖心則背譎應之後世揆開之後甚王以天變不足畏實未異並作也

楊用修曰天地間推類之相感雖工為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要其然要之皆無可知之理乎

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向為譎內向為珥在上外出為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潦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間推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為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前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

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上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飂（音留）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眾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為無為則夷莫自至也）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為能有之（夜行諭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故却走馬以（老子語）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國君無道則戎馬生于郊無事止走

王陽明曰坐行神化疾于馳傳深于冥明與道合

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雖成之也天道無私就法）（能行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隨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為石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為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為璧曰純白夜光也）得失之度深微窮冥難以知論

茅鹿門曰歷舉宇宙物理感應之机雖聰明智弗能喻見智之所知不過耳目之察況欲用之于治乎

不可以辯説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人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葵之鄉日。不任用也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

孫月峰曰治國有正理通于太和持自然之應方得持國之術彼私智小慧不至用私智也幾希

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水名區冶生而淳鈞之劒成。區冶越人善冶古大劒工也淳鈞劒也紂爲無道。左强在側。左强紂之嬖臣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忽然至無形迹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韋之質象道革之質象德欲去遠之道反近人則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

王九淳曰人能蕩若生之心常順遂之理自然通乎太和不自知其至此

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鯈魚。鯈魚小魚也在大水中可觀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將送也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有藏匿者也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言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説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調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王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王形見也故通於太

王九我曰鼓此一弦以喻于小數之近而不知大體之所由

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純溫以淪。溫和也淪沒也鈍悶以終。鈍悶無情也欲終始於道若未始出其宗。宗本也若未有其形是謂大通。純一也漠也諭滑伏也今夫赤螭青虯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虯皆龍屬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萬草實也其味如梅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噆味美長能勝赤螭青虯以爲江濱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雲黑雲素白也朝…

王鳳洲曰蛇鱓自以爲能藤赤螭青虬燕雀自以爲佼健于鳳皇

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咆嘷也）猨狖顛蹶而失木枝（猨狖猨屬長尾而昂鼻）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鳳雄曰鳳雌曰皇鳳爲至德之若而來翔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澹也）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佼音文）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佼或作談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曾猶高也）

吳韜菴曰直是鳳翔千仞氣象

（逝猶飛也一日回也翼一上一下日翔不搖日翔）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砥柱河之盤也在河東太陽之東湍瀨水至疾之湍也）遭回蒙汜之渚（遭回猶徜徉也蒙汜日所出之地也）尚佯冀州之際（急流小洲）徑蹶都廣入日抑節（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或作絕經也徑絕歷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濯羽翼於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是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鶬鷄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家注也不敢鳴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跡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

唐荊川曰有人能與天然人敵可爲天然不可得

陳白沙曰王良造父之御只以馬聽然亦莊之可能者也鉗且大丙以神氣御陰陽則勞而天矣哉

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整齊不差也歛諧馬容體足調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心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滅沒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左右謂驂騑也步若鞭之力矣）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且音沮此二人太一之御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燿有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

李九我曰人道嗜欲于胸臆之中乘莊周覆一步便不可行惟

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其歸于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過）軼鶤雞於姑餘（之遇去也自後過鶤雞曰於姑餘之山姑餘山名鶤雞鳳皇之別名言鶤雞自後過之也）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言其御疾自後過鶤雞也言縱矢不能及躡風不能追猋不能及其疾也忽也）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榑桑東方之野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于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

假不用以成其所以然而知之此乃可入大道理也

王鳳洲曰無懷葛天之世如此未來

唐荊川曰補天日未來善

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

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皂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顓善也）鷙鳥攫老弱。（攫撮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

王鳳洲曰又換排上四象

茅鹿門曰清泊無為而俗自化是也

唐荊川曰層疊瑰麗

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清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于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蟲猛也）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繩直身四寸也寢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音虛）倨。興眄眄。（倨倨臥無思慮也眄眄視無智巧貌）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音嗔）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

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黃壚黃泉下有壚土也）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驂有角為龍無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珠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闕籍以為席蘿一說羅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謂車之垂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螣蛇從直旁後昔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帝靈門也）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太）

孫月峰曰以下言無道之主立乎上則天下亂

李九我曰邪臣進則正人疏

顧道之太宗。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眞人，眞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仁義之道不復修設，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以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羣望懷思當合也主意不復以道正諫)取合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壇裂，(言不董於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犬羣嘷(音豪)而入淵，(言將濊壞，犬失其主，故嘷而入溺也。一說言犬鬪)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之澳，言豕禍也。一說銜蓐自藏)美人挐(言衜)首墨面而不容，(挐首亂頭也草與髮并編爲挐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吞炭自敗其聲，閉氣不復)

天□□月星墜亂極

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任哀樂崩故不復聽用之樂)獵西姥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藏勝，爲時無法)(言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飛鳥鍛翼，走獸廢腳，(鍛翼縱翼也。廢腳，跛蹇也。言桀無道，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也)山無峻幹，澤無注水，(峻幹美材也注水涔也水言山澤不以時)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草名。薠，音燔)金積折廉，璧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磬龜無腹，(磬空也象)(龜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爲無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蓍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春秋)

孫月峰曰此言春秋戰國之世

王陽明曰列國紛爭攘奪之禍[illegible]

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羋，燕姓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從，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從，西與東合爲橫)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古者伐不殺，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甲鎧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軵(音拊)車奉饟。(廝，役；徒，衆也。牛曰牧，馬曰圉。軵，猶推也。饟，資糧也)道路遼遠，霜雪亟

王鳳洲曰前言治亂之分此入時事

集柧音堅褐不完柧褐麤器物之人也麤毛布如今之馬衣不完言民窮也人羸車敝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于役頫仆于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身枕格而死格搦林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搦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

袁了凡曰此言治以道德為本

楊升菴曰聖人反時修省何其不自誣迹而曰消智黜罷見稱於更多事者之證

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天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

王守溪曰申韓商鞅之為治刑刻削棒拔其根蕪棄其本是狂生而無本者喻亦痛快

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音喋音苛事也嚶喋猶深莽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難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三子之術皆為削刻之法捽音卒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摩斬也

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illegible]于溝邊因生為條木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瀇音獷瀁音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音敕而無源者瀷雨潰疾流者故曰無源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illegible]金肉以為[illegible]之肉後可生也悵然有喪無

孫九秋曰若出不事事求意即欲看以利為本也

以續之。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中韓商鞅之等不得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鄒東廓曰篇中自首至心未嘗死者乎為一段自昔雍門子至可謂失論矣為一段自火能焦木也至不可求而得也為一段自道之與德至是謂大通為一段自赤螭青虯之游冀州也至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為一段自昔者王良造父至弗御御之者也為一段自昔者黃帝治天下至智故消滅也為一段自逮至夏桀之時至蓍策日施為一段自晚世之時至五帝所以迎天德也為一段自聖人者不能生時至更順其風為一段自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至狂生而無其本者也為一段自河九折注于海至末為一段此篇凡十二段蓋精通于天物類自應苟智能察之則等死生齊窮達皆宇宙正太道理矣而天下

何憂不治乎看其議論曠逸如遊華胥登化人樓臺窅然喪其六合者也

王應洲曰：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illegible]門曰：此言人[illegible]

精神訓

淮南子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窈窈冥冥，芒（音莽）芠（音抆）漠閔，澒（音項）濛鴻（[illegible]）洞（同音），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芠澒濛，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

錢世蕃曰：法天順情至聖人能事，數語可謂該括盡矣。

李九我曰：見人身一小天地。

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故背，為陽故心，持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胅，（音跌。）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水也，木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虛，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音脅。）各有經紀。故頭之

紫溪[illegible]曰：[illegible]

王應洲曰：人身一小天地，理亦明甚，人鮮知之，至于耳目爭於聲色，精神馳騁，亦甚失其天矣。

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合之所解也，一說入九方中央，故曰九解。）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之所出雲，故為雲。）肺為氣，（肺火也，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生風，故為風。）腎為雨，（腎水也，水故為雨。）脾為雷，（[illegible]水為電光，故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心土也，故為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踆，音逡，猶蹲也，謂三足烏。）而月中有蟾蜍。日

楊升菴曰此論本之呂氏而繁稱此之所以淮南爲諸子之長

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殃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皆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于五藏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慾省矣。胷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言己之教志勝邪也勝或作遂）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

三原濂曰理行退神正足精神眼目耳撲思入冥玄

袁元峰曰把神慕志分配細密沖融如鵠俾雁序雅有風致

王陽明曰虛則能照靜則能應無物則能變物

趙象乾曰精神內守則不引人於外誘者有歟紛紛之日宜直寂然之間故作一段案

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于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精神不內守）精神馳騁于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于往世之前而視于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耗減夫養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心極情慾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于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運通總合一同也言一通萬物合）

孫月峰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至所以終其生也分新書至則明喜人能養此何必養仰屈伸者形咽吐納呼吸者養榮哉

吳□參曰：我亦物也，四句不了，卻諸解如何體會。

曰猶子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坯音□。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論不求不□。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

陳白沙曰：莊子所謂嗒然復命者此也。

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強求已，已，止也。其殺我也不強求止。言不畏死，不惡生也。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雖義所在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已不憎；人有尊已者，已不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論人之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

李元卓曰：埏埴、汲水二喻，得莊叟秋水之旨。

唐荊川曰：此言人物之生死，天地與米粟未死，總是一氣。

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援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于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云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家來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潛水也，苦猶疾也，一說

王鳳洲曰：心者形之主，而神者心之寶也。此數句世人皆知之，而不能存養敬之，惟恬虛靜漠之聖人。

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似天氣也。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于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

王陽明曰一個惺惺有天空海闊之趣

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音養）和以順于天（煬炙也白天中央和氣以順天道）與道為際與德為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于己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

孫月峰曰晤寶運且屬二先始

李光縉曰此段純本老莊來心專于內以下句法高古

天地之樊（樊音煩崖也）芒然彷徉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抮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粹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累也見其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言見事有著止之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內守精神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逯然而來（渾音揮逯音祿渾轉行貌逯謂）

陳白沙曰活潑潑天機自然

（無所為忽然世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之死灰無熱論無生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紃（紃音巡）有待而然（紃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然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也）廓惝（惝音敞）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閑情守虛此四者之大不能惑也）

屠緯真曰大澤焚而不能熱只是心不為物動故視珍寶珠玉如石礫非心裏實體淨潔能

董思白曰至人心游太清故能默契乎道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至尊謂帝王也窮寵故曰寵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倛醜也（倛音欺）（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也倛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醜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言不溷其精不勞其神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魂陽神魄陰神不沉抑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

孫月峰曰入環中而韵致創二

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于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亾，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音扇）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假至也至于道上）是故真

楊升菴曰今人摹形徒學夫吹呴呼吸之術不知真人之于道與時俱化其心豈如養形者之徒事其外而已耶此真字二入神

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頻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論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為春言養性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于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于騁寄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戒備也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形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夫癡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

王守溪曰生木實其化物者道人能得道便不物于物矣

暇知其所為。（言病癡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易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骨神久者形散）化者復歸于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論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

茅鹿門曰輕天下數句是書要旨進下分許文有逸致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雞）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音辣）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李九我曰：引禹之細，視死生。

茅鹿門曰：即列子天瑞篇壺丘子林是也，見子林者視死生。

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音偃）蜓（音廷），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壺子弟子。）壺子持以天壤，（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名實不入，機發于踵。（名，聲號之名；實，幣帛財貨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讒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音歇）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傴僂，脊管下竅也。高于頂，出頭上也。腸，肝胃也。迫，薄至于頤也。兩脾下在上，廉正員也。燭陰華，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匍匐自闚于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體拘攣也。）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

李九我曰：由子求同觀變化。

楊升菴曰：至人倚不拔之柱，見[illegible]

[illegible]

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于不可拔搖之柱，行于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紾，轉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偶也。斥澤之鷃，為飛不能出于頃畝，諭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弒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于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亾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于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子也。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讓位不受兄國，春秋賢之，讓子稱公子。）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賢）

袁元峰曰許由務光古未有傳傳之者出于莊子寓言耶其為此論之意不淬于勢利者也

朱新吾曰道德在我自有一段至富至貴處[illegible]進者可恥執其[illegible]

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予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于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予務光困自投于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周公豹韜太公陰謀圖王之畫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修文

楊慎大曰以大義大言服出至論之至今人仍仍不能自得

楊用脩曰自適許由之意至建鼓與一段俱是鹿上番眞眞說

王陽明曰人不知務而輕用其身以殉心於嗜欲[illegible]

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圖籍也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也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倉名也倉者穀藏也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篅箄有其井一實也篅音遄箄音頓篅箄受穀器也井家井人之井水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暗也楚人謂厭爲昧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钁音矍臿音插負籠土

王鳳洲曰[illegible]

王鳳洲曰人之[illegible]

王念孫曰賀當爲䝿部之訛至二體也已分三喩此今夫鑊者爲一喩之樂又分二喩故設播可爲證例

鍤役也揭來也鑊所也臿鍤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茠蔭也脫舒也言疲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瘕音架）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踡跼而諦，（踡音權跼音局）通夕不寐。當此之時，㗜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㗜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于一㗜之樂然不得此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

王叔岷曰自無蹠有者有形也自有蹠無者無形也至無形則死生變化也

知許由之貴于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無有限外而能爲之大外喩極大也無內喩言其小也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尚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間）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務指歸苟邀名譽耳）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

虞淳熙曰詐至遲矣要人從心所欲不踰矩

李光地曰人爲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合流俗與世交接惟達至道者不然耳以至道之人上覽湊學者次之至于詹趨規矩而拜縛天下之下矣

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言世之樂）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樂而不爲正樂言皆爲之樂也）無益于情者不以累德，不便于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

錢可選曰修生壽終正是反本養和歸宿

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性也所欲謂情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

楊升菴曰至人識欲而見循故能適情自非至人孰能知之

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情內吁精）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無思慮故肥）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以義自防故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弃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為貪

楊升菴曰髯蛇工人見之知味者於之不知者鮮食亦不用此即藏其珠于無柱下擢者取入賣之取其匵而還其珠以皆不知其為貴賤之類

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不言能使人無情欲也已肆欲之能以義自止）非能使人弗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髯音然）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伯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而開道來受鐘為和鐘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俱美好豔日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篤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懷公立其庶日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見信用專任國政專任豎刁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王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奔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

袁了凡曰此見五君之禍敗皆由不能適情辭餘以己為度是[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四人相反

吳臨川曰適情辭餘以己為度

又何[illegible]不其[illegible]不止沸沸乃不止之本在乎去火人能[illegible]心[illegible]湯太一矣

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箑音）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箑扇也楚人謂扇為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楊升菴曰精神訓篇自首至法之者生作一冐以下分作十六段自夫靜漠者至州國受殃為一段自夫天地之道至所見大者所知小為一段自夫孔竅者至則所以修得生也

爲一段。自夫天地運而相通至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爲一段。自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至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爲一段。自夫有夏氏之璜者至故曰至神爲一段。自所謂眞人者至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爲一段。自是故眞人之所遊至其所化則化矣爲一段。自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至乃知變化之同也爲一段。自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至而況斥鷃乎爲一段。自勢位爵祿至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爲一段。自今夫窮鄙之社也至死之與生一體也爲一段。自今夫繇者揭鑊臿至何往而不遂爲一段。自衰世湊學至面障之以手也爲一段。自夫牧民者至莫能終其天年爲一段。自若夫至人量腹而食至末爲一段。大意言人受精神于天，當保養不當馳騁，誠能內守，便可得生，故能存養獨歸聖人，如至人心游太清，不染于勢利者能達至道，自登太皇，憑太一矣。其意趣流溢，辭

鋒飛灑，如二華高峻，秀色橫天。

茅鹿門曰三皇之世天地四時風雨日月五星無不順軌

○○○本經訓（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蓋出莊生齊物之旨）

淮南子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寂漠不發民）質真而素樸，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當此之時，玄元至碭（音蕩）而運照，（玄天元氣也碭大也言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偏照四海也）鳳麟至，蓍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于門庭蓍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百歲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流黃玉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逮至衰世，鐫山石，（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鍥金玉，擿蚌蜃，（鍥刻也以刻金玉爲器）

茅鹿門曰以下言一世種種之作爲以害乎天民生分次

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鍥音結。銷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剖胎殺夭，（胎獸胎也）覆巢毀卵，（鳥未乳曰卵）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不成也）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歷

茅鹿門曰天地宇宙四句精上太清之始至此一段

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寫猶放效）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于崑崙之山）能愈多而德愈薄，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及周鑄鼎著倕像于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使巧不能復施但官銜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像鑄倕身于鼎使自銜其指明不凡術大中智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

（崟巖山峭削像）修爲墻垣，甬道相連，（甬道，複道也。甬音勇）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殘，廢；增，益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捷；徑，行也。道之直者。正，直也。夷，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于土也。大鐘鼎，美重器，（鐘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華蟲疏鏤，以相繆紾，（書曰山龍華蟲，華蟲藻火也。繆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相連，文錯如組也）焜（音混）昱（音玉）錯眩，照燿煇（音輝）煌，（錯雜眩惑也。照燿煇煌，光澤也）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音鍛）錫文鏡，乍晦乍明，（雕畫也。錯鑑文如脂膏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斷，故曰乍晦乍明也）抑微滅

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席；籧篨，葦席。取其形文次叙，劍鏡美眩人目）纏錦經冗，似數而疏，（劍文相纏如錦，纏冗似數，如疏文鏤美眩若此）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吳二國，奇衆含美酸鹹之和而窮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讀似望垂，箕埵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鐵）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梓二木名，梓滋生也）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白素謂）上掩天光，下殄（音典）地財，此遁于火也。（殄，盡也）此五者

一足以亡天下矣。（一，五者之一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工不斲，（質也。不斲，不雕畫也。斲或作斲）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無有邪角邪殺也）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修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之數。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屬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燠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

羅一峰曰：通篇類養生家言，其辭多襲老莊，而於性命之祕，尚未盡洩，學者以悟真篇參之，方有究竟。

唐荊川曰：篇首天地陰陽，皆乘一氣，萬殊爲一等語，已入玄境，及無爲無欲、四關五遁與道淪等語，則玄之又玄，而末結以節五行，則治不荒，尤爲千古至言，然其大旨皆原於老氏道德之意，足箴當世。

茅鹿門曰：此篇立論多幻眇，不相聯貫，而其

中亦自錦心繡腸囊括今古試采時之以備經生言亦所稱瑞之千金也巳

袁石公曰與主術訓相爲表裏而議論宛稍局

張賓王曰叙五道處宏博與麗間入韻語可與子虛三都馳騁千古

諸子彙函卷之十六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淮南子　下

齊俗訓（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音寘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竦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

茅鹿門曰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茅鹿門曰正見禮義與子衰世

張賓王曰先古古之不得齊而自齊

茅鹿門曰古之道如此

茅鹿門曰禮義之後若此

茅鹿門曰若高則有下有長則有短二者相形道德於禮義亦然

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大路，天子車；交龍爲旂）羽蓋垂緌，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抽搖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錫）羅紈，（弱緆，細布；羅，穀；紈，素也）必有菅屩跐踦，（此）短褐不完者。（菅，茅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鵪也）水蠆爲蟌，（蟌，子蒽，音務；青蛉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黂，（黂音蜚，麻子）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

袁石公曰撜溺深刻

茅鹿門曰子贛甚契上意

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櫡音著）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撜（撜，拯同）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音）九韶、（舜樂）六英，（帝嚳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誋，（音忌）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

袁石公曰[illegible]不習貫之好惡

茅鹿門曰便於彼者不便於此物理皆然

茅鹿門曰各當其所適宜而已於道亦然

擿（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潛於神淵能興雲雨 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觿）不厭薄（角觿刀劍鬪之發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言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狟）貉得埵（采）防弗去而（狟狟貉埵水 埒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

茅鹿門曰相反可以為用

茅鹿門曰上文證明此義風治道

茅鹿門曰正本

謂此宜也

寔若今日學者下得新

茅鹿門曰亂之微治有餘虛見

茅鹿門曰此見見處道德性之說

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塵）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 氐南夷）

茅鹿門曰見人皆移於所習皆由於上化

茅鹿門曰故仁義行而道德遷禮義飾而淳樸散有以也

茅鹿門曰惟聖人不失其性

茅鹿門曰性未嘗不在顧人之所見何如耳

隴西游

僰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

茅鹿門曰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率人

茅鹿門曰亦失性也

茅鹿門曰虛者所性也一者亦性也

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寧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

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如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

茅鹿門曰亦各適其宜各救其治而已

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遺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言)三苗髽(鬄)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髽以枲束)

茅鹿門曰有禮表與禁禮義者

(髮括結笄簪髻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拔也)令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敎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晉)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圓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

羽異

袁石公曰措得爲快

茅鹿門曰各因其俗不失其宜皆可以治

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衣也長袍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麤布)牂(羝)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禮

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反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

茅鹿門曰古之禮樂實切如是與于今遠矣

茅鹿門曰此不若古之禮樂處

能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

茅鹿門曰此正後世之禮教

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翣棺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帝嚳用顓頊之樂）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

茅鹿門曰此列聖因時順俗適宜須熟處

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訓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鞻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茅鹿門曰前所謂自見此從中之

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

茅鹿門曰禮義之不若道德此處明明說出

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慱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已（薊音出）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

茅鹿門曰聖人因時勢而為禮義又言之

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

袁石公曰惟與聖人把臂

茅鹿門曰禮義不過帝王之法籍糟粕迹筌可擬哉天下後世論不出此意

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

林對山曰所以為法處思甚廣大

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為柏人令得道而仙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

茅鹿門曰不務道德而襲其支葉劍履何以異

袁石公曰大關眼目既云在其間又云莫知其所正好着眼

茅鹿門曰彼皆有道存孔治天下乎

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也檖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湊音湊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王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

茅鹿門曰帝王之治不同而得下心一同此

不可批

袁石公曰解盡之解非知道者不能解

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凡劂厥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鑪橐埵皆冶具坊土形也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覆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音生於寂漠天下是

茅鹿門曰道德經藏此類

袁石公曰蕭條寂漠切其錯綜

茅鹿門曰天下或有是種最而非道徒者

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

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撓擾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賓出。宓子曰

茅鹿門曰人各與其見不同

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倨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

袁石公曰古語有云拯溺應便不能從此言最小可以喻大

茅鹿門曰不能自見而獨見人亦此類也

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聽解也）一曲而辟。（辟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

李庚門曰又是言各適其宜之意

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 謂之見風也。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為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乘為以待有為免免世離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

使入深钁音矍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審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

李庚門曰聽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常聖人不務

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不可與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

李庚門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皆一日萬里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皆古好女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

茅鹿門曰道德與禮義之實若日月室宅之居

茅鹿門曰聖人盡道於己而聽之於時

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

吳康齋曰古人行事以應時宜亂爲達君臣兄弟之倫幾失之矣

茅鹿門曰此節亦上文論符聖之

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

張玄超曰丈夫之世容人豫制之世不容人如顏闔于商申時列三族可知矣

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顏闔魯隱士也）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戇愚也）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

茅鹿門曰此皆[illegible]

王鳳洲曰士各行其志然易地皆然如必欲一道而行同刻泥矣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

貪矣趍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趍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隱而不仕見惠之不足故弃餘魚）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瞻（三晉智伯兼并中行地瞻足也）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趍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

茅鹿門曰聖人治天下不局局劃是非之迹得中而已

張賓王曰收處得力

茅鹿門曰以下皆論上之爲治下之民修不復言之

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趍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主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

茅鹿門曰此節以道爲治者

袁石公曰治世之物力只是適則亂世之物力只是不適用

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其口（荊吳國芬珍味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趍舍

茅鹿門曰亂世者如此

楊升菴曰吟吟炁炁出而有鬼燕燕

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既薄前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給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

茅鹿門曰不務本而務末者無益于治

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乎

茅鹿門曰此民自然之性上宜順而治之

茅鹿門曰又以治亂結出本旨

見鄰國之人溺尚為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袁石公曰民俗不齊民性自一齊之以道則不求其齊而自齊齊之以法則齊之而愈紛矣究竟不齊之中齊者自在齊之中亦未嘗無不齊者存焉

張賓王曰此篇最為沓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污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文特博贍

淮南子

茅鹿門曰魄可見魂不可見人知魄之運動而不知魂之能爲要之總歸于無耳其于道也亦然

袁石公曰道無形魄有也魂亦未嘗無也故終之以忽然不見于無形

茅鹿門曰惟見小故不知大道

茅鹿門曰專一者感無不通未有專一於無爲而不能有爲者喻引多端要不外此

○○說山訓 說道之旨委積若山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魂人陽神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適然遭遇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詰魂曰言者獨何爲者耶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反謂無形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亦人於無形之中形或作有人不小學，不大迷。學不博不通道故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曾子攀柩車，引輴春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輴柩下輪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則其母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出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

袁石公曰能載無爲者不能

使之有若不能無爲則亦不能有爲矣

袁石公曰用其無無乎妙非以空虛爲無也註誤

茅鹿門曰兩者俱忘即無爲之至德也非聖人不能致以聖人求之

驌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以啖之公子復因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哭其口龍旣升雲蛇獨泥處文公悟求子推不得而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一情專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載行也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去念慮非眞其念慮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不善其詩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

茅鹿門曰能于其所不能于彼皆非聖德人之入道所得不同亦猶是也

袁石公曰失其所從不可以爲道

茅鹿門曰造化亦專一不能兩

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迹也隨人政迹不能自爲新迹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不知射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近在五步之內義射法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相恃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人漆則敗漆人膠亦敗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

用

茅鹿門曰物理亦然

袁石公曰河魏而相妒異類而卬係

茅鹿門曰比於善人寶貴之

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爲天下正

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弒齊簡公會其大夫子淵捷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論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赦贖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未章顯也觀論觀察而議論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

茅鹿門曰無爲者天性也

袁石公曰在字說不求謂此

茅鹿門曰中不平與心無乖者相去何如可以觀道矣

茅鹿門曰無為自無為而有治

猶言天則 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 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處也 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 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為牆壁也 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 獄長之故 罪當死者肥澤。不計決心無外思 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 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用關楗 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焦頭爛額為上客，言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言君子無所舍也 行善者加之 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 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

茅鹿門曰專一之意頗似道與

袁石公曰有利於者必有所傷

茅鹿門曰物之不能相通者如此

茅鹿門曰不專一于途而能者為之

袁石公曰同則相求

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大也 遠之則磬音章。著也 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 疾速也 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能類相感故日不達 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鞹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者所識，一說白，凶服也，故不敢騎也 亡者不敢夜揭炬，亡 逃 保者不敢畜噬狗。保 保家 狗噬人之鋤 雞

逐者…則欲致而反失

茅鹿門曰喻乎彼不如乎此

茅鹿門曰明于利者而不明于損不能趨利而避害

歸震川曰輔上了義

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爲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自損則有美名）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

茅鹿門曰如此可以全大體

茅鹿門曰天下有爲者之不可

袁石公曰多少皆不適于用　詳評閱

茅鹿門曰物異同異則知無爲

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人雖多言無益於事不脂之戶）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難開閉也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挈之便）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二六十二人也）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

之孝有爲矣

袁石公曰從外知內見隱上乘之本

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一槩一當也善之而未純故無所適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臟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

袁石公曰精奇

木爲之殘（猨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綬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上之所好下尤甚焉）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遠謂越周近謂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

茅鹿門曰彼以道德為大仁義為小分而二之故有此喻

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也趙簡子伐之敗)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藉)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先針也蔂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

茅鹿門曰求道者亦然入之有漸又有先後上下之序

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不敢至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堯之巧工也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英三不為己用故不愛也鉤可以得魚故愛之)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揭而走(見束薪以為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為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劒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為逢蒙所殺不及攝弓而射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死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塊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揚塊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大愈熾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涅黑素白)

茅鹿門曰不豫者以人其鑿術之

茅鹿門曰大道在無為而無乎不為

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貿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以潔白為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齲(匿)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

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蹪，隧，顛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觀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為力扶以此譽人，亦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之譽人，反為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之人，雖閒暇，亦不能學也。）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猶勝也。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

茅鹿門曰：如此何益盡道。

袁石公曰：只十餘字耳，却有多少說話。

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錙六銖，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止，矢止也。）唯止能止衆止。（乃能穿物。）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土龍之靈而得福也。）土龍

茅鹿門曰：人不可安于小忽于大。

袁石公曰：說盡學人利病。

茅鹿門曰：又進本旨。

茅鹿門曰：人必至于止而後能有為。

袁石公曰：只不下註脚便好。

茅鹿門曰：聖人用之無不得。

敖石公曰又註脚了

茅鹿門曰此必不可行

敖石公曰此處卻一大概

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蝯，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尚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不可多計。而眾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漢禁殺牛，犯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汙而異塗者。眾曲不容

茅鹿門曰以善託惡有姦惡可為之

茅鹿門曰毋拘于自信而知自反

茅鹿門曰志定于一也

茅鹿門曰察微知著始見終故稱子道

茅鹿門曰不以時至而為道

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狼，狼眾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眾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人信以為有，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有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髡屯犂牛，既科以犧，決鼻

茅鹿門曰反而入道亦有不可

茅鹿門曰皆求其欲而已

蔡石公曰所謂忝称清為招搖陝首

茅鹿門曰又見聖人能辨同異故不同于人

茅鹿門曰名實

而羈抏屯騩牛犂牛不純色無角𤛎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祈之辭祀河曰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鴞炙可彈以彈鴞鳥因求其炙見卵而求晨夜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見麖焚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麖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求其成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簣簣不怨人取之招簣死者各牀上之循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

名正同異之辨

裘石公曰寒以懼為顫

裘石公曰徵音徵韻之誤

也故寒顫戰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異實者寒與懼明月之珠出於蠬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藏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為鞁正三軍之衆鼓鞞鼓可以齊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罣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轉衡轙音倚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羹不與鹽不成羹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毋有所美西施有所醜嫫毋古之醜女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遠琰演之玉在

茅鹿門曰：以上至此，皆是其不同不辨。

袁石公曰：披却導窾。

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弊箄甑瓾（遐），在袇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甑瓾帶。搏，取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不能賤，喻賢者在下位；不能貴，喻小人在上位）。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

茅鹿門曰：氏之推予無用無為之可以有為，亦若推與不推之類乎。

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遽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精米）藉，所救鈞也。貍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瘡；癰愈之癙頭瘻，疾雞頭水中艾），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鱉，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

茅鹿門曰：未見大道，小者亦足以名；既見大道，小者不足取矣。

茅鹿門曰：又見弱之能制強。

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剝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物固有以剋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

茅鹿門曰：本旨。

茅鹿門曰：以小見大，以近知遠。

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者非學鬭爭也，慬立而生不讓（慬，勇也）。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也，溼故炭重也）。以小明

易而難知皆止守道者能之

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足疊也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變履也較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足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叔敖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卧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患其棄舊物故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故歲而悲）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小鑄鼎雖日見用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而不可賤）

茅鹿門曰又是本旨

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成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侯溺爲大波爲人作害舟人所不欲言）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

茅鹿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而于吾也不能者用其能稱其宜也

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毋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汙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汙膺傴背也鮑申楚相）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鄭國有難子產載知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朱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侏人長人也）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

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無牡牝之合而有毒故能螫）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攫搏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撽（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撽弓之檠也）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撽也不利者砥）力貴齊（齊等）知貴捷得之同邀爲上（齊捷皆疾也）勝之同

芊鹿門曰：不可因此而廢彼。

遲為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則爲

靡勿釋，牛車絕轔。（轔，車軌。切。楚人謂門切之轔。）爲

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

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芊鹿門曰：山止有常，物亦生焉。人止于道，而無為，如山之有常，亦無乎不為矣。中間轉折變化，博喻無方，無非要人專一于道耳。

袁石公曰：山林二訓，皆掇取古來名理名言，偶然成文，原無先後連綴之意。正以其無意為文，文特璀燦絢爛，如入寶山，探珠海，觸目皆是珍怪。

張賓王曰：說山、說林二訓，殊形並採，不必相貫，要以泛覽寓內，足橫肆其胸度耳。

焦弱子曰：起頭動。袁石公曰：說林雖採諸家之言，而襍拾甚富，且時有鍛折之妙。又往往于事物上拈出奇於，而無說理之病。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若林之聚。）　淮南子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舷板也。遺劍於中流，刻下船舷，言識其於此。日下失劍也。桅音氾。）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遊，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土龍求雨，芻狗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以傳蛷蟀瘡則愈，故蛷者貴之。璜以為宗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履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也。）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抹，（溺）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

柄不能自椽。涿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甂匾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顧反也肥則言之故近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即蛆詹諸月中蝦蟇蝍蛆蟋蟀上蛇蛇不敢動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鵻追禮能有修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禪菩泰人謂之祀祝鳩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長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子生寄去所寄歸殤所卜故以為壽彭祖壽人百歲不早歸故以為天短綆不可以汲深器

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叫大匠不斵大豆不具大勇不鬬儀快叫謀乎也不斵不自斵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鬬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柱者全以金鉒者跂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家謂之投翻全者全發除跂者刺跂走發者疾迅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氣不安攄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

明所蔽矣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聽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殺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其意水火相憎鏏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鏏鏏小鼎又曰鼎無耳為鏏受水而火炊之骨肉相愛讒賊間

之而父子相危楚平晉獻之類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謂賊害所養謂殺頭大冠小不相宜削足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蚙窮昌羊菖蒲蚙窮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為土之築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一曰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弓也不復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

袁石公曰警逸

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夷平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絉冠則戴致之絉則屣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刼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

袁石公曰真秀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軵推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杭動也發則得鼠泛釣浮也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蠲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

袁石公曰奇秀

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兎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逄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與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

袁石公曰解得繁咏

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謂梟一曰蝦蟇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舌之與齒孰先礲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

袁石公曰移易不得

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覺使但吹竽使氏厭竅但吹不知吹人但讀無無其君形者也雖中節而不可聽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入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皆人多言不時適不可驗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

袁石公曰警語

袁石公曰至言

車雖異路所極一也極至也亦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蔐茷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蔐荻秀也所謂蘆花絮也麖麖屬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

袁石公曰喻在乎鏡允而發牽矣

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纇瑕也置其纇榛巢者處林茂安

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防隄也虞王子慶忌足蹠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也以其捷躁而取之衍一

孫月峯曰妙理不涉塵事

綦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以篙撐船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污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故憎畏。盜賊之輩醜吠狗。醜，惡也。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瞥，精于明也。不可瞥，瞥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聽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不見父像，不知父貌也。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為足益害；虎豹猛鷙，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通崤塞，知欲來，秦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餓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發，遠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

袁石公曰：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可謂談而不談矣。張賓王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關不可復亡，弃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為繶，不必以紃。紃，綦也，訓音巡。繶，續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猶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奉，助。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解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也。未嘗適，亡其適。暍，熱也。言不來者不亡其適也。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牡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巴菽，巴豆也。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

褒貧子曰紂之府也而鹿臺鉅橋人親實之路矣

得水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
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熱土中有水弗掘無
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人於中有珠象 有病故人以爲寶）人之
病將有論實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佑則竭
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
熱（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醋酸而先 鄰先不走舊從火救人先日熱謂也）自降之
姊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情纆於色）
故曰有所劫　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
炭熯（熯燥也）一膊一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
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
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
以爲一人和（喻家能濟少 不能有所成也）少有以飾死者而禁
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
矣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
爲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朱積水中以聚魚 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
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
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鬬於大國之

雜一峰曰西京雜記云安白言日宇中得秋風霜然哉

間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食也 見）佐祭者得嘗救
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
謂隴或謂笠或謂簦（簦）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
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
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
輒殺之爲墮武也（隋廢也武）龜紐之璽賢者以
爲佩（龜紐之璽示印也組係之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動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
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
索（故曰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

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
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爲不出戶而塵堁眯）
之非其道　居者羨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
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用者不勤也）
者不肯爲以富寵也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
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
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
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
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

王鳳洲曰語法韓非

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故，見譏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有幾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上，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所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烏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

骨有肉曰胔。太山不上小人，太山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小人得上。旁光不升俎，旁光膀胱也，不得升俎豆之實也。騶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人出於衆，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其衆人坐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佚人來，佚人來。鄭詹鄭文

張寶子曰此較公可與桑夭院乞見任也

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君。於嗟請以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使人。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警懼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

楊升菴曰祖中自細作中自雅

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也，敗毀也。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文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酺者頰上窐也，在顙故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譏人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

張賓王曰俚語却可愛

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
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武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
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
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
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
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斑也）一見驥一毛不
知善走水蠆爲蟌（蟌青蛉也）子孑爲蟁兔齧爲螚（兔書
蟲名音那）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
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捔膏燭澤也以

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
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背所不嘗見之）冬冰
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
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
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
欲救之反爲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
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嘅喚人謂之轔轔音鄰）雖欲豫就酒不懷蓐
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
勇士探鼠於穴故爲失勢）山雲蒸柱礎潤（楚人謂柱下石礎也）伏苓掘

唐荊川曰數句皆天機之自然而然者

張賓王曰趣

康石公曰然字下得玄

兔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熛（熛）百家皆燒讒夫陰
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
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
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
也）一月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
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
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
（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
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

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猘（猘）狗
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
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
鹽而死獺飲酒而死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爲杕（杕舟尾也）心所欲
毀鐘爲鐸（鐸大鈴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爲魯囚
是其小辱相桓公霸是其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誕謊也）質的
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
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能舟能載）

雖一峰曰痛切之極令人一讀十迷

蕭漢沖曰此言物聚散交感之理

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主不以取道里。剌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剌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剌訾訓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

王鳳洲曰句自為義可為拔本戕根之鑒

袁石公曰非真知道不能為此言

不解，其解之不以解也。暢達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也令日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圉君養焉以化澤慎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

袁石公曰評明漸欲之理

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猶豫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

張賓王曰愚公之移山其類

袁石公曰須知真中有幽

張賓王曰往往進

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鵬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畏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閒將夕收日景暮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

袁石公曰所謂環中無象時可斯

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
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
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
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
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
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
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
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
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

袁石公曰三教聖人出世因緣盡此矣

物役物之

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剝；木生
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
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
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鱉千里；累積不輟，可成
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
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謂遠也）數
之則弗中，（數謂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
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
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王鳳洲曰妙消射張筆一毬出毫管使自炎彩

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
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
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雖久不變一音）鳥不干防者，
雖近弗射；（鳥不干防之屬）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作防害者故曰不釋）
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
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
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
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
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

晏慶門曰妻念人情所處物理如在目前隨意所題其

袁石公曰發生

立功。潦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木器；土龍致雨物也）
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
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繹者有感故纂繹）徵羽之操，不
入鄙人之耳；抮和切適，舉坐而善。（抮轉也，更轉其音調）
（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
（將藏所託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搖猶動也）晉
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
於批伉。（批擊也；伉其當也；批擊沉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
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

袁石公曰千萬言不能盡者以數語盡之

也嬰兒善老莫之疾也賊心忘（賊害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期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誕以存國故不如牛）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常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茅鹿門曰淮南說林並勸諸家之言頗漫然予故不為評騭

袁石公曰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二十一篇中之最妙者

諸子彙函卷之十七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桂巖子

（姓董名仲舒時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仲舒上天人三策武帝首擢之後為公孫弘所嫉斥為膠西王相以病免居桂巖山著書曰春秋繁露自號桂巖子云）

○○楚莊王

劉鯯華曰叙辨古經嫌得句直括一經大旨

王守溪曰多所況而密受其贊斯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宋本作德）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

劉錦華曰二語亦作文功令

劉會孟曰結正緊嚴

張賓王曰末句婉妙

茅鹿門曰禮信抱春秋之要持議制然

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不恐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

王鳳洲曰叙次簡爲

歸震川曰婉以深

黃東發曰爲昭公伏案處

陳明卿曰特世季

茅鹿門曰斷處斗然而下渺之

指妙

黃東發曰說出尼父深衷不特議議不刊

王守溪曰但見何於尖特

唐荊川曰迎旋錯愁

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

張賓王曰連遣調諧諧劇

陳明卿曰旁論折文

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寒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一作愈）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

茅鹿門曰精瑩

眞西山曰可謂微婉筆削之旨

王鳳洲曰法天法聖亦篇內本末事情之總

楊升菴曰句老

王鳳洲曰好運局稱兩相參

張賓王曰巧喻

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易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

茅鹿門曰事父事君事天意思大

楊升菴曰以承意儀志事天乃所謂受命而王也正論亦微言

黃東發曰千古為通單

楊升菴曰天人精神
李于鱗曰有據
茅鹿門曰明天命見天功方了事天
眞西山曰反本爲樂和合天人
矣
王鳳洲曰帝王不沿襲要樂民樂原由

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與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於崇作邑

於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王鳳洲曰王充論衡云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

玉杯　　桂巖子

張賓王曰不磨

茅鹿門曰推原其志語厚意永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方一作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

李崆峒曰情至文出踏知也

王槐野曰披枝見根抑無芥蔕痕

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陳明卿曰典而訓

張賓王曰警名論

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

茅鹿門曰伸屈精奪人

張賓王曰春秋之妙如此哉發春秋之妙亦妙

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

楊升菴曰臣子苦心二語盡之

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不安訓受其贊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贊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

林對山曰六藝六學不可不知

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

真西山曰學之難處盡于此

張賓王曰兩言也有能字能核于後者歟

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敗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趣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

蔡肯齋曰孔子曰宣子良大夫蓋以宣子當時為其所承故以為良必得直筆斯法乃始伏辜

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長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弒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

方明善曰問不妄獄不可不察理案也

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

董京狀曰王令甫繹春秋誣爲

斷爛朝報漢董子說五行歸之忠孝之行辨春秋皆此意此學術之見其大處

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于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夫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謂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

楊爾棊曰春秋責備賢者正如此

吳崗山曰又起曾文勢翻然

以旁王曰伏論

賊之其所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
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一作斷斷以戰
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
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善有惡也惡詐擊而
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春秋爲無義戰
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
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
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

物水菴曰更從精別

焦弱侯曰議援分明

楊升菴曰孫有奇美

董潯陽曰徐引伏精文章之化境

陸貞王曰收轉意味發生無窮

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
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
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
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
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
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
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
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
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

黃虎門曰專政則雖若擅名則不臣作斷目外偵後讀以常樊二字抑揚其有氣出俯尊其文法遠宕錯落甚佳

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
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
然後可與適道矣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
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
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
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
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

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
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
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
敵平是在大夫也溴在火闕梁之盟在大夫而春
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
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
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
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

王樵野曰所謂所敢叫屑於下何處叛閔

吳省至曰鄭人虜

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矣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衛作術疑作脩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讓字本無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

真西山曰禮者仁等下數句尚古抑對曲折回瀾

王鳳洲曰此言微妙然近正稚嚴

劉會孟曰無使易使七丁他一生

王樵野曰欲災中易作知重

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况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音安獲齊頃公斮音卓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

茅鹿門曰晝知禍福衛是禍端笑逢至此

劉會孟曰條畏所由表

王槐野曰枉正一句難倒

張賓王曰別白精嚴

黃東發曰懸千古權邪之鑑

於人切近不可省耶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

孫貫陽曰句法用長而勁亦至論

唐荊川曰貶駁佳甚

黃東發曰更無餘蘊

張賓王曰凜乎其義乎侃乎其辭乎

歸震川曰絕好詞鋒

楊升菴曰愈駁愈精

葉貴陽曰此乎結大綱領

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淵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爹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南面之位

李鹿門曰責以信義伐喪叛盟何辭說到無義而敗由輕心然足令愧死

而東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春秋曰鄭伐許惡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至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

王鳳洲曰父子俱以喪舉兵情理不容遺若輕心又何說之辭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起大惡於後信然

李鹿門曰春秋一部無非誅心此直指輕心何闕奮負云爾

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與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王鳳洲曰程子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味其言真名言哉

王槐野曰嚴辨不假一辭

○○○玉英　　　桂巖子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矣惡乃形可謂得一（一作旨）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衞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衞宣弗受先君而

張賓王曰斷斷乎莫容商確

李于鱗曰務千古補過之鑑

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矣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

劉會孟曰言不如不言然而有所興深言

王鳳洲曰首尾相擊

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公觀魚於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

陳明卿曰片語提要精透

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

張氏洽曰從志見事何疑逃避

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

真西山曰讓以止亂春秋所貴

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鈎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罪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

黄氏震曰情文俱盡

無道也若直一作書其篡則宜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宜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

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之以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衞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

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

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

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襃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鄑入於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

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鄑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楊升菴曰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固可嘉美而

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冠莫尚也。

張賓王曰，篇端凌空起舞，妙絕。

茅鹿門曰先就此看甚嚴

歐陽公曰求於孜正例而云王者大一元者本於其師之說不能易其說以明聖人之道何貴

人無已時哉

唐荊川曰譚言張勝何等痛切

○○○精華　　桂巖子

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彊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一作乎）難者曰：春秋之

李[illegible]曰疑[illegible]加[illegible]

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

王鳳洲曰是非[illegible]

楊升菴曰叙事法古

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衛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

王鳳洲曰矜功盡一生矣

劉會孟曰[illegible]

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

楊升菴曰春秋之筆

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

唐荊川曰引詩[illegible]

張賓王曰痛切[illegible]

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軍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

陳明卿曰精審

[illegible]門曰[illegible]

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知也弗能察寂（一作家）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一作宜）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

張賓王曰[illegible]

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

唐荊川曰知賢不任與無賢同

季子[illegible]曰知賢不用[illegible]

者國家傾　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魯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

孔父甫將與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也

王鳳洲曰當特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精華篇巳見一班

楊升菴曰三五春天鳳若響也

李卓吾曰不排比語亦佳

王道　　　桂巖子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彊弱之難無讒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蟲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

楊升菴曰琢煉一句總括此法漢人多用之

張賓王曰語語精工

茅鹿門曰書法不亂字之後一段可見古遺意

楊升菴曰紂惡買重其大略

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書一作）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一作）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殺充傾宮（一作害）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精為丘以酒為池賦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刳婦孕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腑）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一作脘）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

焦竑侯曰篇中春秋二字見眼

李嶧嵋曰春秋不書事應侯進以為事應諸孫仲舒亦非也

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眾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霣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

此可見

茅鹿門曰反王道之本來秋道亦是

王鳳洲曰蓄其失不欲顯其名故惡微隱刺之內

山崩壅河三月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一作才）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殺母弟王室亂

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偪僭擬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於茅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彊至弒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

吳愼門曰觀之可見

唐荆川曰敘法高妙法亦在其中

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

唐荆川曰春秋止亂無定臣子

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諸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

之罪狀如不誅辭大略盡此

王鳳洲曰前面到此非褒字即

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弒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

詠讚衆嚴華兖斧鉞而後申言其道可觀知之至詳然是垂世經典

許檜月叔曰寓斷精嚴無比

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於會諱弒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

茅鹿門曰亦激烈

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孫以正國國之平也言閔戍甲午治兵以别追勝之罪来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廐譏驕溢不恤下也故滅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絶惡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

陳明卿曰賢良策云造偽儀詐

趨利無恥

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曰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

劉會孟曰此段危言聳心能不思反失國

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夫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

唐荊川曰忠無忌漆那知亂亡在轉眼間後時天撲然非此輩周其輩已

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此下疑少一字從一作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

歸震川曰歷數春秋暴虐以爲漢鑒三策中皆此意

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慽

侯官氏曰此段尤妙

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婦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梁內役（一作歐）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殺）仇讎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遂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王鳳洲曰此句　張元齋以上

楊升菴曰事怪異足駭　吳有至曰奇譎

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憾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陳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

劉會孟曰視前遊下層與錯綜其文法有駁足弘肆急水下灘之勢

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絶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彊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

歸震川曰評其意條

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一作覘）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上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

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救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唐荊川曰孔子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道篇陳君臣之義悉順逆之理蓋嚴萬世春秋之大義者哉

茅鹿門曰致意於意乃筋骨

王鳳洲曰化道始於性根於心妙解

盟會要　桂巖子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弒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

楊升菴曰好疑者

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彊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托意以矯矣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自一作其國而容天下名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惡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揚升菴曰其勢岩宕

李卓吾曰精矣

正貫　桂巖子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兼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

李卓吾曰要緊共

茅鹿門曰何懸

茅鹿門曰應前

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也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行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德一作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為政不然雖勞無功夙

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贍故天不有罪者二
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楊升菴曰春秋盡性之書渾然無迹

丘瓊山曰史正春秋其法較于仲舒十指無不孫指

〇〇〇十指　桂巖子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彊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均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譏之

張賓王曰十指至末只一句爲善許

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
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
矣此其法也
楊升菴曰說春秋必用是法此篇大義何指
不關

劉會孟曰語便奇出

楊升菴曰王充云董仲舒序屬子高谷子雲丁作王褒既中實文

說文甚博覽會濟之所生也

孫月峯曰句法簡峭然望之亦覺儼然

○○服制像　　桂巖子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禮之所爲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一作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一作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能拒敵者固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一作笏）虎賁之士說（一作稅）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楊升菴曰昔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且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意者玉杯竹林玉英同爲托物而此服制象者蓋爲文德之貴而托服制以名篇歟

劉會孟曰其爲有國家者發嘆乎

茅鹿門曰服危禍如列眉

俞子　桂巖子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一無曰吾字)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衞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亂哉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

劉會孟曰千古鑒戒

愼注蕃曰不由其道二句極說盡得夫子心傳要深於春秋者

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忍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亂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

茅鹿門曰辭意深渾

微，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三名之意也。

王鳳洲曰：論衡云：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

沈賓王曰人主法天人臣法地體裁正大而行文曲折流利亦見離合之妙

許海岳曰青整深生

○○○離合根　　桂巖子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耎剛柔肥臞美惡累（一無累字）可就財（與裁同）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為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

（一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王鳳洲曰天之行時行物生福善禍淫是神明與尊仁也人主無為之道神明與尊仁盡矣所以謂之法天地道博厚生成其情也而臣道翼為明聽其情盡矣所以謂之法地如此高華如此奇奥真不朽之文

立元神

桂巖子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休形無見影。掩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為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禮。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

陳明卿曰賢良策三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

劉會孟曰爲國先于崇本正立元神之旨

茅鹿門曰累累出天地人數句便見仲舒一代大儒經術根本誰與匹之

楊升菴曰自然之賞罰語和而意深微

茅鹿門曰不事滿沫不入修刻故本如此尊神自高

陳明卿曰賢良茂才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

眞西山曰此篇末言發神字而形容絫釋如貫珠不紊

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淸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淸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

[illegible]曰是道[illegible]化出

鍾川曰念人於

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王本改）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問一作）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

[illegible]曰[illegible]

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焦弱侯曰意本莊列而刻削出之故意無不徹理無不達

唐荆川曰道篇承權則合俱入歛妙

徐公實曰此潛好惡之源

保位權　桂巖子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一作異）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駮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

茅鹿門曰洪範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又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即此意也

張賓王曰句奇字快

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

茅鹿門曰即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

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

茅鹿門曰發端亦善

茅鹿門曰理到處法更高

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副一作）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虛心靜處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

夫厳雍曰此即名其所而承其拱之見也

紬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藏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王鳳洲曰王充論衡云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是不保位權而深于保位權者

黃貞父曰漢考課之法史稱不苟相課其殿最累行實列而獨見於董子書者皆本考以所官大明於黜陟

考功名　　桂巖子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秋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

湯賓尹曰曰典利曰公曰責曰貿皆考課不刊之典

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黜陟計事除廢一作發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挈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淆不能淆一作齊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一作算萬物各得其實實一作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考

丘瓊山曰其大綱略小而從周併三代用人之意

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爲名定實先內定之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考進退然後以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爲一最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二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黜陟之次次每計各遂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黜陟之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爲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罰三第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黜者亦然

真西山曰可爲考課良法

王鳳洲曰北宋書抄王泉課事云卿考課一

曰掌建邦國以考制治二曰九卿時叙以考事典三曰經綸國體以考奏議四曰共厲衆職以考總攝五曰明慎用刑以考留獄停訟考功名即此說也可懸之爲功令

孫月峯曰修身尊賢不并而精妙在獨學

唐荊川曰無首無尾自有首有尾說偏到底又聯絡到底此篇絕佳

○○○通國身　桂巖子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王鳳洲曰此篇一喻一正如針引線針針不離如水漾月處處皆圓得作譬喻題法

諸子彙函卷之十七

諸子彙函卷之十八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桂巖子

○○○官制象天

孫月峯曰篇有五等法五行象天衆操大也三等法三九大象操地也此官法天時亦有文質之說朱之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十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

王鳳洲曰諸子道說乎與家學必極乎所之相呼應未求覺者穴

焦竑傳曰四選四變有深意

三月王者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
時之精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
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
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
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
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三一作
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惟聖人者
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
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

與西山曰唐虞命官有十二牧周以天地四時名六卿即此意

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
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
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
官三人而成一選凡四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
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
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
之經其以時四爲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
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
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止而已天爲一

楊升菴曰出天之數一句爲下皆天數亦天數無不終天數複跡

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
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
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
十端於天而一條條之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
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
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
天數畢是終故十歲百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
用百二十臣以率彼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
成一愼故八十一員士爲二十七愼以持二十

楊升菴曰仲舒四選即孔子見聖眞宗旨有恆之下無品矣

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愼而持九卿九卿爲
三愼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愼以持天子天子積
四十以爲四選選十愼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
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人百二十亦
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愼愼三臣四
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
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
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實之爲十二長所以
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

王相晉曰此發甚微觀者自得

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也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為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茅鹿門曰提出先王二字振醒

陳明卿曰語丞相紀書所新係據臣與倫之人各思鴻處而情與參考

楊升菴曰晉書云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白虎通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或三等法三光也春秋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年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為帝佐以舉綱紀三書同一旨而仲舒尤發人未發

仁義法　　桂巖子

楊升菴曰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意相反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鄭得無大之之辭自為追（一作近）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出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

會孟曰六經之治貴于未亂惟春秋為最明

楊升菴曰一用愛之間賢不肖王伯安危存亡係之至言哉

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智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一作人）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

胡可泉曰妙

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利而也（一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

李崆峒曰自得自失自好不自好析義精矣

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一作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得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

楊升菴曰董子解春秋如云義正我義者我也皆粹語

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祉一作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

李崆峒曰一稱一求一責而有人已之異有情與賊厚與薄明與惑之分尤為精[illegible]

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一作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治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

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王鳳洲曰仲舒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以為度越諸子此文見之

王槐野曰立意沉致下面一往皆從此發

○○○身之養重於義　　桂巖子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刑

茅鹿門曰世儒原自如此

王鳳洲曰天斷不言其欲騰見之意可見也

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能雖貧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中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而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

張賓王曰拈出聖人大關生面

惟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

劉會孟曰[illegible]

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遂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憯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李崆峒曰仲舒學術醇正其論仁義仁智皆得孔孟正脉

蔡仲九曰水字一句生張

楊升菴曰源流本末之論

王陽明曰出一天字地步高下便見天子與父之尊

許季升曰后稷

○○○觀德　桂巖子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炤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名一作衆知類也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子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絶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所絶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毋衛輒之辭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况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群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湊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

劉會孟曰皆以德序明白痛快

洪容之曰精射奏函

茅鹿門曰議論正大千載不阿於世不爲衰風一般歐陽得此而蒸和東明矣

哉皆以德序是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已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辟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之避禮楚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得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伯郜子俱當絶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

楊升菴曰旦見耳聞非淺淺也故其序條條然

毋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毋背骨肉也滅人者不絶衛侯燬滅同姓獨絶賤其本祖而忘先也覲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毋以子貴先或有學字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闕者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耳聞其記目見而書或徐或蔡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葆來首戴洮踐土與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鄭去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佼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諸侯會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鞌之戰先憂我者見尊

楊升菴曰亦是

羅整菴曰孔子論至德獨歸太伯遂千古無以此評人千古無可以當此者此觀德篇全以此爲主張立論高偉立意超拔

王鳳洲曰西山真氏嘗謂仲舒云道之大原

出于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于世此篇首及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次曰君倡于天中及後屢言春秋一篇大旨盡矣

深察名號

桂巖子

[illegible]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藹（火角切）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藹而效也。藹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意，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號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斤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斤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斤運周徧；德不能斤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

[illegible]

陳明卿曰名以眞物大奇

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眞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

張賓王曰轉出反性之名原委較別

張賓王曰確有

楊升菴曰典確

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方但不誣言相加）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

張賓王曰疑題生動

陳明卿曰妙論

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栣（栣疑衽如甚切相也）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栣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

王視野曰二意剖顯

張賓王曰奇快之極

陳明卿曰天生人才成成之才性是人分內事

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栣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上一本無十字）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爲號

張[illegible]曰[illegible]本[illegible]

以質言者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毋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

王[illegible]洲曰參孔子辨性善[illegible]源[illegible]

劉會孟曰[illegible]極精神皆性[illegible]亦[illegible]引之

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之有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之知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

[illegible]楊升[illegible]曰上下比[illegible]然

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

張[illegible]曰瞑名號以人其理[illegible][illegible]

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有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也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

陳明卿曰故曰天不言使人發其意

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眞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案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茍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可任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吾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

楊升菴曰奢主

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古之所謨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楊升菴曰昔師服爲晉穆侯云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孔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此仲舒所惓惓于深察也

劉會孟曰書名號以原性見謂孝子興合尼父而子興幷得而明于實氏潛心于紫陽諸篇實本諸此

實性　桂巖子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善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之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胡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

陳明卿曰精辨之極幾乎太過

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繭蔴與禾以蔴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朔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以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

茅鹿門曰比類連物擬模自肆

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樸。而樸不可謂玉。美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王鳳洲曰。性理朱子云。或問仲舒云。性者生

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故朱子以仲舒見道不分明。仲舒又云。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朱子以爲此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仲舒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朱子以爲又似見得性善模樣。說得騎墻。愚謂仲舒性實篇。直是深察名號篇註疏。已入玄關。斯理窩矣。

王慎齋曰敍言孝經出天經地義此學者語不可廢

黃不齋門曰深入理解鉄畫周文亦不盡此

劉會孟曰名一歸於天情文兼厚

五行對

桂巖子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虞蒯川曰土貴至極宜歸忠孝長說

王鳳洲曰二氣交變大侖云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此命可爲五行對註疏

爲人者天地　　桂巖子

王鳳洲曰出[illegible]董仲舒[illegible]此

吳西山曰此節[illegible]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仲舒之學所以爲醇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荅，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荅也；怒，秋之荅也；樂，夏之荅也；哀，冬之荅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出之也，使其出也荅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愛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劉會孟曰根[illegible]信天[illegible]治無術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吳東[illegible]曰[illegible]節[illegible]非此意

黄東發曰[illegible]先王德教之[illegible]官獨任法吏治民此論大有關係

王鳳洲曰：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素問云：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漢官儀云：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爲天下王。莊子云：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三說足爲此篇翼註。

楊升菴曰五行最高精確盛說古人文章不判如此

班固曰仲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後劉向歆與楊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

[illegible]曰拈盡生尅玄言

黃貞父曰五行忠孝千古名言

王鳳洲曰子父君親語太快

○○五行之義　　桂巖子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為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尅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王損仲曰金木水火皆因土故聖人之行貴於忠孝

王鳳洲曰六節藏象論云五運相襲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書大義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文毅菁華云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人禀五行之全氣以生故于物為最靈九疇五行之說前賢所以窮治亂之變談天人之際也三論可補五行之義註疏

劉會孟曰天地聖人開合全在起止

○○○陽尊陰卑　　桂巖子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之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矣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

王鳳洲曰一篇大旨後來多見此意

黃東發曰陰道無成有董仲舒

說陰陽深於易者

楊升菴曰字字天然

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爲其上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貴也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而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王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

張賓王曰許多筋脉在此洞

茅鹿門曰奇起

劉會孟曰純大議論仲舒學有自來

陳明卿曰尚德緩刑此繁露所揭諸篇精神處

馮揚侯曰天之志大人之志上下照映實取化於天也

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為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為言猶偆偆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秋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獨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鳳洲曰後漢荀爽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劉向說苑曰

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而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二說堪為仲舒註疏

〇〇〇王道通三　　桂巖子

楊升菴曰未說貫字先爲三才貫者即天地人也

王鳳洲曰易以經世云易有卦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偶三而六

王鳳洲曰驗出順乎天狀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之廣大有而博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義以養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媛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生

劉會孟曰斟酌治亂救世所難

楊升菴曰發出忠孝方是天地人貫通之旨何必沾滯地言

張賓王曰意論千古不磨

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傅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彊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

茅鹿門曰文勢剛䇿展轉不窮

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

黃東發曰此等見解本六經來

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

茅鹿門曰甚佳

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為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為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有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為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

暑必為惡歲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王鳳洲曰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則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

劉咸炘曰副數
[illegible]
文[illegible]

王鳳洲曰老子
負陰抱陽沖氣
為和是也

人副天數

宋本闕文十五行
諸本闕文十六行

桂巖子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

楊升菴曰介甫
啟云一陰一陽
天地之方

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王鳳洲曰太平經云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任之也此論可

補人副天數訂

焦弱侯曰許魯齋云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枯榮瘁人有富貴賤貧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萬物日新無敝者也此論亦可參看

丘瓊山曰燥溼雲雨龍馬暑雨之類下引天人以見陰陽起應也隱意斯深

○○○同類相動

桂巖子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

王陽明曰水與病屬陰而夜亦屬陰東風與雞屬陽而酒湛雞鳴亦屬陽此類相動也

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

唐伯虎曰已先起之即善召善類惡召惡類閒訣

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由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李于鱗曰有主議

王鳳洲曰：同類相動，一氣機之自然者，如司馬遷所謂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是也。則召祥召妖，不有自耶？危言激論，讀之悚慄。

賀東發曰務本力農亦於五行有偶之主意[illegible]

王鳳洲曰以上金勝木

五行相勝　桂巖子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鬭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急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士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

王鳳洲曰[illegible]

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

王鳳洲曰以上木勝土

王鳳洲曰以上火勝金

賀東發曰錯說仁義治亂相反語雜此爲第一[illegible]

王鳳洲曰以上
土勝水

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
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王鳳洲曰淮南子云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
而火銷之木强而金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惟
造化者物莫能勝也其旨似做五行篇而前
篇劈頭四段無首無尾極斯生相生尅之理

王鳳洲曰此段
正大立論
救變之旨

王鳳洲曰應天
恤民王者之事
以德救之可挽
造化矣

第一本曰君德
不逾於保民
此五救中總之
矣

五行變救　　桂巖子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
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
一集秋字
水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
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
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
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
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
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
泆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
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
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
奸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
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
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奸宄誅有罪蒐五日

王鳳洲曰救變無他術惟人君觀精化理臣
工精白承休自然天心效順休徵自應者此
宜錄以獻　當宁

○○○郊語　桂巖子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昧（昧亦作）慈石取鐵頭（作一）蘋（作真）一金取火蠻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荊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惟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猶而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惟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而孔子徒惡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而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

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弗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

云

王鳳洲曰作善降祥為惡降殃自然之理至況于郊禮之重是邀福也然文自精嚴懇至

楊升菴曰秦廢祀天之禮而祀於五畤名曰五帝漢高帝又立黑帝祠郊祀荒廢久矣故激而詳言之

○○○郊義　桂巖子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所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郊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天之道也

王鳳洲曰歲一祭天于郊所謂仁人為能饗帝也四祭于宗廟所謂孝子為能享親也尚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天之所眷在德此人君敬天法祖之務在郊義而非區區修禋祀之文已者

王槐野曰發揮透切

茅鹿門曰其論極精

○○○郊祭　桂巖子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為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遍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

陳明卿曰入秦一段最暢

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黷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太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疑是他字）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

王鳳洲曰句骨

劉會孟曰秦所郊禮已大異周夾雜其他

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與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

楊升菴曰精秋物新成薦新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曰烝

孫月峯曰禮始

久弗行也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

陳明卿曰次段文字

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嚮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王鳳洲曰明道先生云天子祭天地以天子天下之主大有個相關處但有大喪則祖考之靈洋洋如在此時祭天是越喪而行事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人與天地共一個氣子孫與祖考一氣中尤親切故報本奉先並行不悖之理之也如吉凶禍福在人主敬天法祖似修之耳

楊升菴曰快語

○○○順命　　桂巖子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謂闇甚而已無名姓號

孫月峯曰人君接上稱天子以尊事天也接下稱帝王以號令天下也雖得有優方俱受命於天董子言以道受命斯爲正命

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

[illegible]山曰說至矣

黃貞父曰此數段斬然可誦

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

[illegible]山曰敘上七行緊嚴有力

子不受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

張賓王曰歸重到此言詞愷切

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絶者其爲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爲聖人之言變古興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楊升菴曰易緯云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生人至尊之號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又胡五峰云人皆生于父母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此二說可補註疏

○○○郊祀對

桂巖子

茅鹿門曰典鄭重而腴全旨

鄭東郝曰漢以後帝以祀神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

爲郊柔有祀共天上帝者漢武以求仙親郊皆不足取仲舒之言不用也

李卓吾曰按郊用天子禮樂說孔明宗位同鑑於祀皆從世俗

用附會其說皆故牽強多出撰偽

唐荆川曰語非漢儒

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至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人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蔡白石曰條對詳明具見仲舒正誼明道之學

王鳳洲曰何礙各有次序亦有形容

李康門曰奇麗之氣並傳之才深者大成愈玩愈妙

張賓王曰無語不精闢之神怡而形獎

○○○執贄

桂巖子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儆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

[illegible]曰[illegible]

也。摶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楊升菴曰尚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九峰蔡先生註云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皆所以爲贄而見者是執贄之禮以定尊卑執贄之義以配天道的可垂不朽

荊川曰山則[illegible]川則[illegible]

王鳳洲曰描寫境趣百樣生情之動人

徐[illegible]曰眞腴

山川頌　　性嚴子

山則巃嵸崔嵬崔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濟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於大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者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唐荊川曰尊實是一是二只一天賜作長相[illegible]子祭澱

祭義

桂巖子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賜人也宗廟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麷一作也夏之所受初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實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礿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聖人之所諱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

張賓王曰天賜凡三四轉

楊升菴曰[illegible]

陳明卿曰祭際二義妙悉天關尊笑[illegible]

陳明卿曰此語絕不支漫

孝慶門曰引孔子與詩以今世俱默勸人意似無似乎

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張賓王曰不可不祭同係全篇祭義其句牛見節

宋潛谿曰關祭義從天賜立說地步便高而察際二解與論詩二引尤爲精確

楊升菴曰朱晦菴云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故

祭義有春禘秋嘗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只是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仲舒論極爲詳悉此說可與參看

王元美曰名理

李虞門曰時令在其心

張賓王曰氣味段的甚佳

李虞門曰言藥味者多矣有此如之簡約精當否

陳眉公曰薺成告以芬成告

天地之行　　　　桂巖子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漯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芬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

以夏

王翹野曰一氣潑下多少情景

子祭物而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
遠其物至芥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
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
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
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
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借其命所以
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
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
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

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
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
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
形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
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遍若心
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
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
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
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

吳貫王曰歸出戰隱意言不需

楊升菴曰敘法明整

姚明候曰韜得好

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
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
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若也無為致
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
明之致玉女之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
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illegible]得
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
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
是故君臣之體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

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
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
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
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
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
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
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
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最是於天也故貴爵
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

劉會孟曰此篇亦寄寓仲舒精思之文

陳明卿曰句句蒼勁斬絕千古

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畢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義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

李屛門曰上以天配君下以地配臣尊卑之分嚴然

李屛門曰一身備四氣之和此言妙絕

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兆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偏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殺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

董中峯曰與衍炎滁流覽不盡

陳明卿曰進何是破天關子

李鹿門曰内善已性當如純淆

淺觀外順物性當如顏閔之養虎方是聖人行天德

威德所生　桂巖子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而不德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傑忠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劉會孟曰和平合一意味極玄天地運化聖人布政總屬此道

諸子彙函卷之十八

諸子彙函卷之十九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重訂

封龍子

姓韓名嬰燕人漢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觀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我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王少廣曰光景宛然

徐渭曰思致在有意無意之間

楊明仲曰一以正行一以與乎可為後世法

王槐野曰聖賢以禮待人處子以禮自待而實詩人起興之旨也

○○○安貧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王鳳洲曰此太史公謂一富一貧交情乃見者也然憲之胸襟已樂天知命處一化齊矣

虞對門曰蓬而有樞虞對山曰緼袍不恥

陳眉公曰七者古今學者避學

楊升庵曰可謂不改其樂

○○○御馬

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蔡白石曰舜使民無為而治造父

程篁墩曰顏子明察所照即始見終見于東野畢盡馬之力而不知其敗乎

林次崖曰東野畢御馬知極君使民欲不佚得乎

猶

體正六轡不亂未聞舜猶誅其臣言誅者策其馬也故顏子曰以政知之可矣列子論御莊子馬蹄可參看

林見素曰其妻見車轍而識識見便超

董士昇曰計所以去爲義兩全

林見素曰二引確是夫婦贊語

接輿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楊升菴曰接輿莊子屢見之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舊論題曰楚狂今閱此則接輿猖而其妻狂接輿笑而不應則狂而偏僻其妻數言而偕去則狂而得中者也

楊道賓曰夫子所謂勇[illegible]以此

胡淑心曰巫馬期有氣節

王子充曰子路[illegible]所不[illegible]者心慚處可以觀過知仁

投鎌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下。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闒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之為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闒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

道

不行邪，使汝願者。

楊方震曰：昔漢末管寧與華歆為友，共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巫馬期投鎌，而管寧祖之；若子路則不惟不擲之矣。此所以為率爾也。

王鳳洲曰仁君必恭儉恭儉正自所以自養也

○○○治道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乎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敷洛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其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悅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何献圖曰仁義慈勇正是恭儉之實

王鳳洲曰尚書德惟善政政在養[illegible]以茅

茨土階卑宮菲食爲克勤克儉之[illegible]時文景之世海內富庶韓嬰恐侈靡一萌漸不可禁故發此論深長之慮切矣

○○○審禮　　封龍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懈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偏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

江刑石曰以上所謂散殺五教也

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寛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用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於交游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下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illegible]地仁

江刑石曰如此則窮則獨善其乃達則兼善天下者也

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理也若[illegible]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楊升菴曰此篇工夫虞書克明峻德愼徽五典二節可以該之可謂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者矣

洪寬之曰此三段疊設下反跌

洪寬之曰此三段全反跌而更進一步

洪寬之曰此下全段正意見大儒功用所在

○○○大儒　　封龍子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

洪寬之曰此揔三等儒形

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

洪寬之曰上叙三等客下叙大儒之所以異

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自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儗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

洪寬之曰此夫子所謂三年有成者也

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措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王鳳洲曰篇首兩層立喻俱反跌隨叙勳稽二段方借客形主亦作四段末以所用關於興亡宜錄以為朝廷用人疏

屠安止曰先醒知學者之醒也彼猶半知半醉而呼之醒不呼者不醒矣若不生一醉而長醒者也

○○御對　　封龍子

問者曰古之謂之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也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曰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王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適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

屠安止曰王氏方備俟賢所謂收之桑榆者

屠安止曰大賢二字說得妙此時猶不知悟可笑

臣備之曰奚備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屠安止曰總先生後生不生妙

王鳳洲曰前大儒以俗人俗儒雅儒相形此先生以後生不生相形意異而局同妙處不相上下

李及泉曰自信其何憚者氣易發然

李及泉曰不自揣而試其氣故

何叔丘曰曾以大義責天子大夫參之會象法

何叔丘曰守定大義臨處心服如此

○○辯勇　　封龍子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衰益使人去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吾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

何叔丘曰此特肘得公孫悁而折乃倒在

李及泉曰公孫悁心略服矣然不得存若頭

李及泉曰靈公至是氣然

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王暘谷曰胡非子論勇篇可參看

王鳳洲曰孟子謂北宮黝似子夏朱子謂黝務敵人以子夏篤信聖人故似之讀此乎已敵人俱兼之矣

時遇　　封龍子

徐儆弦曰陳蔡之際在平當未敘者有其但凡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

方初菴曰以上歷舉賢而不遇一君者矣賢而不遇何所作為

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

方初菴曰孫叔敖以上歷舉致賢之出困而有者子胥則前遇而後不遇者

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

方初菴曰此又以舜之聖龍逢比干之賢而有遇有不遇如此

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九皋聲聞於天

王鳳洲曰世多以成敗論人至有得志而意

氣矜高失志而蹋脊若轅下駒者均之不知時命者也讀此令人猛省

王陽明曰菑丘訴殺蛟龍可矣至于得雷神十日十夜止眇一目尤奇尤奇

○○○要離　封龍子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訴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訴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訴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訴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訴乎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

王陽明曰要離辱之何難至決其來攻閉戶俟之尚點又止言負之爲尤難

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訴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訴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訴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

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王鳳洲曰後世若周處者可方菑丘訢後世若荊軻聶政者可方要離真浩氣凌千古狹氣貫白虹者至於孟賁烏獲一力士之流而公孫悁見之堪愧死矣

方秀古曰以弟父俞跗二人誹之不知醫解皆似也

宋潛溪曰兩云不能特踈言耳退得之可乎

方秀古曰精覺技癢

○○○扁鵲　　封龍子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跗俞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蟁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蹷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溼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

火濟湯曰方丸神鍼

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老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方希古曰前扁鵲見齊桓公凡疾在腠理疾在肌膚疾在腸胃俱從望見知之今號侯世子以暴病死其再生也尤易易者視漢華佗則知遇不遇之殊矣

吉雲子

姓東方名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武帝時上書高自稱許上偉之令待詔公車金馬後拜太中大夫給事中上書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

○○○化民有道對

[illegible]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術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郤走馬示不

李性學曰文帝躬行儉約是也

李性學曰此叙武帝之奢侈

李性學曰欲上以信易俗也

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顧廻瀾曰武帝神仙土木奇術異藝封天禪土百粱承露犀甲葡萄善馬昆明紛紛制作以狹小漢家制度晏倩此對可比仲舒勉强之言申公力行之規汲黯多欲之戒

彭彥實曰凡非先生奏獻迎机處

說石林曰聖散之心所謂知飢知渴者也

王鳳野曰開口先云談何容易見不輕言又不得不言爲下文章本

非有先生論

吉雲子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擧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

蔡白石曰避先世以嫉言惡罪者

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過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

熊悅之曰拒言卻諫則巧佞進而國亡矣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

王楓野曰此三年默默之初心也

何仲默曰見諫諍之功大

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臣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

倫白山曰諫言用則如太公伊尹諫言不用則如龍逢比干

陳廣野曰恭爲盛世景象如畫圖

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墳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遇

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李卓吾曰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爲是以莫肯爲歌咏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遇武帝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

世而歌德衰者朔也因詩曰玉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

蔣林山曰屈平之所以頃襄王因上官大夫之讒遷之江濱

吳伯蓁曰從上居雜於爭食鵠鶩異矣

王楓野曰此太史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初放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埜。言語訥譅兮，又無彊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埜。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羣眾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鞠兮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王鳳洲曰：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

信矯曲朝也。因爲敖士贊云：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草芥羣公，柴跡朝市，聊以從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質濁文，卒以樂終。請謚曰敖，厥敖狂同。

王子充曰楚懷王外惑于上官大夫內惑于鄭袖故歷引往古得失以諷之

王子充曰箕子佯狂夷齊餓死引以比屈平之疏而不位

張東沙曰子胥乃沉江者

沈江

吉雲子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獻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脩往古以行世兮封比干之丘壟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脩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蕙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妒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

張東沙曰申屠蟠亦沉江者

陳明卿曰士果獨行外何望哉

王子充曰至末追出屈子沉江事

兮虛僞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値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姦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長久滅規矩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張東沙曰無限低徊與屈子涉江並美

○○怨世　　吉雲子

許孚升曰上言人之與屈平如棄穢然而猶者親入霸者并拆為可怒耳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岭峨而嵾嵳。清泠泠而殲滅兮，溷湛湛而日多。梟鴞既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馬蘭踸踔而日加。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為。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媞媞

曹正夫曰其引觀遇者

曹正夫曰此引不遇以怨者

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焉，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驥躊躇於弊輂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思比干之怦怦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

曹正夫曰此叙世之可怒者

許孚升曰到末路猶出悠末極其鬱悶

足以畢斮。小人之居勢兮，視中正之何若。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為醜惡。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專精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

見此濁世。

楊升菴曰：太史公云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曼倩代為之怨，其怨更深。

蔣秀升曰怨慕之切憤其邪人讒諂之咒也

○○○怨思　　吉雲子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飲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日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凰飛而高翔原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絶而不通

王鳳洲曰高漸離擊筑堪令白虹貫日

陳舜門曰俯仰天人悲歎自遍然一日一句一字一咽

○○○自悲　　吉雲子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慚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余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故人疏而日忘兮親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若衆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沾襟厭白玉以爲面兮懷琬琰以爲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間

王元美曰說人高談賢士無名止於此

莊定山曰一字一淚其不戚雖門之位

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原離羣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雜橘柚以為囿兮列辛夷與椒楨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陳子淵曰氣如纖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貫而不糅其九章之抽思耶其揚雄之擬騷耶。

歐射謝曰直叙行蔵可裂五内

王子充曰慕寓沉江先生

○○○哀命　吉雲子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原無過之說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門之正匹兮進涉江而遠去念女須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絕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高正夫曰一自見一長嘆

王子充曰念及不覺亦寸腸割斷矣

沈君典曰其情事悠然讀一過如讀祭十二郎文如讀弔古戰場文

曹正夫曰秋諫而意不得伸

王子充曰以馬立喻見賢豪至作邪佞而不信忍置

○○○謬諫　　吉雲子

怨靈脩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泰山之為隍兮孰江湖之可涸原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招悵而自悲玉與石而同匱兮貫魚眼與珠璣駑駿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俞衰心悇憛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

王子充曰見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

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辟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詐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隱而僻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廢巧倕之繩墨菎蕗雜於叢蒸兮機蓬矢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以直

曹正夫曰見世無知音

王子充曰此諫不行言不動尤甚

鍼而為鈎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絕絃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從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鳥皆有行列兮鳳有翔翔而無所薄經溺世而不得志兮原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闔口而無言

楊升菴曰立仗馬者日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其屈子之謂歟

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原壹見而陳詞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為明之身寑疾而日愁兮情沈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鼃黽游于華池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投搴玄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蔓枯兮苦李旖旎甂甌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王鳳洲曰太史公稱屈子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此曼倩以己之不能大用于漢武而借屈子以吐露之然亦可謂憂而不傷怨而不怒者矣

陳明卿曰渾雅

倫白山曰楚王一舉而識漁者之仁自知失君之道

王渼川曰楚王因漁者而警發撫恤振濟公不亦美矣

青黎子

姓劉名向字子政漢宗室也元帝時擢爲右宗正校書天祿閣有青黎老人扶杖照之曰天帝謂子博學使我下觀及授天文地圖之書向學益進

○○漁對　說苑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内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廚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斂百姓之財藏於府庫以自豐也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廩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王鳳洲曰此篇可與好獵篇參看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

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楚王以獻魚得仁人。以好獵得三士。故不可不參看

李安止曰。諫詞中只用一喻。覺不露本意。而使此子悠然悟。佳哉

張公實曰。螳螂黃雀彈丸。極刻劃有情

○○○彈諫　說苑　　青黎子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唐荊川曰。看他下四仞十仞百仞字。殊有分曉。皆諷其貪而[illegible]

王鳳洲曰。此篇實祖莊辛。辛臣論。而更以聯絡出之。辛云。王獨不見夫蜻蜓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蜓其小者。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

楊升菴曰具說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及內纚纚而不厭

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音監）磻（音番）引微繳折清風而抎（與隕同）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此論與少孺子諫類而意殊

李卓吾曰此天下之奇觀也楚襄王聽夫之策聽而不之察惟此爲有方

舟對　說苑　青黎子

胡從曾曰人主好賢則賢者斯消淺亦至不好賢則草莽若人終不安於自含而鬪而趨闕下哉

穆少泉曰六翮毛毳喻士精切

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王陽明曰早人俱妙人

馬負圖曰簡子以門下食客爲士以市征養客爲好士猶之孟嘗君好士好雞鳴狗盜之士豈足以言得士古乘却悟此旨

○○○徵色 說苑

青黎子

李卓吾曰東郭垂亦能見幾知微

李子驥曰桓公外公而不與謀中無所不知非有逆行以賤妾婦人而言乃在是言獨東郭知者

何樺丘曰心有所在而言動舉止微之觀人之法此爲最著若待事成見之晚矣

王子充曰此中庸所知是也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未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王鳳洲曰昔韓魏與趙襄子合謀智過知其必反曰其行高而矜智伯不聽以其言告韓魏明日二主出朝智過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許之曰臣見其屬視臣見臣而色動知其必有變也此東郭垂者即智過之先見耶

○○○王師　說苑　　　　　　　　　　青黎子

許孝井曰得圖昇進將之禮

王遵岩曰有能之將亦士卒用命者兩御之得

千能野日必成則一可當十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勝天下不難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鄒東郭曰此用兵制勝之法會得孫武子十三篇來意更圓轉簡捷

○○○禋祀　　　　　　　　　　青黎子

宗方城曰敘五嶽

宗方城曰敘四瀆

宗方城曰敘山川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見虞書註禋享也六宗宗尊也尊祭有六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徧祭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楊升菴曰以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川視子男祭九峰配合分屬巳奇而此述尤悉

二丘　新序　青藜子

穆少春曰老成人之智慮日精正可爲用然亦須有以試之不然則此語爲老人開後門矣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敎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先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

董漢先曰人君用人當擇賢否不當計其年之幼穉

鄧以讚曰就上發揮辨而意新

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巔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雀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

何燕泉曰言讒人蔽明理正詞嚴足以動主心

問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橐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巔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王鳳洲曰老成歷鍊則姜尙八十而爲王者師馬援攫擽據鞍以示可用楚丘有意乎天才早發則項橐七齡顓項廿羅張辟彊皆十二歲閭丘有意乎二段痛快壯麗首尾句句格言不當以辨士求售而鄙之

○○○箕季　新序　青黎子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于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于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于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錢鶴灘曰隱諷之術亦微矣哉古有抱嬰悟愛拔韮者感其善諷善悟郄與此一轍

舒國裳曰箕季善諫文侯善悟可謂兩難

葉中坦曰一見而四得可爲良會

李于鱗曰上四款可爲世法

○○○行廉　新序　青黎子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于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于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袁元峰曰鮑焦以言擢子贛子贛以言擢鮑焦焦退而槁死于洛水之上賢耶廉耶抑輕死而不悔者耶行雖奇君子不取也

趙浚谷曰鮑焦之論憤世絕俗至于無所逃身北足以立槁所[illegible]身雖微天地猶屈者負之[illegible]

孫一峯曰鮑焦立槁謂之情極亦謂激賢耶無耶

廣對山曰此語三日間遂拜爲相宣王信忌者誠深而忌之吐屬者亦見一斑矣

徐子與曰此時淳于猶倨

殊禮　新序　　青藜子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廣對山曰鄒忌三問答亦工于術士者

徐子與曰此時淳于不得不禮卑矣

穆少春曰鄒忌一段與史記略同而語意更精

王鳳洲曰鄒忌拜相之驟宜爲淳于所妬矣第是時稷下之徒日相與揣摩于辨說忌雖三日拜相而七十二人目中何有于忌也奈何三語之間兩人禮倨禮卑轉移在于俄頃戰國相傾之習可博一笑

蔡虛齋曰貪者不寶其所而寶善人今子罕所寶乃是材也

倪石林曰常情中發出至理

○○○論寶　　青黎子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團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團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何仲默曰司城子罕不寶玉。識見使卓。好尚便端。而按子罕處。又引恒情以推出至理。佳境也

林見素曰首提三懼之綱

林見素曰此承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

林見素曰此承得意而恐驕

林見素曰此承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三懼　新序　　青黎子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他人。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朔。合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穆少春曰三懼人皆宜有之。豈惟明主哉

王鳳洲曰恐不聞其過。改過不吝之心也。得

意而恐驕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心也聞至言而恐不能行舍已從人遜志時敏之心也伯者無論矣千古帝王心法亦不過此

○○○漁獻

青藜子

昔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于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之小澤則必有繳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令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則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穆少春曰昔漢武微行至爲田間人所詈正犯此忌者今晉文之賞固可佳而漁者進言而不受賞大是異人

胡仰巢曰諱疾忌醫人之通病治身如此治國亦然

張賓少曰事無大小在防之于早不然未有不敗壞不可收拾者

○○○早治　　青黎子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可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此事皆治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早從事矣

王子充曰扁鵲治病望而知之人君治國安可若桓侯之憒憒哉蠹之遠者即腠腸胃之疾也蠹之近者即骨髓之疾也扁鵲其奈桓侯何

張玄超曰知人

柳東邦曰朱公富厚如者故以未色止獄論

楚少泉曰二句法家斷案

徐子與曰聖人致德刑所尊生之旨且恩渾字

○○○釋疑　新序　　青黎子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唐荆川曰陶朱公置疑獄而談白璧而疑獄自明以無言責而召問故及之耳朱公可謂千古名言

陸農師曰。通章以學問為本

李空同曰。歷證借人力者

○○○士智　新序　青黎子

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身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伯樂善相馬。韓昌黎曰。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干將雖利。（歐冶鑄雌雄二劍。其雌為干將。其雄為鏌鋣。可水斷蛟龍。陸搏兕犀。）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武陵家字說。延溪有柘樹。枝條暢茂。有烏集其上。枝下垂地。烏去枝偶折。群烏號鳴不已。土人取其枝為弓。名曰烏號之弓也。）不得排檠不

陸農師曰。反列不學問之弊

李空同曰。見學問當厲

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不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章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

袁元峰曰。通篇以學問為主張。以智為骨子。而篇中一層正意。一層譬喻。相御而行。文之極有照應。極有變化者。

王汝川曰。陶叔狐以己為功首。而不與于三賞之內可談

陳廣野曰。此叙直上賞

○○○賞勞　新序　青黎子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過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不得為非。

陳廣野曰。此叙次賞

陳廣野曰。此叙又次賞

陳廣野曰。三賞行方及勞苦之士。闡叔宜忘厭

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

王鳳洲曰。叙三賞有次第。而闢合忘字有情。

鍾少春曰此與宋玉讓友之辭頗似而喻詞甚精人人試嘗自分不可貴人

○○○寄客　新序　青黎子

孟嘗君寄客于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

鍾元槩曰見所託之淺者

周杞梁殖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于內則物應于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于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于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使爲相

鍾少春曰說苑云宋玉因其友以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

卷之九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揚子

名雄成都人刻意著述根極理要著法言以象論語草太玄以擬羲經詞賦無所不通惜仕莽為大夫作劇秦美新及莽誅特雄投書天祿閣擢而投死與解嘲意思若不相似云

學行　法言

張廷蔣曰孔子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雲欲駕其所說恐不經難再耳

崔後渠曰立論縱橫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原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化他物為黃金何以異於此或人踧爾曰

陳五吾曰羿之射王良之御公輸之斷皆由習而稱名者見聖人之遠誨也

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言之者數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師者先正已而後能正人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

王鳳洲曰顏子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幾乎聖人

孟士弟曰學非一途然非師無所統亦非便見勝矣

何焯曰莊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數語似出此

趙滄林曰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沈君典曰學御學顏即此見彼也

陸德溫曰提挈源流

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圍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是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

王宗貫曰爲學之勤不異如此

沈八軒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爲山九仞工虧一簣皆由自畫

胡居仁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樂其樂也內如紆朱懷金沮于物欲故其樂也外此苦孔之卓苦即樂也

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不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于鷃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成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白圭名丹周人之富曰吾聞先王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使我紆朱懷金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王公度曰好學爲子雲一生本領首即以好學爲問答以天道之在茲聖門之速肖証之

又以顏子習孔子實之立喩數重無不快心至學之爲王者事似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若仲尼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末結顏氏之樂與苦孔之卓正見聖門好學之全功處

許舜卿曰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見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還勸書之證也

陳玄卷曰備舉二子以其爲賦最著也

俞紫芝曰此應詩人之賦麗以則二句

吾子　法言　揚子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謂若上林類墻填壍之類）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離婁名朱曠師曠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鄭聲爲淫哇之聲）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

卜槐山曰足言足辭令足容盛威儀有德則爲文章斯德則爲說稿

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伉直者質之謂也伉健也)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言棊鞠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邐迤猶平眇也介小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惡沱猶淺水也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況詭辭以爲法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

羅念菴曰孔氏之戶宗廟百官之戶也進禮退義之戶也先生之法在焉故曰不戶

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于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李性學曰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彭可齋曰書肆說鈴言泛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孰禦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

萬崇菴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錦雖多不益于實用猶說詞小說不益于正理

王濱陂曰子雲自附于闢楊墨太誇

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如郛郭可以自衛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

陳白沙曰聖人之言集參萬書則人也

惡覩乎聖而折諸凡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羅明仲曰通篇二十餘問答凡辭賦詩書淫哇中正要與先王之法合否孔氏之戶入否文質之變別否談論津津矣嘗至後多聞則守之以約二句楊龜山以為其言務有病不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二句為無病知言哉至末闢楊墨之說亦可為不自量者矣

孫鑛齋曰善惡混便與言僞相近之肯背與荀子性惡之說均屬異端也

○○○修身 法言　揚子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謨修身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 真定也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夢得曰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秉而之善則為忠為義秉而之惡則為慢為暴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己所守之下矣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

林虛齋曰諸子好高大而局于卑小者由聖道之高大故避于聖門者難為言耳

王遵川曰說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此人未喻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不可得也)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擿上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日之用者也精莩如葭莩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虛浮曠久則沈不用日月之用廢矣則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光曰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棄日矣)

張東沙曰四重四輕只要訓子心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

張[illegible]山曰正論未[illegible][illegible]之理

張東沙曰孔子子以勤學好問為天下好問亦未害所事

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犁牛之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

張東沙曰五都之[illegible]繽紛之辭是也

胡拔泉曰見聖人入耳出口之似

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言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墻者也)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辭矣)之安用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肄乎善賢者耳擇口擇眾人無擇焉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眾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

> 朴齋翼曰以三行三餘三門分賢聖不肖此亦何不可以品題哉

> 陶玉骰曰見性聖人遵孫愼恐懼

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上智也）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禔福也福者自愼之名）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君子微愼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王鳳洲曰議自劈空理自根據其論性之差在善惡混其立名之正在師孔顏

> 李卓吾曰真勉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存孔孟生而道始明

○○○問道　法言　楊子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則之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姦謂侵擾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譔問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辭以結上意耳）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

> 胡淑心曰身全即楊子所云天理存中而著見乎事人事在外而根乎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乃爲聖之王札

[illegible]曰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于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耳何所取舍于其間

張公實曰聖道原大明中天而[illegible]何由覓之

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虛無謙柔及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吾道可以開明哉惟聖人之言爲可開明若諸子佗道無所開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開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咨明白言通達可行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闢之開然不覩墻之裏此謂不學墻面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

張廷驊曰黃帝堯舜以禮文五教爲治若治天下不待禮教則黃帝堯舜爲附贅懸疣矣見老氏之謬

何燕泉曰五常教民五教盡民[illegible]見中國之治不可去聖教

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其有文章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哨哨不正貌禮曰枉矢哨壺哨七笑反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正也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

蔡虛齋曰人若[illegible]下則聰明開而爲聖之域教乎[illegible]所以不言而信者其[illegible]大也

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常五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

[illegible]曰唐虞[illegible]

[illegible]曰太古民之[illegible]上德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安用禮[illegible]下[illegible]

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亂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太古之人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

[illegible]仲達曰司馬兵法孫武十三篇多至此

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三字或人問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言其衒玉而賈售以石此乃詐之爲也可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駕御權謀亦須有道或問威震諸侯須于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

洪容齋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尊任刑法至於殺至親慘刻無恩極矣

楊一峯曰人砥二字佳甚

須下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不教而殺觀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膢八月旦也膢臘之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虫入穴坯螻螾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知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殘死爲狐狸螻螾不過乎膢臘之候矣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耶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

吳建泉曰耽莊周鄒衍圖纖耽老氏皆反之

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漬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于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蔡虛齋曰揚子問道篇首以堯舜文王爲正道而斥老氏之搥提仁義滅絕禮樂以禮文五教爲治法而斥申韓之刑名事情慘刻寡恩此篇議論極正

温公曰天有至神爲造化之主聖人至神爲道之宗其神一也

吳祕曰天之精粹無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illegible]純粹精也

〇〇〇問神 法言　　楊子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誤問
神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
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
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
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
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

俞國賓曰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而斜惡玩龍蟠未升而蚖其肆矣

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
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皆聖人神心之所爲也）龍蟠于泥
蚖其肆矣（肆當作肄肄習也習見而狎玩之也）曰蚖哉蚖哉惡覩
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
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
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先猶手謂爲人所提携指使在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
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illegible]

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
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
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
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
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
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虞夏之書
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
譙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
俄而可測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

[illegible]

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
衆說郛（不能出其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
乎何後世之訔訔也（訔訔爭辯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曰瞽
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
不能齊不齊之口（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並
也）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
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
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
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

俟玄郎曰言與書俱是之心故曰心聲心畫

楊升庵曰聲發成言畫積成書言成文質言有史野二者皆由于心

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適之亦也）捈中心之所欲，（捈引也）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悱也宋吳本嚍作嚍呼呼切叫呼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可見）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畫）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

吳興中曰淮南太史並稱子雲之所稱于淮南多矣

俞白山曰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楊子論玄

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言二書人病以多知為雜也）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愈動而愈偽）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方州部家楊子所作也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雄之子也）九齡而與我玄文。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或問經之難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王子充曰衣裳並會而有味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馮具山曰引鄭子真無敵

會白山曰上除問答之難不難真難得一語

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為幾。（君子所眞者德成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眞西山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明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耳

黃東發曰參萬會也天有不勝聖有出沒皆不常然於聖人之出沒知天道之否泰所以測靈爲當也

錢鶴灘曰聖人出身行道故見南子曰否者天厭之于陽貨則待亡而拜之

○○○五百 洪言 楊子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于道行歟衆人曰于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于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巳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

湯淑心曰聖人只爲行道澤時故公山佛肸可往非委巳而從人也

袁了凡曰事其不可遂其非道强其所劣損其不襲見聖人功化

□王夫曰地貴以位而富以才聖人貴以道而富以救無倫敵夫利及萬物非天所有

乎日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損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俟後世聖賢）曰賈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欲及時急於行）

閔午塘曰齊饋女樂孔子遂行歎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柳下聞之曰吾拔以群婢故也

楊升菴曰王潛夫愛日篇參見

道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雖噫猶歎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雖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爰日汲汲於施道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知已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他國）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言不廢一晷安得餘日而愛之）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

楊升菴曰五經[illegible]

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渾渾廣大[illegible]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道之不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旣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旣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于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

孫月峯曰星隆則人事反[illegible]

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占天（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或問星有甘石何如（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辭星崇則德從而壞）或問大人曰無事于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玲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illegible]）

朱晦菴曰月未望則光始生于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于西面以漸東盡此解最近之子雲蓋有見也

天道所以遠如天周之人多行。泰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曼無也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泰則無之故多疵病耳）周之士也貴。泰之士也賤。（貴以德行自貴也賤君尊臣卑厚也）周之士也肆。（優游仁義之間）泰之士也拘。（動為文問所制）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形弓鑪矢。不為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矣。或問如何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天覽菴曰莊周楊朱墨翟晏嬰申不害韓非鄒衍見七子不軌于聖人

陸貞山曰。議論脗合聖賢。此朱晦菴云。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得之。

程伯淳曰明哲二句著其為人也繫先知之明也遜于二句欲以有容為全身之道也使知聖人見几而作其及是乎

○○○問明　法言　楊子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行不息天亦勞何病之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

馬頤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

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愼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

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兢諸譊言敗俗譊音于妄言也妄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譊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愼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妄息之人天所不能福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篡取也鷦明遴集食其潔者

矣明當爲鵬鷦鵬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鷦明沖天而去惲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川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冥鷦潔以爲之擬耳鳳鳥蹌蹌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愼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潔其淸矣乎蜀莊沉冥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

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旃之也吾珍莊也居難爲也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爲難能也不慕由卽夷矣何毚欲之有毚土銜切貪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巢父洗耳貞辨其僞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誑智朱鳥𪄳翾歸其肆矣或曰奚

楊升菴曰韓非知說難而死于說難何相反也司馬遷曰余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劉子厚曰[illegible]

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程伯淳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遜于不虞則有之旁燭則未也光武之與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先知　法言　楊子

[illegible]曰聖人之[illegible]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哲當作哲明也謨先知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昞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先之一日未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楊升菴曰周公[illegible]

公所[illegible]于甘棠之下國人思之

方希古曰政善則民思[illegible]則民厭惡

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鳴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勵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

陽理生曰形容善政惡是相逃

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按吾則無以見聖人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

魏宗卿曰大綱則大道也禪位舜禹者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

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道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或苦亂曰綱紀曰惡在于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

孫性學曰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桓文專命征伐於是齊晉互主盟故春秋不予而實予又存天子公正也

鄒子翼曰少言當十不如積故能治人

一目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一出蟄而行雉之朝雊皆春候也故見物而知教化可以已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或問政核曰真偽真偽則政核如真不真偽

李卓吾曰問先殺後教者以先殺爲教

不偽則政事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雖之不才其卵毈矣毈敗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草律也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𩊚柔則坏𩊚燥也坏慢也言失和也太剛則波裂太柔則疏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

二子充曰退遁之徒君子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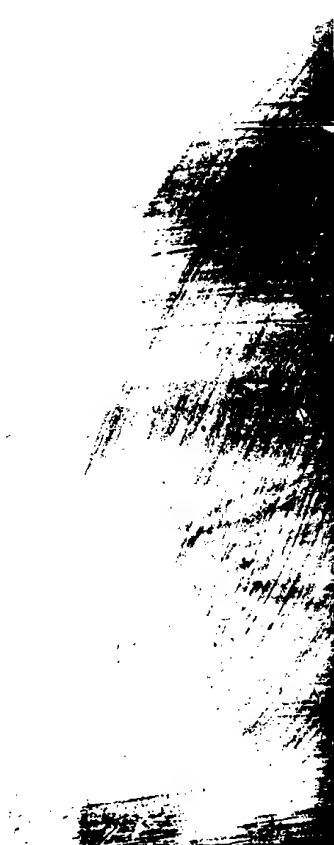
陳子淵曰五律草奏俱不及人

劉子威曰處陶成天下之化

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
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
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
用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
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
足矣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歸震川曰論政知大體此楊子之學異於荀
子處

楊升菴曰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illegible]

林對山曰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渾儀以考曆度

[illegible]伍子胥文種范蠡三人

○○○重黎　楊子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
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量之）或問南正重司天北
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
羲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終始（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
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
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是以多巫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
醫多盧夫欲讎僞者必假眞禹乎盧乎終始乎
（言皆非也）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楊子作太玄亦取象于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
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
存若亡聖人曼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
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
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
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
又終弊吳賢皆不足卲也（俱不足高也）至蠡策種而
遁肥矣哉（功成身退遺大夫種書稱病不朝）或問陳勝吳廣

許國英曰以後激事蓋兌前神

姜鳳阿曰秦自孝公始爲諸侯至始皇六世吞周而并天下並非一朝一夕故何叔王曾無實

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咸一天下也）時激地保人事乎（激古堯切）（激其可取之時）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比方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節莫差

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道

孫月峰曰始皇并天下十三年卒胡亥立二年爲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伯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于僭僭莫僭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臣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

孫月峰曰戎狄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漢王公王巴蜀漢中三郡都關中韓信以爲可圖三秦已并還東向定三秦遂刑項羽天下非天也

擅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曰兼尚才權右計左數動謹于時人也（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計左數言不離左右之中）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惡也既廢羣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

孫月峰曰此處數天胙光德非人力也

小子或曰表裏

西興廢何速也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忒當作慝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于黎苗（閱鬩也撲猶言擊也胎猶言撥也胎徒來切黎苗民也）子弟且欲喪之況于民乎況于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楊升菴曰淳于越齊人爲秦博士諫始皇曰周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救哉此問越之進如何而揚雄以爲伎曲

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龕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信布以匹夫仗劒自立雖暫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爲者勿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

屈愛川門天才日公無假邪父

矣撓時榮也自令與始皇併處爲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言其殆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甘羅甘茂孫辟彊張良之子也甘茂張良爲之祖父使之然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

陳剩夫曰蒯通說韓信三分天下信不忍背漢謝之通懼不听乃佯狂爲巫

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抵擠也陽狂爲巫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曰巇可抵乎巇嶮巇也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鍵其轄切鑰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巇猶不可況閉戶無隙而欲伯鍵強入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權燕上官之鋒處與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或問馮唐曰文帝得廉頗

楊升菴曰唐知雲中守魏尚璧匈奴有生欲以親文帝耳至于觀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

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問義曰事得其宜之謂義或問季布忍焉可爲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當死之後安所避乎或問賢曰爲

楊升菴曰藺相如位在廉頗之右欲辱相如相如避之曰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此漢萬綱類變交而不疑賞金僕不持金名蹝其去乃白

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光謂塗當作渝變也 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郁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祁連將軍田廣明為宜帝擊匈奴不利貲淫婦人也 或問持滿。曰扼欲楊王孫倮葬以矯世。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裹尸以葛投溝壑若欲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羞為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

楊升菴曰。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此段明言眞僞之分也。

王九皋曰寢即寢也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顏子在室未入聖人之奧者

洪實夫曰名以至諸佛力亦見

六實夫曰信陵君魏無忌安釐王弟平原君趙勝惠文王弟孟嘗君田文齊人春申君黃歇楚人

〇〇〇淵騫　法言　　揚子

仲尼之後迄於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淵騫得聖人而師之其道愈不可寢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務學道德不事文章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子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魯仲連傷而不剬。剬古制字 藺相如剬而不傷。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慷辭免罿幾矣哉。鳥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紲幾危也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辛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歟是人間有益于興

王仲山曰以羣爲虎狼之國

孫實夫曰呂不韋宜要而爭乃納之哀人生子政即始皇也是不韋實以始皇爲子而窃其天下矣

世當有天子之宮矣我基至漢興長秋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赧王也順靚王反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李本屍作死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爲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

楊升菴曰白起伐趙攻其將趙括後坑其降卒四十萬人故以爲不仁

王子充曰三千所死非君親之難非義之義君子不爲斷焉有力

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咀噬用牙言其欲也欵者縱語歎聲欵烏開切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謂靡爛也政也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曼漢官切斈面軻也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或問儀秦學乎

孫仲山曰儀秦之才不及十五子之行哉

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

王仲山曰規隨曹參代蕭何舉一遵何約束

柳東郭曰蚊翔賓成盡湯什揚之徒韓詩外傳云無爲虎傅翼將入邑擇人而食以酷吏猛虎而且翼者言其殘暴可畏也

曹也隨滕灌樊酈曰俠介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光曰介助也叔孫通曰槧人也槧猶牘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槧廉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貨殖曰蚊析毫釐利蚊而食人曰血國三千血國三千非貨殖則將使其飯蔬食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下無答文者蓋揚子謂其不論故不對之也光曰下曰術字言貨殖如蚊蝱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

劉子威曰張釋之雋不疑王尊尹翁歸四人爲吏持法公平表稱其賢

郭東卿曰張騫蘇武不辱君命

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絜王子貢之介王尊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長平侯衛青冠軍霍去病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世稱

劉子威曰聖隱賢隱談隱言三隱

東方生之盛言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

閔于增曰言朔非夷非惠取名玩弄于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法度之有

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詭譎欺時人不逢迕取顧也猾稽多智員曲之貌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餓顯謂夷齊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于蜀人也請人曰有季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

王十九曰言仲元貌言行之所爲世師

劉子威曰見其有力無德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于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

王子充曰及行仍須有實

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王九臯曰論顏淵閔子騫而引許多証請許多客襍空出奇絕勝

馬肖函曰此心廣休胖氣象

○○○君子篇　揚子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當訓為蹈履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于法度旁開聖則。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楫航不施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于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械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器械滯于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馬肖函曰孟子知言此知一允蹈字而出來便實

吳康生曰即騂角句山川舍之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于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為不異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鼠難大無施曰仲尼

（眉批）[illegible]曰西北之流水經[illegible]或別具者亦入沱濩言其異而小也
吳康齋曰許及箕子

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言子長愛奇不忍裁割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子長史記至于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

（眉批）吳康齋曰游夏則文學子路則言語德行則顏閔且未至于天丁則几乎天矣

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睹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

（眉批）吳康齋曰此君子進以禮退以義也
林希逸曰仲尼稱顏子舍之則藏又[illegible]公則[illegible]顏淵同道[illegible]不失其正也

人之好或曰子于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于道慕于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孶孶而不知勸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于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

（眉批）吳康齋曰即孟子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等意也

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

無益子之槩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嚻嚻也歟惟嚻嚻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乎不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况己乎小人欺己况人乎

吳蘇益曰仙以謀生君子無求以害仁殺身以成仁仙無用也回牛之不壽其德行見者壽無益也

張玄超曰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故夫子嘗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君子篇祖此

馬負圖曰君子小人之別

○○○孝至　法言　楊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寧祖考安神靈先王以孝治天下也譔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于萬物萬物裕于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爲名之名其次也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

鍾惺曰天地爲人之大父母而父母又即人之天地也

洪冥之曰父子濟美

洪冥之曰聖父如堯賢子如舜可爲父子之準矣

鍾惺曰僞則欺世盜名

洪容之曰四代得天下之分

孫倬澗曰此益子儆舜戒禹之旨

皐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禹以其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蝗。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言精細也蝗與蟥同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綸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所綬也印綬之微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

洪容之曰堯之欽明文思安安是也

陳剡夫曰本應上聖字不應上君字

曰。百人矣。德諧頑嚚。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與。或問。得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

皐一峯曰以道治天下天下大而似小以一心治四海四海遠而似近

劉子威曰齊桓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因而來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亂是

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齒厲之時習亂則好始治也。習見亂世之事覩始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

康對山曰此言漢世威德之遠

舒國裳曰言泰和之世百官如鱗鳳之儀儀然有義師師然之象至至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漢之盛四夷來貢黃支南蠻大夏西戎北鞮東女匈奴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如商周之代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蕃夷也蠢動迪進也四夷交侵騷動蹈藉無次言最下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䎃䎃。未至也。䎃䎃飛也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曰。訑訑中國。被我純繢。帶我金犀。

林希逸曰言胡如我彼稍之衣裳帶求金璺犀飾之創常珍之膳以安然餬其口不亦極亨禮之盛乎

倫向山曰燦然明盛晏然以和也

犀劬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言安然而享珍膳不亦享乎胡禮切如此大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爲兵主者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享于鬼神不亦享乎實受其福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

曾正夫曰辟雍學校正是重教中孝節處

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日勞考載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于事則逸二道則勞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免人役唐矣夫

楊升菴曰以致孝終篇以一孝完百行也見人君當以孝治天下也

薛德溫曰此言氣運之流行玄圖擬之爲象

曾正夫曰玄子所謂遊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直天地之大義无語約而義精

三陽明曰從砭流觀紫來却去排得好

○○○太玄攡 攡音離分也 揚子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其形者也太極資陶虛無而生乎規玄道攔閾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陽而發氣分道言實理之根柢據子取之爲玄者也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迴交互也瑩明也形雖判而氣則合此天地之道所以備天左旋而日右行此剛柔之變所以接天日分行至復會于元分之所而一歲之始終之所以定原始反終故生而必有死之朔此萬物性命之所以明仰以觀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反終三天地人儀同科厚

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差嘘則流體唫音欽噏也則凝形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晝好夜醜以分陰陽牝牡間配以分吉凶晝陽則爲君爲父爲夫夜陰則爲臣爲子爲婦而天人之道一也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纆摎相繞纏也天每日繞地一周而過度日亦每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是以天漸差而西日漸差而東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日復會于元分之所而成歲所謂天周歲終是也天日陰陽更錯巡行盡天道之所以終始也萬物死生摎擾相纆此人

蔡一峰曰此玄字即周子之太極總括易書陰陽不測之神中庸至誠之道實揚雄自得之入處

陳則夫曰論玄體用深玄遠之妙

康對山曰有事無為任也好惡二情也然善易不足而惡易有餘物欲陷溺以損其玄欲凡于玄者惟君子能之

楊升菴曰智仁勇公聖者皆是玄之一字特隨其造詣而名之

物之所以死生也人物之死生即天道之終始由其不齊所以無窮已也故玄者騁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分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惟玄乎夫玄晦其位（無方所）而冥其眇（無聲形）深其阜（博厚）而眇其根（無形）擴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攡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理備于書業生由人求則應未有不求而應者也）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之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

[illegible]曰易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玄即易之神也

王鳳洲曰又借權衡以明玄之為用

康對山曰天然句法不求奇而自奇

蔡一峰曰此仰觀之術日月星宿之躔經度光斯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玄道取象于此

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知之者知玄之道也故謂之智也愛之者愛玄之道也故謂之仁以下十者隨其造詣而為之名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周子曰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情偽不可以兩立）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言玄之爲用如衡之于輕重量之于多少高者言衡之用鑒不言量之用明疑言玄之用也其高下予奪莫不因其理之自然也）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泰七政繫之泰（太）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以定玉衡之平（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鳥北方玄龜此二十八宿定經天之象也泰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北極天之樞也璇璣玉衡觀天之器今之渾天儀也列宿所以定經天之象七政所以錯緯天之度莫不繫之于極焉此觀天之術所由就也）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

羅一峯曰取法天地萬物之理以作玄

羅一峯曰言造化損益盈虛之理皆寓于玄

流止無常
天圓地方之相摩陰陽剛柔之相兆錯綜紛擾以成造化之功故盛衰窮通之迭運虛實流止之無常也
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析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
凡七句上半句言天地之實體下半句言玄取之以爲用
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
陽之生物自無而趨有陰之消物自有而趨無也
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
推刻以漏參晷以表因往知來以古驗今知其循環有常
是謂反覆其序軫轉其道者也
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
游冥守其靜也挹盈損其盛也此言玄以謙靜爲道
其用莫不因其自然而利導之
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于東面西面南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
見言道體之存否在乎人心之從違
冬至及夜半以後

陳剩夫曰錯綜玄之爲用

唐荊川曰其道不遠人人自遠道之旨詳理微勝

[illegible]曰玄以一歲盈虛爲萬物之始終[illegible]

羅一峯曰日行斗轉[illegible]

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
冬至子之半一陽始生自此積之萬物寖盛而寖昌玄以陽爲主故曰近夏至午之半一陰始萌自此積之萬物寖微而寖滅玄以陰爲外故曰遠此一歲盈虛之運也一日亦然
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
夏至日極北而南轉南行爲萬物衰之始冬至日極南而漸轉北行爲萬物生之端夏至斗指午漸轉西而北行冬至斗指子漸轉東面南行斗與日背行迭運消息盈虛共成歲功也
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
星家以天之東爲左西爲右北爲左南爲右夏至日在東井始行由西方故言右行冬至日在牽牛始還從東方故言左旋冬至斗在地下始行由東方故言左行夏至斗當嵩高始還從西方故言右旋蓋斗與日常互行
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也
日斗分左右之行萬物有死生之變此天地神靈所以運成造化之功也此言日斗爲天之紀綱而斡旋造化莫不由之也

方希古曰文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奇拔揚子雲解玄字作好奇語分明是見得道透

陳剩夫曰入玄造真

楊升菴曰子雲好用奇字盖爲耳目所不常見則精光溢焉韓退之用字出神入天然字義奇者愈奇而高妙字法奇者愈奇而險塞讀者審而用之

羅一峰曰此書見得子雲異于人處討論入深造詣獨至故敷衍處百派分波總是一源流出如百川流注同歸于海也

符子

西漢人遊王莽之亂隱姓名著書數卷行世

○○願足

楊升菴曰許由以足願觀堯是不可一世意

楊升菴曰見堯治天下猶累如此

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櫺扉之内霏焉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郁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楊升菴曰與莊子逍遥遊讓天下可參看

孫月峰曰鬬而悅之欲觀之是恐其大也

孫月峰曰見彼自大與我無與

○○○鼇形　符子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頹邁于群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于重川有蚷蟻聞而悅之與群蟻相要呼海畔欲觀鼇之形月餘鼇潛來出群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群蟻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如岊群蟻曰使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間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楊升菴曰與莊子斥鷃之笑大鵬可參看

洪容之曰激其雄心

洪容之曰抑其雄心

金樓子　西漢人遊王莽之亂隱姓名著書數卷行世

○○○逢虎

孔子嘗遊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尖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于是心服

御主叔曰富家權有千駟而覬鍁家無儋石衣不蔽體不索假貸反因抵典以收息自欲盈己之百年所以富益富貧益貧也有以宋陵子之說告之者乎

○○○貧富　　金樓子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王鳳洲曰昔田子方論驕曰夫士貧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呂東萊議其以學驕人玆宋陵子三仕不顧又以爲貧者非貧較田子方尤爲不激不隨

嵯岈子　崔寔漢桓時爲御史上政論以規時弊

○○○客譏

陳剩夫曰君子懷寶者

客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膺哲也必時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勝以納說或枉桔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扒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

陳剩夫曰譏評

大寶唯期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耳而常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利而失厚恩利勢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于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凰

陳剩夫曰此敘一鳴[illegible]

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趣也不揣己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

陳剩夫曰此敘急少名者㢢禍

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緡濡鞏棲息高

陳判大日指出高尚

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楊升菴曰，見耽榮而取禍，不如明哲以保身，字字至言。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荆山子

姓桓，名譚，字君山，漢光武時人，因當時輔佐不明，論失時宜，舉多過事，作新論譏諷。遠人，傲遠荆山下和采玉處，譚嘗隱此，故名荆山子。

琴諷　新論

楊升菴曰[illegible]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孟嘗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令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結怨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窟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

[illegible]

先謂下樹爲媒而後賞本也求人之使約當夏物可借事

吳康齋曰此戰國時風俗亦孟嘗君所爲

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道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以傾曲池又巳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交睫而君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王陽明曰譚風云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雖行而傷衆者亡

王鳳洲曰聽雍門之論先巳傷心實必鼓琴也

委宛子

王充字仲任東漢人通日成訟著論衡釋物類正時俗蔡中郎秘之帳中

逢遇篇

王鳳洲曰操意處全在保是且將勢難說不賢之遇而實置必賢者之不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淸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伯嚭（宜讀作作嚭字）俱事夫差伯嚭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

王鳳川曰周亨而胥操同而其奇異遇合之其命也遇見有幸不幸耳

李見羅曰此見聖智之臣必遇聖智之君發此一段議論尤見精神

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于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于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于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

許孚升曰數聖賢或顯或隱或封或餓道不同其趣一也要之各認其是而已

盧眉先曰道有精粗論議確當

李于鱗曰非武王孰為除暴虐非伯夷孰為留節義二聖各是其是也說者未嘗非除暴而高節義也此以帝佐王臣分辨試論

出于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生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比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

諸理齋曰三說者鞅挾持浮說始以帝王之術嘗以所難為然後得以售其伯說耳非真能明帝王之道也引以明遇合之難

楊蕪夫曰大意以傚說難而詞格不如世使然也

王□谷曰此段并補上意

王仲山曰才能遇合常也無徵能薄技者亦見幸今色進御常也至醜面惡色亦見寵遇不遇之機非智力可爲

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于子反雞鳴之客幸于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于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鄧通愛于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于人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于黃帝無鹽納于

林見素曰遇合可遇而不可求未與之遇合適與之際耳君子設不遇斯固窮安命可

趙浚谷曰下數段見嗟知遇之艱

齊王故賢不肖可豫修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

胡敬齋曰此又辨駁之意

許李齊曰遇在宿學成名然亦有幸不幸處未可執一論

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

李性學曰說周人不遇自敘處

陸唐老曰敘不遇情狀酷似

林對山曰轉出正意有力有分

白首泣涕于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

楊達菴曰前數段分別遇不遇之机此下段論德薄位之夫窮阨以偶世實皆非正遇君子羞而不爲者收結正面確

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于塗摭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陳子淵曰未覩論衡不知其思之雋膽心計之細折也況蔡中郎帳中之秘乎

李于鱗曰通篇議論浩蕩氣力矯健熟讀自發人才思下筆驚人

李于鱗曰累害者天厳情之下

累害

委宛子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于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于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于鄉里害發于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

吳紡緊曰以俗事形正理據依爲確

程發數曰格條直而訓要曲

陸平泉曰三累三害一篇眼目在此兩句下面分解

徐[illegible]升曰愛則生樂惡則生毀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三累之端不小矣

吳[illegible]曰小人伺君常害君子[illegible]

陸[illegible]曰孔子[illegible]

程[illegible]曰君子守不阿難進易退至不能自見世俗不原其心徒以榮辱成敗論人流俗之見

慎擇交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蠭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人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

余[illegible]曰見一行毀增毀衆公論不振

張陽和曰魏女鄭袖嫉妬易汙此正所不見也

李[illegible]曰[illegible]

吳[illegible]曰[illegible]

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綈，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佞，蘧除多佞。是故溼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

陸平泉曰筆力明壯是氣運不衢

程舜敷曰引孔孟有感慨

沈虞堯曰小人讒嫉何代無之

以韓才取容媚于俗求全功名于將不遺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季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于世奮志敖黨立卓異于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

吳錫袞曰此段有聲音風雅之妙

汝陽和曰又提見其容賢人讒嫉之害也

李于曾曰收結有千鈞力

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絜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眾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

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徐子升曰描世態于筆端而咨嗟感慨令讀者按劍

程舜敷曰古來賢哲多不免于流俗娟嫉之遺禍豈細哉

唐荆川曰發揮力字精妙

丘瓊山曰此壯士之力

效力　委宛子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强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强于禮義故

姜鳳阿曰從文力發有味其言之也

顧道源曰議論如此不可及不見藥此拔之從

王敬所曰此文吏之力

姚令威曰此文儒之力

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

王弇州曰文儒能屬文儒生能明經

姚令威曰此又是上少都之言

李性學曰既名爲儒便宜擔當仁之重任如匡衡之輩顯矣

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辟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于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于終死不倦不

胡敬心曰載仁載學輕重便不均

倫白山曰以地力之盛比文儒不習之茂有情趣

馬西園曰推覽轉折有致

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于仁而儒生載于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

李于鱗曰大舉方明士之遭也亦必有力者舉之以附青雲耳

何觀象曰此論才之大小相資而成功若謂大才不資小才立功小才不恃大才存引則烏獲蔡吾得引之欲見其奇也

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于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于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弄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溝智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于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于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于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遺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于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于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徐子與曰百餘覺皆自泰山推引來

許孝升曰引孔子作証仮曰仍上意

袁了凡曰桓公得管仲而成伯子胥屈原不得子管仲也而功不若管仲不能推舉者不是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碓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强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會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瓜瓠不能傷筱簵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無并于將筱簵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

錢文登曰秦孝公信圖乃著本心是秦所以其不父其功知其可行也

黃玄超曰賢才失其所傷甚如此

顧東江曰喻賢明才所以賢也

犮鼓脅觸不穿傷爲堅斬旗穿將之功乎故引弓之力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蔡鈞山曰凝功[illegible]矣

高似孫曰[illegible]立爵祿[illegible]

錢文登曰韓信事項從不過郎中一見漢王即受大將軍印故能成滅齊趙之功持之善也

陳[illegible]曰何收相府圖籍知[illegible]秦法條要其將校人多矣

呂雅山曰敘係直下正爲重賢儒之力

錢文登曰引孔子抗不見力在乎仁義

霍渭先曰鑿鑿有據議論復關係不淺至末全爲蕭相國出力矣

張玄超曰力字是一篇眼目效力一篇援引周詳委至但文氣不免東漢風習矣

〇〇〇指瑞　　委宛子

儒者說鳳凰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凰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凰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凰騏驎此言妄也夫鳳凰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凰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于世間鳳凰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于邊外豈聖人濁鳳凰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于羑里孔子厄于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脩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于已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驎獨能一有自字全于世是鳥獸之操賢于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于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驎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凰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驎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驎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驎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驎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驎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驎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驎爲聖王

陶望齡曰自聖人泣麟治獸之歎

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于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于難聖人亦不能自免于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于中國長于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剝巢破卵鳳凰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

徐子卿曰聖人聖獸不能自免于禍而況鳳麟深避害遠哉

曾正夫曰思慮深避害遠解說得明白曉暢

孫□□曰龜龍因証

步質曰以外國之說

陳剝夫曰鳳麟在外國則外國爲聖人之國乎

不遊鳳凰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矣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凰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凰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于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凰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凰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于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凰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于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于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于周之末世騏驎見于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于成哀之際鳳凰集于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于盛

王子充曰以醴泉朱草立証

許季升曰衰世亦有和氣衰世亦有麟鳳以証孝武兩御二事

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于王屋也謂鳳驎為聖王來是謂魚烏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凰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凰騏驎何以為太平之象鳳凰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凰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于

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袵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鵒來巢占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于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驎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

孫季泉曰蓍龜　十一証

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于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為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盧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

孫季泉曰孔甲　十二証

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為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為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蔭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及子必凶為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凶吉矣夫吉凶之物見于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為

之故到謂鳳凰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楊升菴曰讀此可醒執迷瑞應之輩

王鳳洲曰韓昌黎獲麟解雜說上雜說下可與此篇參看

白虎通

班固字孟堅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令固作白虎通因集是書

○○○五經

胡叔心曰數著述之原要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

賀文泰曰此孔子作春秋孝經之自

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于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遺事異變出之號令失法

賀文泰曰此記論語之自

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

賀文泰曰此周文演易之自

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于天俯則察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

賀文泰曰此伏羲畫卦之自

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胡叔心曰此釋五經

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常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胡叔心曰此分著五經

楊升菴曰作經遡源五經立教纖毫不紊

[illegible]曰分別又言諸侯大夫士各有所主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

[illegible]曰訓明射[illegible]則定

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于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于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忠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

[illegible]曰又引詩[illegible]

[illegible]曰鄉飲與禮射並重故孔子云杖者出斯出矣[illegible]

孫鑛曰三老五更之制始此

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王鳳洲曰二端爲國家大務篇中一一疏出卓見剏識具在胷中矣

李見羅曰樑子云古者十五入學四十方仕然後志定後人自童稚開已派二趨利何由向學

辟雍　　白虎通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

宋濂曰歷代帝王賢聖莫不尊師重道

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于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

歸震澤曰學校之制取義甚深觀于制辟雍可見矣

子何爲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壁也象壁圓文以法天于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

李與中曰前解辟雍泮宮俱泰不主取義之古

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于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

王鳳洲曰程子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序歌詠誦無非禮教也即此方

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于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于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

宋濂溪曰靈臺之義後學不可不知

李友泉曰明堂法天法一一後天以陰陽取義遠矣

亦足以別于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

戸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十六兩即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風即候也五日爲一候三氣爲一氣六候爲一月七十二候爲一年也八風見下篇

楊升菴曰學校之設不特五倫六藝有教即周旋爼豆優游絃誦莫非教也不特年齒賢否爲教即規模制度一俯一仰莫非教也其修齊治平之要歟

陸象山曰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害事應故也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當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孛之類各示見示天心同殃也至前後代則水旱亂亡之兆見矣

災變　　白虎通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禮所處鬼神無形體日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日食者必殺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

蔡與中曰屢屢訓變

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則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楊升菴曰胡五峰云變異見于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爲天命之主所宜修者以答天戒也此說足補前疏

鍾伯敬曰首先提綱

○○○八風　　白虎通

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

胡敬心曰敘八風之候

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盍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

胡敬心曰敘八風之應

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盍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

胡敬心曰敘王者承八風以行事

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盍風至則申象刑飾囷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

獄刑。

楊升菴曰此篇凡四層首段爲一篇之冒次段叙八風之取義第三段叙八風之徵應末段叙王者承順八風以出政治通篇平鋪直叙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王九皋曰叙三代尚忠尚質尚文見立教之指甚顯

王九皋曰忠質文三教原一體兼備尚處

○○○三教　白虎通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燿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

方初菴曰歷引經典立敬之意

王九皋曰見三敎之弊矣

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敎也敎者何謂也敬者效也上爲之下効之民有質朴不敎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敎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敎民戰是謂弃之尚書曰以敎祗德詩云爾之敎矣欲民斯効忠形于悃誠故失野敬形于祭祀故失鬼文形于飾貌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敎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敎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敎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

王九皋曰借言以收三代之敝

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斵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簴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爲明器者善無偏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王鳳洲曰三代之忠敬文其立法也法天地文其初意也而未免忠失于野敬失于鬼文

失于薄者皆有古人之風焉故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見三代忠敬文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得以失于野失于鬼失于薄少之

歸震川曰皇天又忠三皇道德七雅順軌

方希古曰元命包云皇者煌也道類然顯明也

楊升菴曰三皇一段于春秋斗運樞一段于禮號謚記一段于含文嘉記一段于尚書大傳俱不符合

風俗通

應劭漢和帝朝爲大山太守作風俗通

爲一時辨典謨爲政辨風正俗之本也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正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百穀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曾正夫曰古者聖王而治術制作首取犬羲傑則燧人氏女伏羲作八卦次神農氏作耒耜開是三皇者矣冀首燧人與伏羲神農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于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楊升菴曰表彰三皇可謂有功萬世

王鳳洲曰白虎通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大人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與此篇同一闡發

楊升菴曰易緯云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王仲山曰弘明集三皇純天五帝御宇道含弘而遠大德貫覆而平均

許孚升曰將五帝循名思義確然史筆

○○○五帝　風俗通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蔡白石曰書正義云帝者天之一名言天蕩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而此篇又各推原其盛美句句鼎彝

丘瓊山曰此論文王功化

王元美曰老子域中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湯以功文以德湯武以征誅可爲四大

許孚升曰堯舜說者自虞逮云微夫中係帝仁義所係于以訓後世也

○○○三王　風俗通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于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于訟鬩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

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楊升菴曰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善養生人者也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也故人親之善粉飾者也故人悅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四德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之謂王去之之謂亡可作此註疏

[illegible]

○○○五伯　風俗通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王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數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于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並不睹乎伯者長

[illegible]

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秋困于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十九皋曰謂三皇五帝三王合之五伯凡三五復反終一是數

楊升菴曰孫綽云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伯又阮籍通老論云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伯行義强國任智蓋優劣之異厚薄之降也又文子云伯者伐亂禁暴與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讀三書乃知帝王不興則伯不可少蓋伯以分帝王之潤也

羽　　　　風俗通

謹按劉歆鍾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胡叔心曰虞書命夔典樂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

胡叔心曰此知本論也

胡叔心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者必審音之道與政通也

楊升菴曰當與季札觀樂篇並傳

王子充曰屈從樽俎琴瑟不阻害東隣賓有在位群六位謀易歌聆韶献鳳來儀其涵養之謂乎

王子充曰一鼓瑟也有德之君則以導和無德之君適以招災瑟之所係神矣哉

○○○瑟

謹按世本宓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貞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于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竝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大合鬼神于泰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至大雨潰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

寸非正器也

揚升菴曰韓昌黎云客有操瑟而求仕于齊王者或讓之答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是瑟之爲音因人德之厚薄以爲禍福者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琴

風俗通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于身非必陳設于宗廟鄉黨非若鍾鼓羅列于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于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王鳳洲曰守正二字作主張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也

王子充曰惟不聽于耳彼孔子亦學琴于師襄彼值宜人之圓一曲終而匠人之特甲蒼蓮曰以爲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世講靜而然此亦琴之妙也

王子充曰如所匠人之圖即動之韵化也

王子充曰引伯牙事尤有情

諸子彙函 卷二十一 風俗通 琴

王九峯曰荊軻有壯而漸離有氣

○○○筑　風俗通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荊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怒瞋目髮盡上指冠荊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于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于是遂誅

張公實曰漸離非技秦而欲遂忠深遂耳

鄧汝愚曰朴之不中惜哉

楊升菴曰此時荊軻有靈當爲默助何竟蹈覆轍也惜哉

廖安止曰昔大舜即帝位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山川則泰山之重見矣

○○○五嶽　風俗通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于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廖安止曰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八月西巡狩至西岳十一月北巡狩至北岳而中岳爲帝都已在王畿之內位之初事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

洪寬之曰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總之考功視也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楊升菴曰此封禪書也

王元美曰大禹治水東南西北湖海盡在指掌

○○○四瀆　　風俗通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氐徼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洪寬之曰推出大禹治水心事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楊升菴曰一篇禹貢要略

唐荊川曰摹擬左權倨傲之態驕賢之詞如見

崔仲鳧曰此論亦一得

○○○待士　　　　　愼陽子

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玄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曾狷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左權獨耻之乃據檻而笑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於恩之所感耳故曰戰

洪宣之曰則毛遂自矜之意也但毛遂太露此稍含蓄

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慼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於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於三子宜矣苟有士產於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裘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於齊國恐

唐荊川曰終是做態

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王鳳洲曰此等文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諫逐客書更出一機軸便覺文氣奇逸

洪宣之曰微君詞氣侃然

○○君賜　　　慎陽子

魯王以鹿羹餽微君。微君謂使者曰：寡人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微君曰：子知羹之為重，而惡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請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為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毋以為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㳗恙乎？對曰：嗔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展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為鼎，以仁義為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烝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

洪宣之曰孔生尤善說詞

程[illegible]曰因事納誨善哉

洪宣之曰魯王[illegible]可[illegible]

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雖王知之，何仁義之為美，不知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羹，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贍淵泉之洋沛，而渴者不及飲；覩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餐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聚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王鳳洲曰：微君持己自峻，對君則忠，至其點綴餽羹，曲折典雅，由其胸中若汪洋千頃故也。

伍仲孚曰六慎即在六荒中迎及其身

○○○色荒　　慎陽子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為姬微君追而諫曰臣
聞國有六慎者與有六荒者亡今王曰載其荒
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微君曰臣不
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
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
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慎
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
輕身遊於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

伍仲孚曰鐘鼓荒亡之六荒如大寶藏如阿房宮賦

而獮九月不返國荒於獸也王之宮粱姬盆幕
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於色也酣以
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穰穰
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於味也歌姬倚瑟舞姝
蹻蹻鍾鼓鍠鍠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於音也
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疊猶以
為望而茫也又鑿其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
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於役也
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

熊仲孚曰此引亡國之六荒凛三可畏

拆藥以煉去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俗荒於
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收德也而王兼之其何
以存國昔后羿荒於田而有窮亡太康荒於酒
而不反國孔甲荒於鬼而諸侯畔紂荒於靡靡
之樂而殷亡幽王荒於褒姒而周亡始皇荒於
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
亡國況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於亂亡之禍
況其兼哉臣不敢謗王也俘女於雲夢楚國之
民皆以王為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

伍仲孚曰萬出淨倚如畫如傳前

伍仲孚曰楚王刑賞要予恍悚若哭

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於田罪也臣欲解
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為得志於楚故王不命臣
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為諸侯笑是亦臣
之勞於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
之戾也乃命左右刖其女微君諫曰不可夫雲
夢之女不求於王而王寵之不慾於王而王刖
之是以臣之諫而害毀於色也王欲刖一女以
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
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為楚王乃

逐雲夢之女而作田晢

楊升菴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晢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晢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晢不載其文並文不如其晢抑外史失之歟

平刑　　慎陽子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說今之為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為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枉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強弱相欺暇則羣酺淫戲以為樂獄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為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誠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惭也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蜀王曰善

王鳳洲曰以郡縣之失刑起于廷尉之不平廷尉之不平覘乎國之誅賞黜陟推本之論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諫獵　　愼陽子

魏王獵于園田之澤使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強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奈諸侯何使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竊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十乘而爲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於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於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陽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于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王鳳洲曰：讀此，覺晏子春秋諫敗，及劉向說苑諫敗，俱未到其懇至。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一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二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贅山子

姓仲長，名統，東漢安帝時人。清忠亮節，不干朝野，惻時政之多乖，憤風俗之頹喪，作昌言，未竟而亡，天下惜之。居贅堂，備著書，故名贅山子。

理亂篇

何斯舉曰：見得帝王自是天授，不非人力。

楊升菴曰：始極之切處，在有雄志角力者皆是，而後一規模畢歸其主。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

豪曹峯曰此論能懼之言易與爲治盛世亂則賢聖走之而不足世治則中主理之而有餘世之主任于一時之勢反以爲治依宗廟之具試亡也

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諭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

李玉峯曰關佞客悦有貴隆豐之徒無敢宏于是若此矣

李于鱗曰近世猶然令人爽胆寒心

人物潰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

董漢陽曰此下論議不能斟酌賢愚之分以損益其數然此亦不得誤也

康對山曰一民戶有富賂阡陌貧無一錐從智詐取乃取厚實此清涼自守乃爲笑棘人主

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衆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

不能斟酌其間安人得以恣横侈靡遂致釣書者

徐白山曰君子執競自守猶恐不免有戾世傷時之意

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物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鎭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

水心曰吾曰衰人智巧之得肆志賢人君子清議之權頭窮是亂切之論

狀心實自一代昌平一代

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力之懲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

劉子威曰新室倍于秦項似太甚

李卓吾曰與麻豈有常

今吾曰言有盡而味無窮

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蔡虛齋曰治亂安危循環反覆之常理一覽

較然筆力風裁俱稱

羅明仲曰首叙真主驅除之難以及繼體守成之不易徹首徹尾俱是格言而文脉更矯健

錢翹瀾曰貫題罪已修然

李于鱗曰漢祖分王子弟本至強大不能制置至為盾失兆餘削之遂成七國之禍後用分王之制而諸侯始弱見其法之當處

○○○損益篇

費山子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與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士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滲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士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

何孺泉曰諸侯王雖大不能必收其奕世之權假權之勢至于微弱奸人乘勢拱手而聽其斯亦非固國之道

陳明卿曰井田不復故豪強兼并貪暴多取此均田之法所急

許孝升曰發開井陌井田久廢欲復行之如仲舒所論限民名田亦可

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循綱禁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路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贓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贓貨以益其罪託稍疾病今死

黄清甫曰此言肉刑宜復

徐白山曰不忍于肉刑至假賦

○化疾病而致之死非聖人罪獄非訟之路矣

馬君圖曰輕重倒置莫此為甚

於獄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也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一君二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

張主超曰此言大郡大縣宜均分可矣而概收限田復肉刑在內

唐劉山曰一段共十六條周官王制雜在其中

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

姜寶阿曰十大條雖舉於行之或恐遽無序或勤倩所以別必有阻斷之患矣

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墯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

鍾惺曰此為求擇人之法

李贄曰自古創業中興未嘗乏才而借才于異代者

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之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檻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

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横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多（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倡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人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班文當作頒）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

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趙浚谷曰事有宜于仍舊者何嫌襲故然壞則必更弊則必改振蠱之道不得不爾也此論損益大抵欲定封建限分田復肉刑中間辨析整然有條關係世道之文

何燕泉曰首揭[illegible]之辨起語正大

許李升曰以下論衆士乖實

李西涯曰以下係言貢之弊屬上背實趨華也

回中子

姓王名符號潛夫和帝時世務游宦而符耿介絕俗隱居中山著書譏時得失

實貢篇　回中子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殺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夫𥹸飾食肉有好於面目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

徐子與曰見士貴其用下是不求備意而金玉錦布之喻尤精

茅鹿門曰收尙天然

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茅鹿門曰取其不激不詭纏纏當實

王鳳洲曰此篇與貴忠篇俱當實文字

真西山曰篇中曰法天曰犯天曰不思順天曰天奪其鑒曰無功于天曰反天地等語皆從不好邊說明其敬天之所愛三句

林尙默曰六句是潛子彈文

錢鶴灘曰竊位之人天奪其鑒喪其本心狀其刻薄少恩十分痛快

貴忠篇

同中子

夫帝王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

何元朗曰以嬰兒之飽喻貴臣之寵而愛子驕臣句是戒君父亦當一半不是也

何元朗曰數句見大戒體引以証貴臣偏于寵之害

王子吉曰一結凛凛可畏

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不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白起坑降卒三十萬終亦被戮蒙恬爲秦將好殺趙高李斯詐爲始皇詔賜死息夫躬董賢誣告東平王事詔封兩人爲侯爲造大第于北闕下趙將李牧爲韓蒼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干柱以自殺

余同麓曰抑揚反覆曲盡人情可爲人臣箴規尤足爲貴臣永鑒

何燕泉曰通篇以天立論而尊敬者天愛育諸人數語提綱挈領便見貴忠處

王鳳洲曰冒頭提頭實下

彭孝貴曰詳解治國之日二句

彭孝貴曰詳解亂國之日二句

愛日篇　　回中子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促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繫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

茅鹿門曰明亂之日短坐在人君不之之弊

汪南溟曰總遞說下歸于愛日上章法甚健

許子恭曰此漢文帝所以務內救寬也

董中峯曰叙在日愛公一段

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晡謂日加申時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葢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

董思峯曰聽訟而聽任行私受賄一心勢不得不以枉為直以直為枉

吳方塘曰此下論言小民伸寃理訟之難

蘇紫溪曰寃明寃枉之謂也

丘瓊山曰救言痛心處

楊升菴曰太平之難在于力作盜賊之起由于貧苦使辭訟之民不違于非畝力作者得自盡是關財富之源也

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贍旬糧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王子充曰國家興廢皆由主德誠能留心民瘼使正直之士常伸無辜之民不寃力作之時不違于農畝雖欲不長不可得也

余同麓曰一篇有關國計文字

李卓吾曰姦猾得志良民失所皆由于數赦數贖昔孔明治蜀不輕下赦此意也

胡孝轅曰此段言赦者之弊不

王鳳洲曰惡人高會而誇咤且孫及仁義見不可赦明甚也

何燕泉曰論極透快

○○述赦篇　同中子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横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王應麟曰天地好生不嫌殺殺先王體天地之心設五服五彰五刑五用參夏行賞冬行刑以象天道也

洪亮吉曰奸猾情狀如畫

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旨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謟諛之辭以轉相誑詐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

國語注曰被誣不可救藥之言

孫少泰曰前君屢刑事以滋繁漢文見大赦致刑措者專于法令從嚴刻矣而文之紀律自整

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凡民之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慝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數以竊郡刺史

黄景春曰治本在于教化若不治本而徒禁其末漢明以之

孫少泰曰更進一步

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才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乃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

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

郡國賢曰爲國如理身人身氣脉流通而後可以無患國家本根淳固而後可以邳隆故固國本之道惟除奸猾以保良民若數赦則縱惡養奸也若鄭子產子太叔之爲治可驗矣

明忠篇

劉中子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柄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疏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己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亂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爲之驚怛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富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

甯甫光曰文字雖淺可喜

何紹泉曰權術二字篇中眼目

陳繼至曰三要之義亦如元首股肱爾權術者則要旨歸趣也

李世登曰賞罰者治之具非所以爲治也此言重利大威率之以共治尤深刻之論

耿竑尚曰爲子不言民勸不知民威有趨乎賞罰者主豈二柄利而已也

沈彥軒曰惻隱則聞見驚心況君臣義重乃以爲是讓言撩而鉗默隱忍惻腹安在耶

馬元調曰切當之論

張玄超曰勢字從權術字生來

原對山曰天下勢而已勢治雖恭己無爲而泰理勢亂雖勤思馳騖而疵故禍生有基福生

有胎

劉□翁曰暴□□對

張東沙曰渾渾于權術似韓非子立心

黃鳳洲曰論權字引聖言爲說聖言矣

袁了凡先曰明忠四句有收拾有

黷教以厚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使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劾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王鳳洲曰君明臣忠盛世之風也此論始終條理最詳最懇而大意專責之君其明君操術權何乃一篇根抵

倫白山曰逐段歸重于君而上之情下通下之情上達斯明良一心如人身渾然元氣相流通何至聰明壅塞哉

吳□泉曰周以九州之民奉天下而財足後世□州之民自□

□了凡□此論□鐵酒榷均輸之起其作俑者之罪也

許孝□曰意在備匈奴故大夫以爲不可罷不知人主好窮兵黷武士卒□其鋒鏑天下不足厭□窮之慾者豈□道論

貞山子

桓寬東漢桓靈時爲御史大夫博極羣書著鹽鐵及新論劾讀書貞山因名貞山子

本議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寇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

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貨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王鳳洲曰互相辨詰成書極其雅馴

[illegible]曰均輸以足民財則法之可行均輸以稅民利則法之不可行

胡[illegible]曰只是均輸之法必不可行

陳廣野曰大夫之意只是富國一字

邵國賢曰行均輸以役諸侯誘外國以實中國

○○○力耕

貞山子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術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强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陶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僞內懷闚闞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薄游而女樂終廢其國今贏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

洪任齋曰論雖貶而鋪張如錦繡陸離光彩奪目

李西涯曰分別利害條陳本末得體

李盛門曰一物而售百倍國所以不饒

黃貞父曰末以理民不必均輸不必鹽鐵自然富國之道

鼲鼦旃罽不益錦綈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邵國賢曰援古証今更端辨析可爲諫疏

陳廣野曰議論轉換文法周折錯綜長短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多慾之主當爲龜鑑

錢鶴灘曰今時利藪不在此處大夫以富在勢居說亦左矣

真西山曰自古明君以農桑為[illegible]

○○○通有　　　　　　　　　　　　貞山子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財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

[illegible]行不爭尺寸之利以便民者以富在力田故也文學之見是故

[illegible]山曰即楚趙之民寡富[illegible]上富不在勢居其實風俗侈靡之過富者少而貧者多亦勢所必至也

而饒材然後呰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

劉會孟曰通貨財以均有無從古已然大夫歷陳不過上交易之事言雖是而一出富國則言利之徒矣

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為鉏埏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

王鳳洲曰此風氣未開朴陋之[illegible]

始皇雖以行千今歎代降而說靡者去其太甚可也

姚大章曰當係[illegible]山海[illegible]遠方以眩中國[illegible]民國家[illegible]其[illegible]敗其始[illegible]之一念[illegible]

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林尚默曰，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地，勢居之說，此商賈逐利者之壟斷耳，言利者多藉口涿漸之地，至使殖貨之人，紛紛四出，若者言利之害，可勝言耶，文學之言，可爲對症之藥

姚大章曰大夫以文學不達世務力肆議誣發口辨之徒如蝛之光者

舒國裳曰文學之士世所最急使不達世務者亦學其所學耳

高可以文學當之

石□學曰法度猶規矩然言林一定猶法守存亦可以爲治此時大夫不守書法也

○○○刺復　　貞山子

大夫爲色矜而心不懌，曰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憂勞，郡國諸侯並臻中外，未洽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侯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律，是以鑿枘剌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

[illegible]曰求治意切為法愈亂彼法雖害今之可守者何以更張為耶

[illegible]見賜曰論大夫不肯舉賢由不知舉賢為國與世而同道

夫挈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守其位公

王守溪曰爲國在于舉賢不勤于求賢者懂懂念國家之用志食[illegible]何益于治

上張山曰三公不養士皆布衣之不如此論激切

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

[illegible]曰立國之道莫先于進賢文學譏刺在位者如臧文子[illegible]

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巳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據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

桑大夫曰御史[illegible]

公孫弘寛之然弘曲學阿世非文學之儔也

[illegible]曰當時之好學所好已偏而所薦用者又非其人非賢才無益于用也

茅鹿門曰此文學言賢者遇主[illegible]益人國

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

余同麓曰分爲武帝推論言利之臣極切當然指公孫爲學者徒知其文詞而未辨其要由者

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梁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王鳳洲曰譏切文學辭古意刻弄奇鬬妍不軌于正

○○○輕重　　貞山子

茅鹿門曰御史言通山海之利即富强桓詐之術也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

錢鶴灘曰文學以利國昔以權相傾民難于務兼今天下一家民可力農矣

王百山曰言利孔之害令人切齒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王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

楊少峯曰御史以鹽鐵所均有餘不足不知名爲均平實出擄奪官爲誅奸以除豪猾而以爲不增賦强取而以爲濟貧民禍敗旦可俟矣

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强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

袁黄曰以鹽鐵行而富者愈不均文學憂國安民之論凛凛識人觀覽

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丘瓊山曰御史泥太公管仲之法而不知足國之本在于務農故欲鑄山煑海以爭小人

之利但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善平民者不申禁而民均苟損有餘以補不足是濁其源而清其流也文學之論斯固國富民之道矣

洪貴夫曰撰造事書去匈奴備寧爲不知其長技利器人馬富强未爲難制然漢世空暴師王庭威震百蠻而中國所傷亦居太半海內虛耗何耶

吳自隆曰文學以匈奴無文飾而難攻所以隔生聖賢之心也

論功

貞山子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媟易上下無理織柳爲室旃席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

黃賓曾曰秦亡則不專于開邊一事然其城築怨滋驗動而亡速如此之速矣

吳玄超曰引舜服有苗見聖王不勤遠略

張玄超曰傾引秦爲比乃逆料未然之禍

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詞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

吳叡臣曰大夫以吳戰三世德衰發兵用兵十世二十年八百戰爭遠方王中興不可殊康何獨聚昭王爲口實耶

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州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强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兩荆之

王子充曰山齋云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耶此清

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何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竝存秦尚爲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

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林見素曰大夫欲妄啓邊釁言何容易禦戎之道在修文備武以法制之若秦皇漢武豈禦戎之上策耶文學與大夫答問援古證合以刺開邊生事之失辭詳而不紊且蒼勁可法

陸子象山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為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為根夫氣受之于天地和之于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以人之身大率大都乎神仙之道矣

天隱子

姓名不傳漢末人司馬承禎曰自羲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著書大要以長生養氣為本

神仙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汙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溼饑飽勞佚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李子實曰此段論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之謂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為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學氣反為氣所病者有矣

李子實曰此段論漸門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脩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李子實曰此段論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饑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矣

李子實曰此段論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裀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

陸平泉曰冬至子時一陽來始未運巳之烝與之偕作此神仙妙術

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䰟暗多則傷魄人之䰟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窻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闓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李子實曰此段論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夭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根

李子實曰此段論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吳旃泉曰司馬子微坐忘論此書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裡

李子實曰此下論神解

齋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心則不能解）安處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則不能解）存想謂之閑解（言無閑心則不能解）坐忘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則不能解）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德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真知（釋氏法華楞伽涅槃）入於真如歸於無為（圓覺經云依身有為至於無為皆一性化身不墮諸數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因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

吳旃泉曰八篇句語精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于伯陽遺照齊乎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

謂五漸終同歸于仙矣

程舜敷曰昔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後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據此詞則八篇當是子微所著

徐子

徐幹字偉長後漢鄴中三子之一魏太祖辟命之不就考六藝排孔孟之旨多合于道亦爲賢矣

治學

李贄曰讀此令人猛省

羅素卿曰努勵之社即更擊缶私抑而歌自以爲除及爲之舉盡其[illegible]巨觥乃始仍三知意之足最與此嘗一意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

陳眉公曰此段處務求在中又生方

劉子威曰選取相生須自評盡

李子實曰道字是題眼

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狗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

吴旃身曰見聖賢須從無處得時非學

李子實曰志字是題眼

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

劉子威曰此段學天下不偏不[illegible]一曲之學耳

李子實曰見學之功

陳眉公曰此言學宜博

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成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

陳眉公曰太昊一段見賞由[illegible]以希聖

李子實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即相臣之書也

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

李子實曰求學之道矣

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虞伯生曰偉長之文冲融雅澹不似當時詞人競爲靡麗相高者

林對山曰前半論人不可不學後半論務學當求師杉菜相生有經有緯而局調端莊可喜

王遵巖曰即莊子所言德充符

彭觀瀾曰君子儀身度成象成文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法象立故耳

王遵巖曰聖則不威

陸釣天曰立性象臣慎獨於天下乎庶

○○○法象　　徐子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

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巳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

鄒偏道曰由幽獨說到顛沛以戰一層其實顛沛不亂由幽獨著敬存得來

竹田雲曰一一大節目處

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兎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

錢遷齋曰引証琢正氣直且是另一樣體格

陳敬夫曰法象不立禍敗立見學子可儆也

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

開午梅曰上言君子居身此言君子交人修己接物俱發盡矣

胡居仁曰直數天叙天秩正心正身之具

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虐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

馮從吾曰數子實祿正古德之分正處上學最不可不立

孫茂貞曰高夫之望應言法象

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昭亂蘧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

立所以爲君子收斂有千鈞力

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王槐野曰。法象大意。自幽獨及大庭。一舉一動。毫不可滲越。方是戒慎工夫。不止慎爾威儀。謹爾出話已也。通篇說理陳事。復井井有條。

陳明卿曰言本以末相形言君子以小人相形

袁石公曰引孔子作春秋轉入文勢

孫月峯曰三言切要

王槐野曰學以爲巳故自見自聞自慮俱至近工夫極之而任重行遠字字當事業俱從此做去

曾正夫曰大舜與人同子路聞過則喜見善思齊見不善而內省稱聖人猶一工夫

○○○脩本　　　徐子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巳。或用乎人。用乎巳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巳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巳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珮。晝也

王遵巖曰上即衰肯衛術之意此即為貪志憂之意

歐陽子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以本之所在不可委耳

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
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
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夫
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
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
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
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
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

孫月峯曰喻有天巧

孫月峯曰此聖賢天然

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
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
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
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
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
知仁德之可粹也俊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
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
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

楊升菴曰積卑成高積小成大君子修德進進不已而累之至與不至所不計由知本故也小人計功利升一獻便肯越其之由本輸不破也

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
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
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
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
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
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
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
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
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

楊升菴曰舍有攻無舍易求難遲于不可必得必從乎萬一此小人通病

孫月峯曰引証譬喻相御而行最為雅馴

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
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
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
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
不使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
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
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
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
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

茅鹿門曰事情切中

開千鶴曰得此一轉便覺軒翹

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遘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務者川曰善者獲福惡者蒙禍此常理也設行善而禍未必來爲惡而福未必聖君子不順天以俟之天不肯喪本而失身也

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

貴會宗曰漢范滂臨禍之[illegible]誡子曰我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味此言則知善惡未定之天君子付之于命豈以一跌而改行耶

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

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王渼陂曰此篇大意論人當修身善行以務其本引証痛切譬喻委至箴規攻擊辨難反覆令人玩味不忍釋手

楊升菴曰家語曾子觀於孔子曰有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謂孔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曰吁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事有本此

○○○虛道　徐子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小大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

鍾伯敬曰博辯之人世未嘗少特才而不能虛何由入道

王槐野曰與己之善與己之惡是切要工夫

王遵巖曰先民以下又是一意

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已之所難

王子充曰一推一縱乃見酒食之所以可惜

彼物衆曰取舍進眞而自篤甚

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之輕而舍已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惡之重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遠察一本作能天際

沈君典曰此下俱以容形主一

何曰家曰引先王及衛武公二事以俱明虛道二字

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闑槷門兩旁木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

閔午塘曰下愚反此下一轉有波瀾

倫白山曰不虞心則自是至于戮辱而無怨悔世之通失類然

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庸聖凡與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為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

楊升川曰善惡之公不容泯于人心非有所愛憎其間也讀此探歎

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

黃貞玉曰信屑排奴醉自然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氷信矣哉

樓迂齋曰此文要看他虛字斡旋斂而不露

羅景綸曰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

袁元峰曰通篇俱是根理之論起伏操縱宕逸多姿

孫慥之曰統一子云心心有主宰聲韻爲文云昇當光之乙馳波解之辯是也

徐晉用曰斷理之精足以服人是之謂辯即徐子解辯之解也

○○○覈辯　　徐子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陳則夫曰辯貴于當物理被牽引附會以煩其說其辯愈巧其惑愈深矣

胡敬心曰智辯曹劬

張子華曰人推人之漏

舒國裳曰辯言者戮世誣民正由學術不達之人多也有真儒者建旗鼓而當其衝則辯言當自息矣

王鳳洲曰辨以辨理非辨于詞也彼偏于一察者亂是非淆黑白以簧鼓人之耳目人亦

從而辯之是賜之好鳴錚之喧嘩耳曷可以辯名耶

徐子與曰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辯孔穿千里臨之欲去其白馬之學龍雖善于牽合竟爲孔穿所窮總之小辯毀道不足以服人也

○○○考僞　　徐子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謾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痒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汩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

商書巷曰此段句句逼真句句著實

林次崖曰說盡矯僞刻畫刺心

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纂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窮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顔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絶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犬抵也苟可以收

柯壽倚曰托名者勞形苦心以逐其奸故雖傾動一時而真已失矣

錢子充曰巧僞之徒凡以求世炙名爲人所宗可謂一轍

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

卸叔郭曰名實之辨判若黄壤彼矯僞者斯一室之內且巧設僞爲骨肉相詒朋友相詐務名之禍可勝言哉

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

劉玉韓曰此段極筆下便去貪

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

王槐野曰此又發雖名不足務以寓言外意

[illegible]曰前說楊朱四子非八倫之大亂此曰殺人安可相比皆甚其爲名之罪

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已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愼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

劉主靜曰兩引度僞者之亂賊

劉主靜曰末引此以證名實貴相稱見膝腳也

王遵巖曰又歸到仲尼身上說處有力

徐特用曰中庸實辭必得其名名原靜致但僞名僞性之可惡耳

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强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劉主靜曰另出一段正應下文

[illegible]曰不可及二句結通篇是一語千鈞

商素菴曰此篇純是作論體格有頭有項有腹有尾沛若江河脊若刻鏤至中勤遠以自施一段嶙峋錯落有光焰有氣力名世之文袁元峯曰此傷時慨世之論讀之令人憤激悲痛且一氣呵成無斧鑿痕卓乎西漢之文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二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三

崑山　歸有光熙甫　彙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小荀子

姓荀名悅荀儉之子也漢末天下多故悅隱居著書不出名小荀子天下賢之

政體一　申鑒

天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圮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

熊望之曰首三句提綱

劉[illegible]曰出教法

洪宜之曰敘五法之効

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莅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稚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

王子充曰敘政體

荀悅曰四患五政一篇綱目

洪宜之曰敘四患所相生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一作子）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敎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洪宜之曰五政之綱

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卨布五敎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

王子充曰以上興農桑以養其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

王子充曰此審好惡以正其俗

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敎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犯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王子充曰此段言敎以章其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

王子充曰此段立武備以滅其賊

王子充曰此段明賞罰以統其法

洪宣之曰應先屏四患乃舉五政

劉剡然曰總收爲政之方

怨則畔畔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一作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洪宣之曰叙次短長錯綜整飭不紊

商素菴曰六則以治己有裕餘意

商素菴曰十難以用人有謹戒意

商素菴曰九風而治亂居一以治國君明臣良修政立事盡之

政體二

小荀子

惟（字缺）一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是謂道實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疾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字缺）一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一作臣）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嫌）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盟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

李秉鈞曰治國之風一而衆亂危亡之風居八者以致亂之端不一也

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内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楊碧川曰前六則十難即尚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其下九風即賈誼所云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鍾伯敬曰冶金火之常理於治民極切而穀

政體三

小荀子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者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巳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巳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

葉采曰以水喻民謂干武有之光有毋由脱化

龍宗錫曰釣御二喻是莊氏付

施宗魯曰造子驅遣之喻是施氏付

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有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張玄超曰通篇層層正喻首喻正敎之常法次喻禁令以道德三喻正身以帥下前路莊重末路游戲出之

〇〇〇政體四　　小荀子

胡孟祥曰一君位自有治世衰世之分見人君當明所以貴之

柯從府曰一臣亦有治世衰世之分見人臣當知所以順之

王鳳洲曰陳忠傳說則之位以明帝禹稷之位以史示實位位輕非失實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眞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輕則喪吾寶也

王鳳洲曰是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脩嫌　　小荀子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過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夫申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

朱伯靜曰以養神者積形出養性

吳虞齋曰發揮養體正長生之訣耳

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關城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

王浚川曰君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養性乃事天工夫也

徐子與曰應需養性之要術

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龐宗鄒曰不勝食氣所以養神飲藥不當所以養體惟中中夫天溫順養性乃所以養性也

王鳳洲曰論養性可補參同契

○○○治道　小荀子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士斯須之間而遵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宜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缺一有間字缺一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興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妾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阸鍼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孫執升曰兩節提要

張方城曰此從心以正制邪

張方城曰與上相反

林見素曰引桓公作外證內之得人以致心寧政平是一反九合之案也

林見素曰此篇得作論體首先作一冒頭隨立一反一正兩段後半論公明而以桓公証之通篇論治國而以治身結之有步驟有轉折之文

郭東郭曰人主之二難在明闇

郭東郭曰人臣之二罪在忠邪

汪南溟曰忠臣事君心由如此

人主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僑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

柯孟璩曰擬三人次而若明鏡定三臣之罪若分鈇

柯孟璩曰忠臣三術人主之福也

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

汪南溟曰防有月之學

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

孫月峯曰論二難得君道論人臣之義得臣道後三罪三術二段忠邪之辨昭然儆戒之義凜然

仰園吳曰敘述性情甚融通真

顧東江曰直敘君子立德

○○○立德　小荀子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况於萬民乎志正則天

歸震川曰上以心誠志正事實分定爲立檢此下見檢立而濟之以才則本固而行之推行無礙矣

地順之况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王鳳洲曰先德而後才得君子保真之本

曹子充曰易言君子陽類用則國子明爲小人陰類用則國于否陰陽升降各從其類也

孫鑛峯曰上善其次又次其下四項與下同性同終

○○○法教　小荀子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

袁鳳岡曰君子仁其德上善也末俗則其次其下矣

蔡峰澤曰應前上善其次而歸結又應君子末俗

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

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鄧國賢曰論法教首提上義而以君子大人呼應次及其次其下而以末俗衆人呼應然議論參差而條理井井蓄脉緊而格嚴者

鏡機子

曹植字子建曹操第七子也幼穎慧好學兄忌之令七步成詩植即信口云煮荳燃荳萁荳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七啓

陳明卿曰此時却在天際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虛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狭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吾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

吳康齋曰此段衣子傾倒淨是高里源之議抱

曹月川曰[illegible]

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迹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胡淑心曰鳳華軒朗讀之令人塵襟一洗

〇〇〇啓一　　鏡機子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膠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鼂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彤幽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王鳳洲曰格局祖枚乘七發胸牛之腴篇而柳子厚晉問佳魚篇郁離子九難首篇又祖此文中雜列鮮華可爲山珍海錯

李西涯曰形容容飾之感風鋒央央而成韵處如擊玉鳴金

○○○啓二

鏡機子

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儁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耀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

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王宗貫曰以胸中之錦繡發爲緒論成七襄雲錦

葛龍門曰形容游獵之情如見射獵與五青並矣

郭東郭曰七發田獵較此獵會合處於衣錦情更爲

○○○啓三

鏡機子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僊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緌抗招搖之華旍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迹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皓旴曳文狐掩狡兎梢鵾鶵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

葛龍門曰韵語大縱短咏萬篇俱清

郭東郭曰形容獵會之盛

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奇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罷獠迴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

妙也予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
未暇此觀也
廖安止曰古者田獵于農隙以講武事也獲
禽面傷不獻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次殺以
爲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此於騁心輿馬極意
馳驅宜聽之者見獵有喜而玄微子辭以恬
靜者蓋子建反覆成文之意耳

王仲山曰形容宮館之高華至可爲深奢

啓四

鏡機子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
迎清風而立觀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
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
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
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容異形
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精麗草交植
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木盈沼叢木
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
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
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
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
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
烈而靖步抗皓首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
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嬿婉絕
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
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王仲山曰叙遊觀之樂令人遺

張東沙曰富麗之詞推出許多光景由臺陛

之勝以及草木禽魚人物歌詠令人極目賞心

宗方城曰此篇前則七發登尋夷之臺篇而步武此篇者其滕王閣序與阿房宮賦耳

啓五

鏡機子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縜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衆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婧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

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何椒丘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
啓形容嬌歌艶舞如覽漢宮春曉圖七發云
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鄭色荒之戒歟

徐鐵誠曰此啟之以游俠之氣

[illegible]

○○○啓六　鏡機子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原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岳季方曰遙致凌雲俠氣凌霜

廖安止曰敘盛世可得俊乂在官野無遺賢即巢父許由不得守不仕王侯之節並欣之以有道則見也

○○○啓七

鏡機子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德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祗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原反初服從子而歸

廖安止曰古來渭濱莘野猶君而仕此時機會尤不可失

羅明仲曰至此合結七脉華淫然以惑亂心志亡此皆差爲可從也

唐荊川曰羅景綸云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子建之文似之

宗方城曰此啓詞氣溫厚和平如春風煦物秋月陶懷蓋不激不隨得勸諭之深情者

陳明卿曰昔柳子厚勒韓文公作[illegible]乎子子建

李卓吾曰確係之論亦似世之論

令禽惡鳥

鐃機子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見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盜賊害之鳥也其聲䴗䴗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人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余君房曰鳥可爲烏嘗之唱梟可易烏之聲

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得惡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烏獸且繇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陳明卿曰子建矯矯然革浮靡之習無一字湧作

李子實曰勸學之實用

朱之實曰提學之實功

抱朴子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辭召止羅浮山煉丹著書博聞深洽紓徐蔚茂奇士也

○○○勗學

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鏽璞礱鍊屯鈍啓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士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漏盡日中而不輟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

崔仲鳧曰六喻即夫子所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

賀光祿曰既學之後始知不學則一步不可行

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鍔不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

鄭東野曰見一樹必由大匠君子必須明師

胡澹心曰言藏籍明師之益

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不可以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

崔仲鳧曰此言化導之功

賀光祿曰麗上明師

而揚大明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塗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六畜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駒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

王公度曰見仲由之漸德教子房之漸道訓

既梧泉曰見學貴及時

張東沙曰古來聖賢無不勤學

涓濊則虬螭羣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豘耳鳴蟬杖劒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房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石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思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黄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

李及泉曰商羊萍實之類非夫子之博學何以修此

朱新夫曰商羊萍實已識之于實諸見齊理亦明識也

歐陽問曰夫子之學十五之七十顯日非學非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者也

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昔料玄黄於掌指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於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七狗而識墳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無時習者驥騄之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益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脩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氣稟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敎淪喪文武之

旌宗銘曰士人出身有援引則不才者而致青雲無援引則有才者而抑深淵末世大氐然矣

軌將隨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或翔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脩庶幾摛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諷遊九典游藝義蹟隱味道居精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槖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

陳克菴曰學術之係懋然興感

歸震川曰學主而君求卽夫子學也祿在其中之意見學則用行舍藏無不可

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前初旅東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翔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起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穟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隨墮墜於雲霄之上而殖粉乎不測之下爲尊及卑可無鑒乎

劉東郭曰于吾儒理學可謂徹上徹下

張籌敬曰莊子幽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

孫一峯曰崇情道破

孫月峯曰素士之能學

孫月峯曰在位之能學

孫對山曰貧士宜生無奈何聲學業乎

孫對山曰富貴者驕奢淫佚所自取也四者之水難得道也性似此只議論

○○○崇教　抱朴子

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耽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蘼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劉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脩業在位則以酬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勤誡則世無穎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廢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一刀之鐵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蹋貂狐之蘊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爍

彭町麟曰逼真情景

謝子藝曰字字鍼砭

羅明仲曰廣延案劉責于正此意

陳克菴曰最妙之宗理

陳克菴曰現在感慨

謝子藝曰不學之弊

蔚飾朱翠於盈帨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涵醽醁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曠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責游子弟游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坐無端借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釐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僞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

陳克齋曰陳保傅漸染之功

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於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欽之乎檢括之中稟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氷故能多違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賢崇道敎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剌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驩崇其忘忽焉朋友師傅

陳克齋曰宜選賢士

謝子奇曰有用人之虛名無切磋之實益

尤宜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羣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强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爲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晩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虛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爲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訐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

彭可齋曰驕奢佚遊[illegible]似此光景

謝子奇曰秦王漢武故事也

狗馬之勁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碁木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掎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媸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劒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效阿房靈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階爲朴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淩霄之華觀闢雲際

孫月峯曰布置鋪排風華富麗如入金谷輞川

康對山曰極目足像如披畫圖

之綺牕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於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躬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險峻之地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瀁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漪縱櫂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罘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飈於風草騁逸騎於平

程敏政曰結上以逸樂正尖儒最有力法

原從盧狗以噬狡獸飛輕鷂以鷙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枉極是以雅正相遠遂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高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世辭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决溢明褒貶以彰

歸對山曰舍老莊精六經是儒張法門

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當年必當競上尚儒術撙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王鳳洲曰摹情寫景如身歷過如目見過可爲富豪龜鑑薄俗良藥

○○○擢才　　抱朴子

歸對山曰以賢爲不肖必以不肖爲賢古今之不相及愛憎好惡類皆如此

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覗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聽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人之良幹乃闇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石乃末葉之

羅明仲曰此黨同伐異之興

彭可齋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如不知人便賢愚淆混而不能甄拔幽沉矣

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剝之垢巢許復穿窬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濺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刻乃翳於檗璞乎奇士抑角而見遏况乃潛於皐藪乎孫臏思騁其

孫月峰曰上歷引才之不叙于世致慨抱璞投劍之恨如此

秘書而司馬刖之韓非願建其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翕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巳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

鄭東郭曰應首是氏之積數句且見以賢為不賢者未有不亡家喪國者

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

黃東發曰立三喻以起下才非明主不用句

黃東發曰又立三喻以起下冠群之德

黃東發曰末又立三喻以收束其見局頭

能徹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以剸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鏷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羅一峰曰丰風酣滿而起伏照應來龍結穴無不中矩

耿好問曰寫九官岳牧熙帝載凝庶績而賡元首股肱之歌也

韓貫道曰君度能臣量才是虞廷之盛治

王子充曰道出

耿好問曰描寫心事似周召伊傅肖乎

臣節　　抱朴子

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骾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中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諸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氷也納謀貢士不宜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

王子充曰此引儀之守臣節者

王子充曰此引周之守臣節者

王子充曰此又引漢之守臣節者

胡淑心曰描寫忠臣心事曲盡

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巳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値難則棄家而不顧秉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要離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動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秖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處疎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摶噬干紀則若鷹鸇之鷙鳥雀蕃扞疆埸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動皐陶后稷亦何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動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長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矩度抗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留而悔辱亦

王子充曰趙高董卓行徑逼見

胡淑心曰快心

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苟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飾非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斧鑕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含正即邪違真似偽親覽傾覆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抱朴子曰臣職分則可給統廣則多滯非貴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獨異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官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難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

胡淑心曰末段論臣職今人快然

引猿若功重勢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溺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王鳳洲曰一篇爲臣不易論

陳莘軒曰乃占欲退休以明農子房欲辟穀從赤松子政明哲以保身也

良規　　抱朴子

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巢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楊升川曰為社稷之業為社稷生靈長久之計亦持亦留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巳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

熊悅之曰四臣以忠受禍即比干不畏剖心忠臣愛國不恤其身

徐白山曰仕路之難如此

貪人責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於辛推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疆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而請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陳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巳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

楊升川曰古大臣制治保邦之業

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改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矣與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俞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人雖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

王九峰曰驕談極臨可為傷心

熊悅之曰擅廢立首可尤孫琳二人耳周公伊尹不可同年論也

莊定山曰世俗常談吾稱卞

康對山曰湯武之征伐伊霍之廢立安可以爲口實

陶石簣曰說着替換身上

鮑靜僻曰朱虛誅諸呂董狐執史筆皆無所逃罪矣

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討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束年朱虛以致其討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强榦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沉淪鮑肆困於詭辨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

孫百川曰剛腸之觸剌

謝于喬曰收有千鈞之力

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劍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違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文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饑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於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况吾爲世之誡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李西涯曰議正辭嚴

彭可齋曰禽獸蟲蛾尚有一隙之明况可以人而反不知乎

鍾伯敬曰人所以異于禽獸

譏惑　　抱朴子

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於徵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蚍蟥遠泉流蓍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遂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梁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儉溢之隄防人之所急也

王元美曰古人臨事不苟

屠長卿曰魚喻人不喻禮可為關切

故僞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以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鈹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嗤秦殽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圍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夠乎安閒拂情喪亂日久風頹教

蔣德璟曰見當時風氣澆瀉

沮抑斷之儀廢衛脫之容類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綱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麤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亦余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

韓貫道曰引諸善書家不能去其他道以成名

王子充曰學步邯鄲歸而失其

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乎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

數行

王子充曰此段寫居喪之有感

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
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
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
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所以渡衰姸
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
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勢以
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
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
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客

曾子美曰嘆世之去古遠矣

薛德溫曰孔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奢泰何為

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
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
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
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免
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
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
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
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
於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

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邵國賢曰說惑處切暢快可為開迷醒夢

胡淑心曰先說勞謙之益驕慢之弊

蔡虛齋曰人情未得志則諂既得志則驕甚痛快

吳壹齋曰高人烈士傲骨如堅金冰壁清風如野鶴閒雲

○○○刺驕　抱朴子

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巳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疾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僂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起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塡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决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

王九峯曰豪傑視貴不足榮動不苟如此

曾正夫曰奇傑仲子知己謝子不知己誠哉

洪宜之曰在位君子去其驕態發其謙德則取人必以才德而便僻媚容必在所弃矣

襲對山曰原壤之方嗣有之若嵇康阮籍亦不免此名教掃地

之便僻俗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蜩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慣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𪓋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才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

洪宣之曰西施以此愈美其鄰女以此亂頂一頭形容由蓋

之才學猶以跳踔自病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于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于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鄙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

韓道貫曰不爲善則爲惡不爲君子則爲小人有道則賤亦貴也無道則貴亦卑也

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先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

諸子彙函　卷二十三　抱朴子

王靖言曰古有見前者根深蔽忠至此之歎歟

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其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遁跡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闒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其武峨然守正確耳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

洪宣之曰君子守正不移必爲衆人所忌若此

洪宣之曰君子必爲衆人所忌而守正不移自知也

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期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而不數者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貴耳天爵尚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啃糟掘泥剸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賓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

孫希賓曰御覽[illegible]札引作張一陘

胡淑心曰通達二字衍歟

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傚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敎而從肆邪僻譏毀眞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爲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

孫仲芳曰欲使知生平[illegible]意而不止千[illegible]戰也

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論劇于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旣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涇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淸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

賈東[illegible]曰貴介子弟常態確甚

楊公實曰語精之事皆主驕王之親昵增其勢木之枝膠漆之固亦爾

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赫奕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于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己者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巳受商臣之談故小人

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王鳳洲曰揚君子抑小人令君子千載流芳令小人當場出醜

孫鑛曰此見進退當行道濟術世治亦補理風化所系在崇放教者也

白雲子

東晳字廣微晉元城人疏廣後王莽末避難隱白雲山因去疎之足改東姓焉

○○○擬客難

東子閒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於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

孫鑛曰此道及義修之有素正宜出而一試于時乃甘心泉石為不解耳

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詠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隨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康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拙，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

鄧希齊曰此見時不再待乃失機會之速也

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踏翠雲以驂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徙屈靈蟠於埳井，騁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蹈海瀨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遠，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

孫鑛曰此以依附權勢之可恥則不若高卧林泉之逸

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蠁蚓赴溼，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

王陽明曰物各有性士各有志

孫鑛曰見古人出處不同

洪實夫曰見己片心宋石不肯失身于權勢

王仲山曰此所謂且遲惟而懼相夕失勢而匹夫如此

丘瓊山曰所謂衡者無用但能觸邪佞人入則指之也

程篁墩曰率性從志應首段對語

譽誰劣誰優何必僉與二八爲羣而恥爲七人之嘻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禍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毁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犧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罷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死而戚姬泣夫

唐荊川曰士各有志豈以貧而布衣爲厚富而大繡爲樂哉

若存方曰中鼎[illegible]

程篁墩曰未能用已甘心泉石辭心彌[illegible]

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羡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稸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揖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紱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王鳳洲曰漢東方朔客難滑稽自適而猶有志在于大用廣微此論蓋已膏肓泉石矣設爲問答尤秀致可人

靈源子

嵇康字叔夜晉銍陽人與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居河內山陽爲竹林七賢

李西涯曰有分別以此下意以辨呂子一頁之說

○○○明膽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違理失機故子家輭弱陷於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敬覽來論可謂誨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

屠宗鈞曰明膽並行不悖一偏則害事甚誤矣

李西涯曰賈誼作鵩鳥賦

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陵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

姚大章曰丁延引明膽一輩人

孫月峰曰樊於期王陵母俱是膽勝

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情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網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

李西涯曰此明膽事理胆透兼相因而成

李西涯曰賈誼明有餘而膽不足

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予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

楊大章曰証前見延年之明此不可遽厭舉而少之

予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予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予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

施宗銘曰以陰陽說明亦入玄

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毋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李卓吾曰讀此文令人明目張膽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三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四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雲門子

姓劉名勰字彥和東莞人父尚越騎校尉勰蚤孤家貧好學青州府城南雲門山讀書七歲時夢彩雲若錦攀而採之又夢隨仲尼南行寤有著述意忽夢入木索源於是著文心雕龍為衆通事舍人自號雲門子沈約見而奇之

原道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竝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易十翼）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書洪範天錫禹洪範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大昊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衛恒書勢云覩彼鳥跡始作書契）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尚書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尚書益稷謨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尚書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尚書金縢云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振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

楊升菴曰先提起心字而後入有心無心之判

丁敬禮曰[illegible]

陶主敬曰敘文扶出書詩之概

楊升菴曰玄一作元玄作玄者宋諱也

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禮記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河圖洛書）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易曰觀人文以化成）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沿音）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燿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

曹始能曰其原道以心即運思于神也沈休文謂其深得文理大抵理非深入不能躍然惟彥和義炳而采流故取重于休文也

陶望齡曰[illegible]

陶望齡曰[illegible]

楊升菴曰四句文之標的

徵聖

雲門子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見音現）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道文子曰其辭順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以爲多文辭）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脩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邠風七月）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禮記儒行篇）縟說以繁辭此博

陶望齡曰簡言拼文明理隱義文家要言微指精妙

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晢以象離（夬離易二卦也）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見易）精義以曲隱五例（左傳一日微而顯二日志而晦三日婉而成章四日盡而不汙五日懲惡而勸）書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畧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孔周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劉向字）論文必徵於聖稚圭（漢書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成帝即位衡上疏勸經學威儀之則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尚書君陳篇）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詞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詞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

陶石簣曰論文之用眞工苦心

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莊子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從事華詞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御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子貢云性與天道顏子云仰與彌高鑽之彌堅）文章夏見胡寧勿思若徵

陳白沙曰市儈而反剝之也

聖立言則文赴庶矣

贊曰

楊升菴曰青句也皆要例皆能足知此顧眉間不一二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在心

曹始能曰其徵聖以情即體性于習也可謂雲霞煥綺泉石吹籟之文

楊升菴曰詩云之後屈平直接其緒故聲和正緯以辨騷也此非彥和之言也則風小雅離騷兼之漢人已言之矣

○○○辨騷　文心雕龍　雲門子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屈原作離騷史記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公。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淮南王劉安即淮南子武帝時安入朝獻所著內篇上愛之使爲離騷旦受詔日食時上）。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羿有窮君澆寒浞子二姚虞思君女以妻夏后少康）。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民哲。可謂妙才。王逸（字叔師註離騷）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也）。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尚書禹貢崑崙析支渠搜戎即敘又云西被流沙）。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

楊升菴曰或以漢武淮南宣帝楊雄不知漢武何得與宣是王逸非漢武

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于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豐隆雷師宓妃伏羲女娀音元契母簡狄也）。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康回共工名怒觸不周山柱折地）。夷羿彃日（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木乃使羿射九日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木夫九首（招魂云一夫九首拔木九千）。土伯三目（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觺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之賢大夫諫其君不聽以身投水而死）。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詞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

楊升菴曰摘其誇誕此處而知騷也彥和微抉風雅之切如此

楊升菴曰招魂耀豔而深華招隱幽秀而古

楊升菴曰山水循聲而得貌節候披文而見時此似眞之文也若徐庾棖觸感矣尚得其

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宋玉作）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音瑰）詭而惠巧招魂（宋玉作）招隱（淮南小山作）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屈原作）漁父寄獨往之才（屈原漁父篇）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竝能矣自九懷（王褒作）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枚乘賈誼）追風以入麗馬揚（相如揚雄）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音鬱）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盻可以驅詞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相如字）假寵於子淵（王褒字）矣

楊升菴曰拾其香草句尤奇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楊升菴曰耀豔深華四字尤盡一篇妙處波騷美奇楚詞幽秀古豔亦與此相表裏

楊升菴曰形文之本于情

情采　雲門子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鳥跡字也）織辭魚網之上（魚網紙也）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去聲）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于斯極矣研味孔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

楊升菴曰予嘗取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

未嘗不奇才未必此奇才（續）

楊升菴曰屈原楚辭有疾痛而自呻吟也東方朔以下擬楚辭是呻吟而無疾痛者也

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去聲）文太章賁象窮白（易云上九白賁无咎）貴乎反本夫能設謨（當作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去聲）色屏

楊升菴曰莊子云言隱于榮華

于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豔(舜英木槿也豔厭色也)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楊升菴曰詩與賦別正在情文先後

(楊升菴曰此分風骨之異論文之極到者)

風骨 文心雕龍 雲門子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音去聲)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清一作生)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平聲)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楊升菴曰風骨二字雖是分重然畢竟以風為主風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風也故此篇以風發端而歸重于氣二氣字風也)

捶(音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元作課楊改)乏氣(元作風楊改)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漢獻帝策命曹操為魏公加九錫文)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漢司馬相如見武帝好神仙因為大人賦以獻之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晉丕)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

楊升菴曰此論發自劉子前無古人徐季海移以評書張彥遠移以評畫同此理也

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音輝）翟備色而翾（音喧）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音筍）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音務）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去聲）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于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楊升菴曰引文明以健允切明即風也健即骨也詩有格有調格猶骨也調猶風也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

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楊升菴曰左氏論女色曰美而豔美猶骨也豔猶風也文章風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豔兩致矣

去情 新語

雲門子

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已有情于譽他雖蒙惠而非德無情于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鶴復讎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閉扃全封何者有心之于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于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寡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慚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慚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

羅念菴曰首層勢如三喻　羅念菴曰第二層　羅念菴曰第三層又立二喻　羅念菴曰第四層又立二喻　羅念菴曰第五層收束　羅念菴曰結束又借一喻

李卓吾曰層層立喻層層正意總見無心之妙文機亦趣亦整

通塞 新語

雲門子

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目極于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憮言爲尨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于鹽車玄猿之束于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于廟廊或合縱于六國之內或懸旌于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彩光煥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鴟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颾大壑何異順風而縱

羅念菴曰首層勢如三喻　羅念菴曰第二層　羅念菴曰第三層與上第二層相承　羅念菴曰第四層是勢屈言也　羅念菴曰第五層是勢伸言也

陳合卷曰第六節言先塞而後通

陳合卷曰第七節言先通而後塞

陳合卷曰末節直通一篇

聲登峰而長眒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紐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汚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客相去遠矣

李卓吾曰說塞處使人酸心惕眉

唐荊川曰首段言事

唐荊川曰此段言力

唐荊川曰此段言色

唐荊川曰此段言寶

唐荊川曰此段言劒

唐荊川曰總此一結尊題字意

〇〇〇適才　新語　雲門子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嘘噢非無激楚之音然而弃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嘘噢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殷庭也鳴佩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知調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噭吹噴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虵御之殊有代之傳寶以之彈頸則不如泥瓦之徑也棠谿之劒天下之銛也用之獲穗曾不如鉤鐮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弃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

何燕泉曰抱才欲者期于適用不則如齊王好竽而操瑟立齊門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鍾寓川曰此篇首先面正意

洪寰夫曰此篇只立一論

鍾寓川曰歷引往事爲證

洪寰夫曰末結出慎字

慎隟 新語　雲門子

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拔雲飛石捲水歷木而入血脉不爲之傷隟穴之風輕塵不運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讎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寛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爲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何孫以鬬雞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

王鳳洲曰防微之論警策

洪寰夫曰第一層言意

洪寰夫曰第二層言實

洪寰夫曰第三層從遠入抑實到處一收

貪愛 新語　雲門子

寒山有獸其名曰貔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潰心而死炎洲有鳥其名曰梟楯伏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毋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貔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忿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袪貪忿之萌也

王鳳洲曰警世語

洪[illegible]曰士人[illegible]立于世便與草木同朽

王九峯曰以蟬喻高深教人所未發

惜時　新語

雲門子

令人進不知退，鼎腐榮華，剗絶皆慾，被麗絃歌，取媚桑石，退不能披策樹勳，思賛明時，空嗟梁黍，枉没歲華，生爲無聞之人，没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然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凉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吟，吟烈悲酸，蟬近秋而悲，怨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藂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夫而奚能不霑衿于將來，染意于松煙者哉

王鳳洲曰惜陰說

林[illegible]曰叢下千[illegible]

諸子彙曰論孫權之雄彩

[illegible]曰[illegible]心論

林[illegible]曰實太過

于山子

姓陸名機字士衡晉人世居雲間與弟雲讀書于山于山吳子將鑄劍於此因名于山子兄弟二人稱雲間二陸云晉八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辯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没，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氣者

陶望齡曰如趙咨所謂任賢使能志存經略不效書生尋章摘句是也

以契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于夷庚反帝坐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于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桓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

康翔?曰陸公大司馬抗

林見素曰如趙咨所謂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者也

沈君典曰先主稱漢中王以關羽之役自帥伐吳

何孫泉曰留孫權遣軍潘濬以見孫權軍伍整肅喟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江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蘢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

崔後渠曰吳可以圖大惜天命不永大業未成

本紀唐曰見劉主雖有先衆既不能救又不能守斯至于亡

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罔矣。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

莊之山曰無量兵壓境而一旦城亡忠臣烈士爲之奈何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許季升曰：唐権與云：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以莽卓簒逆，天下顯然聞知，不知亡西

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向令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此論可相參看。

陳明卿曰[illegible]吳論[illegible]

○○○辯亡　　干山子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下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蹐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

陳明卿曰晉載間多此等語句

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材守之以道，善人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

胡梧泉曰孫權[illegible]遷都建業使陸遜輔太子分鎮武昌

陳明卿曰[illegible]處極有公論

秦白石曰下轉[illegible]

陳明卿曰又一轉法

陳明卿曰妙句

沈雲真曰出形心神領要語

石勉子

劉晝字孔昭北齊人與李鉉魏收同時晝傷已不遇遂江表其文俎英吐華成一家言指不謬于聖人者也

清神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靜無勞故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清而白日照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若能清潔其身則垢不染穢焉能靜其心神身先損累故孔子以伯夷叔齊可言清矣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

孫季泉曰神清由于養

丁後溪曰喻清神語

沈雲真曰清神之工夫

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于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心內若生白而不濁則吉祥至矣聽彼不闚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司馬彪曰闕空也人不照於昧金而照于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于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韓娥善歌欲人齊皆歌行至雍門大雨雪糧盡欲唱歌乞食雍門人不識以賤辱之韓娥乃悲哭聲

沈雲真曰以哭歌譬情外至

孫季泉曰二字一篇之主

門人聞其哭盡皆悲泣三日爲之不食有智者謂娥曰子既善歌可止哭而歌韓娥即唱歌其歌清暢可動梁塵雍門人聞之三日忘其食也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鵠是奸黠之鳥故人皆射之比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于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蔽于

沈雲真曰此心之所自不清

丁後溪曰耳目口心惟聖人能清之

孫季泉曰收清之功

攻取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于外心腑壅塞於內曼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昔堯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于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主鳳洲曰明鑑止水清神切喻學弘中饒清神之反下兩層是也清神必如聖人乃爲清神之証議論明當

孫月峯曰文武各一道

孫月峯曰文武各有宜

孫月峯曰文武相爲用

文武　　　　石鮑子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凉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氈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臥簟非怨讎之凉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裘秋露灑葉而剔笋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旣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徵慣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瓶容一斗）而其器方圓形體雖遂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趼而行（墨翟宋人管理九縁內牀萬術）來攻宋遣公輸（魯般）作雲梯攻宋城墨子在城中乃作火具燒公輸雲梯魯凡攻宋城托公輸之巧有極墨子之拒有餘公輸魯般絕代之巧終爲墨子之困墨子來往宋城救危

孫月峯曰文武問妙

不息脚　生干木在魏身不下堂魏之隱士姓段
重跰也　名干木魏文侯
往其家與之茲坐語終日文侯脚胝婢胎切而
不敢伸謂左右曰寡人富于財干木富于德吾
脚胝不敢伸秦聞魏有干木罷兵不敢攻魏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
以讚治武以凌敵趙舍殊律為績平焉秦之季
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請命
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
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
章甫衣縫掖大袖之衣也今之襴衫衣服也未若戴金冑而擐
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

孫月峯曰右文推武之長態
孫月峯曰文武不宜相傾

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
于咸陽當此之時脩文者榮顯習武者憊悴一
世之間而文武遞為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
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
則嗤武也嗤笑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
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方希古曰論文武並用治亂相濟長久之術
也

婁安止曰出命遇
婁安止曰出智力

○○○通塞　石匏子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
邀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膚敏何者
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卽塞遇
及於伸才塞卽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塞之
至也非其智所迴勢苟就塞則口目雙掩遇苟
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
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目
極於烟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啞目非暴昧

婁安止曰出勢之通塞
婁安止曰命之否通之屬

而聞見矜者其勢塞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孟
賁古之多力人也目非離婁古之明目人也而響徹眺遠者其
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江蘇
泰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
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悒言為瓦礫行成狂
猶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
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
千里之獸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
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眸博哉

參奕志曰命之窮通之仰

參奕止曰今昔通塞

參奕止曰以喻

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買臣爲太守），或聲玉於廊廟（玉章爲京兆）；或合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班超少時貧賤，嘗爲人傭寫書。伐匈奴，超投筆入幕，佐于西域，遂得勳功，封爲定遠侯，三十年後方得還鄉。去時少壯，歸時髮白也）。當斯之時也，容彩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峰而長嚬（色眞切，顰皺也）。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爲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塞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塞以堤，則波縚（縚與韜同）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潤而轉，雖有朽骸爛胔，不能汚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塞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方希古曰：以命遇論通塞，有感慨。

程舜欽曰：性美情妬，性之殊也；成物傷人，用之異也。

范成叔曰：增益二字，便見俗人好訾。

王鳳洲曰：以下轉入讒上。

程舜欽曰：出愼字，見君子雖無心，亦擧不可致疑。

方希古曰：此感禍也，不止讒諂。

○○○傷讒　　石鮑子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于性美，宣惡出于情妬。情美以成物爲恒，情妬以傷人爲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訾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讒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爲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墨子者，墨翟也。悲素絲元素白，被體色染而隨色變，乃爲青黃。好人被讒成惡也），楊朱所以泣岐路（楊朱，宋人也。與人同行，忿見岐路，即慟之。謂此路岐，嘗有變人，合則也），以其變爲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讒言于青蠅（魏武公信讒，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青蠅點白成墨者也），譬利口於刃劍者，以其點素成緇（緇，黑色也），刃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愼。鳥之曲頸鉅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哆（處紙切，寫二切）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

胡可泉曰此半升育盧紀也

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甚音忌畜賢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直不疑前漢人也，于時讒者謂其有盜嫂之行，實未嘗有兄也。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其撾婦翁；第五倫後漢人也，三娶孤女人，讒說云倫前時曾撾婦翁也。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

吳勢泉曰入宮見妬掩袖工讒

徐子升曰無根之誣

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郤費雙滅。無極姓費，楚人，爲晉大夫。子常姓郤，亦爲晉大夫，與無極同事晉。晉君欲任子常家，無極紿子常曰：晉君愛兵馬，明日來向子家，子宜羅積兵於門內，晉君來見，必會權喜，子當信之。遂貯兵於門內以待晉君來。晉君果至

李子實曰明子正當人心蔽雖霧而流正讒人模樣

曹五夫曰無極之讒工矣而不旋踵之禍亦如子常矣之報施速捷

子常門，無極謂晉君曰：事不可不知，乎臣請先入觀望。無極入門內便出來啟曰：子常門內其情兵欲襲君。晉君怒，殺子常。子常死，又有人說乃是無極之教，晉君又殺無極，故云子常蒙謗郤費雙滅也。讒諂流毙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

王鳳洲曰讒不可畏哉

楊升菴曰：讀此篇與屈原卜居、駱賓王討武曌檄、韓昌黎原毀，爲士君子見幾之哲、讒邪之辨，垂戒千古。

呂調陽曰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丁按陸曰以上引禍福無常之事

禍福

石匏子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廻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吳王闔閭與越王句踐戰於會稽山下闔閭大勝兵士還闔閭遂起姑蘇之臺七年而臺不成後彼勾踐見百姓困苦於五湖興兵來滅吳吳兵敗績和起臺為福而後為大禍也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越王在五湖起兵伐吳軍大勝也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戎王得其強盛滅由工後被幽王孫於酒樽下執而殺之陳騎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陳公子奔於齊齊侯見來加以厚禮待之以禮賓友為要是為福也禍福廻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宋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往問孔子孔子曰是祥也後乃殺之將祭祀牛主兒失右眼後更生白犢又往問孔子孔子曰祥也又殺之其牛主兒復失左眼後楚攻宋宋人盡投作兵戰死並盡惟有其人父子目盲並得存于命也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塞北人家有一匹牡馬其馬奔向胡中三年引胡地群馬而歸其人子好乘馬被胡馬撲脚折後胡來侵塞北塞北人盡充兵馬胡戰無一得反並彼胡虜惟有此人父老子脚折並得兵得存故因禍成福也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共聚也桑穀並是惡木桑並於朝而為妖怪矣木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詩云鳶飛戾天鷹鳥之屬玉篇云鷹鴟是貪惡鳥也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為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檢誠其身妖見不為戚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楊升菴曰警省之意勸戒之詞可為烱鑑

桂賓穀曰尚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禍福皆人自取

張陽和曰見禍循環

王鳳洲曰外來者不為要災自修者禁為轉移

陳廣野曰西伯之於呂望之借得殷商盡同

鄧定宇曰呂望鄙然而吹有感于殺戮生民故說

無能子

姓名不傳因五代黃巢作亂遂
隱居者書不出自號無能子

○文王說

呂望釣于渭濵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于汝汝胡垢予爲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于已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于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于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常炁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閎夭私于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于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

程舜叔曰孔子言文王爲至德以此

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謀廣成子于崆峒卯許由于箕山而不獲其一顧況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早無爲之德乎太顛閎夭曰如王之說望固無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邪西伯曰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運于晝夜雨露霜雪隕于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爲則能無滯若滯于有爲則不能無爲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于憂民不利于得殷天下於是乎卒與之興周焉

楊升菴曰文之師卽呂望也卽湯之聘伊尹高宗之求傅說漢高之拜韓信劉先主之三顧孔明可爲千古一轍

蔡虚齋曰首數句叙事

鄧立齋曰以下一問一答

〇〇〇宋玉說　　無能子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耀于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于佞口，酣于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響隨之。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

蔡虚齋曰五句是首數關鍵

鄧立齋曰以下又一諷一答

鄧立齋曰證他一句又委曲諷旨口譯諭之

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買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諍不止，靳尚怨之，讒于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宋玉復諭之曰：始大夫孑孑然挈忠信而叫譟于群佞之中，玉為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故悲邪？豈爵祿是思，國壤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為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

蔡虚齋曰是時事不可為只宜乞此從事耳

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尫弱之，尫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蹻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

蔡虚齋曰諷諭中可以想見泄讒

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特已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達于有為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沉汨羅而死。

王鳳洲曰：在屈原可謂臣之冀君至矣，在宋玉可謂弟之望師至矣。屈原介而過者也，宋

玉和而過者也

陳五岳曰發離騷之苦心闡天問之哀思洞
九章之幽懷吐九辯之未了具見師弟之情
君臣之義

[illegible]

○○○商隱説　　無能子

漢高帝嬖于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
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于留侯張良良曰夫有
非常之人然後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遯
者四人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
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
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遣呂澤
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
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想巳而巳矣呂雉女子性
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于危危而求我安危
小于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于我枯俞之可也
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
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
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卽
以賓游帝謝之相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
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官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
來遠禍也非欲于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
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懼呂后

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爵于女子之手以立于廷何異賤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耶乃復隱商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

王鳳洲曰論四皓者或以爲賢或以爲否或以爲真或以爲僞讀此足立千古之案

嚴陵說

無能子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于富春渚光武思其舊義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雘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令歌舞身榮于己世名傳于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汩沒無聞校其升沉榮辱哉可爲從于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富者不過于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十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

莊定山曰可謂豁視新見

鄧玄嶽曰看貴賤一致以遂光之心

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于螻蟻腐骨淪于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吾聞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强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于昔蓋以誘我于强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强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邪夫强名者衆

莊定山曰觀光武以富貴相誘之心太淺矣

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强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强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亦不過于峩冠鳴玉緩前騶後坐大廈被袞服耳倦絲竹口飫膏鮮皆予所誘我之說而已予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楹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飢也膏鮮

蔡虛齋曰數語卧倒光武

鄧玄嶽曰太爲廉頑語意略此光武則莽始之亂擧其治之

蒸藿一也况吾泊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筆投纓泛然如寄又何暇梏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强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恥反以我漁爲恥邪光武悟於是不敢臣陵焉

王鳳洲曰昔范仲淹記光武得聖人之時先生以節高之子陵得聖人之清光武以禮下之又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公又有釣臺詩云漢包六合網賢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記足以盡光武子陵之相尚以道詩足以盡子陵之廉頑立懦

無能子

○○○鴆說

[illegible]主敬曰[illegible]以己為害

[illegible]曰天下有[illegible]者則[illegible]除毒者

鴆與蛇相遇。鴆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鴆笑曰。汝豈不毒于世人哉。指我為毒。是欺也。夫汝毒于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我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滐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為人所用。吾所為能全其身。豈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肝雖于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譏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illegible]主敬曰兵喻妙

吳獻臣曰以人以天便令蛇不能置辯

[illegible]曰一句結出斷案

楊升菴曰。與太微子雀鶴對並傳不朽。

譚子

譚峭字景升隱終南山著化書世傳為齊丘子者齊丘竊之耳然有見於黃老者

○○○道化

陳白沙曰首段論道化之用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寔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于一身。風雲發泄于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眄。而顧眄化揖讓。揖讓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燕享。燕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斂。聚斂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其來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

陳白沙曰此段論大化

殷白抄曰此段論至正

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蓋保其國家而獲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寔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為姦詐使民為淫邪化民為悖逆驅民為盜賊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怳怳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萬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

殷白抄曰此段論大含

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許緣切）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啾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

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不

楊升菴曰譚子大同篇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為火同于水者化為水同于日月者化為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為金石惟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以虛皇並駕此篇足了道化諸篇義

○○○神交　　譚子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眞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楊升菴曰可參黃石公素書

○○○雲龍猛虎　　譚子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魑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魑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于外不如守之于內然後用之于外則無所不可猛虎行草木偃毒鳩怒土石揭威之所鍊氣之所擁頑嚚為之作小人由是知鍊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楊升菴曰神交篇言神氣專一此篇言神氣相應可參看

〇〇〇聲氣　譚子

蔡虛臺曰和字作一篇骨子

陳白沙曰作樂之妙

操琴瑟之音則條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鐃鼗之音則背脊凛森擊上撾鼓鼙之音則濡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

楊升菴曰虞廷典樂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是此篇光景

〇〇〇五常　譚子

蔡虛臺曰變換新出

陳白沙曰莫破其數之理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族之為五美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瀕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酥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乎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蔡虛臺曰位置光景

楊升菴曰論化直徹參賛之妙可謂神化

聚[illegible]曰常道而分常行常用常守常御用字精警

陳白沙曰圖像木偶且不可輕忽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常道刻畫　譚子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于亡國。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于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于暴民。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于罹罰。蓋拙在用于人，巧在用于身。使民親稼則怨，使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畫者不敢易于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于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變作于我，又要敵于我，又賓禍于我。是故張機者用于機，設險者死于險，建功者辱于功，立法者罹于法。動一事則百家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象。

楊升菴曰常道而不得其術以至刻畫者如商鞅變法而死于法，鄧析制刑而死于刑，韓非論說難而死于說難，是也。

聚[illegible]曰道德仁義禮智信相因而出而體用之乎聖下又分說之

○○得一　譚子

曠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道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否滅，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曹正夫曰得一工夫即一貫工夫，可謂由博反約。

曹正夫曰明禽獸之有仁義禮智信可以警世

曹正夫曰人無仁義禮智信而反賊害之可爲猛省

畋漁

夫禽獸之于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爲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楊升菴曰戒殺放生似爲此說

曹正夫曰書法之妙曲盡

曹正夫曰人能盡知天理則能善其事亦此道

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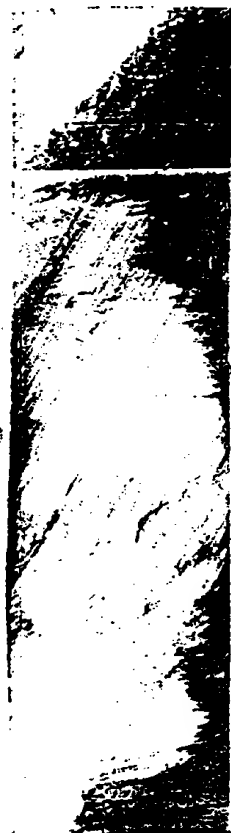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强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蕎血[illegible]顧盼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illegible]其政太平其道無政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楊升菴曰張顛草聖右軍臨池可想此篇之入神

○二○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于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三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楊升菴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況七奪乎。此譚子仁人之言。節用之準也。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鵰鶚可使之死鬭。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蔾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爲之化。

楊升菴曰。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化書得此解。

陳剎夫曰戒殺亦仁心也然嘗此論則生重不能戒父子不及戒至屢雀[illegible]鼠又不足言矣

○○○鴟鳶　　諸子

有智者憫鴟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鮤蟲閒其爲蟲不若爲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億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爲而人爲之則其爲人不若爲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饑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illegible]民以[illegible]又看教[illegible]不[illegible]

楊升菴曰教字一篇之骨也孟子明君制民之產一節可以參看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四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五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隋文帝朝陳十二策不用退家于河汾授教者嘗從游者千人皆俱楷言先儒稱之爲良工苦心

薛瑄道曰仲淹志行王道惜時不遇耳

○○○王道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鞮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宜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讜音黨）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

賀正夫曰敘述六世并及著述之有關世道如此

蔣尹中曰雖不足徵而得皇極讜義得時變論得政大論所得自不小

（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記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所載記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

張東沙曰進三經見帝王興衰邪正同出而不可離甚功之大矣

張東沙曰見後世之述作雖疵一家言然純疵自不相揜所以

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侯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

紛紛也

胡雅孟曰明王不作道之將廢命也

汪南溟曰此說直襃于漢極王霸之論

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因者由紛亂故）子不豫（屬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至隋亂）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以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嘉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稱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註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

沈君典曰仲淹志仲尼之志學仲尼之學而猶不敢自居然為道之心自見

祝石林曰春秋始于魯隱公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

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無主猶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則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幽賢君并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上鄭公下仲尼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

張東沙曰夫子贊所易正斯文所在斯文所在正神之所在

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恐出爲太原令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從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命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

薛修道曰不及化何以知政不及雅何以知聲不及理何以知文

沈君典曰無禮無樂無文是大可憂處

蘇夔字伯尼善鐘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隋命掌庫書爲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不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

張東沙曰成功一而所以成者有安利勉強之殊則純雜自不免

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栢榮之命續書有栢榮之命篇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傳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帝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爲太子強讓其弟陽立是謂明帝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

曹子夫曰仲淹洞達洪範三經全楊素食經可爲頂門上鍼

葉與中曰君子言必中行必謹何辱如之

師玄撮其要爲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出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羮藜含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唐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用荅之以戒之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鬼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節不中行不謹不謹寄辱也言行榮辱之王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聲也仁之裴晞曰何

胡雅堂曰舜作樂而百獸舞鳳儀鳳皇是本乎聲而流乎化所謂樂以象成者耶

謂也晞子之未見易傳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引古驗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桂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父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之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貢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同下禪梁父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泰岳又上太山封上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帝同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

沈君典曰六者切中人情

薛敬軒曰董常房玄齡賈李世民曰餘人不足惜王如杜如晦王佐才也

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皆然家國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不濫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言則傳用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辭太過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齡物自此天也太宗治平康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

汪南溟曰不惟萬世巡遊之準亦節用之良法

刑曆象斗三文行道千里不權王道將虜非如天之教歟書吾祭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眞主以然哉伊尹遭下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五舉歲數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記居音姬日何居禮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秋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首黍離始爲子曰五行不相診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李西涯曰：夫子作春秋之功，直與太極神道同，所謂賢萬世者也。

則五行各叙，(禮行皇極也)故四靈爲畜，(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招數，故樂形仁聲也)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廟祠孔子)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詩序人倫夫婦，尊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竝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物我者之恩也)

楊慶夫曰：形容奇妙。

王九泉曰：舉已此言爲對，見天下樂賢仁。

吾子涓褻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相亂也)(謙)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殺讓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諷不肯已)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

賀養齋曰：隋季教家喪亂之良，理與政同，以與子建子。

不能，廣求何益？通闢遁者，修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直挫也，衡猶辯也，縱横辯直也，麾兵横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王家以王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漢書有七制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不可哭於寢者，朋友也，太親不可，太疏故折中於寢門之外，哭於野，知生者弔)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

耿好問曰：寬恕二字，所謂一字褒。

王立夫曰：夫子有愛人者不得而見者合。

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嘗語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以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愼矣。(愼言而已)曰：仁乎？(仁非愼以盡)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爲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智無爲而達於理)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義剛之前未亂之後已然)

曹正夫曰証道德根柢

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目異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日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體則無在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利義反是子登

方希古曰寓教之誠

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關雲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

許德溥曰評七家切當

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達以見其義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西華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診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見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破即墨及莒文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

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曹正夫曰仲淹悲明王之不作著王道篇而功已不在宣尼下矣

陸穩道曰聖人沒身于易實沒身以有仲淹得之

曾亞夫曰有夫子于由求問行一曰聞斯行之一曰有父兄在與有疑二說者相似

○○○問易　文中子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由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以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直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為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觀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斷殊

曾亞夫曰心跡十六字心傳也

陳覲夫曰得一貫之旨

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求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哉殊各云當而已矣。皆謂惟義所在不必說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達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知是之人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已過勞而不倦，勞心問不倦聽賢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命其地必言非止君命抑且大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

王子充曰上備詔于下下獻策于上均有定體

陳覲夫曰續書之體

曾亞夫曰天子亦必有師但要人無常師

陳則天曰續書王廣問專對

(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己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閒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演音衍廣也長流貌)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

薛傳道曰得太史公[illegible]

(經營)洋洋乎鼂董公孫之對(鼂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云春秋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二次春二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illegible]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

薛傳道曰此危微之訓見文中子學術正大

曾亞夫曰臣補過君從諫乃王道之所以立隆也

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續書有誠)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奉委曲以禮成之)子曰改過不恡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恡音吝)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易昏以

王元光曰贊之[illegible]

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紛不一[illegible])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illegible]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illegible]有去[illegible]無制)吾觀桓靈傷之(漢桓帝時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時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達明堂祀圖立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

陳剩夫曰後魏復周嘗廢佛法而又興之也

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北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北魏王肅及閔朝未幾孝文崩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違能廢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眞君後魏太武年號也建德後周武帝年號崇奉寇謙之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二教階公輔政時雙興之是子讀洪範讜義。皇極讜義安康獻公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君義貴中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一也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

陳搏涯曰道與器偕用付合散之旨

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郢悼之事。郢悼王莽勝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悞陛下宜云今莽怒邪悼令稱病悼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在人道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慕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

陳德溫曰心字幾字作用不小

曾正夫曰得中處辯處行事節富

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命與志發乎中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發於中則可得幾矣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損穫於必不驕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下賤況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下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時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恩。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棄恩則已矣亦已焉哉。子見䘵

王子充曰凡仁義用師事而權封誅而成

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仁必大義至仁伐不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兵能勝人何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勞慰見王人必俛之俛俯俛之避鄉里不騎不乘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書作權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尤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

薛德溫曰人事定于此而命應于彼

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毁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者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毁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

洪寶夫曰鄭人脩物則制志矜而泯

王子充曰漢高謂得天下以霸道掃之

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鄭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懸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制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無帝而猶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鄭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亂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

王子充曰兩人之評

曹正夫曰無辨無爭以息謗止訟是和光同塵也

紓日泰爲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惟此爲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無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辨勿與小人辨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爲德蓋遠

薛德溫曰仲淹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爲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元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兎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推幾成務存時效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隨而動是其次序逆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爲智

賀見恭曰殘佞之人豈可以正義感動凡殘則佞刻不仁佞則諂諛無恥耳

鄉則謂智可獨行 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 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 五常成功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之 子殁吾亦將逝矣。天喪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 斯文喪必不久生 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讓禮樂房魏自言不備 子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時止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陳劉夫曰此贊易之事

洪賓夫曰太平之効見于往迹者顧行之何如耳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詰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發也 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

方叔泰曰流德力之分

吳康齋曰夫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云以約失之者鮮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 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 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 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 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為 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舉 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 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蔽則元經必為行其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 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傳未見 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 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諷諫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 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 子曰幹矣。北齊攻晉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祖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 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 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小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驍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弑逆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故君陽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 賈瓊為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illegible]署吏本[illegible]命故云 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illegible]事楚公 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 就而無諂。汎就其身不苟言親[illegible]

胡澹心曰以孝感化及之逆以仁義感化及之[illegible]

王子充曰全篇精究在正名二字

利而諷之無闕其捷凡汎因所利而諷之吻辯捷自取禍瑕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為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僭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將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

方希古曰漢制不能復興之故

漢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子言也下句云內重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為於此不讀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之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矣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鼎峙孝獻禪魏漢制乃絕矣

胡叔心曰晉制不興者之漢矣

胡叔心曰僭然後古

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日君子曰帝制可作而不克振自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實晉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

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為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刪詩存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薛德溫曰深心遠思羽翼三經

[illegible]曰孔子之無知顏子之不違是也

述史篇　文中子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訴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注見上。難去聲。）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

王子充曰：季札觀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聽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樂音洛。）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莪者，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之小雅。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二，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洪[illegible]曰魏書[illegible]吳蜀而書[illegible]

（李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賓周南關雎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太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太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蜀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非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瑾音覲。）董常曰：

耿[illegible]曰天[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二王[illegible]故一則明之[illegible]則除之也

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志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

賀允樂曰徒擁虛名之可傷

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爲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國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王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

陳剩夫曰衣冠禮樂之區而不與道至治由無賢人輔佐故耳

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奔魏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日達。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天爲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安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琊王濬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與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爲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爲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相玄篡位劉裕與焉是無賢人使焉。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

王九皋曰有敘先王禮物之思故不欲其先亡

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子猶懷齊梁陳云君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皆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

王九皋曰仲淹叶研難志

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郵。杕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

吳康齋曰仲淹豈徒孜孜于斯世亦世不可爲耳

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於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答以家人卦大象辭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遊說 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彖辭云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故曰久矣 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公之辭也 其唯君子乎。困卦彖辭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進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

留正夫曰此仲淹去憂後樂之志也如時君世主何

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 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據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 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 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 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若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若始則與初則與民同憂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苟從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桑終涅匈奴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故樂音洛 二帝三王可與共憂樂矣 [illegible]

耿好問曰見時之義大

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於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大業可革 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蒙四卦時之門變之闔闢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爻效也 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二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 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

薛雍菴曰即可與共憂者

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 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

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

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允也信展誠也大成 同謂致太平可與權也 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

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 道於沔池。沔池河南有沔池縣 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荊棘間讚。唐置穀州澠彌兗反 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讚易 而竟未獲。已未獲 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

曾子英曰賢易之功不滅孔子之意編二絶

陳剡夫曰孔子待老莊以之

不偏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開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絶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絶之接之是歟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林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王子充曰太平十二策皆平不用

矣康言曰舜之無為吾子之好辨

此其稟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於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是以無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開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也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藏乎反一謂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無跡謂無形也無形子曰歸根曰靜是也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端也

魏仲芳曰易簡即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端垂乎大義我則闕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而什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冲虛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太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冲虛為詞乎易不云也道冲有不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則知子之志用則為無為可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上見矣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易睽卦日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名分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

王子充曰評四子皆

矣即道也其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為會中公日公穆生司受詩作傳日問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以待之是惠也名智謂能周防也獻王等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進南王亦好書多招浮名道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天下餘事王對以名將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名仁謂樂善也王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而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廢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六國歸藩光武不忍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有惠智仁義終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

王子充曰評危國之如

[illegible]安正曰歸之人謀見興亡不可委之大數

危乎。(呂后梁后虞睦之擅權冀之敗息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抗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愛太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果隳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耿好問曰述史處據經傳典或精詳

吳康齋曰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立命篇

文中子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閒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于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日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被賢交非傲卽福亦就來之也)

[illegible]子夫曰禍福皆惟人所召

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則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巳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當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是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莫也言[illegible]莫如所如[illegible]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述哉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illegible]

魏仲芳曰伊尹之一德周公之有辰乃爲大臣

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爲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斁斁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己不如卽師之度達各反易子而教。易至也今十矣。廢十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嫉寂惜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末明盡己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

吳康齋曰虞舜之十六字文王之誕先登

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人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早論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日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卽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二過也焉於虔反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年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傲魚到反亦作傲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

薛德溫曰凡四經不易及

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爲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數鯉

薛德溫曰必志定德全從事知命而四經有敘

者待其具而後敎之爾此竝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敎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遠于願反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凡師敎人量其志行度達各反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性與天道合爲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蕩

曹葉夫曰六經為大經而又有先後之次

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全未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則玩神神不知易則以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鬲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奧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淺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

吳康齋曰治亂窮達吉凶之有數

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否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奇偶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谷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

吳淑心曰孔子以昭公知禮即此意

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其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讓人容其許雖太許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

劉子威曰此仲淹之傷時事也

容一許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眾惡之門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之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恐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恐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隱歉苦簟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歉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

耿好問月形象至治之世

陳劉大曰欲治亂與衰之世

足也（解上文）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標方小反）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下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陂彼義反）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

上子夫曰董常可謂知已

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以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澆淳漓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三曰岐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惑性如岐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盡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

吳康生曰董常蓋好學者歟

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虛大雅或幾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與道猶屢中也默則能保）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字元亮作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

董正夫曰亦是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謂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吾得之理性焉（人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本於天盡天理也）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大宗祀也義同子盡心章）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如父與子人人一同）推鬼於人

陳明卿曰明祀體享禮祭祀合于神道物類精氣

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神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貴敬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民葬則祭於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

吳康齋曰明三才各有所統

耿新開曰孟子論伯王云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以力服人則非心服矣

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圜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

薛德溫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修正與議相反

力難矣夫（蓋譏當世尚力不短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也）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非之矣（續書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相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孔子）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子產叔向）（若董仲舒君家推巽興）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尚于祿稟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

吳康齋曰若仲淹可為孟子之後人

蟠（蟠屈居）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繼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聲譽）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繫時之道當遠大）

楊升菴曰得孟子盡心章旨

天隨子

姓陸名龜蒙字魯望長洲甫里人讀書著作與皮日休爲友胡宿銘有云天風塵之外物天地之遺民又云三代之遺英萬世之先覺也

○○○招野龍對

豢龍氏求龍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于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井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于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爲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齪齪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于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螾之與徒牵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于人啗其利者扼其喉哉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

[illegible]念菴曰[illegible]之樂者何知[illegible]夫山林之間哉

楊升菴曰此見神龍變化不可羈制

羅念菴曰此使豢龍之受制于人

誘吾納之啗穽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楊升菴曰一篇韓昌黎雜說上王意謂居廟堂之榮未免戮辱居山林之幽則如神龍之屈伸變化惟吾自適矣

楊升菴曰見野龍之變化自如而不至羈于豢龍

楊升菴曰蘇秦以連横說秦三不用此對是也

寒泉子對秦惠王　天隨子

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何如王曰耶伯耶曰黜其伯以覇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譬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姦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氷折豈連雞不能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于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鎛銚菫澤之蒲十九爲餘一爲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爲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肩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鄗趙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楊升菴同寒泉子擁手宜月

楊升菴曰秦去恐以賓敵國也

歸震川曰戰國策毛羽不豐數語幾於王道但捭闔之流非王佐戰國之君非王者宜蘇子不見用而寒泉子之對彼不見聽也

鹿門子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因上策不第遂隱鹿門著書與天隨子相唱和號鹿門子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妻蚩蚩嚚嚚慕其風蹈其閫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闢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不西域之教嶽其基而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嘗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則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歸震川曰孟子闢楊墨昌黎諫佛骨寇準毀淫祠千古一律

薛應旂曰精微之論也

王九思曰是孟子闢楊墨之功

王子充曰有心于治者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劉子威曰議論奇快

原寶　鹿門子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金玉焉人至急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饑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煖之未聞黃金能療饑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脩五玉也其在春秋則曰諸侯貢金九牧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金所以備貢以斯為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以為鼎由言其禮不為諸侯

陳劉夫曰金玉在世之有道

乎不為人民乎苟無粟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脩五玉禹不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為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于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棄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歸震川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曾王夫曰提出己字

薛應旂曰以人死己

曾正夫曰敬字眼上字字客字了敬字

原己　鹿門子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己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侯為賢聖者不曰己乎是己之重不獨重于人抑亦重于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己者必能辱于人能輕己者必能輕于人能苦己者必能苦于人為顏孔者非他寶乎己者也為盜跖者非他殘乎己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庭名重于嵩衡道廣于溟渤者敬于己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己者不曰不能守己乎如豎貂自宮能敬己乎

薛應旂曰安天下必先正己寓之以心求道處

鮑莊刖足能敬己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于己者以道也害及己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于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腒其勞至矣于己安乎曰勞者勞于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股無胈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于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況勞者歟嗚呼吾觀于今之世諂顏婾笑辱身卑己汲汲于進如豎貂者幾希

評震川曰前半篇見行已有恥後半篇修已以安人極得聖賢爲己之旨

曹子夭曰先提出怪力亂神

曹子夭曰不語怪

曹子夭曰不語力

曹子夭曰不語亂

曹子夭曰不語神

曹子夭曰甚是

○○○隱言

鹿門子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天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鐵撫梁易柱子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扳拒而過賢者矣泥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虺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矣夏啓畜乘龍周穆謀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神以求生瀆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

者不在于妖孽而在于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
觝而在于侵凌也亂者不在于衽席而在于天
下也神者不在于機鬼而在于宗廟也若然者
其道也豈多岐哉

歸震川曰子不語章朱註太畧而端臨今鹿門子
家言也深於此題誰有此暢快精確

〇〇〇導民　鹿門子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
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
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
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于國
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
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
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
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
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
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巳後
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程舜敷曰前論聖人導民以明君道也後論
得時異于取則救世也亦罵世也

歸震川曰仁義禮智信是聖人之道民

吳康侯曰所導
因人而施

劉子威曰得與
異于取耳

吳康侯曰堯舜
得之于導殷周
得之于私自漢
而後則奪之而得
之矣

天人

鹿門子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脩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脩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之戲必以蓺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顔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駔儈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商素菴曰脩字與二篇背乎

劉子威曰名與勢見人而非天

商素菴曰别天人之分

商素菴曰襲美天人篇脉緊語新第言聖非修而至又言能修然後能聖意似相背況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烏在聖非可修而至乎畧此觀文取節焉可也

〇〇〇聖裨　　鹿門子

[illegible]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于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裨于祥瑞也蛟龍裨于潤澤也昆蟲裨于地氣也雲物裨于天候也而况于聖人乎况于鬼神乎故紂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于祿食也况能裨于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獨于天地之發薦也

楊廉夫曰至當之論

〇〇〇尹惠　　鹿門子

王子充曰去孰取廉者尹

王子充曰去高取介者夷

王子充曰去溷取辯者惠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孰吾去孰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遇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楊升菴曰槩美云吾得志弗爲隱然以時中大成自任而許三聖處各各切當

施宗銘曰首敘爲肖

施宗銘曰以下接爲問答

玄眞子

張志和唐翰林也玄眞者得眞以生復歸于玄名玄眞子

○○○碧虛

碧虛寘茫飄輪斡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瓌于天衢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致矣然非造化之元哉無涯者辦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畢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畢王于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于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

耿若陽曰先敘首使詞隋更古

施宗銘曰名特所以大奇

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畢上騰神尊下降遇于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畢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聞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俛察不異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畢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亢亢

施宗銘曰形容地如彌難詰更古

施宗銘曰形容天如畫

中高外垂其執坤層然如壇轃物尊圍八極游瓌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脈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游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中圓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霧祲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

施宗銘曰說出虛中之景象極其微眇把靈中一切俱隱卻真忘却了

西遷祇畢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畢曰飄輪編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洞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闃渀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掛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之臥而汎之泛然飄飄啫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

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竒君之暫有哉于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祗畢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恭然天地爲之閉

陳廣野曰託天地與太虛問答總之天地歸于太虛皆寓言也大意無中生有有終歸無播弄天地手法也

○○○無邊　玄真子

太冢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無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而至有者無若知之乎太冢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無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無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無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至無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逃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至有者無不亦然乎

曹正夫曰此大莫載小莫破之旨

茶泉善曰吳道子善畫鬼神為古今絶筆玄真子特其餘矣

張公實曰莊子寓丁庖臣之所好者道也即此道字

李卓吾曰莊子輪扁行年六十而老斲輪相似

○○圖鬼　　玄真子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圖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甌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儵然倏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閱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為事未嘗告術于人是以行年六十負于國名天下以吾為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覩聲吾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化之

對以吾不傳于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沂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

李卓吾曰列子泰豆氏令造父習御三年不告曰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馬可御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吳道子之傳與泰豆氏一轍

王九臯曰引諸子相形

宋對山曰以爲端根情

楊升菴曰仲由求必到處追隨

來子 名鵠 唐人

貶仲由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辨也商賢也子我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性而從之唯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劒則衛以仁爲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保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于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至盡聖人之心歟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于耳嘗困于陳蔡胡以不如衛之於夫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冠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爲詞其耻而終爲霸主以救之矧夫子㬎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胝載爲宋衛所暴匡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

王九臯曰唐人之罪夫子事今直道一筆以償事

陳廣野曰貶祀何言之聖也

其後浪死于燔臺何齊桓能救異侯之耻而由反不能終綏孔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聞于耳今日也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爲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楊升菴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何容貶祀也

楊升菴曰張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皆庶幾之才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不踰孔子之跡者也

桓君山曰成言太玄者盡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君山此言稱素臣之旨

鍼子雲　衆子

或曰揚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豈其儒者之爲邪曰雄誠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鑒沖漠下瞰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雲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略不用名表莫聞既其靜息則必思征虜功劾雍丘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沖漠而欲無爲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爲也無爲誠君之體有爲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揚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噫孔子眞素王揚雄眞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雲亭追軒穆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閑思征虜功劾雍丘者也素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邪曰子貢使吳越孟軻闢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爲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爲蘇張范蔡之人邪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吾域邪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及何臣事哉

楊升菴曰雄之仕莽作劇秦美新以諛莽仲由于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俱不悅以雄較仲由氣節天壤矣或嘗問伊川先生如何取雄太玄伊川曰不是取他言取他地位耳然而人品不必論也

沈石林曰此材之小

沈石林曰此材之大

陳廣野曰此篇俗之累所以爲嘆集

○○材之小大　來子

鷙梟之雛羽翼將成習非而從其母不幸爲烏鳶所震墮于塵轍闤闠之家有倭女焉瑚車絹茵過于中陌過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而訛之易爲力也充軛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蹄離節拆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烏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啖之未逞鴟鴟而相呼羣犬引其腹胃狺狺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救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于理悖于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楊升菴曰不平之鳴

陳明卿曰此公案下大異

李卓吾曰冷而趣

陳明卿曰關語

陳明卿曰古今作者知此眞味幾少

文泉子

姓劉名蛻宋人不仕隱居著書

○○○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拙罔山而罹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亾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末之年富于澤上反鬨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人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嘛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眡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戮于燹理者辛應曰尒不得魚市不闕魚亦般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眡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

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海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楊升菴曰無中生有

陳明卿曰何空圖焚秦坑云秦之火儒厭民斯黔秦儒陂坑厭此漢最天使儒使儒祀而家秦此儒聊借坑秦耶

陳明卿曰若非劉公幾性此論凡來備矣

嬴秦　　文泉子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毁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勸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

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楊升菴曰始皇焚書千載以來無不口誅筆伐而此云秦終無自焚之心是自翻一意自立一說可爲超然塵外

協律子

姓李名翱爲唐從事
協律歷史館修撰

國馬

楊升菴曰國馬之德開象丈

楊升菴曰駿馬帥道

楊升菴曰打和馬

唐伯虎曰馬反賢人

唐伯虎曰人反不如馬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髮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較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

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吳幼清曰夫子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馬有人心而人反不如馬乃恃其權力以凌厲者如駁馬可師矣

二十五

[illegible]曰只萬姓與一人相較

[illegible]曰萬姓[illegible]一人之尊

[illegible]伯敬曰四句一篇[illegible]要

陳元卷曰儉主無為則萬姓受其賜猶日月之至明奢害多事則萬姓受其害尤豺狼之至毒

諸子彙函卷第二十六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靈璧子

姓蘗名農字熙誠生于虞不遇隱于靈璧山著書稱靈璧子

損益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天下之足一人為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眾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為天下無為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

陳[illegible]曰：聖君修德，天下歡娛，則各悅其生矣；暴主奢淫，天下困窮，則不畏其死。

顧夏江曰：又轉出亂與安來。

諸語勇口自句，步步逼一生心法。

[illegible]溪曰：即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也。

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烈。其於財很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堦茅宇，絺衣麤食，捨難得之貨，棄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踰無用之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

李子實曰：堯舜損已益物而保者順之壽，癸辛益已損物而取誅逐之敗，道則然耳。

王鳳洲曰：收振益二段有感慨。

其上聖克保者，順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敬，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猶糗，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罽，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岳季方曰：言言藥石，字字箴銘。

劉子威曰養字一篇骨子

曾子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此意

○○○厚薄

靈壁子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禀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

李九我曰舉上松栢冰雪久速之說

張公實曰以斧斤戕害爲厚以困心衡慮爲薄世俗之常情也

陳明卿曰存亡之重以薄

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壤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

陳明卿曰養之正以厚

楊復所曰養生之極即長生之根也

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避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水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葉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有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

張公實曰至富至貴莫而養生何難有失養則身且非我有況身外乎

劉子威曰君子小人是一篇眼目

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羨柳下惠與女

張少賓曰上八句舉君子小人下敘引乃養之幻亡勿助所以縱其天理

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實神氣外損耆慾念馳騁之誡宗順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徐子升曰厚薄篇首曰惟命中曰克保長久之壽末曰永保神仙之壽直似與天隱子論神仙同歸

王元美曰歐明文武二事

錢賓道曰見文武分用

理亂　　靈壁子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刻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論以爲學曾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强名也苟以强名則兵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晉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强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斵材雖志在矜其妙

劉子威曰始皇暴虐長命武也王莽誤恭下士文也强名虛飾而至于敗

楊起莘曰簡易恬淡而戰無不利化無不行此陶虞修文德而有苗格者也

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耻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

王大年曰始皇王莽智伯董卓輩徒因常盜竊皆用文武以亂天下者

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獘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叛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晉不能去三家之害國

丁[illegible]淡曰聖主所爲簡易之文恬淡之武然爲始皇王莽智伯董卓輩田常以亂亡者乎

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林見素曰論理亂而在乎文武文武而在于德威德威而在于簡易之文恬淡之武簡易恬淡而在于無事在于至仁則文武乃爲人主柄矣而層層雙關文武對仗有法作論之大手筆也

張東沙曰首二段言理之同異

張東沙曰此二段言心之同異

倫白山曰此列子机錄也列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疑化莊子出于此

○○○同異　　靈璧子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躍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鴽自鼠爲，而鴽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

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擕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詐義於齊君，齊君獨信；亞父

胡可泉曰上六子同而異

胡可泉曰此段知可同而同之

胡可泉曰此段知可異而異之

倫白山曰舜皆八元而用之四凶而罪之紂惡微箕比干而異之崇飛廉惡來而同之同異之間則三仁係之者也

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猜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王鳳洲曰：鏤心刻骨之談，抉玄悉微之論，令理無不徹，心無不了。

愛憎

靈臺子

何燕泉曰出題面便見病根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搆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有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

倫白山曰士嫉于主即彌子瑕衛靈是也衛靈同彌子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遺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彌子母疾矯君車而出公曰孝哉以親之故而犯刖罪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公曰是嘗食我以餘桃又嘗

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尊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無德是親自淪喪亂者也

[illegible]是以爲賞見賢而使賢者受憎之惡也此事可爲證

洪宜之曰觀世作福作威亦愛憎之變也

丘瓊山曰惟用舍賞罰則不肖有名無功受賞懷忠坐法行直遇刑嫉惡之報也

楊升菴曰上之賞罰下之功罪君之喜怒臣之榮辱相因之理也愛憎篇能言人所不敢言能言人所未曾言鑿鑿名論

歸有光曰代宗皆其失時社稷人難元載不以周公道率救制

楊升菴曰代宗之政無可議殊非旣明見元載而競其奉於之世不能盡革實非不欲振之予知之爲哉

次山子

姓元名結號次山爲唐容州經畧使及事負逋州講亭恒山之嶺因家焉著書號次山子又云回山子

○○時議

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汙，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强，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鑾佩而朝太宮，具味當時而食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宮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于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强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强弱可言。

當天下曰無事矣

方希古曰天寶中安祿山反，明皇幸蜀避賊，次馬嵬，父老請留，擁太子不得行，上宣旨傳位太子。裴冕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太子乃即位于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范祖禹云：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陳翔夫曰第一道德仁義禮樂政教爲時所化

陳翔夫曰第二夫婦父子兄弟宗戚朋友爲時所化

時化　　沈山子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悖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

陳翔夫曰第三大臣庶官公族人民姦凶爲時所化

陳翔夫曰第四山澤原野江河祠廟爲時所化

市兒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遷廝皁化爲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阡陌或曰盡於艸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于魚鱉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于祀禱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嗟

陳翔夫曰末段情性聲呼顏容爲俗所化

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頹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蠱促之色翁能記于此乎

魏仲芳曰傷時大激故時太切

陳剩夫曰此史皇所云鬼夜哭之言

陳剩夫曰罵世

陳剩夫曰悲世

陳剩夫曰悲世

○○○世化　次山子

浪翁聞元子説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説又異于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艸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邸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汙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感之浪翁曰子不聞徃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内巷戰門鬭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于絶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莽叢不能藏蔽艸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于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冤疮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亾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汙非粱肉也邪人民奔亾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

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魏仲芳曰憤世太蔟維世甚殷

曾丘夫曰明哲

曾鞏夫曰保身

曾鞏夫曰老子[illegible]

次山子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醉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予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尓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魏仲芳曰此篇論規心實道德南華註疏也

陳剩夫曰此夫子飯不出肱浮雲富貴之心境也適自許矣

次山子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然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勝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兟終不復二論兟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于閒聞也哉

吳處齋曰莊子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開首

陳剩夫曰末結令人長思

魏仲芳曰全是莊老機鋒

○○出規　次山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尔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北年于空山窮谷與夫子圭飢寒愛水木而巳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巳聞就談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挐参遊譏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絶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巳汝忽然望權勢而徃自致身于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吳康齋曰初志不[illegible]

吳康齋曰漸習[illegible]

吳康齋曰太山化爲氷山

吳康齋曰[illegible]

吳康齋曰設兩項示之

吳康齋曰悲其往幸其歸

吳康齋曰趣炎之鑑

○○戲規　次山子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尔爲牧歌當不責尔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眞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隷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眞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于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于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眞卿吾嘗以戲爲規

[illegible]曰遊戲[illegible]

[illegible]曰正規

陳劍夫曰以造化爲小兒而[illegible]一說可謂[illegible]中之[illegible]

魏仲芳曰元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惡圓　次山子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皁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偁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誑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魏仲芳曰元子可謂不凝滯于物

惡曲　次山子

陳剛夫曰叔盈全道兩人爲元子惡曲猶公植季川爲元子惡圓也亦借人以自道耳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尔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于鄉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趨曲視以回目猶患于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于君曲于民曲于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褻其直愚哉若能苟曲于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于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于鄉縣豈不能苟曲于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于邦國豈不能苟曲于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兹

曾平夫曰以全直之言爲戒

邪凶惡其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于此者何以自免

楊升菴曰叔盈全直三代直道之風也元子則達權通變之意也此文借人形已借直形曲耳

東萊子

呂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任至尚書右丞居婺祖謙舉高第歷著作郎直祕閣管沖于婺爲一代宗師號東萊云

[illegible]曰首以其信樂三字分三節

[illegible]曰此三[illegible]三句

賀[illegible]曰天生[illegible]二者所[illegible]使人君畏而不能使之信者

賀[illegible]曰[illegible]二者所[illegible]使人君信而不能使之樂者

臧僖伯諫觀魚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唐元宗天寶年間寵貴妃致召安祿山之亂而不能輙敬宗驪山之行唐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張權輿叩馬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此山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惡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溫湯即日還京謂左右曰彼叩馬者之言安足信哉舉臺城之圖梁武帝被侯景于臺城而餓之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唐憲宗遣使迎佛骨韓愈上表切諫上怒貶潮州刺史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邪論朝會之禮諸侯有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云云論律呂之本樂有十二律管六陽爲律六陰爲呂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鐘周景王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

李子實曰入木經筆貫隱諫戒之以禍終之以理

劉主靜曰一篇主意全在此

大林問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琴瑟尚宫鐘尚羽云云豈非徒以理驗之而未嘗以心悟之邪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謂敬宗憲宗則吾說窮矣謂張備真韓愈言不人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謂魯莊公劉景王則吾說窮矣謂費劇伶州鳩之言不行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禍故可畏可使人信理故可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于觀水之樂心有所蔽故不悟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爲僖伯者

眞卿未曰極上大根子故可道樂在內見之餘在外

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所謂悟之以心睟于面盎于背暢于四支昔言吾道之樂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皆土芥瓦礫之不如矣吾道之外無一物之可樂雖與之觀天池之鯤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龍門之鯉鯉有三十六全鱗者過龍門則化爲龍鬣翻雲而鱗横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况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

傅雲龍曰處膏其在二字

之人君之游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不敢爲以禍言不當爲以理言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釋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爲雖勸之亦不肯爲矣

王陽明曰以禍理心三字爲經以畏信樂三字爲緯謂進諫之道戒之以禍而使之畏喻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心而使之樂也

所標溫曰以懼忽二字立案包多少包何能爲意

欲許陳曰用兩句起而只以一字收歸轉主意只何能爲二字

陳湖夫曰下引事主意

鄭伯侵陳　　東萊子

天下之事成于懼而敗于忽。懼者福之原（說成于懼），忽者禍之門也（說敗于忽）。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陳桓公謂宋衛實難），以鄭之弱而忽之（謂鄭何能爲），遂以爲鄭何能爲而不許其成（成謂講和好也），及兵連禍結（謂陳大敗），不發于所懼之宋衛，而發于所忽之鄭（應成于懼敗于忽）。然則推鄭何能爲之一語，實國敗家亡之本（本言忽者禍之門）。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秦始皇以莫書忽黔首而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伐匈奴築長城），豈非懼匈奴之勢彊而謂百姓何能爲乎（言秦忽百姓）。然亡秦者非匈奴也（陳涉一呼天下共起而亡秦）。漢抑宗室而任外戚（漢武帝用主父偃之議，詔諸侯分王子弟，於是藩國始分，宗室弱。然而愛政外戚，成帝下後，卒成王莽篡國之禍），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乎（言漢忽外戚）。然亡漢者非宗室也（王莽者乃所忽之外戚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爲而不徙（言晉忽戎狄），故卒亡于戎狄（晉任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朝廷不能用，而五胡亂華，虐社稷丘墟）。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爲而不戒（言隋忽盜賊），故卒亡于盜賊（煬帝開皇虞世基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偷，行當殄盡，帝以爲然，由是盜賊遍海內，帝希能知其後江都遇弒，隋祚遂移）。是則何能爲之一語，安得不力詆之（左傳因鄭何能焉一語力詆陳侯之惡）。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爲，故敢暴虐（不恤其民，暴虐其民）；必謂財匱何能爲，故敢淫侈（不恤其財）；必謂爭臣何能爲，故敢拒諫（臣爲可忽，故拒絕諫者）；必謂窮兵何能爲，故敢黷武（以兵爲窮可忽，故貪黷武事者）。是則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爲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則上語擊微（如秦禍甚大），豈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于涓涓之始乎。

王鳳洲曰：懼者禍之原，忽者禍之門。如陳侯何能爲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

胡致堂曰陳侯謂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四事皆此看

呂東萊曰論上四事誘人看至于此一語而曰者忽之

欲知則曰君子知微故能懼而禁忽所以消禍亂于未然

孫仲芳曰三者不期而至皆理之常下三句又轉意

息侯伐鄭

東萊子

居賤惡勞(賤者必勞)居貧惡困(貧者必困)居難惡辱(患難之中必受恥辱)皆禍之招也(有是三者而惡之皆能招禍)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言賤者當得勞)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言貧者當得困)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言難者當得辱)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三者自當願受此今乃欲離去之)自投于禍也(應前禍之招也)君子以爲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胃于禍者(彼謂常人)特不能處其常而已(知其爲常理而處之安得有禍)自處于勞

廖安止曰引入本題

劉子威曰見鄭不自安其常以取禍敗

則在賤而安矣(安其賤之常也)自處于困則在貧而安矣(安其貧之常也)自處于辱則在難而安矣(安其難之常也安者發明無禍之意)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息之爲息至微也(息之爲國至小)介乎大國之間(與鄭爲鄰)祇慄危懼(使之常懷憂懼之心)猶恐不保(尚恐不能自全其國)況敢與人爭較乎(何況與人爭較曲直)當其與鄭違言之際(違言謂言語不相和順)能自處于小國之常(安常分以自守)則鄭必不能自違于息(必無言語之爭)息亦未必取敗于鄭(亦無戰敗之事)今乃不勝一朝之忿(深責息侯)志小而犯大(志息之小伐鄭之大)宜其自

孫百川曰轉生下意

陳剩夫曰此論息侯自取其禍以爲人至忿心之病

取覆敗(覆車喪師皆其自取)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題是也)然鄭息有違言鄭不加兵于息(鄭不先來伐息)息反先加兵于鄭(息侯乃先來伐鄭)何邪(設問)蓋小國之心(解說)常疑人之陵我(息侯之心常疑鄭國以大陵小)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說盡息先加兵于鄭之意)是心也非特息侯爲然凡人之處困阨(亦猶息侯之處小國)其最不平者其甚于人之陵(亦猶息侯忿鄭國之陵已)吾將有以曉之(以理曉人以息其不平之氣)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

劉子威曰貴賤交味形容曲盡

陳五峯曰反反覆覆甚委婉極警策

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邪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雖先賤後貴亦同是此一人昔非愚而今賢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奉(前日欺陵之人忽轉而爲奉承)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以此知其只是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爲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共所當講明推行之事而此心實爲之)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所當治者有所限事)

何暇闕其戰而爲之真然哉

楊升菴曰：責息矦不安于小國之常，疑鄭陵已，忿心易生，故先加兵于鄭，自取喪師之辱，是息之亾，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也。議論反覆精切。

眉批：鄭貞山曰此言春秋時惟史官僅不失其職

○○○曹劌諫觀社　東萊子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紐綱之紐也言王者集權如網之解其紐）周官三百六十（周官作周禮以六卿法天地四時其屬皆六十總爲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則由有史官諸侯各有國史）曹劌諫魯莊公曰：君舉必書。（則人君凡有舉動史官必書之）書而不法，（如觀社之類舉動非禮法書之於史不可以爲法）後嗣何觀。（子孫後嗣何所觀仰于）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爲君者視以爲當然而不怒，（君不怒史官之直筆）爲史者視以爲當然而不疑，（史官不疑其君之怒而直書之）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威也，（見僖公七年）曰：作而不記，（言設若舉動而使史官之不記）非盛德也。（非盛德者之所爲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矣。（觀書劌之言已不同）又其後周王之私錫晉使也，（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語之鞏朔不能致王以鞏伯私宴而厚賄之曰：非禮也，（言周之私宴皆非正禮）勿籍。（且戒史官勿書于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言觀管仲之言又不同）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不以世變而移其所守）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子之弒齊君，史猶直書其惡，殺三人

眉批：鄭貞山曰觀此一篇是史官于此時猶能守其公議之功最不容少也又其所以爲奇也

觀石林曰史官之作

觀石林曰史臣之功

而書者踵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鐵鉞有弊，以身可殺而言筆鋒益強。以筆不可奪言威加一國，謂崔子能殺其君殺太史二人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不能禁太史不書弑之一字以竹簡為書簡故云汗簡古人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君尊如天臣卑如地亂臣賊子敢為不義而猶知畏史官之書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文武周公之後孔子之前中國所以不淪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無史官扶持公

李子賓曰致喻

觀石林曰以下又轉一意言史官有功于春秋

議則自相殘而流于夷狄昧谷餞日之後，書堯典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暘谷賓日之前，書曰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言此以喻文武周公之後仲尼之前又納日之後出日之前謂夜也暮夜晦冥，群慝竝作，云云慝惡也苟無燭以代明，夜不可以無燭猶春秋時不可以無史官則天下之目瞽矣。則無燭雖有目如瞽無史官則中國與夷狄無異矣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猶日暮之無燭無史官猶無燭其禍必至胥戕胥虐，亂臣賊子相戕相虐猶日暮之慝作人之類已滅，于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待孔子之生猶待日之出也此出也矣得孔子生已無救史官非特有功于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

鄭鎮姫曰引射御守喻史書為萬世之準可謂功大

畏法，君不舉書，設使人君舉動不敢直書其事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言孔子後來只據史冊以作春秋須是史官直書孔子方有信據無車則造父不能御，造父固善御車然須有車可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后羿固善射然須有弓可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墨翟固善守然須有城可守大矣一史官之功也。孔子春秋由史書而成故贊其功之大

楊遜菴曰齊存太公之法而龍氏于祇豈周公之典型哉曹劌之諫深切著明此作又發其未發

莊定山曰此篇亦反難立意之格主意歸罪管仲之言先反難管仲立論故駭世格

孫學泉曰應起語以言警世者以下為管仲分解

管仲言宴安

東萊子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引題出處）宴安酖毒。（酖毒酒也以鴆鳥羽置酒人飲之者立死此）不可懷也。（言人君不可懷宴安之心如酖毒之能殺人也）酖入人之口（是）（反難管仲）裂肝腐腸。（飲酖酒者其毒如此）死不旋踵。（其禍甚速）宴安雖敗德。（宴安雖能敗人德性）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豈便）（有裂肝腐腸而死者）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于駭世之病歟。（應起語不可為駭世之論）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言管仲果極論宴安之禍）則世將愈駭矣。世之死于酖者乎。

祝石林曰言成于憂勤而敗于宴安

莊定山曰羊腸瞿唐喻憂勤康衢谿澗喻宴安

萬人而一人耳。（為酖所毒者至少）死于宴安者。天下皆是也。（死于宴安者甚多）宴安之毒。至慘至酷。（毒盡古今天下之人）無物可譬。（雖以酖比之不足）仲姑就世之所畏者為譬也。（世人但知酖毒可畏故管仲借此以嘗之嬖明嘗仲未今言其人也）地之於車。（乘車者行于陸）莫仁於羊腸。（羊腸山名其地至險能敗人車）而莫不仁於康衢。（康衢平路也）水之於舟。（乘舟者行于水）莫仁于瞿唐。（瞿唐峽名其水至險能溺人舟）而莫不仁于谿澗。蓋戒險則全。（羊腸瞿唐之險人皆知戒而保全其舟車所以為仁）玩平則覆也。（康衢溪澗之平人皆玩忽而覆敗其舟車所以為不仁）生于憂勤。（憂勤所以全人之生）死于

吳蓉泉曰玩六箇誰歟以見端設問見者之敗皆宴安為之也

胡敬心曰以門字生四个出入

宴安。（宴安所以速人之死）厭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無事之時）嘗試思之。（試思其理）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艸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為也。（答言六者其業而宴安其根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賢而宴安化為愚矣）以明入者以昏出。（明而宴安化為昏矣）以剛入者以懦出。（剛而宴安化為懦矣）以潔入者以污出。

孫學泉曰甚言衆惡之門不可入

張公實曰此言明君子不敢恃宴安而自逸

（潔而宴安化為污矣）殺身滅國。（小則殺害其身大則覆滅其國）須背相望。（古今陷此禍者甚多）豈不其可畏邪。（甚于酖毒之可畏也）雖然君子之耳目鼻口。所欲與人無異也。（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其形同則其情亦同也）苟衆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設使宴安）（果可樂而無禍）則君子先據之矣。（君子必先衆人而據宴安之處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去宴安取憂勤）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言衆人本欲宴安反得憂懼勤勞也）君子外雖若憂勤。（外無一事不舉固若憂勤）中有逸樂者。（中無一事之累則甚逸樂）自強不息。（語君）

陳廣野曰結意極變化極警策

子之憂勤，心廣體胖，之謂君子。無人非，無鬼責。（明不為人非之所非，幽不為神責之所譴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言君子享至安而無禍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

羅一峰曰：世人死于酖毒者少，死于宴安者多，故衆人圖宴安而得憂勤之禍，君子切憂勤而享安寧之實。此文轉換變化之妙，極其精思。

朱廣升曰反說立意

張白石曰何以異于鶴哉一句一篇主意

房大紳曰此擇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一也

○○○衛懿公好鶴　東萊子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國人不肯力戰，遂致滅亡）詭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國人皆曰使鶴，鶴余焉能戰）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誦左傳者誰不笑之）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鶴有朱頂白羽也）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人，（具人之形）其中亦何以異于鶴哉。（其不適用均也）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史記文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

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大冠長劍，褒衣博帶。（服飾之盛也）談天雕龍之辯，蠭起泉湧。（高談之辯）禹行舜趨，（步趨之推移者）肩相摩于道。（齊之稷下多）然擢策之難，（齊湣王為燕所敗，齊王建相后勝，計以兵擊秦，齊王建降秦，秦王遷之共松柏之間，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松柏之困，（卷於處是其間啼也）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無稷下之士赴難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愛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漢靈帝好文學，因引學士能為文傳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生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

鄒大紳曰此序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二也

鄒大紳曰此序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三也

鄒大紳曰此序華之士無益人國者四也

吳康齋曰層層未易辯

引召逃置鴻都學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辟召皆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錫爵者士君子行耻與列焉。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鴻都諸生無赴難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永嘉晉年號清言者滿朝。士大夫皆尚清談一觴一詠。飲酒賦詩傲睨萬物。傲睨不曠所之貌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形容清高之意神峰雋拔言其高也珠璧相照。言其清也而五胡之亂。其時五胡爭據中原屠之不啻几上肉。此皆往往被殺戮者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普通梁武年號朝談釋而暮言老。崇尚佛老之學環坐聽講。講誦佛老之書迭問更難。問難佛老之事國殆成俗。上自武帝下及士大夫庶民皆尚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侯景之叛圍武帝于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平時不習武備束手就戮。莫敢枝梧。無能爲武帝捍禦患難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總斷上文四事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齊之稷下漢之鴻都晉之清談梁之佛老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挹其風度。可喜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異于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非所養。緩急所用之人非平時之所養所養非所用。平且所養之人緩急全無所用

蔡虛齋曰所養之人無異懿公之鶴所受之禍無異懿公之事

吳康齋曰結尾歸鶴乘軒立論

蔡白石曰轉生下意

吳康齋曰一段首尾相應

使親者處其安。親者謂平時所養者而使疏者處其危。疏則者怒而不爲吾用矣使貴者受其利。貴者謂平時所養者而使賤者受其害。則賤者怒而不爲吾用矣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爲禽鶴非凡禽載于易。易中孚卦九二爻辭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播于詩。詩小雅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雜出騷人墨客之詠。學韓文獲麟解文法其爲人之所貴重。非凡禽匹也。人無不貴重斯禽者懿公乘之以軒。軒大夫之車而舉國疾之。於是可貴重之禽而人皆惡之覩如鴟梟然。親鶴如惡禽之可憎豈人之憎愛遽變于前邪。設問前日所愛之一旦人同憎之何也罪在于處其非據而已。斷云懿公以大夫之車不合乘之也易云負且乘致寇至正是此意以鶴之素爲人所貴。一非其據巳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他禽謂素不爲人所貴重者亦護浮華之士也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邪。想人之惡之不啻若惡懿公之鶴矣吾於是乎有感。

顧東江曰。人徒知懿公以好鶴亡國。不知後世用迂闊之士而亡其國者。亦懿公之覆轍也。議論親切有味。

賀克齋曰此言善處怨者莫如聖人以起下意

穆伯襄仲　東萊子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為非(此言君子忘怨)問修怨於小人則以為是(此言小人報怨)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于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專于報怨者鞅雎之徒耳(商鞅范雎戰國之佐事以報怨為事)吾聖人未嘗修怨(與鞅雎異)亦未嘗忘怨(與老莊異)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聖人處事如權衡之稱物焉怨之小者輕者可忘而怨之大者重者不可忘也未知身之私怨固可忘若有君父之怨則不可忘矣)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中道而奪之(見其美而自娶之)夫豈細

蔡白石曰仲不宥伯其無愧于伯矣惠伯其有光于仲矣

怨也哉妻為人所奪(安得而不怨)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叔仲惠伯調停二人之怨)始釋其憾(復為兄弟如初)終全其恩(所兄弟以笑之)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應前權其大小輕重)蓋穆伯之於襄從兄弟也(公孫敖與公子遂為從兄弟也)怨之大小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豈較小大輕重之比哉以人合者有時而離(如朋友之類)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如父子兄弟之類)兄弟之屬天道(以天合矣)人怨不足以害之(天倫之愛非怨可害)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自人情而觀之)固大矣重矣(大則不小重則不輕)以

崔仲鳧曰襄仲欲勿哭兄弟因惠伯諫而遂哭亦然

天視之(自天理而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不可離(天合之心豈較輕重小大之地)豈以恩怨而加損哉(不為恩而加亦不為怨而損)雨暘變于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猶以兄弟不為恩怨而移其真情)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私情而蔽其天也)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解私情而遂其天也)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以兄弟之天而無怨不無從有解)不然(若胸中素無此天)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邪(惠伯雖善調護豈能解其怨乎)焚廩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仇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

茅鹿門曰見舜待象最徹

曹正夫曰結言通化存神之妙見人心之天不容泯

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報怨也(以兄弟之間無怨可報)以天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舜知愛弟而已不知象之害己)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舜知天屬之愛不知象之人偽)蓋鬱陶思舜乃象之天(思其兄者象之天理)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害其兄者象之人偽)舜之胸中純乎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所以二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假設如此)將化于舜之天而不自知耳(自然與舜相忘于天理之中)雖有隙三尺(莊子云丘顧有隙三)尺焉攸用(假使惠伯有三尺之隙言為辭說何服復借一辭者矣)

康對山曰兄弟之屬天也非較怨之地也人知襄仲之于穆伯昔怨而今解而不知胥中之天則無怨無人也不然豈能忘怨于立之間耶篇中反覆辯難言之中窾

陸儒溫曰此論利字

邵子

名雍字堯夫受學李之才探賾索隱遂衍先天之旨尤精數學富弼司馬光呂公著二程推敬重之舉進士補潁州團練推官不就卒謚康節

○○○漁樵問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伊水源出河南府盧氏縣悶頓嶺水流經嵩縣洛陽偃師縣界入于洛水）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

陸儒溫曰此論害利之重輕

蔣德溫曰從利害上勘出體用來

蔣德溫曰從然字上引發來

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

蔣德溫曰從動靜生出火水來

蔣德溫曰從體用生出性情來

蔣德溫曰體用相因

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艸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

蔣德溫曰從水火看出迎隨來

蔣德溫曰從體用看出本末動靜來

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臨潼縣西安府西南二里驪山麓有溫泉湯盛可浴秦始皇于此砌石起宇漢武帝加修飾唐時建溫泉宮于此）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

蔣德溫曰從體用又看出意言象數來

蔣德溫曰說出子思聖人爲後儒觀物張本

蔣德溫曰人身神總是體用

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思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許德溫曰繪出漁樵本色

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晁嵩山曰堯夫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耳問答凡一十九段此首段只虛虛論之後俱實發矣

許德溫曰觀物三云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也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也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聖人聖人以經法天此觀物四實相承下來

廖安止曰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為昊天四府

耿好問曰出意言象數

耿好問曰出仁禮義智性

觀物四

邵子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汙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

鼎長上曰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爲是天之四府

耿好問曰此皇帝王伯

孫德溫曰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方舍古曰秦穆見商書秦誓晉文少出亡歸國有功王室伯諸侯齊桓一匡九合楚莊觀兵問鼎假伯諸侯

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禮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皇帝王伯之道如此）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召公奭輔成王受封于燕分治西方運行□巳決獄于甘棠之下自侯伯以至庶人各得其所民懷不敢伐）修夫仁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君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易以道陰陽書以道事詩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

王應洲曰常人泥于心迹則無權

孫德溫曰含容不類之謂意齊任理中未見乎迹者也

耿好問曰尚自然故能廣大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三皇修夫意五伯修夫言三王修夫象五伯修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爲易之用有虞修夫仁有夏修夫禮有商修夫義有周修夫智故仁義禮智爲書之用文王修夫性武王修夫情周公修夫形召公修夫體故性情形體爲詩之用秦穆修夫聖晉文修夫賢齊桓修夫才楚莊修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爲春秋之用）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聖人心無泯迹一隨理而低昂此正所謂權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任理則無爲所以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有象伯則任智力故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爲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迹）

耿汝閒曰尚讓故若素無素有

故天下道歸焉以三皇同仁而異化五伯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

耿汝閒曰尚政故莫如利民

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并包偏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教王則有形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也故天下以德歸焉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

方希古曰功則不及道德多矣

蘇德晟曰五帝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三皇之道則有賢

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皇盡性而已帝則見于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于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者故聖人以功歸焉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

耿汝閒曰尚爭故爭交以言爭交以兵

蘇德晟曰名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謂伯也王者則惟仁義而已

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

薛德温曰五伯以力率天下有尊王之名履之九三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伯者之事近類于此

耿好問曰又轉到書象數上

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絶如綫夷狄不敢居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故不言而民自化五帝則有言有教故同賢三王與事造業唯恐不反故同才五伯詭譎相勝然猶假乎正也故同術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强弱故尚爭尚爭乎利者也猶假虛名有所畏憚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

耿好問曰又轉到仁義禮智上

耿好問曰又轉到道德功力化教勸率

廖安止曰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

薛德温曰天道不變生成自爾聖人[illegible]權教化庶幾得[illegible]之要乎

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各異時使之然也權者變以隨時聖人之事也

昊幼清曰觀物五首云以道德功力爲化者皇以道德功力爲教者帝以道德功力爲勸者王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伯以化教勸率爲道者易以化教勸率爲德者書以化教勸率爲功者詩以化教勸率爲力者春秋此四者始終隨乎天地者也乃知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之相爲表裏相因而成

橫渠子

姓張名載字子厚宋時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著東西二銘

〇〇〇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視同胞如己之兄弟吾與視如己之儕輩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天繼地承統理人物則大君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糾家事則大臣故爲宗子之家相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天以一長保者循其敬親之至樂天而不憂者循其愛親之純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善述聖人知變化之道通神明之德則所行所存無非天地之事天地之心矣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不愧乎天不忝乎地不懈乎天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禹父崇伯子名鯀禹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天之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故爲天之申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曾子啓手啓足是受乎親而歸其全也伯奇履霜中野是勇乎從而順令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于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事親存則不違其志沒則無愧于親仁人事天存則不逆理沒則無愧于天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楊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个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尹和靖曰。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

朱晦菴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

道理。

饒雙峯曰西銘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乃善事天善事親者也

長春子

姓石名介山東濟南人宋時讀書長春嶺山中林木鬱茂四時如春因名云

○○○怪上

陳明卿曰以佛為怪亦人生辨

李卓吾曰三段可怪舉天地君臣父子

李卓吾曰五段可怪舉佛老之徒

劉子威曰孝為常道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

劉子威曰此段言祀典以執乎

百穀后稷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

劉子威曰此段見人君當禳其

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艸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絶父子之親弃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

劉子威曰此段以佛老爲怪

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爲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衣冠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旣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

劉子威曰末叚入曰之大旨

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壹

劉子威曰結卻見之意

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乎

歸震川曰夫子不語怪以不語救此文語怪以語救世語與不語殊用而同歸

徐子升曰楊億在宋眞宗朝爲館閣學士文章爲一時宗出此等過段

○○○怪下　　長春子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又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

李平菴曰一篇關末一句點睛總從家數局

王凡伯曰敍四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有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系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艸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繫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艸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王凡伯曰一口氣如有千鈞之力

陳明卿曰先儒王少翁云此之謂大丈夫若今日宜增一句曰詞章不能奪

草廬子

姓吳名澂字幼清崇仁人自幼知用力行
聖賢之學著述數萬卷仕元至翰林學士
國朝崇祀
孔子廟庭

○○○凝道

[illegible]夫曰水器之[illegible]正明道與人合

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于道猶是也

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

[illegible]夫曰真一[illegible][illegible]工夫進[illegible]

貴于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

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

[illegible]夫曰割截明儒當補中庸分不至條二節註疏

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

揭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條百氏其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者豈一材一藝所得並哉

王陽明曰克復之論顏子之外不得而聞不知即與聞如今人章句習之終不識也

吳康齋曰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可以對

曹正夫曰伯子嘗云昔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

吳康齋曰讀濂溪先生如見王然又讀程之永程淵微莫見底蘊

道園[一]

虞集字伯生別號道園宋臨川人三歲知讀書拜長從吳澄遊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經筵官修經世大典成謝歸

克復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嘗反而求之洗冥于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于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絕于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于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于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于造次之間意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于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于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且[illegible]不忘者也

曹正夫曰向日孔顏之樂處即今日周程之指點也

王陽明曰顏子之心齋坐忘貧不改樂即程子之襟懷灑落光風霽月也二子之得于克復者豈淺哉

郁離子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登元進士後弃官歸青田從我太祖定天下封伯爵諡文成所著書十八章取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

○○○身喻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于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亾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吳獻臣曰一指寒必由四肢以及腹心天下即一人之身也疆場倘一天下如金甌一隅失則病及天下故土崩之勢在圖治者慎所以防之耳身喻直是一篇治道論

[illegible]用人 [illegible]此人不 [illegible]多有客

○○○養梟　郁離子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方希古曰鑑戒之切可勒之金石

王宗實曰藥以去疾當則愈否則死治天下亦然

唐宣之曰對病之藥有幾

○○○醫喻　郁離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沈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鍼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鉗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方希古曰治醫病良方即國要務

洪宣之曰溺水要約上岸要錢其實人欲

○○○慎術　　郁離子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項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方希古曰吝嗇之鑑

洪宣之曰曉近鐵習更甚

洪宣之曰狙公只知利已

○○養狙　　郁離子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艸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羣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于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旣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方希古曰牧民烱戒

洪宣之曰上以術使下以智報宜也

○○○豢龍　　郁離子

有獻陵鯉于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蠔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覩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甓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蠔以伺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矣蠔以邀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方希古曰信任偏僻之害大氐然也

歸安止曰商陵君之愚形容可笑

張公實曰莫夫是之歸切戒一律

歸安止曰愚者之鑒戒

○○○好祥　　郁離子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白鸖鴒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羣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于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于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厲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鄂郢夷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

洪宜之曰偶至之物安得遂爲祥耶

洪宜之曰降祥降殃皆人君修省之功

洪寬之曰苦口之言

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罅漏而況于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肖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廖安止曰字字讜言

洪寬之曰虎倍其爪人特其術成一而術百宜虎之不敵人也

智力

郁離子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于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方希古曰至戒凶惡之言

原缺

諸子彙函二十六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歸有光編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編以自周至明子書每人採錄數條多有本非子書而摘錄他書數語稱以子書者且改易名目詭怪不經如屈原謂之玉虛子宋玉謂之鹿谿子江乙謂之囂囂子魯仲連謂之三柱子淳于髡謂之波漾子孔求謂之子家子張孟談謂之歲寒子頓弱謂之首山子甘羅謂之潼山子貌辨謂之雲幌子陸賈謂之雲陽子賈誼謂之金門子董仲舒謂之桂巖子韓嬰謂之封龍子東方朔謂之吉雲子劉向謂之青藜子崔寔謂之嵯岈子桓譚謂之荆山子王充謂之委宛子黃憲謂之愼陽子仲長統謂之釁山子王符謂之回中子桓寬謂之貞山子曹植謂之鏡機子東晳謂之白雲子嵇康謂之靈源子劉勰謂之雲門子陸機謂之于山子劉晝謂之石匏子李翺謂之協律子羅隱謂之靈壁子石介謂之長春子皆荒唐鄙誕莫可究詰有光亦何至於是也